

〔苏联〕肖洛霍夫 著



静静的顿河

1

新版说明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部苏联文学名著，早在三、四十年代即由我国老一辈翻译家金人同志陆续翻译出来。解放前共印行过八版。一九五一年由光明书局出版了第九版。

一九五三年苏联出版了作者修改过的新版本。一九五六年我社出版的《静静的顿河》中译本，是译者根据这个版本修改的。直到一九八年，我社印行的一直是这个本子。

苏共二十大后，肖洛霍夫又一次对《静静的顿河》进行了修改，于一九六四年出版。新版本与一九五三年版本有较大的不同，增、删和改写之处甚多。

由于金人同志已作古多年，不可能根据新版原文修改他的旧译本。因此，我们约请贾刚同志根据俄文新版本对金人同志的译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并补译了作者在新版本中增加和改写的部分。

现在，《静静的顿河》的新的修订译本和读者见面了，我们谨向为校订本书付出数年心血的贾刚同志致以谢意，并以此纪念毕生辛勤介绍苏联文学的金人同志。

编 者

静静的顿河

顿河悲歌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

——哥萨克古歌卷一

第一章

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在村子的尽头。牲口圈的两扇小门朝着北面的顿河。在长满青苔的灰绿色白垩巨石之间有一条八沙绳长的坡道，下去就是河岸：遍地是珠母贝壳，河边被水浪冲击的鹅卵石形成了一条灰色的曲岸。再过去，就是微风吹皱的青光鳞鳞的顿河急流。东面，在用红柳树编成的场院篱笆外面，是黑特曼大道，一丛丛的白艾，马蹄践踏过的、生命力顽强的褐色车前草；岔道口上有一座小教堂；教堂后面，是飘忽的蜃气笼罩着的草原。南面，是白垩的山脊。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直通到河边草地去的街道。

参加倒数第二次土耳其战争的哥萨克麦列霍夫·普罗珂菲回到了村子。他从土耳其带回个老婆，一个裹着披肩的娇小女人。她总是把脸遮掩起来，很少露出她那忧郁、野性的眼睛。丝披肩散发着一种远方的神秘气味，那绚丽的绣花令女人们艳羡。被俘虏的土耳其女人总是回避普罗珂菲家的亲属，所以麦列霍夫老头子不久就把儿子分了出去，一直到死也没有到儿子家去过，因为他不能忘掉这种耻辱。

普罗珂菲很快就安排好了家业：木匠给他盖起了房子，自己围起了养牲口的院子。秋初，就把驼背的外国老婆领到了新家。他俩跟在装着家产的大板车后头，走出村子；全村老少都涌上街头来观看。哥萨克们克制地用大胡子掩饰自己的嘲笑，女人们却在大声地议论，一群肮脏的孩子跟在普罗珂菲后面咿咿呀呀地乱叫；但是他敞开外衣，缓慢地，好象是顺着犁沟走一样，把老婆的一只柔软的小手紧握在黑手巴掌里，倔强地昂起那微白的、多额发的脑袋，只有颧骨下面凸起的肌肉在颤抖，两道总是死板板的、仿佛僵化了的眉毛中间渗出了汗珠。

从那时起，村子里就很少见到他了，他也不去哥萨克聚会的广场，孤独地生活在村头顿河边上的小房子里。村子里流传着有关他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在牧道外放牧牛犊的孩子们说，他们好象看见，每到黄昏，当霞光黯淡下去的时候，普罗珂菲就抱着老婆，走到鞑靼村外墓地的土岗上，把她放在土岗顶上，背朝着这一块千百年来被风吹雨打得千疮百孔的巨石；然后自己坐到她身旁，就这样，他们久久地向草原眺望着，

一沙绳等于二.一三四公尺。

查波罗什的哥萨克首领称“黑特曼”。

指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战争。

一直眺望到霞光完全消失的时候。这时，普罗珂菲把妻子裹在羊皮大衣里，又抱回家去。全村的人都在猜测这种奇怪的行径，可是谁也说不出口所以然来，女人们为此忙得连拉家常的工夫都没有了。关于普罗珂菲的妻子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些人证明说，她是空前未有的美人，另一些人的看法却恰恰相反。直到天不怕、地不怕的玛夫拉——一个正在服役的哥萨克的妻子——假装到普罗珂菲家去讨新鲜酵母回来以后，一切才算弄明白了。普罗珂菲到地窖里去取酵母，玛夫拉就趁这个工夫偷偷瞧了一眼，原来落到普罗珂菲手里的土耳其女人是个丑八怪……

过了一会，红涨着脸的玛夫拉，头巾歪到了一边，站在胡同里对一群娘儿们，添油加醋地说道：

“亲爱的人们，真不明白，她哪儿迷住了他，哪怕是个普通娘儿们倒也罢了，可是她，……肚子不象肚子，屁股不象屁股，简直丑死啦。咱们的姑娘们可比她长得水灵多啦。至于身段，简直象马蜂一样，一折就断；两只眼睛，又黑又大，眼睛一瞪，活象个妖精，老天爷饶恕我吧。一定是怀了孩子了，真的！”

“怀了孩子啦？”婆娘们惊讶地问道。

“我也不是黄毛丫头啦，已经养过三个孩子啦。”

“那么相貌呢？”

“相貌吗？黄脸膛。眼睛浑澄澄的，大概在外国过得并不舒服。还有，姐儿们，她穿着……普罗珂菲的裤子。”

“是吗？……”婆娘们都惊骇地同声叫道。

“我亲眼看见的——穿着裤子，只是没有裤绦，准是把他的便服裤子穿上啦。上身穿一件长布衫，从布衫下面露出掖在袜筒里的裤子。我一看，吓得我心惊胆战……”

村子里悄悄地传开了，说普罗珂菲的老婆会使妖法。阿司塔霍夫家的儿媳妇（阿司塔霍夫家住在村头上，紧挨普罗珂菲家）起誓说，好象是在三一节 的第二天，她在黎明前看见，普罗珂菲的老婆头巾也没有戴，光着脚，在他们家院子里挤牛奶。从那以后，母牛的奶头就干瘪成小孩子拳头一样大。奶也断了，而且不久牛就死了。

那一年，发生了空前罕见的畜疫。顿河边布满牛栏的沙滩上，每天都要出现一些母牛和小牛的尸体。牛疫又传染到马身上。在村镇牧场上牧放的马群越来越少了。于是流言蜚语立刻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

哥萨克们开了个会，然后来到普罗珂菲家。

主人走到台阶上来，向大家行礼。

“诸位老人家，你们有什么事光临舍下啊？”

人群默默地向台阶边移动着。

最后，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子首先喊道：

“把你那妖婆给我们拖出来！我们要审判她！……”

普罗珂菲窜回屋子，但是他们在门洞里追上了他。身材高大的炮兵——绰号叫“牛车杆子”——把普罗珂菲的脑袋向墙上撞着，劝道：

哥萨克的裤缝上都缝着一条颜色不同的裤绦，是按哥萨克的军区分的。

三一节是复活节后第五十天的一个节日。

俄国旧式牛车，前头是一根丁字形的又粗又长的杆子，杆子两边可以各套一头牛。

“别吵，别吵，这没有什么可吵的！……我们绝不动你，但是我们要把你的老婆踩进地里去。把她弄死，总比全村的人因为没有牲口都饿死好得多啊。你别吵，不然我把你的脑袋在墙上撞碎！”

“把她，把那母狗，拖到院子里来！……”人们在台阶旁边叫喊道。一个和普罗珂菲同团当过兵的哥萨克，把土耳其女人的头发缠在一只手上，用另外一只手捂住她那拼命喊叫的嘴，一溜烟似的穿过门洞，把她拖了出来，扔到人们的脚边。一声尖叫划破吼叫的人们的喧嚣。普罗珂菲推开六个哥萨克，冲进内室，从墙上扯下马刀。哥萨克互相拥挤着，从门洞里退出去。普罗珂菲在头顶挥舞着闪闪发光、嗖嗖响的马刀，从台阶上冲下来。人群哆嗦了一下，在院子里四散开去。

在仓库的附近，普罗珂菲追上那个跑动困难的炮兵“牛车杆子”，从后面斜着把他从左肩一直劈到腰部。哥萨克们撞倒篱笆桩子，穿过后院，向草原逃去。

过了半个钟头，重新鼓起勇气的人群才又走近院子。两个侦察畏缩着身子，走进了门洞。全身都浸在血泊里的普罗珂菲的妻子，难看地仰着脑袋，横在厨房的门坎上。咬得尽是伤口的舌头，在痛苦地龇着牙张开的嘴里抽动。普罗珂菲脑袋颤抖着，目光呆滞，正在把一个哇哇哭着的肉团子——早产的婴儿——包到羊皮袄里。

普罗珂菲的妻子当天晚上就死了。孩子的祖母，普罗珂菲的母亲，可怜这个不足月的孩子，就把他抱回家去。

家人把他放在蒸热的锯末里，喂他马奶吃，过了一个月，认定这个黝黑的土耳其长相的孩子能够活下去的时候，就把他抱到教堂里去受了洗礼。跟祖父一样，也叫潘苔莱。过了十二年，普罗珂菲刑满归来。剪得短短的、杂有几根银丝的红胡子和一身俄罗斯式的衣服，使他变成了异乡人，不象个哥萨克了。他把儿子领回去，又重整起家业来。

潘苔莱长成了一个肤色黝黑、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面貌和匀称的身材都象母亲。

普罗珂菲给他娶了个哥萨克姑娘，是邻居的女儿。从那时起，土耳其血统就和哥萨克血统交融了。从这儿开始，高鼻子、带点野性、漂亮的哥萨克麦列霍夫家族——村里都叫他们土耳其人——就在村子里繁衍起来了。

潘苔莱埋葬了父亲以后，便埋头经营起家业：重新翻盖了房子，宅院扩大了，又圈进了半俄亩荒地，盖了几间洋铁皮顶的新贮藏室和仓房。铺房顶的工匠按主人的要求，用剩下的铁片剪了一对铁公鸡，安装在仓房的屋顶上。这对公鸡的那副逍遥自在的样子，使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平添了几许欢快的气氛，显得自足而富裕。

岁月流逝，到了晚年，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发福了：往横里长起来，背略微驼了些，但是看上去依然还是个体态匀称的老头子。他身板儿硬实，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年轻的时候，参加沙皇阅兵的御前赛马，把左腿摔伤），左耳朵上戴着一只半月形的银耳环，一直到老年，他的胡须和头发依然是乌黑的；发起脾气能气得死去活来；这显然使他那曾经是很漂亮的妻子提前衰老了，现在已经成了个满脸蛛网般皱纹的胖老

太太了。

大儿子彼得罗已经娶了亲，他很象母亲；个子不高，翘鼻子，生着一头麦色乱蓬蓬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可是小儿子葛利高里却象父亲：虽然比彼得罗小六岁，但个头却比哥哥高半个脑袋，他也象父亲一样，生着下垂的鹰鼻子，稍稍有点斜的眼眶里，嵌着一对淡蓝色的、扁桃仁似的热情的眼睛，高高的颧骨上紧绷着一层棕红色的皮肤。葛利高里也和父亲一样，有点儿驼背，甚至连笑的时候，爷俩的表情也是一样的粗野。

父亲宠爱的女儿杜妮亚什卡是个长胳膊、大眼睛的姑娘。加上彼得罗的妻子达丽亚和她的一个小孩——这就是麦列霍夫家的全部成员了。

第二章

灰色黎明的天空上闪烁着稀疏的晨星。风从黑云片下吹来。顿河上，雾气奔腾，在白垩山峰的斜坡上盘旋，象条没有脑袋的灰色巨蛇，爬进了峡谷。左岸的河汊、沙滩、湖沼、苇塘和披着露水的树林——都笼罩在一片凉爽迷人的朝霞里。太阳还在地平线后面懒洋洋地不肯升上来。

麦列霍夫一家人，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第一个醒来。他一面走着，一面扣着绣有小十字架的衬衫领子，来到台阶上。长满了青草的院子到处闪着银色的朝露。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去。达丽亚只穿着一件衬衣跑去挤牛奶。她的两条白皙的光腿上溅满了象新鲜乳汁似的露水珠，院子里的草地上留下了一串烟色的脚印。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朝着那被达丽亚踩倒，又慢慢挺直起来的小草看了看，便走进内室去了。

开着窗户的窗台上落满了小花园里已经开败了的、毫无生气的粉红色樱花瓣。葛利高里一只手伸出床外，在趴着睡觉。

“葛利什卡，你去钓鱼吗？”

“你说什么？”葛利高里小声问道，把两条腿从床上耷拉下来。

“咱们钓鱼去，可以钓到太阳出来。”

葛利高里哼哧着，从挂衣钩上扯下一条便服裤子穿上，把裤腿塞进白色的毛袜筒里，扳正歪斜的鞋后跟，半天才穿上了皮靴子。

“妈妈做好鱼食了吗？”跟着父亲朝门洞里走的时候，他嘶哑地问道。

“做好啦。你先到船上去吧，我立刻就来。”

老头子把冒着热气的、喷香的黑麦装进坛子，仔细地把落到外面的麦粒捡到手巴掌里，然后跛着左脚，一瘸一拐地向坡下走去。葛利高里无精打采地坐在船里。

“往哪儿划？”

“到黑石崖去。到前两天咱们在上面坐过的那棵倒在水里的树旁试试。”

小船的船尾滑下土岸，飘进水中，离开了河岸。激流卷起小船，摇晃着，极力要把它横过来。葛利高里并不划船，只用船桨拨正方向。

“你划呀。”

“等漂到河中流再划。”

小船横过中流，向左岸漂去。从村子里传来公鸡的叫声，在河上，这啼声变得低沉多了。船舷擦着陡立在水中的黑黢黢的石砾断崖，停在崖下的河湾里。离河岸五沙绳远的地方，可以看见那棵沉到水底去的榆树伸出的树枝。漩涡在榆树四周追逐着褐色的泡沫。

“捌开钓线，我来下食，”父亲悄悄对葛利高里说，一只手塞进了冒着热气的坛子口里。

黑麦粒声音清晰地溅落到水中，发出一阵噼的响声，就象有人发出的低沉的噓声。葛利高里把几粒鼓胀的黑麦安到钩子上，露出了笑容。

“吃呀，吃，大鱼小鱼都来吃。”

抖成圈子落到水里去的钓鱼线象弦一样拉直了，然后又弯下去，差不多沉到水底去了。葛利高里用脚踩着钓竿的手柄，竭力不使身子摇动，爬过去拿烟荷包。

“爸爸，今天运气好不了……月亮还不圆呢。”

“你带着火柴吗？”

“带着哪。”

“给我点个火。”

老头子抽着烟，瞅了瞅浸在水中的大树那面迟迟没有升起的太阳。

“鲤鱼不一定什么时候出来。有时候月亮不圆也出来咬食。”

“你听，好象小鱼在咬食，”葛利高里松了口气说。

小船附近的水噗哧响了一声，泛起了波纹，一条有两俄尺长的、好象红铜铸的鲤鱼，弯起宽大的尾巴，在水面上拍了两下，叫着向空跃起。珍珠般的水花溅了一船。

“现在你等着瞧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袖子擦了擦湿漉漉的大胡子。

浸在水里的榆树周围，在那些有胳膊粗的秃树枝中间，同时跳出两条鲤鱼；第三条小一些，在空中打着旋儿，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地往崖石上撞。

葛利高里在焦急地嚼着湿透了的烟头。不很耀眼的太阳已经升到半棵橡树高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撒完了所有的鱼食，丧气地噘起嘴，呆呆地望着那一动不动的钓竿头。

葛利高里啐出烟头，恨恨地望着它迅速地飞去。他心里在咒骂父亲，老早就把他叫醒，不让他睡够。因为空肚子抽烟，嘴里有一股烧焦头发的恶臭。他正要弯下身子，用手去捧口水喝，——这时候，离水面有半俄尺的钓竿头轻轻地抖了一下，慢慢向下弯去。

“咬钩啦！”老头子舒了口气说。

葛利高里抖擞精神，拉了一下钓竿，但是竿梢立即弯进水去，钓竿从手攥着的地方弯成了弓形。一股巨大的力量，象绞车似的把绷得紧紧的柳木钓竿向下拉去。

“攥住！”老头子哼哼着，把船从岸边撑开。

葛利高里竭力想把钓竿举起，但是办不到。很粗的钓线咔的一声断了。葛利高里因为失去了平衡，身子摇晃了一下。

“简直象条公牛！”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悄悄地说道，怎么也不能把鱼饵安到鱼钩上。

葛利高里激动地笑着，拴上新钓线，又抛了出去。

钓线上的铅锤刚沉到河底——竿梢就弯了下去。

“你看，这坏蛋！……”葛利高里哼了一声，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那条向激流冲闯的鱼从水底拉出来。

钓线刺耳地响着，划破水面，沿着钓线，垂下一道浅绿色的水帘。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短粗的手指头在捌动着捞网的木柄。

“先在水里把它蹀乏啦！顶住劲，不然钩线又要被它挣断啦！”

“放心吧！”

一条金红色的大鲤鱼浮到了水面上来；搅起了一片白沫，它把扁平的大脑袋往下一扎，又向深处游去。

“好大的劲儿，手都麻啦……好啊，你等着瞧吧！”

“顶住，葛利什卡！”

“顶着哪——啊——啊！”

“当心，别让它钻到船底下去！……当心！”

葛利高里喘着气，把斜着身子的鲤鱼拉到船边来。老头子拿着捞网正要弯下身子去捞，但是鲤鱼鼓起最后的劲儿，又扎进水底去了。

“把它的脑袋提起来！叫它喝点风，就会老实点儿啦。”

葛利高里拉起了鲤鱼脑袋，又把这条折腾得疲惫不堪的鲤鱼拖到船边来。鲤鱼大张着嘴吸气，鼻子顶到粗糙的船舷上，扇动着金光闪闪的橙黄色的鳍，不动弹了。

“折腾够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捞网捞着鱼，呷呷地说道。

他们又呆了半个钟头。钓鲤鱼的战斗才结束了。

“收起钓线来吧，葛利什卡。大概咱们把最后一条都钓上来啦，再不会有啦。”

他们收拾完了。葛利高里把船从岸边划开。划了有一半路程的时候，葛利高里看见父亲脸上的表情好象是要说什么，但是老头子却只在默默地眺望山脚下村子里的宅院。

“你，葛利高里，听我说……”他一边摸索着脚底下麻袋上的绳结，一边迟迟疑疑地开口说道，“我看得出，你跟阿克西妮亚·阿斯塔霍娃有点儿……”

葛利高里的脸立刻涨得通红，扭过头去。衬衫领子勒进肌肉发达、被太阳晒黑了的脖子，勒出了一道白印。

“你当心点儿，小伙子，”老头子已经是凶狠地、气冲冲地继续说道，“我可不是跟你说着玩的。司捷潘是咱们的邻居，我不准你调戏他的老婆。这会造孽的，我预先警告你：要是叫我察觉了——我要用鞭子抽你！”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把手指头攥成疙疙瘩瘩的拳头，眯缝着鼓出的眼睛，看着儿子的脸变得煞白。

“都是谣言！”葛利高里目不转睛地直盯着父亲发青的鼻梁，含糊不清地嘟囔说，那声音好象是从水里冒出来的。

“你给我住嘴。”

“人们什么话都编得出来……”

“住嘴，狗崽子！”

葛利高里弯身划起桨来，小船一冲一冲地前进。水在船尾打着旋儿，哗哗地响着。

一直到码头，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船快要靠岸的时候，父亲又提醒说：

“留神，别忘了，要不——从今天起，就再别去游戏场。一步也不许走出院子。就是这样！”

葛利高里没有说话。他把小船靠了岸，问道：

“把鱼拿回家交给娘儿们吗？”

“拿去卖给商人吧，”老头子口气温和了一些，“钱留着 you 买烟抽吧。”

葛利高里咬着嘴唇，走在父亲后面。

“你算了罢，爸爸，就是我把我的脚捆起来，今天我还是要上游戏场去，”他一面恶狠狠地盯着父亲扁平的后脑勺子，一面心里想。

葛利高里在家里仔细地把鲤鱼鳞上的干沙子洗净，用柳条拴着鱼鳃。

他在大门口遇见了同年龄的好友米吉卡·科尔舒诺夫。米吉卡一面走着，一面玩弄着镶着银饰的皮带头，两只圆滚滚的、土黄色的眼睛，在细窄的眼缝里闪着黄澄澄的油亮的光泽。两个瞳人象猫眼似的朝上翻着，因此米吉卡的目光就显得变幻莫测，难以捉摸。

“你拿着鱼上哪儿去？”

“这是今天的战利品。拿到买卖人那里去。”

“给莫霍夫家吗？”

“是给他家。”

米吉卡用眼睛估量了一下鲤鱼的重量。

“有十五俄磅吧？”

“还多半磅呢。我称过啦。”

“带我一块儿去吧，我会帮你做买卖的。”

“走吧。”

“请客吗？”

“那好说，别说废话啦。”

做完祷告回来的人散满了街道。

沙米利家的三弟兄也在路上并排走着。

大哥，独臂的阿列克谢，走在中间。窄小的制服领子把他那筋肉发达的脖颈勒得笔直，卷曲、稀疏的小山羊胡子神气活现地往一边翘着，左眼神经质地眨个不停。很久以前，在射击场上，阿列克谢手里的步枪炸裂了，枪栓的碎块打伤了他的腮帮子。从那时起，这只眼睛就有事没事地眨个不停；浅蓝色的伤痕横过脸颊，一直伸到头发里去。左手被从肘部炸去，但是阿列克谢却能很巧妙、准确地用一只手卷烟：他把烟荷包夹在凸出的胸膛上，用牙咬下一块够用的纸片，把纸片半卷起，倒进烟草，手指头便巧妙地、简直是难以察觉地卷了起来。你还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阿列克谢已经眨着眼睛叼起卷好的烟，在向人借火了。

他虽然仅有一只胳膊，但却是村子里最好的拳击家。他的拳头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桃南瓜那样大。可是有一次耕地的时候，他对公牛生起气来，因为鞭子丢掉了，就用拳头捶了公牛一下。公牛倒在犁沟里，从耳朵里流出血来，好容易才把牛治好了。两个兄弟，一个叫马丁，一个叫普罗霍尔，都很象阿列克谢，就象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也是那样身材短粗，象棵橡树，不同的是他们都有两只胳膊。

葛利高里跟沙米利弟兄们打招呼，米吉卡却把脑袋扭得咯吧咯吧地

米吉卡是德米特里的爱称。

一俄磅等于四九.五克。

响，走了过去。这是因为谢肉节时在拳斗场上，阿廖什卡·沙米利毫不怜惜米吉卡的娇嫩牙齿，照着脸上猛击一拳，米吉卡就把两个糟牙吐在被皮靴上的铁后跟踏碎的蓝灰色冰块上。

阿列克谢走到他们跟前，一连眨了五次眼睛。

“是卖劈柴棍子吗？”

“你买吧。”

“要多少钱？”

“一对公牛，外加一个媳妇。”

阿列克谢皱着眉，把那半截胳膊挥了一下。

“怪物，啊呀，怪物！……噢哈哈，外加一个媳妇……你还要牛犊子吗？”

“你自个留着传种接代吧，不然的话，你们沙米利家就会绝种啦，”葛利高里粗野地嘲笑说。

广场上，教堂围墙旁边聚了一群人。教会长老正在人群里把一只鹅举在头顶上，喊叫道：“半个卢布，有人给过价钱啦。谁还肯多出？”

鹅扭动着长脖子，藐视地眯缝着碧玉般的眼睛。

旁边的一个圈子里，一位灰白头发、胸前挂满十字章和奖章的小老头正在挥舞胳膊。

“我家的格里沙卡爷爷又在讲土耳其战争的故事啦，”米吉卡向那边瞟了一眼。

“咱们去听听吗？”

“咱们听故事的时候，鲤鱼可就要臭啦，鼓胀起来。”

“胀起来会加重分量，对咱们有利。”

在广场上，消防棚子后面，露出莫霍夫家的绿色房顶，消防棚里扔着几辆断了车杆的、水桶干裂的消防车。走过消防棚的时候，葛利高里啐了一口唾沫，掩住鼻子。从破烂的消防车后面走出一个老头子，他嘴里叼着皮带扣，一边走，一边扣着肥大的灯笼裤的扣子。

“憋不住啦？”米吉卡挖苦地问道。

老头子扣上了最后一个扣子，从嘴里拿出皮带扣，问道：

“跟你有什么相干？”

“应当把你的鼻子按进屎里去！把大胡子，你的大胡子在里面蘸蘸才好！叫你的老太婆洗一个星期也洗不干净。”

“我把你这个坏小子按进去！”老头子发火了。

米吉卡停了下来，象怕阳光一样眯缝起猫似的眼睛。

“瞧，你有多文明。你给我滚开，狗崽子！你在这里纠缠什么？不然，我要拿皮带抽你啦！”

葛利高里跟米吉卡说笑着，走到莫霍夫家的台阶下边。栏杆上密密麻麻地雕着一嘟噜一嘟噜的野葡萄。台阶上洒满斑斑点点的懒洋洋的阴影。

“你瞧呀，米特里，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阿廖什卡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指鱼。

指母牛。

“门把手都是镀金的。”米吉卡推开通到阳台的门，唠叨说：“要把刚才那位老大爷送到这里就好了……”

“谁呀？”阳台上有人问他们。

葛利高里胆怯地头一个走了进去。鲤鱼的尾巴扫着油漆的地板。

“您找谁？”

一个姑娘坐在藤摇椅上。她手里端着一个装着杨梅的碟子。葛利高里一声不响地望着她那丰满的、吃过杨梅的红艳的心形嘴唇。姑娘低下头，打量着走进来的人。米吉卡立即来帮葛利高里说话。他先咳嗽了一声。

“你们买鱼吗？”

“鱼？我这就去说一声。”

她摇了下椅子，站起身来，两只光脚穿的绣花拖鞋，啪嗒啪嗒响了起来。阳光照透了她的洁白的衣裙，于是米吉卡看见了两条胖腿的模糊轮廓和衬裙上摆动着的宽花边。两条光腿肚那种滑腻、白嫩样子使他感到惊讶，只有两个圆圆的脚后跟上的皮肤略呈乳黄色。

米吉卡推了推葛利高里。

“瞧，葛利什卡，你看这裙子……象玻璃一样，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姑娘从过道的门里走过来，轻轻地坐在圈椅里。

“请到厨房里去吧。”

葛利高里踮着脚尖向屋子里走去。米吉卡伸出一只脚站在那里，眯缝着眼睛瞅着把姑娘的头发分成了两个金黄色半圆形的那道白印。姑娘则用顽皮不安的眼睛打量着他。

“您是本地人吗？”

“是本地人。”

“是谁家呢？”

“科尔舒诺夫家。”

“您叫什么名字？”

“米特里。”她仔细地看了看自己那粉红色、晶莹的脚趾甲，就赶紧把两条腿蜷起来。

“你们俩是谁钓的鱼呀？”

“葛利高里，我的好朋友。”

“您也钓鱼吗？”

“高兴的时候我也钓。”

“用钓竿吗？”

“也用钓竿钓，照我们的说法，叫做用钩竿钓。”

“我也想去钓钓鱼，”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这好办，要是你高兴，咱们就去。”

“当真吗？不开玩笑。我们怎么来安排呀？”

“要很早就起身。”

“我起得来，不过得有人叫醒我。”

“叫醒你是可以的……但是你爸爸呢？”

“爸爸怎么的？”米吉卡笑了。

“别把我当贼捉！……还会放狗咬。”

“您净说胡话！我一个人睡在角上的屋子里。就是这个窗户。”她用手指头指了指。

“您来了，敲敲我的窗户，我就起来啦。”厨房里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犹豫忐忑的，是葛利高里的声音；重浊、油滑的，是女厨子的声音。米吉卡玩弄着哥萨克皮带上的发乌的银片，默默不语。“您结婚了吗？”姑娘问道，露着隐约的笑容。

“你问这干什么？”

“没有什么，觉得有趣罢了。”

“没有，还是光棍儿。”米吉卡的脸忽然涨红了，可是她微微含笑，玩弄着垂在地板上的温室栽培的杨梅枝条，问道：“怎么样，米佳，姑娘们爱您吗？”

“有些爱我，也有些不爱。”

“请您说说……为什么您的眼睛很象猫眼睛呢？”

“象……猫眼睛？”米吉卡终于给弄得狼狈不堪了。

“一点不错，完全象猫眼睛。”

“准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我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米佳，为什么还不给您娶亲呢？”米吉卡窘了一会儿，立刻就镇定下来，觉得她的话里有一种难以觉察的讽刺意味，黄眼睛就闪烁起来。

“我的媳妇儿还没有长大呢。”她惊异地把眉毛向上一挑，脸涨得通红，站了起来。传来一阵从街上走到台阶上来的脚步声。她那掺杂着嘲弄的、一闪而过的微笑象荨麻一样刺疼了米吉卡。主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轻轻地踏着肥大的软羊皮靴子，威严地挺着肥胖的身躯，从站到一旁去的米吉卡面前走过。

“是找我吗？”他走过去的时候问道，连脑袋都没有扭一扭。

“他们是送鱼来的。爸爸。”葛利高里空着手走了出来。

第三章

第一遍鸡叫过后，葛利高里才从游戏场回来。一股发了酸的酒花气味，夹杂着香喷喷的干圣母草味儿从门洞里向他扑来。

他踮起脚尖走进内室去，脱了衣服，小心地把缝着裤绦的礼服裤子挂起来，画过十字，躺了下去。地板上一片被窗棂的阴影切开的、朦胧的金色月光。墙角里，绣花手巾下的银圣像闪着黯淡的光芒。床上面的挂衣架上，一群被惊动的苍蝇不住地嗡嗡叫着。

他刚要睡着，哥哥的孩子在厨房里哇哇地哭起来了。

摇篮象没有上油的大板车一样，吱扭吱扭响起来。达丽亚半睡不醒地嘟囔说：

“住声，你这个坏孩子！你不睡，也不叫人睡。”她低声唱起来：

小傻瓜，

你上哪去啦？

我照看马去啦。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匹

备着镶金鞍子的马……

葛利高里在有节奏的催眠曲声中迷迷糊糊地睡去，想起了：“明天彼得罗就要去参加野营啦。剩下达什卡和孩子……大概，我们割草的时候他不会在家啦。”

他把脑袋埋进热烘烘的枕头里，歌声还是一个劲儿地往他耳朵里钻：

你的马在什么地方啊？

在大门外头哪。

大门在什么地方呀？

洪水冲走啦。

一阵嘹亮的马嘶声把葛利高里惊醒了。从叫的声音上听出来这是彼得罗的战马。

刚刚睡醒，手指头一点劲儿也没有，半天才把衬衣扣子扣上，几乎又在悠扬的歌声中睡去：

鹅在什么地方啊？

钻到芦苇丛里去啦。

芦苇丛在什么地方呀？

姑娘们割掉啦。

姑娘们在什么地方啊？

姑娘们嫁给哥萨克啦。

哥萨克们在什么地方呀？

打仗去啦……

睡得胡里胡涂的葛利高里摸进了马棚，把马牵到胡同里去。脸碰到蜘蛛网上，痒酥酥的，睡意也就突然消逝了。

月光在波浪滚滚的顿河上斜铺了一条谁也不能走的路。河面上晨雾

迷漫，天上却是一片繁星。马在后面小心地移动着脚步。往水边去的斜坡很不好走。对岸有鸭子的叫声，岸畔的泥水滩里，一条捕食小鱼的鲇鱼在翻腾。

葛利高里在水边站了半天。河岸散发着淡淡的潮湿、腐烂气息。从马的嘴唇上不断地落下滴滴水珠。葛利高里心里是一片甜蜜的空虚。无忧无虑，心旷神怡。他往回走着，向日出的地方望去，那里黎明前的昏暗已经在消逝。在马棚边他遇到了母亲。

“是你吗，葛利什卡？”

“还能是谁呀？”

“饮过马了吗？”

“饮过啦，”葛利高里不高兴地回答。母亲把身子向后挺着，用围裙兜着引火用的干牛粪块，老态龙钟地挪动着两条瘦弱的光腿。

“你去把阿司塔霍夫两口子叫醒吧。司捷潘要跟咱们的彼得罗一块儿走。”

清晨的寒气象绷紧的颤动着的弹簧一样刺进了葛利高里的身躯，象有蚂蚁在身上爬似的。他奔上三级台阶，来到阿司塔霍夫家一踩直响的门廊上。门没有上闩。司捷潘睡在厨房里的地铺上，妻子的脑袋夹在他的腋下。

在破晓的昏暗中，葛利高里看见了阿克西妮亚那一直撩到膝盖以上的衬衣和两条不害臊地伸出的、象桦树皮一样白皙的大腿。他呆呆地看着，觉得嘴里发干，脑袋象铜钟似的在嗡嗡地响。

他又偷偷地扫了一眼，用一种变了调的声音沙哑地喊道：

“喂，有人吗？起来吧！”

阿克西妮亚哼哼着醒来。

“哎呀，谁呀？是谁来啦？”她匆忙地摸索着，用一只赤裸的胳膊在两腿中间慌乱地向下拉着衬衣。枕头上留下了一圈儿睡梦中流出来的口水斑迹；娘儿们黎明的时候睡得最香。

“是我。母亲让我来叫醒你们……”

“我们马上……你可不要进屋来……有跳蚤，我们只好睡在地上。司捷潘，起来吧，听见吗？”

葛利高里从她说话的声音里听出，她很窘，便赶快走开。

这次村子里共有三十名哥萨克去参加五月野营。集合地点是在校场上。还不到七点钟，一辆辆帆布篷大车、步行的和骑马的哥萨克，带着全副装备，穿着五月野营的帆布上衣，便已陆续向校场涌来。

彼得罗在台阶上赶着缝一条开了缝的马缰绳。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彼得罗的战马旁边转转，——往马槽里撒着燕麦，偶尔叫喊几声：

“杜妮亚什卡，干粮袋你缝上了吗？猪油撒上盐了吗？”

红光满面的杜妮亚什卡象只小燕似的，从厨房到上房，在院子里来回穿梭，听到父亲呼唤，笑嘻嘻地摆着手叫道：

“老爸爸，您好好干自己的事儿吧，我会给哥哥装好的，管保到切尔卡斯克也掉不出来。”

“还没有吃完吗？”彼得罗用唾沫把麻线蘸湿，头向马点了一下，

指新切尔卡斯克，意思是说走多远也掉不出来。

问道。

“还在吃哪，”父亲庄重地回答说，同时用粗糙的手巴掌检查着马鞍的垫子。

“要知道，一块小木片或者一根小草棍粘在鞍垫子上，只须跑一程路就会把马背磨出血来。”

“爸爸，枣红马吃完了，您就去饮饮它。”

“葛利什卡会牵到顿河边去饮的。喂，葛利高里，牵马去饮饮！”

身躯高大细长、筋肉强壮、额上有颗白星的顿河种骏马撒着欢儿走去。葛利高里把它牵到板门外，左手轻轻一扶马背，就跃身上马，疾驰而去。到河边下坡处，他想要勒住，但是马已经跑溜了腿，越跑越快，一溜烟似的飞奔到坡底下去。葛利高里看到一个女人挑着水桶，正走下斜坡，他向后挺着身子，几乎已经躺在马背上，策马拐出小路，冲到水边，后面扬起一阵灰尘。

阿克西妮亚摇摇摆摆地从山坡上走下来，老远就大声喊道：

“疯鬼！差一点儿叫马踩着我！你等着吧，我去告诉你爹，你是怎么骑马的。”

“好啦，我的好邻居，别骂啦。把男人送去野营以后，你家里也许还用得着我呢。”

“这么个疯鬼，我有啥用你的！”

“等到割草的时候，你就会来求我啦，”葛利高里笑着说。

阿克西妮亚扁担不离肩，站在跳板上麻利地汲了一桶水，然后把被风吹起的裙子夹在两膝中间，瞥了葛利高里一眼。

“怎么，你的司捷潘要走了吗？”葛利高里问道。

“跟你有什么相干？”

“好大的脾气……难道问问也不行吗？”

“要走了。怎么样？”

“那你就守活寡啦？”

“是呀。”

马的嘴唇离开了水面，向顿河对岸望着，大声地嚼着嘴上流下的水，不断用前腿扒着河水。阿克西妮亚又汲满了第二桶，把扁担换到另一边的肩上，微微地摇晃着向坡上走去。葛利高里策马紧跟在后面。风吹弄着阿克西妮亚的裙子和黝黑的脖子上的毛茸茸的小发卷。花缎子绣的缠头巾在厚而重的发髻上耀眼地飘动，掖在裙子里面的粉红色上衣紧裹着滚圆的脊背和丰满的肩膀。阿克西妮亚向前探着身子，爬着坡儿，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衣下面凹下去的脊梁沟。葛利高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他很想再跟她搭话。

“大概，要想念你的男人啦吧，啊？”

阿克西妮亚一面走着，一面扭过头来，嫣然一笑。

“当然要想啦。你快娶媳妇吧，”她一面喘着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道，“娶了媳妇，你就会尝到思念心上人的滋味啦。”

葛利高里催马赶到她身边，直瞅着她的眼睛。

“可是也有些娘儿们却巴不得把男人送走。我们家的达丽亚只要一离开彼得罗马上就会胖起来。”

阿克西妮亚的鼻孔翕动着，急促地喘着气；整理着头发，说道：

“丈夫不是蛇，可是却象蛇一样的吸你的血。快给你娶媳妇啦吧？”

“我不知道俺爹打的什么主意。大概要等到服役以后吧。”

“你还年轻呢，别急着娶媳妇。”

“为什么？”

“顶没有意思啦。”她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连嘴唇也没有张，吝啬地笑了一下。这时葛利高里第一次看见她的嘴唇竟是那么放荡、贪婪、丰满。

他用手指把马鬃分成小缕，说道：

“我压根儿就不想娶亲。也许有那么个女人，不用娶她也会爱我。”

“已经找到了吗？”

“还用找吗……你马上就要把司捷潘送走……”

“你可别跟我调情！”

“你会把我打死？”

“我要告诉司捷潘……”

“我会给你的司捷潘点颜色看看……”

“小心点，大力士，你会哭鼻子的。”

“别吓唬我，阿克西妮亚！”

“我不是吓唬你。你应该去和姑娘们调情。叫她们给你绣花手绢，但是不要老看我。”

“我偏要看你。”

“那就请看吧。”阿克西妮亚和解地笑了，并离开了小路，想趁机绕过马去。葛利高里却把马一横，拦住了她的去路。

“放我走，葛利什卡！”

“就不放。”

“别胡闹，我得去给当家的收拾行装呀。”葛利高里微笑着，把马调弄得发起野来：那马挪动着蹄子，把阿克西妮亚挤到石崖边。

“让我走，死鬼，有人来啦！叫人看见，他们会怎样想呢？”她用惊骇的目光向四下里扫了一眼，便走了过去，皱着眉，头也没有回。彼得罗正在门廊上跟家里人告别。葛利高里备好了马。彼得罗一手扶着马刀，匆忙跑下台阶，从葛利高里手里接过马缰绳。马知道是要上路了，急躁不安地挪动着腿儿，嚼着嘴里的铁嚼子，吐着白沫。彼得罗一脚踏上马镫，扶着鞍鞅，对父亲说道：

“爸爸，别累坏那匹白额顶的马，等到秋天，我们就卖掉它。要知道，也该给葛利高里置买一匹战马啦。大草原上的草可别卖啊，爸爸，你自己看得出：今年小草场上的草是没有指望啦。”

“好，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老头子画着十字说道。

彼得罗用习惯了的动作使自己笨重的身躯跨上马鞍，整了整上衣后面腰带勒出的褶子。马朝大门走去。马刀柄随着马行进的节奏摆动，在阳光下闪着黯淡的光泽。达丽亚手里抱着孩子跟了出去。母亲站在院子中间，用袖子擦着眼睛，又用围裙角擦擦发红的鼻子。

“哥哥，馅饼！把馅饼忘啦！……是土豆馅的！……”杜妮亚什卡象山羊似的朝大门跑去。

“傻丫头，乱喊什么！”葛利高里气愤地对她喊道。

“馅饼忘掉啦！”杜妮亚什卡靠在篱笆门上冤屈地说，眼泪流到她

那油晃晃的、火热的脸颊上，又从脸颊上滴到平日穿的外衣上。

达丽亚用手巴掌遮在眼前，注视着丈夫被扬起的尘埃笼罩着的白上衣。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摇晃着大门旁边的一根腐朽了的柱子，看了葛利高里一眼。

“你立刻把大门修理修理，在角上栽根柱子。”他又想了想，象是报告一件新闻似地补充说：“彼得罗走啦。”

葛利高里隔着篱笆看到，司捷潘也在准备上路。阿克西妮亚穿着一条绿色毛料裙子，给他牵过马来。司捷潘微笑着，在对她说些什么。他不慌不忙，以占有者的姿态吻了吻妻子，两只胳膊好久都没有从她肩上拿下来。被太阳晒得黝黑和干活磨得粗糙的大手在阿克西妮亚洁白的外衣上，象煤炭似的闪着黑亮的光。司捷潘背朝葛利高里站着，隔着篱笆可以看见他那绷紧的、刮得很漂亮的脖子和有点下垂的宽肩膀，——当他把脑袋俯在妻子身上的时候，还可以看见他那卷起的亚麻色胡子尖。

阿克西妮亚不知道为什么在笑，还在不以为然地摇晃脑袋。骑手踏镫上马，高大的铁青马微微地晃了一下。司捷潘骑在马鞍子上，就象长上了似的，他策马急步走出大门，阿克西妮亚抓着马镫，和他并排走着，恋恋不舍地象只驯顺的狗，仰起脑袋看着他的眼睛。

两口子就这样走过邻居的宅院，在大路转弯的地方消逝了。

葛利高里不眨眼地目送了他们半天。

第四章

向晚，大雷雨袭来。褐色的浓云笼罩在村庄的上空。狂风在顿河上掀起阵阵波涛，拍打着河岸。村周围的绿树外，闪电照亮了天空，稀疏的雷鸣声震撼着大地。鵟鹰伸直了翅膀，在乌云下盘旋，一群乌鸦呱呱叫着跟在后面。从西面涌起的黑云喷散着冷气，顺着顿河飘动。河边草地那边的天空黑得吓人，草原好象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沉默着。村子里响起了一阵关百叶窗的乒乓声，在教堂做过晚祷的老太太们，画着十字，匆忙地赶回家去；大风旋起的灰色尘埃，象巨柱，在校场上转移，被春天的闷热蒸得干渴的大地已经尝到第一阵甘霖。

杜妮亚什卡摇晃着两条小辫子，飞也似地穿过院子，关上了鸡窝的小门，然后站在院子中间，翕动着鼻翅，就象马停在障碍前面一样。孩子们在街上乱蹦乱跳。邻家八岁的孩子米什卡正在一只腿蹲着，打着转儿，——脑袋上戴的爸爸的大制帽，也在打转儿，完全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尖声地喊叫着：

毛毛雨，毛毛雨，停一停，
我们要钻进灌木丛，
祷告上帝，
跪拜耶稣。

杜妮亚什卡羡慕地看着米什卡的两只尽是裂纹的光脚拼命地在地上踢踏。她也想到雨地里去跳舞，把脑袋淋湿，好叫头发长得稠密而又鬈曲；她也想象米什卡的同伴一样，脚朝天在路旁的尘土上拿大顶，冒着倒到蒺藜上的危险，——但是母亲正怒气冲冲地噘着嘴唇，从窗户里往外看呢。杜妮亚什卡叹了一口气，跑回屋子里去。雨下大了。一声霹雳在屋顶上炸响，余声隆隆，直向顿河的对岸滚去。

在门洞里，父亲和汗流满面的葛利什卡，正从耳房里往外拖一张卷着的大鱼网。

“拿粗线和大针来，快点儿！”葛利高里朝杜妮亚什卡喊道。

厨房里点起了灯火。达丽亚坐下来缝鱼网。老太婆一面摇晃着孩子，一面嘟囔说：

“老东西，你总在出馊主意。全家都该睡啦，煤油一天比一天贵，你还点灯。现在捞什么鱼呀？你们发什么疯呀？还要出去乱闯，要知道，老天爷正在院子里发怒哪，你听听，你听听，雨下得有多大！主耶稣基督，圣母娘娘……”

一道耀眼的蓝光照亮了厨房，霎时，一片寂静：可以听见雨点打到百叶窗上的声音，紧跟着就是轰隆一声干雷。杜妮亚什卡叫了一声，把头扎进鱼网里去。达丽亚拿着小十字架朝窗户和门直摇晃。

老太婆用恐怖的眼神望着在她腿边嬉戏的小猫。

“杜恩卡！你把它赶走，鬼东西……圣母娘娘，宽恕我这有罪的人吧。杜恩卡，把小猫扔到院子里去。去你的，鬼东西！叫你……”

葛利高里把鱼网上的一条木棒扔在地上，摇晃着身子闷声地大笑起来。

“喂，你们瞎吵吵什么？住嘴！”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喊道。

“婆娘们，快点缝吧！前几天就说过，叫你们看看鱼网。”

“现在可有什么鱼呀，”老太婆不以为然地提醒说。

“不懂——就闭上你的嘴吧！我们在沙子嘴就能逮到鲟鱼。这会儿鱼害怕大风浪，都要往岸边跑。大概河水已经发浑啦。喂，杜妮亚什卡，跑出去听听——小河里的水涨了没有？”

杜妮亚什卡不很情愿地斜着身子，向门口走去。

“都是谁跟着去下水呀？达丽亚可不能去，奶头会受凉，”老太婆仍旧喋喋不休地说。

“我和葛利什卡，另一张网，叫阿克西妮亚去，另外再叫上个婆娘。”

杜妮亚什卡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睫毛上挂着哆哆嗦嗦的雨点儿，身上散发出潮湿的黑土气息。

“小河的水涨得可厉害啦！”

“你跟我们去下水吗？”

“还有谁去呀？”

“再叫上几个老娘儿们。”

“我去！”

“好，披上件衣服，跑到阿克西妮亚家去。如果她去，让她再叫上玛拉什卡·弗罗洛娃！”

“那娘儿们是不会冻坏的，”葛利高里微笑着说，“她身上的厚膘象肥猪似的。”

“葛利顺卡，你最好带上一把干草，”母亲劝说道，“放在心口下头，不然内里会受凉的。”

“葛利高里，去弄点干草。老太婆说得很对。”

杜妮亚什卡很快就把婆娘们领来了。阿克西妮亚穿着一件破上衣，腰里系着绳子，下身是一条蓝色的衬裙，看起来似乎矮了一些，瘦了一点儿。她跟达丽亚互相说笑着，从脑袋上摘下头巾，把头发紧紧地挽成一个髻，在蒙上头巾的时候，仰起头，才冷冷地瞟了葛利高里一眼。肥胖的玛拉什卡在门坎旁边绑着袜子，用受了凉的嗓子，沙哑地说道：

“带上口袋了吗？我的天，咱们现在去逮鱼啦。”

大家走到院子里。雨点密密麻麻地向松软的土地上倾注着，水洼冒着泡，汇成浊流，弯弯曲曲地向顿河流去。

葛利高里走在前面。突然无缘无故地高兴起来。

“小心，爸爸，这儿有一道沟。”

“真黑呀！”

“跟着我走，阿克秀莎，挨着我，咱们一块儿去下地狱，”玛拉什卡哑着嗓子哈哈大笑。

“瞧，葛利高里，好象到了迈丹尼科夫家的码头了吧？”

“就是它。”

“从这儿……开始……”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顶着呼呼响的风，喊叫道。

是葛利高里的爱称。

阿克西妮亚的爱称。

“听不见，大叔！”玛拉什卡哑着嗓子喊道。

“下水吧，上帝保佑……我从深处下网。从深处下，我说……玛拉什卡，蠢鬼，你往哪儿拉呀？我去从深处下网！……葛利高里，葛利什卡！叫阿克西妮亚从岸上下网！”

顿河在咆哮。风把倾斜的雨幕撕成了碎片。

葛利高里用脚试探着河底，一直下到没腰的地方。粘糊糊的冰凉的河水齐到胸部，象一道铁箍似的箍住了他的心房。波浪象鞭子一样，朝脸上、眯起的眼睛上打来。鱼网鼓得象大球，向深水沉下去。葛利高里穿着毛袜子的脚在沙底的河床上滑行。鱼网上的木棒从手中挣脱……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突然，他陷进一个大坑。两脚沾不到地了。急流猛地冲向河中心，把他也卷了进去。葛利高里使劲用右手往岸上划。黑水翻滚的洪流，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使他感到可怕。他的一只脚踏着了松软的河床，太好啦。有条鱼直撞他的膝盖。

“绕过水深的地方！”在一片粘糊糊的黑暗中，从什么地方传来父亲的喊声。

鱼网沉了下去，并继续向深处沉，水流冲走他脚下的泥沙，于是葛利高里抬起脑袋，游着，不断地往外吐着水。

“阿克西妮亚，你还活着吗？”

“还活着哪。”

“小雨好象是要停了吧？”

“小雨是要停了，可是大雨马上就要来啦。”

“你小声点儿。叫我爹听见会骂的。”

“老爹就把你吓成这样，也算个……”

他们沉默了片刻。河水象粘面团似的，把每一个动作都粘结了起来。

“葛利沙，这岸边有一棵沉在水里的大树。鱼网要躲开它。”

一个大浪头扑来，一下子就把葛利高里冲出了很远。轰鸣的水声，就象是一块巨石从悬崖上飞落到水里。

“啊——啊——啊！”阿克西妮亚在岸上什么地方尖声叫喊。

葛利高里吃了一惊，从水里钻出来，朝着呼叫声游去。

“阿克西妮亚！”

只听到风声和滔滔的流水声。

“阿克西妮亚！”葛利高里吓得浑身发冷，喊叫道。

“噯——嗨！！……葛——利——高——里！”父亲震耳的喊声从远处传来。

葛利高里划动双手。脚底下有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他用手去抓，原来是鱼网。

“葛利沙，你在哪儿？……”这是阿克西妮亚哭叫的声音。

“为什么你不答应一声呀？……”葛利高里往岸上爬着，生气地喊道。

他们俩蹲了下来，哆哆嗦嗦地解着乱成一团的鱼网。月亮从风吹开的云隙中钻出来。河边草地对面，依然响着隐约的雷声。地上还没渗完的雨水闪着亮光。大雨洗过的夜空，森严而明澈。葛利高里解着鱼网，

仔细地观察着阿克西妮亚。她脸色惨白，但是两片略微向外翻着的红嘴唇已经有了笑意。

“大浪一下子把我冲到岸上，”她喘着气讲道，“简直把我吓晕啦。吓死啦！我以为你准淹死了。”

他们俩的手碰在一起。阿克西妮亚试着把手伸进他的袖筒里去。

“你袖子里多暖和啊，”她可怜地说，“我可是冻坏啦。浑身疼得要命。”

“看它，那条该死的鲢鱼撞了个多大的窟窿！”

葛利高利把鱼网中间的窟窿摊开，足有一俄尺半长。

有人从沙滩上跑过来。葛利高里猜出是杜妮亚什卡，还离得很远就向她喊道：

“你带着线吗？”

“带着哪。”

杜妮亚什卡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你们坐在这干什么？爸爸让我来叫你们啦。赶快到沙子嘴去。我们已经在哪儿捉了一口袋鲟鱼啦！”杜妮亚什卡用毫不掩饰的得意口气说道。

阿克西妮亚冷的牙齿磕得咯咯响，在缝网上的窟窿。为了可以暖和点儿，他们快步向沙子嘴跑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在用满是疤痕、被水泡得圆鼓鼓的象淹死鬼一样的手指头卷着烟；不停地跳动着，吹嘘说：

“一回逮了八条，又一回……”他停了停，抽着烟，默默地用脚指着口袋。

阿克西妮亚好奇地朝口袋里看看。里面泼刺泼刺直响；活着的鲟鱼还在挣扎。

“你们倒是跑到哪儿去啦？”

“鲢鱼把网撞破啦。”

“缝好了吗？”

“马马虎虎，把网眼连了连……”“好，接着捞吧，捞到河湾处，咱们就回家。下网啊，葛利什卡，你还在等什么呀？”葛利高里迈着两只麻木的脚走去。阿克西妮亚冻得还在打冷战，葛利高里从他俩拉着的鱼网都能感觉到她在哆嗦。

“别哆嗦啦！”

“我倒想不哆嗦，可是冻得我连气都喘不上来啦。”

“来吧……把网拉上来吧，这条该死的鱼！”一条大鲤鱼在网里跳着。葛利高里加快脚步，拉着木棒往回收网，阿克西妮亚弯着腰朝岸上跑去。退落的河水顺着沙岸哗哗流去，鱼在泼刺泼刺地挣扎。

“咱们走河边草场吗？”

“从树林子里走近一点儿。喂，你们那里快完了吗？”

“你们走吧，我们马上就来。我们把网涮一涮。”阿克西妮亚皱着眉头，拧了拧裙子，把装鱼的口袋搭到肩膀上，小跑似地沿着沙嘴走去。葛利高里扛着鱼网。他们走了有一百多俄丈远，阿克西妮亚就哎呀哎呀地叫起来：“我一点劲儿也没有啦！两条腿都冻僵啦。”

“这有个旧干草垛，你进去暖和暖和，怎么样？”

“也好。要不然我是走不到家了。”葛利高里把草垛顶掀到一旁，掏了一个窟窿。堆久了压得瓷实的干草散发出一股腐朽的热气。

“爬到当中去。这儿就象炉炕上一样热乎。”阿克西妮亚扔下口袋，钻进干草垛，干草一直埋到脖子。

“这简直是天堂！”葛利高里冻得打着哆嗦，躺在旁边。从阿克西妮亚的湿漉漉的头发上散发出轻柔的诱人的气息。她仰面躺着，半张着嘴，均匀地呼吸着。

“你头发上的气味真醉人。你知道吗，就象那白色的小花的香味……”葛利高里俯下身小声说。她默不作声。她的眼睛望着下弦的月亮，目光迷离、冷漠。葛利高里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突然把她的头扳到自己身边。她用力挣脱，站了起来。

“让我走！”

“小点儿声。”

“让我走，不然我可要嚷啦！”

“等等，阿克西妮亚……”

“潘苔莱大叔！……”

“是迷路了吗？”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山楂树丛里应声喊道，原来离他们很近。葛利高里紧闭着嘴唇，从草堆上跳下来。

“你喊什么呀？可是迷了路吗？”老头子走过来，又问道。阿克西妮亚站在草堆旁边，整理着歪到后脑勺子上去的头巾，头上冒着热气。

“倒没有迷路，可是冻得真够呛。”

“唉，真是妇道人家。瞧，这不是草垛嘛，钻进去暖和暖和。”阿克西妮亚微微一笑，弯身去拿口袋。

第五章

到野营集合地谢特拉科夫村，有六十俄里路。彼得罗·麦列霍夫和阿司塔霍夫·司捷潘坐在一辆车上。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三个同村的哥萨克：一个是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这个年轻人长得有点儿象加尔梅克人；一个是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属于二期征召的士兵赫里桑福·托金，外号叫赫里斯托尼亚；还有炮兵托米林·伊万，他是到佩尔西阿诺夫卡去的。喂过第一次牲口以后，把赫里斯托尼亚的标准马和司捷潘·阿司塔霍夫的铁青马套在车上。其余的三匹马都没有卸鞍子，跟在车后头。身体象所有的阿塔曼斯基团的兵士一样健壮，带点儿傻气的赫里斯托尼亚赶车。他坐在前面，脊背弯得象车轮似的，把透进车篷的光线全遮住了；他用震耳的低沉的声音吆喝着马。彼得罗·麦列霍夫、司捷潘和炮兵托米林躺在蒙着新防雨布的车篷里抽烟。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跟在后面走；看得出，他那两条加尔梅克人的罗圈腿，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一点也不吃力。

赫里斯托尼亚赶的车走在最前头。后面还跟着七八辆车，车上都拴着没有卸鞍子的和卸了鞍子的马匹。

大路上尽是欢笑和呼叫声、拖着长腔的歌声、马嘶声以及空马镫的撞击声。

彼得罗枕着干粮袋躺在那里，拧着黄色的长胡子。

“司捷潘！”

“啊？”

“我们来唱支军歌好不好？”

“太热啦。全身都给蒸干啦。”

“附近的村子里也没有酒店，没有盼头啦！”

“好啦，起头吧。可惜你可不是个行家。唉，你们家的葛利什卡可是一个唱高音的好手！他一拉起长腔，那声音简直就象根银丝线一样漂亮、悦耳。我跟他在村子里的游戏场上打过架。”

司捷潘把脑袋往后一仰，咳嗽了一声，用低沉、宏亮的声音唱起来：

哎，你呀，美丽的早霞，

你升起的真早啊……

托米林学着女人的样子，把一只手掌贴在脸颊上，用细声细气的痛楚的呻吟声调跟着唱起来。彼得罗微笑着，把胡子尖放进嘴里，眼看着那个胸部宽阔的炮兵，憋得太阳穴上凸起一道道的青筋。

这个年轻的娘儿们，

来挑水的时辰可太晚点儿……

司捷潘原来头朝赫里斯托尼亚躺着，这时扭过脑袋，一只手撑着身子；绷得紧紧的健美的脖颈泛起粉红色。

“赫里斯托尼亚，帮帮腔！”

可是小伙子却猜出了她的心事，

一俄里等于一·六七公里。

赫里斯托尼亚的意思是基督的儿子。

沙皇时代，哥萨克入伍时骑的马，身高不能低于二俄尺零二俄寸，这种马就叫做标准马。

急忙把自己的马备上鞍子……

司捷潘那鼓出的大眼睛在微笑，他把目光转向彼得罗，彼得罗把胡子尖儿从嘴里伸出来，也跟着唱起来。

赫里斯托尼亚咧着那长满硬胡须的嘴，把车篷上的帆布震得直动：
备上了枣红马……

就去追赶那小娘儿们……

赫里斯托尼亚把他那足有一俄尺长的光脚盘在身子下，等着司捷潘再唱起来。司捷潘闭上眼睛，——汗污的脸躲在阴影里——柔情地唱着，声调忽而低得象耳语，忽而高亢，象是钢铁的响声：

小娘子，请你让开点儿，
让我到河边去把马儿饮……

赫里斯托尼亚又用洪钟似的声调把人们的声音都压了下去。

邻近车上的人也加入了合唱。车轮磨得铁轴吱扭吱扭响，马匹被尘土呛得不断地打喷嚏，悠扬、宏亮、春潮般的歌声在大路上空奔流。从还没有干涸的草原池沼里晒成棕色的芦苇丛中飞出了一只白翅膀的野鸭。它一面叫着，一面向洼地飞去，还不断地回过头来，用翡翠一样的眼睛俯视白篷的大车行列、用蹄子扬起阵阵烟尘的马匹和穿着落满尘土的白上衣、在路旁走的人们。野鸭落到洼地里，黑色的胸脯碰在干枯的、被野兽践踏的草上，再也看不到路上的情景了。可是大道上依然是车声辘辘，鞍下大汗淋漓的马匹仍旧在懒洋洋地挪动着脚步；只有几个穿灰衬衣的哥萨克，迅速离开自己的马车，跑到领头的那辆车跟前，围着它弯腰捧腹地哈哈大笑不止。

司捷潘全身挺直站在车上，一只手扶着车篷的帆布顶，另一只手轻轻地挥动着，用短促、动人的快板唱道：

别挨在我身边坐，
别挨在我身边坐，
人家会说你爱我，
你要是爱我，
就常常来看我，
你要是爱我，
就常常来看我，
我家可不是普通人家……

几十个大粗嗓子接上去合唱起来，啸叫着，歌声在大道的尘土上飞扬：

我家可不是普通人家，
不是普通人家，——
是盗窃世家，
是盗窃世家——
不是普通人家，
我爱的是公爵的儿郎呀……

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吹着口哨；两匹马屈着前腿，挽车狂奔；彼得罗从车篷里探出身子，笑着，挥舞着制帽；司捷潘脸上闪耀着眩目的讪笑，调皮地耸着肩膀；大道上烟尘滚滚；赫里斯托尼亚只穿一件没系腰带的长上衣，头发乱蓬蓬的，浑身大汗淋漓，两腿蹲着，象只小飞轮

似地旋转、跳舞，他双眉紧皱，哼哼着，装出哥萨克女人的样子，在松软、灰色的尘土上留下了许多奇异的大光脚印子。

第六章

大家都在一个光秃秃的、顶部宽平、布满了黄沙的土岗旁停下来过夜了。

一片乌云从西边涌来。它的黑翼已经洒下零星的雨点。人们把马牵到水塘边去饮。低垂的岸柳被风吹得弯下了腰。浮着一层绿苔的池水，荡起粼粼碧波，映着闪闪的电光。风吝啬地撒着雨点，好象是在把施舍撒向大地的污黑的手掌。

马都绊着前腿儿，放去吃草，派了三个人去守护。其余的人各自在车前燃起了火堆，饭锅就挂在车辕上。

赫里斯托尼亚在煮粥。他一面用勺子在锅里搅着，一面对坐在周围的哥萨克们说道：

“……喏，一个高高的土岗，就跟这个差不多。我对我过世的爸爸说：‘阿塔曼 会不会因为咱们没得到任何许可就开挖土岗，来拦阻咱们呢？’”

“他又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呀？”从马群那边回来的司捷潘问道。

“我在讲，我和过世的爸爸寻宝的事儿，愿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

“你们在哪儿寻过宝呀？”

“老兄，就在费季索夫山谷后面呀。你是知道的啊，梅尔库洛夫土岗……”

“对对……”司捷潘蹲下去，拿了一小块炭火放在手掌上摇晃着，吧嗒着嘴，半天才点着了烟。

“好，咱们书归正传。爸爸对我说：‘走，赫里斯坦，咱们挖梅尔库洛夫土岗去。’他听我爷爷说过，这个土岗里埋藏着财宝。但是财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弄到手的。爸爸就向上帝许愿说：你要是把财宝给我，我就给你修一座富丽堂皇的教堂。我们这样决定了，便出发到那儿去。那是镇上管的公地，所以别人只会怀疑是阿塔曼干的。天黑以前我们就赶到了那儿。等到天色慢慢黑下来，我们把骡马的前腿拴好，便扛着铁锹爬上岗顶。直接就从岗顶下手。挖了一个有两俄尺深的坑，由于年代久了，泥土变得象真正的石头一样硬。我全身都被汗湿透了。爸爸老在小声祷告着。兄弟们，请相信我的话，那时我的肚子总在咕噜咕噜响……夏天嘛，吃些什么玩意儿你们是知道的：除了酸牛奶就是克瓦斯……喝多了，肚子象绞一样疼，只有等死——完蛋！我那过世的爸爸，祝福他在天之灵，却骂道：‘呸，赫里斯坦，你这坏小子！我在祷告，你却连屁也憋不住，简直叫人没法子喘气。滚你的，滚下土岗去吧，不然我就用铁锹把你的脑袋砍掉。由于你这个坏小子的缘故，财宝都可能钻进地里去！’我躺在土岗下，肚子疼得要命，简直象针扎，我那过世

帝俄时代，对哥萨克队伍中所选出的各级的首领，都这样称呼。如顿河军区的首领就叫军区阿塔曼，区、镇的首领，就叫区、镇阿塔曼，哥萨克军队出征时选出的首领，则称行军阿塔曼。广义地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首领。但是由于顿河哥萨克的独立性完全丧失，各级阿塔曼的头衔均由历代沙皇任命，所以实际上哥萨克军队是由官方委派的阿塔曼来管理的。

赫里斯托尼亚的爱称。

一种酸性饮料。

的爸爸——象魔鬼一样，力大无比！——一个人还在那里挖个不停。一直挖到发现了石板。他喊我上去。于是，我就插进撬棍，把这块石板撬起……请相信我的话吧，兄弟们，这是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可是石板下面还是闪着耀眼的亮光……”

“好啊，赫里斯托尼亚你就胡说吧！”彼得罗忍不住说道，一面笑着，一面揪胡子。

“为什么是‘胡说’？滚你娘的蛋！”赫里斯托尼亚提了提肥大的裤子，打量了一下听众。

“不，当然不是胡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往下说吧！”

“兄弟们，真的，闪着耀眼的亮光。我一看，原来是一大堆木炭。大约有四十担。爸爸说：‘下去，赫里斯坦，把木炭都扔上来。’我爬下去。往上扔啊，扔啊，扔这倒霉的玩意儿，一直扔到天亮。早晨，我一看，原来他——真来啦。”

“谁呀？”躺在马衣上的托米林兴致勃勃地问道。

“阿塔曼呗，还能是谁呢。他坐在马车上，说道：‘谁叫你们干的，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一声都没吭。于是，他就把我们逮捕了，押到镇上。前年，还传我们到卡姆斯克去过堂，但是我爸爸有先见之明，早就死了。我们备了公文，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赫里斯托尼亚把冒着热气的粥锅摘下来，回到大车里拿勺子去了。

“那么你父亲呢？许了愿修建教堂，就这样没有修成？”司捷潘等赫里斯托尼亚拿着勺子回来的时候问道。

“你真是个糊涂虫，司乔巴，难道他能为了这些木炭去修建教堂吗？”

“既然许了愿，就应当还愿嘛。”

“对木炭可并没有许什么愿，至于财宝……”

火光被哄笑声震得直抖动。赫里斯托尼亚从锅上抬起他那带点儿傻气的脑袋，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用沉厚的笑声压下了人们的喧吵。

现在是罗斯托夫州的卡姆斯克市。

司捷潘的爱称。

第七章

阿克西妮亚十七岁的时候嫁给了司捷潘，是从顿河对岸、沙漠地区的杜布洛夫卡村嫁过来的。

在出嫁前一年的秋天，她在离村子八俄里的草原上耕地，夜里，她的父亲——五十岁的老头子——把她的手绑起来，强奸了她。

“你要是敢说出一句，我就宰了你，你要是不说出来，我就给你买一件天鹅绒上衣和一双带套鞋的高筒靴子。你要给我记住：要是走漏半点儿风声，我就宰了你……”他威吓她说。

夜里，阿克西妮亚只穿着一条撕烂的衬裙，跑回了村子。她倒在母亲脚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着诉说……母亲和哥哥——一个刚复员回来的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把马套在车上，叫阿克西妮亚也坐在车上，赶到父亲那里去，这八俄里的路程，哥哥差点儿没有把马给抽死。他们在宿夜地附近找到了父亲。他喝得烂醉，睡在铺在地上的羊皮大衣上，身边有一个空伏特加酒瓶。阿克西妮亚眼看着哥哥从车上卸下一根辕木，用脚把沉睡的父亲踢醒，简单地问了他几句话，就用铁皮包着的辕木照着老头子的鼻梁打去。他和母亲两人把老头子打了足足有一个半钟头。年边而且一向温顺的母亲疯狂地揪抓已经失去知觉的丈夫的头发，哥哥拼命地用脚踢。阿克西妮亚蒙起脑袋，躺在大车底下一声不响地哆嗦着……天亮以前，他们把老头子拉回了家。他可怜地呻吟着，眼睛却不断在屋子里搜索，寻觅躲藏起来的阿克西妮亚。血和脓从他那撕裂的耳朵里淌到枕头上。黄昏时分，就死去了。对别人只说，他是喝醉酒从车上跌下来摔死的。

过了一年，司捷潘跟媒人们坐着一辆装饰得很漂亮的四轮马车到阿克西妮亚家来相亲了。姑娘看上了大高个、直脖颈、身材匀称的司捷潘，就定下秋天开斋时节举行婚礼。在一个秋末初冬的日子——有点儿冷，路上响着悦耳的碾碎的冰声，给这对年轻人成了亲；从那个时候起，阿克西妮亚就成了阿司塔霍夫家年轻的主妇。婆婆是个身材高大、被一种妇女病折磨得驼了背的老太婆；吃过喜酒后的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叫醒了阿克西妮亚，把她领到厨房里，毫无目的地把火钳东放放，西摆摆，说道：

“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儿媳妇，我们娶你来可不是为了叫你享清福和睡懒觉的。去吧，亲爱的，先挤牛奶，然后就到炉子边做饭。我是个老太婆了，没有力气做啦，你就当起家来，担起这副担子来吧。”

也是在这一天，司捷潘在仓房里有计划地、凶狠地把年轻的妻子毒打了一顿。专打她的肚子，胸膛和脊背，为的是不要叫别人看出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冷落她，而去跟那些丈夫外出服役的放荡女人厮混起来。差不多每天夜里都出去，把阿克西妮亚关在仓房或者内室里。

没有生孩子以前，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始终不能原谅她使自己蒙受的耻辱。有了孩子以后，他安分了一些，但是爱抚还是很少，仍旧很少在家里过夜。

养着许多牲口的繁重家业把阿克西妮亚累坏了。司捷潘干活是个懒汉；他总是把额发梳一梳，就出去找同伴抽烟、打牌，胡扯一些村子里的新闻，照料牲口的事都由阿克西妮亚来做，她操持全部家务。婆婆是

个很不高明的助手，瞎忙活一阵子，就要倒到床上去，把枯黄的嘴唇抿成一条缝，用被疼痛折磨变得凶狠的眼睛 着天花板，哼哼着，缩成一团。在这样的时候，她那长满了难看的大块黑痣的脸上，就会大汗淋漓，眼睛里满含着眼泪，而且一滴一滴地流下来。这时，阿克西妮亚就扔掉手里的活儿，躲到个什么角落里，恐怖而又怜悯地望着婆婆的老脸。

一年半以后，老太婆死了。那天早晨，阿克西妮亚就开始了产前的阵痛，可是中午时分，孩子出世前一小时，祖母却倒在破旧的马厩边死了。跑出去警告喝醉了的司捷潘不要到产妇跟前来的接生婆，发现了阿克西妮亚的婆婆蜷着腿躺在那里。生了小孩子以后，阿克西妮亚和丈夫亲近了些，但是对他并没有感情。只不过是一种女人的怜悯心和已经习惯的夫妻生活而已。孩子没活到一周岁就死了。生活又恢复了原样。所以当麦列霍夫·葛利什卡开着玩笑，挡住阿克西妮亚的去路的时候，她害怕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倾心于这个可亲的黝黑小伙子了。他顽强地，公牛似地追逐着她。正是这股顽强劲儿使阿克西妮亚感到恐惧。她看得出，他并不怕司捷潘，她内心里感觉到，他是决不会就此退却的，但是理智上她却不愿意跟他亲热，所以竭力抗拒，然而她发现自己开始不管是节日，还是平时，都仔细打扮起来，骗着自己，故意在他眼前抛头露面。每当葛利什卡的两只黑眼睛有力、疯狂而爱抚地盯着她的时候，她就觉得又温暖又愉快。清晨醒来，睡眼朦胧地挤着牛奶，她会微笑着，而且会无缘无故地对自己说：“今天好象有什么喜事。什么喜事呢？葛利高里……葛利沙……”这种充满她整个心胸的新奇情感使她惊骇，心里觉得自己仿佛是走在三月里顿河已经开始融化的薄冰上，战战兢兢，小心翼翼。

送司捷潘去野营以后，她决心尽量少跟葛利什卡见面。从那次去拉网捕鱼以后，这决心在她心里就更坚定了。

第八章

在三一节前两天，村里在划分草地。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去参加划分草地的会。从那里回来吃午饭的时候，他一面哼哼唧唧地脱着靴子，一面舒舒服服地搔着走痛了的脚，说道：

“分给咱们的一块是在红石崖边。草并不特别好。上界直到树林子，有些地方光秃秃的，连一根草都没长。小冰草长得倒很不错。”

“什么时候割草呢？”葛利高里问道。

“从过节那天起。”

“你们带达丽亚去吗？”老太婆皱着眉头问道。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手一挥，意思是说：“别唠叨啦。”

“用得着——就带去。去收拾午饭吧，老站在那儿干什么，傻啦！”

老太婆碰得灶门叮当响着，从炉子里端出炖着的菜汤。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坐在桌子旁边，把分配草地和骗子村长几乎把村里所有的人都欺骗了的事讲了半天。

“那年他也骗过一回人，”达丽亚插嘴说，“先把地分成等份，然后他就调唆玛拉什卡·弗罗洛娃嚷着抽签。”

“老畜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拉着长声说道。

“爸爸，谁去垛草和耙草呢？”杜妮亚什卡胆怯地问道。

“那么要你干什么？”

“爸爸，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

“咱们叫阿克秀特卡·阿司塔霍娃一块儿去干。前些日子，司捷潘求咱们替他割一割。应该答应他。”

第二天早晨，米吉卡·科尔舒诺夫骑着一匹备着鞍子的白腿儿马来，到麦列霍夫家的院子。

滴滴嗒嗒地落着雨点。浓厚的黑云笼罩在村落的上空。米吉卡从马上弯下身子开开板门，骑进了院子。

老太婆站在台阶上对他喊叫起来。

“野小子，你跑来干什么？”她流露出明显的不满神情问道。老太婆不大喜欢这个不顾死活、好斗的米吉卡。

“伊莉妮娜，你这是要干什么呀？”米吉卡把马拴在栏杆上，惊异地问道。

“我是来找葛利什卡的。他在哪儿？”

“在板棚下面睡觉呢。你是不是中风啦？连路也不会走啦？”

“大婶子，你真是多管闲事！”米吉卡气哼哼地说道。他挥舞着一根很漂亮的鞭子，敲打着锃亮的皮靴筒子，摇摇摆摆地向板棚底下走去。葛利高里正睡在一辆卸掉前轘的大车上。米吉卡好象是瞄准一样，眯缝起左眼，用鞭子抽了葛利高里一下子。

“起来，庄稼佬！”

“庄稼佬”在米吉卡嘴里是一句顶厉害的骂人话。葛利高里象弹簧一样跳了起来。

“你干什么？”

“睡得够多啦！”

“别胡闹，米特里，不然我要生气啦……”

“起来，有事情。”

“有什么事？”

米吉卡坐在大车边缘的横木上，用鞭子向下敲打着靴子上的干泥，说道：

“葛利什卡，太气人啦……”

“为什么？”

“真他娘的，”米吉卡狠狠地骂道，“他简直臭美得不太象话啦，——一个骑兵中尉就这么神气。”

他愤怒地，从牙缝里急急忙忙地向外吐着字句，两腿直哆嗦。葛利高里站起来。

“哪一个骑兵中尉呀？”

米吉卡抓住他的上衣袖子，怒气已经稍微消了些，说道：

“立刻备上马，咱们到草地上去。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我这样对他说：‘咱们来比比看。’他说：‘把你所有的好朋友都叫来，我要把你们大家都比倒，因为我这匹骡马的生母曾经在彼得堡军官赛马会上得过奖。’要我看，他那匹骡马和它的生母——都该见鬼去！——我决不能叫他赶过我的牡马！”

葛利高里急忙穿上衣服，米吉卡紧跟在他后面走，气得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个骑兵中尉是到商人莫霍夫家来作客的。等等，他姓什么来着？好象是姓利斯特尼茨基。是个胖胖的、一本正经的家伙。戴着眼镜。戴眼镜也白搭，我是不能叫他追过我的牡马的！”

说笑着，葛利高里备上了留着配种用的老骡马，从场院的大门溜出——为的是不叫父亲看见——赶到草原上去。他们俩向山坡下的草地跑去。马蹄子踏着稀泥呱嗒呱嗒地响。有好几个骑马的人都在草地上那棵干枯的白杨树边等着他们。利斯特尼茨基中尉骑在一匹身躯细长、健美的骡马上，还有七个骑马的本村青年。

“从哪儿跑起？”中尉扶了扶夹鼻眼镜，欣赏着米吉卡的牡马胸部强壮的筋肉，问米吉卡。

“从这棵白杨树到皇家池塘。”

“这个皇家池塘在哪儿？”中尉眯缝起近视眼问道。

“喏，就在那边，大人，树林子旁边。”

马都排好了队。中尉把鞭子举到脑袋顶上。他的一边肩膀上的肩章高高地耸了起来。

“我喊到‘三’——就放马，好吗？一，二……三！”

中尉第一个冲了出去，一只手按着制帽，俯在鞍头，霎时，他就跑到其余的人前头去了。米吉卡站在马镫上，神情慌张，脸色苍白；葛利高里懒洋洋的，好久才把举到脑袋顶的鞭子打在马屁股上。

从白杨树到皇家池塘有三俄里路。半路上，米吉卡的牡马身子挺得象箭一样直，追上了中尉的小骡马。葛利高里懒洋洋地跑着。他从一开始就落在后面，骑在马上小跑着，好奇地注视着跑远的、已经七零八落的骑士队伍。

在皇家池塘旁边，有一个春水冲积成的土丘。那象驼峰似的、黄色的土丘顶上生着一些枯萎的、尖叶子的蛇葱。葛利高里眼看着中尉和米吉卡都一下子就跃上土丘，而且飞驰到那边去了，其余的人也都在他们后头一个一个地滑了过去。当葛利高里跑到池边的时候，那些大汗淋漓的马已经站在一起，下了马的小伙子们围住了中尉。米吉卡露出了抑制着的喜悦，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洋洋得意的神情。可是中尉的态度，却使葛利高里纳闷，他竟一点也不感到惭愧：靠在一棵树上，抽着纸烟，用小手指头指着自已那匹好象刚洗过似的小骡马说道：

“我已经骑着它跑了一百五十俄里路。昨天才从车站赶到这里。如果它休息好了的话——科尔舒诺夫，你就不会追过我啦。”

“可能，”米吉卡宽宏大量地说道。

“全区再也没有比他的牡马跑得更快的啦，”一个最后跑到，满脸雀斑的小伙子羡慕地说。

“是匹好马，”米吉卡由于刚才过分激动，所以现在手还在哆嗦，他拍了拍牡马的脖子，呆呆地笑着，看了看葛利高里。

他们俩离开了众人，顺着山坡，没走村内的街道，往回骑去。中尉冷淡地跟他们道了别，把两个手指头向帽檐上一伸，就转过脸去。

已经快要走到通向自家院子的胡同口的时候，葛利高里看见了正朝他们走来的阿克西妮亚。她一面走着，一面低头剥着一根小树枝；一见葛利什卡，就把头低得更厉害。

“你害什么臊呀，难道我们是光着屁股吗？”米吉卡喊道，又挤了挤眼睛：“我的小宝贝，唉，苦命的小娘子呀！”

葛利高里朝前望着，等快要走过她身旁的时候，突然把慢慢走着的骡马抽了一鞭子。骡马后腿蹲了下去，——向上一踢，溅了阿克西妮亚一身烂泥。

“噢，噢，噢，恶魔！”

葛利高里掉转马头，让激怒的马朝阿克西妮亚冲去，责问道：

“为什么你见面不问好？”

“不配。”

“就因为这才给你溅点泥——别那么神气！”

“让开！”阿克西妮亚喊道，两只手在马脸前面挥动着。

“你为什么叫马来踩我？”

“这不是马，是骡马。”

“反正一样，你给我让开！”

“你为什么生气，阿克秀特卡？是为前几天的事儿？……”

葛利高里朝她的眼睛看了看。阿克西妮亚想要说什么，但是她那乌黑的眼角上突然挂上了泪珠；嘴唇可怜地哆嗦着。她痉挛地吞下眼泪，悄悄地说道：

“别缠我，葛利高里……我没有生气，我……”她没有说完就走开了……

迷惑不解的葛利高里在大门口追上了米吉卡。

“晚上去游戏场吗？”米吉卡问。

“不去。”

“怎么啦？她叫你去过夜？”

葛利高里用手掌擦了擦脑门，没回答。

第九章

村庄各家院子里还留有三一节的痕迹：撒在地上的干香薄荷，踏碎了的干树叶末子，以及砍来插在大门口和台阶旁的、树皮已经干裂、叶子枯黄的橡树和白蜡树枝。

从三一节那天起，就开始割草了。一大清早，妇女过节穿的裙子、鲜艳的绣花围裙、五颜六色的花头巾，象鲜花一样撒遍了草场。全村的人都出来割草了。割草的男人和耙草的女人都打扮得象过年一样。这是自古以来的风俗。从顿河边直到远方的赤杨林，被蹂躏的草地在镰刀下波动、呻吟。

麦列霍夫家的人起晚了。他们出发去割草的时候，几乎半个村子的人已经都在草地上。

“早觉睡得太久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些汗流满面的割草人叫嚷说。

“这不能怪我，都赖老娘儿们！”老头子笑着用生皮鞭赶着牛。

“你们好，乡亲，晚啦，老兄，晚啦……”一个高个子的戴草帽的哥萨克在道旁磨着镰刀，摇晃着脑袋说。

“难道草会干啦吗？”

“你快走吧，还来得及，不然可就要干啦。你那段草在什么地方？”

“在红石崖旁。”

“快赶你的牲口吧，否则你今天就走不到啦。”

阿克西妮亚坐在车后头，用头巾把脸全都裹了起来，遮着阳光。她给眼睛留了一条窄缝，从这条缝里冷漠、严肃地望着坐在对面的葛利高里。达丽亚也裹着脸，穿着新衣服，把两条腿垂在车沿外头，用那布满青筋的大长奶子喂怀里快要睡着的孩子。杜妮亚什卡坐在车辕横木上，身子不停地颠动着，用幸福的目光打量着草地和路上遇见的人。她那欢快的、太阳晒黑的、鼻梁两边长满雀斑的脸上，好象是在说：“因为今天的天气这么好，万里无云的蓝天也显得这么欢快、舒畅，所以我也很欢快、舒畅；而且我的心里也同样是一片蓝色的安逸和纯真，我很快活，此外我什么都不需要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把厚棉布上衣的袖子拽到手掌上，擦了擦从帽檐下面流出的汗。他那紧裹在上衣里的弯曲的脊背上显出了很多湿漉漉的汗斑。太阳透过灰白色的云片，把烟雾朦胧的、扇形的折射光线洒在远方顿河沿岸的银色山峰上、草原上，洒在河边草场和村庄上。

天气变得炎热起来。被风吹散的云片懒洋洋地爬着，连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路上拉车的牛都追不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自己也在费力地擎着鞭子，摇晃着，好象是在犹豫，要不要向瘦削的牛胯骨上打去。看来，牛也很理解他的犹豫心情，所以并不加快脚步，仍旧摇晃着尾巴，慢腾腾地、小心翼翼地挪动着分趾的蹄子。一只金灰色的、黄澄澄的牛虻在牛身上盘旋。

村边场院附近的一片已经割完的草地上闪着苍绿色的斑点；那些还没有割草的地方，微风吹得闪着黑光、象绿缎子似的青草沙沙作响。

“这就是咱们分的地段。”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鞭子指了一下说。

“咱们从树林子那边下手吗？”葛利高里问道。

“也可以从这头开始嘛。我已经用铁锹在这儿铲了个记号。”

葛利高里卸下疲惫不堪的牛。老头子闪动着耳环，去寻找记号——在地边上铲个三角小坑。

“拿镰刀来！”他立刻就挥手喊叫起来。

葛利高里踏着草走了过去。在他身后的草地上，从车停的地方起，留下了一条波动的痕迹。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朝着远处教堂钟楼的白色尖顶画了个十字，拿起了镰刀。他的鹰钩鼻子油亮闪光，好象是刚油漆过似的，干瘪下去的黑腮帮子上流着虚汗；微微一笑，乌黑的大胡子里立即就露出了满口数不清的、细密的白牙齿。他挥起了镰刀，布满皱纹的脖子不断往右边扭着。割下的草沙沙地响着，倒在他脚下，形成了一个半径足有一沙绳的半圆形。

葛利高里跟在他后面走着，半闭着眼睛，挥镰割草。女人的围裙彩虹似的在前面闪动，但是他的眼睛寻觅的却是那条绣着花边的白围裙；他时而回头看看阿克西妮亚，接着又挥动着镰刀追上父亲的脚步。

他总在想着阿克西妮亚；半闭着眼睛，心里在亲吻着她，对她说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到舌尖上来的热情、温柔的话，后来就抛开这些思绪，数着数，向前迈脚步——一，二，三；往事的片断又在记忆里悄悄地浮出：“我们坐在湿漉漉的干草垛下面……昆虫在水沟里吱吱地叫……月亮高挂在河边草场上……稀疏的水珠从灌木上滴到水洼里，也是这样——一，二，三，……真好，啊，太好了！……”

从停车的地方传来一阵笑语声。葛利高里回头一看：阿克西妮亚正俯下身去，不知道对躺在车下的达丽亚说些什么，达丽亚挥舞起双臂，两人又笑起来。杜妮亚什卡坐在车辕上，细声细气地在唱歌。

“割到那个小灌木丛边儿，我得把镰刀磨磨，”葛利高里想道，突然感到，镰刀好象砍着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他低头一看：一只小野鸭吱吱地叫着，从脚下钻出来，一瘸一拐地又钻进草里。在野鸭窝的小坑旁边躺着另一只已经被镰刀砍成了两半的小野鸭，剩下的小鸭都啾啾叫着，在草地上四散逃命去了。葛利高里把砍成两半的小野鸭放在手掌上。出壳才几天，满身黄褐色绒毛的小野鸭还热乎乎的。张开的小扁嘴上，有粉红色的血泡，小玻璃珠似的眼睛狡狴地眯缝着，还带热气的小爪子在轻轻地哆嗦。

葛利高里突然非常怜悯地看着自己手掌上的小死肉团。

“你捡到什么东西啦，葛利顺卡？……”

杜妮亚什卡顺着铺割倒的草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两条小辫子在她胸前晃来晃去。葛利高里皱着眉，扔掉小野鸭，恨恨地挥起镰刀。

大家急急忙忙地吃过午饭。猪油和哥萨克每餐都离不开的酸牛奶渣——从家里用口袋装来的——这就是全份的午饭。

“不用回家去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吃午饭的时候说道。

“把牛放到树林子里去吃草，明天一早，太阳还没把露水晒干以前，咱们也就割完啦。”

吃过午饭，女人们就开始把草搂成堆。割倒的草都打蔫、枯干了，散发着浓郁的、醉人的香气。

停止割草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阿克西妮亚搂完了剩下的几铺

草，便到停车的地方去煮粥。她整天都在恶狠狠地嘲笑葛利高里，用憎恶的眼神望着他，好象是在报复不能忘怀的奇耻大辱似的。愁眉苦脸、不知道为什么无精打采的葛利高里把牛赶到顿河边去饮。父亲总在监视着他和阿克西妮亚。他不高兴地打量着葛利高里说道：

“去吃晚饭，然后就去看牛。当心，别让牛跑到草地里去。带上我的羊皮大衣。”

达丽亚把孩子放在大车下面，就和杜妮亚什卡一同到树林子里去拣干树枝。

一弯新月在草地上的夜空移动。飞蛾象一阵阵的暴风雪在火堆上空打旋儿。大家围坐在火堆旁铺的一块粗布上吃晚饭。粥已经在被烟熏黑的军用锅里沸腾。达丽亚用衬裙下摆擦了擦勺子，朝葛利高里喊道：

“来吃晚饭吧！”

葛利高里把上衣披在肩上，从黑暗里钻出来，走到火堆旁边坐下。

“你为什么脸色这样阴沉？”达丽亚笑着问道。

“看来是要下雨啦，腰痛哩，”葛利高里想开开玩笑。

“他不愿意去看牛，真的，”杜妮亚什卡含笑坐在哥哥身边，和他说起话来，但是不知怎的，谈话总是很不投机。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没命地喝着稀粥，牙齿咬得还没有煮熟的米粒咯吧咯吧地响。阿克西妮亚只是低着头吃饭，连眼睛也不抬，对达丽亚的玩笑话，只是勉强地笑笑。她脸上热辣辣的，蒙上一层不安的红晕。

葛利高里第一个站起身来，走到放牛的地方去。

“当心点儿，别让牛践踏别人家的草！”父亲在他身后大声喊，老头子被稀粥呛着了，咔咔地咳嗽了半天。

杜妮亚什卡鼓着腮帮子，抑制着别笑出声来。火堆在熄灭。树枝的余烬冒出烤焦树叶的蜜一般的香气，笼罩着坐在火边的人们。

半夜里，葛利高里偷偷地摸到停车的地方来，离着有十多步就站住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躺在大车上不停地打着呼噜。金色的孔雀眼睛似的火星儿，从黄昏就烧起的篝火灰烬中，朝外窥视着。

一个灰色的、衣服裹得紧紧的人影儿离开了大车，躲躲闪闪地慢慢地向葛利高里走过来，离他还有两三步就站住了。阿克西妮亚！是她。葛利高里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蜷着腿向前走了一步，撩开大衣的衣襟，把驯顺的、浑身似火的阿克西妮亚搂到怀里。她的膝盖直打弯儿，浑身在颤抖，牙齿咬得吱吱咯咯地响。葛利高里一下子把她抱了起来，就象饿狼把咬住的绵羊甩到自己背上那样快；敞开的大衣襟总在绊他的腿，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踉跄走去。

“噢噫，葛—利—沙……葛利—什—卡！你爹……”

“别出声儿！……”

阿克西妮亚挣扎着，在散发着酸味的羊皮大衣里喘息着，受着悔恨的折磨，几乎是用低沉、痛楚的声音叫道：

“放开我，现在还有什么……我心甘情愿上钩啦！……”

第十章

女人的晚来的爱情并不是紫红色的花朵，而是疯狂的，象道旁的迷人的野花。自从割草以后，阿克西妮亚完全变了一个人。好象有人在她的脸上作了个记号，烫了个烙印。婆娘们一遇到她就狡狴地笑着，在她背后不以为然地直摇头，姑娘们都嫉妒她，而她却骄傲地、高高地仰着幸福的，但是耻辱的脑袋。不久，葛利什卡的艳史便尽人皆知了。起初只是悄悄地谈论着这件事，——将信将疑，——但是在一天黎明时分，村里的牧人“蒜头鼻子”库济卡，看见他们俩在朦胧西沉的月光下，躺在风车旁长得不高的黑麦田里，这以后，事情就象汹涌浑浊的波浪一样，迅速传开了。这事也传到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耳朵里，有一个星期天，他来到莫霍夫的商店里。人多得简直挤不进去。他一走进铺子——大家象是有意似的让开一条路，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他挤到柜台边，那里正在卖布。掌柜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亲自动手来给他拿货物。

“怎么好久不见你啦，普罗珂菲奇？”

“总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家里的事简直忙不过来。”

“怎么能这样？你的儿郎都那么能干，照样忙不过来。”

“儿子有什么用呀：彼得罗野营去啦，只有我和葛利什卡两个人在家瞎忙活。”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把棕色的大胡子向两旁一分，意味深长地朝围拢来的哥萨克们斜睨了一眼。

“我说，亲爱的，你干么还瞒着不说啊？”

“什么事？”

“怎么什么事？要给儿子娶媳妇啦，可是你一字也不提。”

“给哪个儿子娶媳妇？”

“你的葛利高里还没有娶亲嘛。”

“眼下还不打算给他娶亲。”

“可是我听说，好象你要娶她来作儿媳妇……要把司捷潘·阿司塔霍夫的阿克西妮亚娶过来。”

“我？娶活人的妻来作儿媳妇……说的是什么话呀，普拉托内奇，你好象是在说笑话，是吧？”

“说什么笑话呀！我是听大伙说的。”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摸了摸摊在柜台上的一块布料子，猛地转过身子，一瘸一拐地往门口走去。他径直走回家去。象牛一样地低着脑袋，把青筋暴起的手指头紧握成拳头；那条瘸腿显得更瘸了。走过阿司塔霍夫家院子的时候，他隔着篱笆往里边瞅了一眼：打扮得花枝招展、显得年轻的阿克西妮亚手里拿着一个空水桶，正扭着屁股往屋里走。

“喂，等等！……”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象魔鬼似的闯进了篱笆门。阿克西妮亚站住了，等待着他。他们走进了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土地上铺了一层

普罗珂菲耶维奇的简称。

普拉托诺维奇的简称。

红沙子，在正对着门口地方的板凳上放着从炉子里拿出来馅饼。从内室里散发出了旧衣服的气味，不知道为什么闻着象茴香苹果味儿。

一只大脑袋的花猫走到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脚边，想要跟他亲热亲热。它弓起背，友爱地往他靴子上撞了一下。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脚把它踢得撞在木凳上，然后直盯着阿克西妮亚的眼睛，喊道：

“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汉子的脚印上还有热气呢，你已经往旁边翘尾巴啦！我要为了这件事把葛利什卡揍得鲜血直流，还要给你的司捷潘写信……叫他知道知道！……你这个骚娘儿们，把你打得还是太轻啦！……从今天起不许你进我的院子！跟小伙子勾勾搭搭，等司捷潘回来，叫我怎么……”

阿克西妮亚眯缝起眼睛听着。她突然毫不害羞地扭摆了一下裙子，把一股女人衣裙的气味散到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身上，然后扭着身子，龇着牙，挺起胸脯朝他走去。

“你是我的什么人，公公吗？啊？是公公吗？……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去教训自己的大屁股娘儿们吧！到你自家的院子里去发威风吧！……你这个四肢不全的瘸鬼我看都不愿看你一眼！……打这儿滚出去，你吓唬不住我！”

“等着吧，混蛋娘儿们！”

“没有什么可等的，我不会给你生孩子的！……滚，打哪儿来的，还滚到哪儿去！至于你的葛利什卡——只要我高兴，就把他连骨头都吃了，而且什么责任我也不负！……哪！你咬吧！怎么样，我爱葛利什卡。你要打我吗？……给我男人写信吗？……你就是给皇上封的阿塔曼写信，葛利什卡也是我的！我的！我的！现在他是我的，将来也是我的！……”

阿克西妮亚挺起胸脯（鼓起的乳房在她那紧裹在身上的短上衣里抖动着，就象是在网里乱冲的野鸨），向已经撒了气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身边凑过去，火焰般的两只黑眼睛紧盯着他，说出来的话一句比一句更难听，一句比一句更不要脸。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眉毛颤抖着，向门口退去，摸到放在墙角的拐杖，一只手招架着，用屁股顶开了房门。阿克西妮亚把他从门廊里挤出去，大喘着气，发疯似地喊道：

“为了我过去受的那些罪，我要爱个够……哪怕将来你们把我打死也罢！葛利什卡是我的！我的！”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

他在内室里找到了葛利什卡。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抡起拐杖照他背上打去。葛利高里把身子一弯，架住父亲的胳膊。

“这是为什么，爸爸？”

“当然有原因，狗一崽一子！……”

“什么原因？”

“别侮辱街坊！别叫你老子丢人！别勾搭娘儿们，小公狗！”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嘶哑地喊着，拖着葛利高里在内室里打转转，拼命要把拐杖夺出来。

“我不许你打我！”葛利高里闷声说道，然后咬紧牙关，把拐杖夺了下来，往膝盖上一磕——咔嚓一声，折成了两截！……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攥紧拳头，照着儿子的脖子上打去。

“我要在村民大会上抽你！……唉，你这个孬种，该死的畜生！”

他乱蹬乱踹，想踢儿子一脚。

“我给你把那个傻丫头玛尔富什卡娶来！……我就去张罗！……你瞧着吧！……”

母亲听见吵闹声就跑了过来。

“普罗珂菲奇，普罗珂菲奇！你先消消气吧！……你等等！……”

但是老头子气得可真非同小可：给了老婆子一下子，又把放缝纫机的小桌子掀了，折腾够了，便奔到院子里去了。葛利高里还没来得及把那件扭打时撕破袖子的衬衣脱下来，门又猛地响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重又满面怒气地站在门坎儿上。

“给狗崽子娶亲！……”他象马一样跺着脚，目光紧盯着葛利高里的筋肉发达的脊背。

“我给你娶亲！……明天我就请人去说媒！活到了这把年纪，倒因为儿子不肖，叫人家当面嘲笑！”

“让我先穿上衣服，然后你再给我娶媳妇。”

“我要给你娶！……给你娶个傻丫头！……”他呼地一下关上了门，咚咚的脚步声在台阶上响了一阵，消失了。

第十一章

在谢特拉科夫村外的草原上，排列着一排一排的帆布篷的大车。白屋顶、街道笔直、市容整齐的小市镇不知不觉地迅速发展起来了，市镇中心有个不大的广场，一个哨兵在广场上走来走去。

军营里照例开始过起了年年五月都是一样的单调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哥萨克看马队就把马匹赶到野营地来。洗刷，备马，点名，排队等等工作开始了。野营主任是一名校官，波波夫中校，他喜欢大喊大叫，不时就响亮地喊一声，教练青年哥萨克的下级士官在高声地喊着口令。他们演习攻占小山头，机警地迂回包抄“敌人”。用连珠枪打靶。年轻些的哥萨克都兴高采烈地参加劈刺竞赛，年长些的——都尽力逃避操练。

人们被炎热和伏特加酒弄得嗓子都哑了，可是一长排有篷大车的上空，却刮着芳香的、令人陶醉的和风，金花鼠在远处吱吱叫着，草原从市镇和冒着炊烟的、粉刷得洁白的房舍边伸展开去，奔向远方。

在离营前一星期，炮兵伊万的亲兄弟安得烈·托米林的妻子来探亲。带来了许多家里做的奶油小面包、各种各样的吃食和一堆乡里新闻。

第二天一清早她就走了。从哥萨克们这里给他们的家人和亲属带回去问候和叮咛。只有司捷潘·阿斯塔霍夫什么信儿也没有托她带。因为在她到来的前夕他病了，他用伏特加来恶治，所以不仅没有看到托米林的妻子，甚至与人世都隔绝了。他没有去参加操练。军医根据他的要求给他放一次血，往胸膛上放了有一打蚂蟥。司捷潘只穿了一件衬衣，坐在自己大车的轮子旁边，——罩着白套的制帽蹭满了车轴上的油泥，——他努着嘴，看着蚂蟥在他那鼓胀的半圆形的胸膛上吸血，它们都被黑血胀得鼓鼓的。

团军医站在旁边，抽着烟，从稀疏的牙缝里喷出烟雾。

“觉得舒服点儿吗？”

“从胸膛里把血吸出来，心里好象透亮了一点……”

“蚂蟥——这是最好的治法！”

托米林走到他面前，挤了挤眼睛。

“司捷潘，我想跟你说句话。”

“说吧。”

“咱们到别处去一会儿。”

司捷潘哼哼着，站起身来，跟托米林一同走了。

“好，说吧。”

“我的老婆来了……今天已经回去啦。”

“啊……”

“村子里都在议论你的老婆……”

“议论些什么？”

“很不好听。”

“到底是什么事呢？”

“跟葛利什卡·麦列霍夫勾搭上啦……而且是明目张胆。”

司捷潘脸色苍白，把蚂蟥从胸膛上扯下来，用脚把它们踩死。踩死了最后一只蚂蟥，他扣上了衬衣的领子，接着，又象是害怕什么似的，

重新又把领子解开……象石灰一样煞白的嘴唇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时而哆嗦，露出莫名其妙的傻笑，时而紧紧地抿起来，鼓成一个发青色的圆球……托米林觉得，司捷潘好象是在用牙齿嚼着什么坚硬的、很难咬住的东西。渐渐地司捷潘脸上重又有了血色，用牙齿从里面咬住的嘴唇变得象石头一样僵硬。司捷潘摘下制帽，用袖子擦着白帽顶上蹭的车轴油泥点子，响亮地说道：

“谢谢你告诉我的消息。”

“我是想叫你心里先有点底儿……请原谅……家里，我娘儿们说，就是如此这般议论的……”

托米林遗憾地拍了拍自己的裤子，朝没有卸鞍子的马走去。野营里一片喧哗。出去进行劈刺训练的哥萨克们回来了。司捷潘站了一会儿，全神贯注地、严肃地打量着制帽上的黑点。一只被踩得半死的蚂蟥爬上了他的长筒靴。

第十二章

离哥萨克们从营里返来的日子只剩下十多天了。

阿克西妮亚如痴似狂地沉溺在自己晚来的苦恋中。葛利高里不顾父亲的恐吓，夜里就偷偷地到她那里去，天亮前才回家。

两个星期的工夫他已经弄得疲惫不堪，就象一匹跑了力不能胜的远路的马。

由于夜夜不眠，他那高颧骨的脸上的棕色皮肤发了青，两只干枯的黑眼睛从深陷的眼眶里疲倦地向外望着。

阿克西妮亚也不再用手巾裹着脸了，眼睛下面的深窝象丧服一样的黑；两片微微向外翻的鼓胀、贪婪的嘴唇露出不安的和挑衅的笑容。

他俩的疯狂爱情是那么非同寻常、明目张胆，他们俩又都那么疯狂地不害臊地专一地投身于爱情的烈火中，既不怕人，也毫不隐瞒，邻居们眼看着他们身体一天天在瘦削，脸色越来越青，以至人们现在遇到了他们，简直都不好意思看他们了。

开始，葛利高里的伙伴们还常拿他跟阿克西妮亚的勾搭来取笑他，现在都缄口不言了，每逢遇到葛利高里，他们就觉得和他在一起很不舒服，很拘束。妇女们心里嫉妒，嘴上却在谴责阿克西妮亚，都在幸灾乐祸地期待着司捷潘的归来，她们简直被好奇心折磨得憔悴不堪了。她们纷纷在推测事情的结局。

如果葛利高里到士兵之妻阿克西妮亚那里去的时候，装出偷偷摸摸的样子，如果作为士兵之妻的阿克西妮亚和葛利高里勾搭的时候，有所顾忌，同时也不拒绝其他寻花问柳之徒，那么这段风流韵事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和刺眼的地方了。村里谈论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但是他们却几乎是毫不掩饰同栖双飞，他们的结合似乎非同一般，完全不象是逢场作戏，风流一阵子就散伙，因此村子里的人就认为，这是犯罪的，伤风败俗的，于是全村都幸灾乐祸地等着看热闹：司捷潘一回来，结子就要解开啦。

内室里的床上拉着一根细绳。绳上串着些白的和黑的空线轴。这是为了装饰房间挂起来的。苍蝇在这些线轴上过夜，线轴和天花板之间有一个大蜘蛛网。葛利高里的脑袋枕在阿克西妮亚的凉丝丝的、光滑的胳膊上，瞅着天花板下面的那一串线轴。阿克西妮亚用另外一只手——手指头干活磨得很粗糙——拨弄着葛利高里仰着的脑袋上马鬃似的硬鬃发。阿克西妮亚的手指上带着一股刚挤出来的鲜牛奶气味；葛利高里转过脸来，鼻子扎进阿克西妮亚的胳膊窝里，——一股象尚未发酵好的蛇麻草味似的浓重的女人汗香直冲他的鼻孔。

内室里，除了一张四角雕着木球的、油漆过的木床以外，门旁放着一只包铁皮的大箱子，里面装的是阿克西妮亚的嫁妆和衣服。正对门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墙上挂着一幅斯科别列夫将军的漆布画像，他正驰马奔向一列在他面前斜垂下来，以示敬意的镶边军旗；还有两张椅子，椅子上方，是一幅镶着纸花光圈的圣像。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落满苍蝇的相片。相片上面是一群哥萨克，额发蓬乱，挺起的胸膛上挂着表链，

斯科别列夫将军（1843—1882），俄土战争（1877—1879年）时的俄军统帅。

手里拿着出鞘的马刀，——这是司捷潘和跟他一起服现役时的伙伴。衣架上挂着一件没有收起的司捷潘的军服。月光照进了窗隙，怀疑地照耀着军服肩章上两道下士级的白绦。

阿克西妮亚叹着气亲吻着葛利高里双眉中间、鼻梁上面的脑门。

“葛利沙，亲爱的……”

“你怎么啦？”

“只剩下九天啦……”

“还早得很哩。”

“葛利沙，我怎么办哪？”

“我怎么能知道。”

阿克西妮亚抑制着叹息，重又抚摸、拨弄起葛利什卡乱蓬蓬的额发。

“司捷潘会杀死我……”她既象是问，又象是肯定地说。

葛利高里一声不响。他很想睡觉，困难地睁着总要往一起粘的眼皮，阿克西妮亚闪着蓝光的黑眼珠一直在盯着他。

“大概，我男人一回来，你就会扔掉我吧？你怕他吗？”

“我干吗要怕他，你是他的老婆，你才该怕他呢。”

“现在，和你在一块儿，我并不害怕，可是一到白天，左思右想，就慌张起来……”

“司捷潘一回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爸爸正准备给我说亲呢。”

葛利高里微笑着，还想说点儿什么，但是他感到：他脑袋下面阿克西妮亚的胳膊好象忽然瘫软了，压进枕头里去，可是过了一会儿，哆嗦了一下，又硬起来，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说的哪家的姑娘？”阿克西妮亚闷声问道。

“只不过准备要去。听母亲说，好象是科尔舒诺夫家，要说他们家的娜塔莉亚。”

“娜塔莉亚……娜塔莉亚是个漂亮姑娘……漂亮得很……好吧，娶她吧……前天我在教堂里还看到她哩……打扮得很漂亮……”

阿克西妮亚说得很快，但是声音含混，平平淡淡，毫无生气，根本就听不清楚。

“我又不能把她的漂亮装在靴筒里。我倒很想娶你。”

阿克西妮亚猛然把胳膊从葛利高里的脑袋底下抽出来，两眼冷冷地望着窗外。院子里弥漫着黄色的夜雾。板棚投下一片沉重的阴影。蝈蝈在唱个不停。水牛在顿河边哞哞直叫，忧郁、低沉的声音穿过独扇的小窗户传进内室。

“葛利沙！”

“你想出什么主意来啦？”

阿克西妮亚抓住葛利什卡那两只死硬的、冷酷无情的胳膊，紧压在自己胸前，贴在自己那象死人似的、冰冷的脸颊上，呻吟道：

“该死的东西，你为什么要缠上我呀？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熬啊？……葛利—什—卡！……你把我的魂勾走啦！……我算完啦……司捷潘回来，饶得了我吗？……谁肯出来替我说话呢？……”

葛利高里一声不响。阿克西妮亚伤心地望着他那美丽的鹰钩鼻子，被阴影遮着的眼睛，不出声的嘴唇……激情的洪流突然冲垮了阻挡的堤坝：阿克西妮亚疯狂地亲着他的脸、脖子、胳膊和胸膛上鬃曲的胸毛。

亲吻的间隙，还不断地、气喘吁吁地低声叨念着，葛利高里同时也感觉到她在颤抖。

“葛利沙，我的心肝……亲爱的……咱们逃走吧。亲爱的！咱们什么都扔掉，逃走吧。我把丈夫和所有的东西统统扔掉，只要有你就行……咱们逃到矿山去，逃得远远的。我要爱你，伺候你……我有个亲叔叔在帕拉莫诺夫矿山当警卫，他会帮助咱们……葛利沙！你倒是说话呀！”

葛利高里把左面的眉毛拧成一个三角形，思索着，突然睁开两只火焰似的、非俄罗斯人的眼睛。眼睛在笑，露出讽刺的神情。

“你真是胡涂娘儿们，阿克西妮亚，真是胡涂虫！你说呀，说呀，可是尽是废话。哼，我离开家上哪儿去？再说，今年我就要入伍啦。这怎么行……离开土地，我哪里也不去。这儿是草原，喘气都痛快，可是那个地方呢？去年冬天我跟爸爸到车站去过一趟，差一点儿没有把我呛死。火车头呜呜叫，烧煤烧得乌烟瘴气，非常难闻。我不知道那儿的人怎么生活，也许他们已经闻惯这种煤烟味儿啦……”葛利高里啐了一口，又说道：“我不离开村子，我哪儿也不去。”

窗外昏暗下去，一片云彩遮住了月亮。笼罩在院子里的黄色的夜雾逐渐黯淡下去，平整的阴影也在消失，已经分辨不清篱笆外面的黑影是什么东西了：是去年砍下来的树枝呢，还是伏在篱笆上的枯萎的蓬蒿。

内室里也越来越暗，挂在窗边的司捷潘的哥萨克军服上的下士军阶的白绦也失去了光泽，在一片灰色黑暗中，葛利高里没有看见阿克西妮亚轻轻哆嗦着的肩膀和伏在枕头上无声地抖动着的双手捧着的脑袋。

第十三章

从托米林的女人来后的那一天起，司捷潘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眉毛低垂在眼睛上，一道深深的干硬的皱纹斜横在前额上。他很少跟伙伴们说话，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得面红耳赤，无缘无故就跟司务长普列沙科夫争吵了一通，对彼得罗·麦列霍夫几乎看都不看一眼。先前联系着他们的友谊纽带断裂了。司捷潘心怀沉重难忍的愤怒，象匹驮着骑手的马似的，在走着下坡路。回家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仇人。

最近一个时期，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捉摸不定的敌对关系，因而必然会出现赶快了结这种关系的机会。他们仍旧是五个人一同离营回家。车上套的是彼得罗和司捷潘的马。赫里斯托尼亚骑在自己的马上。安得烈·托米林正在发寒热，他盖着军大衣躺在车篷里面。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懒得赶车，所以就由彼得罗来暂充车夫。司捷潘跟在车旁边走，不时用鞭子抽着道旁蓟草的红色花朵。下着雨。黑土象树胶一样在车轮子上辗转。天空阴得象秋天一样灰暗。黑夜降临。怎么也看不见村落的灯火。彼得罗拼命用鞭子抽打马匹。这时司捷潘在黑暗中喊道：

“你怎么啦，爱惜自己的马，可是总用鞭子抽我的马？”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着。谁的马不使劲拉，我就赶谁的。”

“当心别叫我把你套上。土耳其佬是很会拉车的……”

彼得罗气得扔掉了缰绳。

“你要怎么的？”

“坐在那里，别动。”

“那你就该闭上嘴。”

“你干什么跟他生气呀？”赫里斯托尼亚骑着马走到司捷潘跟前，大声说道。

司捷潘没有吭声。黑暗里也看不清他的脸，大家沉默不语地走了半个钟头。泥泞在车轮下面沙啦沙啦地响。象从筛子里漏下来的雨点懒洋洋地打在车篷的帆布顶上。彼得罗放开缰绳，抽起烟来。他在脑子里搜集侮辱人的话语，准备在发生新的冲突时拿来骂司捷潘。他气坏啦，想狠狠地吧司捷潘这个坏蛋骂一顿，嘲弄一番。

“躲开点儿。让我爬进车篷里去。”司捷潘轻轻推了彼得罗一下，跳上车踏板。

正在这时候，大车突然摇晃了一下，就不动了。两匹马在泥泞里打着滑儿奋力拉着，马蹄铁进出了火星。拉紧的车辕横木咋嚓直响。

“吁—吁！……”彼得罗吆喝着，从车上跳下来。

“怎么回事？”司捷潘慌忙问道。

赫里斯托尼亚策马赶来。

“马受伤了吧？妈的！……”

“点个火儿。”

“谁有火柴啊？”

“司捷潘，把火柴扔过来。”

前面，一匹马在挣扎，哼哧哼哧地喘着。有人划着了火柴。一个橙黄色的小光圈一闪——又是漆黑一片，彼得罗用哆嗦着的手摸到了倒下的那匹马的脊背，扯了扯马笼头吆喝了一声：

“喔噢！……”

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侧身倒伏在地上，车辕咔嚓一声断了。跑过来的司捷潘划着了一撮火柴。看清了是他的马仰着头躺在地上。一条前腿陷进塌下去的田鼠洞里，一直陷到膝盖。

赫里斯托尼亚匆忙卸下了马套。

“把马腿拔出来！”

“把彼得罗的马卸下来，喂，快点！”

“别动，该死的畜生！吁—吁！……”

“它还尥蹶子呢，鬼东西。躲开点儿！”

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司捷潘的马扶起来。浑身沾满泥浆的彼得罗拉着马笼头，赫里斯托尼亚跪在稀泥里爬着，摸索着那条受伤的马腿。

“大概是折断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用手巴掌拍了拍颤抖的马背。

“来，溜一溜看，也许它还会走吧？”彼得罗把缰绳往自己身边拉了拉。马蹦了一下，左前腿已经不敢着地，并且嘶叫起来。托米林穿上军大衣袖子，伤心地在旁边打转转儿。

“陷进鼠洞……把一匹好马毁啦，唉！”

一直没有说话的司捷潘好象正在等待这句话：他推开赫里斯托尼亚，向彼得罗扑去。他原想照着脑袋打，但是打歪了手，打在肩膀上。两人撕打起来，倒在烂泥里。不知道是哪个的上衣刺啦一声撕破了。司捷潘把彼得罗摔倒在地上，用膝盖压住他的脑袋，挥拳乱打起来。赫里斯托尼亚骂着把他们分开。

“这是为什么？……”彼得罗向外啐着血，喊叫道。

“赶啊，混蛋！道不好走就别走了嘛！”

彼得罗挣脱了赫里斯托尼亚的手。

“好—好—好！那就跟我斗斗吧！”赫里斯托尼亚一只手扶着车，象口大钟似的嗡嗡叫喊道。

他们把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的那匹矮小、但是很有劲的马和彼得罗的马凑成一对，套在车上。

“你骑我的马吧！”赫里斯托尼亚命令司捷潘说。他自己则爬进车篷去和彼得罗坐在一起。

到格尼罗夫斯克镇的一个村时已是半夜。他们在村头上的一个小宅院旁边停下来。赫里斯托尼亚去请求借宿。他毫不理会咬住他的大衣前襟的一条公狗，走到窗前，拉开百叶窗，用手指甲弹着玻璃。

“掌柜的！”

只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和忽高忽低的狗吠声。

“掌柜的！喂，善人啊！看在基督耶稣的面上，让我们借宿过夜吧。你说什么？我们是野营回来的士兵。几个人吗？我们一共五人。啊哈，好啦，基督保佑。把车赶过来吧！”他喊一声，转身朝大门走去。

费多特把几匹马牵进院子。他碰到一只扔在院子当中的猪槽上，绊了一跤，大骂一声。他们把马安置在板棚檐下。托米林磕打着牙齿走进屋里去。

车篷子里只留下了彼得罗和赫里斯托尼亚。

黎明，大家就准备上路了。司捷潘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驼背的上

了年纪的小老太太迈着细步，跟在他后面。正在往车上套马的赫里斯托尼亚可怜她说：

“哎呀，老大娘，你怎么驼成这样啦！大概，上教堂里去礼拜鞠躬，准是你的拿手好戏啦，稍一弯腰——立刻就能磕到地啦。”

“我的小山鹰，老总，我的拿手好戏是去礼拜，你哪——却是当挂狗架子的好材料……各有各的用处。”老太婆一本正经地笑了，她那一排细密的、一个也没有虫蛀过的牙齿使赫里斯托尼亚大为惊讶。

“瞧你，牙齿有多好，简直象梭鱼的一样。你可怜可怜我吧，送给我十来个。你看我，这么年轻，可是已经没法子嚼东西了。”

“那我怎么办呢？我的好人呀？”

“老大娘，我们给你安上马牙就是了。反正你就要归天啦，天堂里不会看你的牙口的：那些侍奉上帝的天使都不是茨冈人。”

“你就在那里胡说八道吧，叶梅利亚。”托米林笑着钻进车去。

老太婆和司捷潘朝板棚里走去。

“是哪匹马？”

“铁青马，”司捷潘叹了口气。

老太婆把拐杖放在地上，象男人一样，信心十足，有力地抬起那条受伤的马腿，用痉挛的细手指头在马膝盖上摸了半天。马抿着耳朵，露出了棕色的牙床，痛得用后腿蹲下去。

“没有断，哥萨克，没有。留下来吧，我会把它治好的。”

“能治好吗？老大娘。”

“能治好吗？那谁知道呢，我的好人……大概会治好的。”

司捷潘把手一挥，朝大车走去。

“你倒是留下不留下呀？”老太婆跟在他后头眯缝着眼问道。

“那就留下吧。”

“她会把它治好的，管保你留下的时候是三条腿，等你再来牵的时候，连一条腿也没有啦。真找到了罗锅好兽医，”赫里斯托尼亚哈哈大笑道。

茨冈人是以相马闻名的，他们相马的方法就是看牙口。

赫里斯托尼亚的原名赫里桑福的呢称。

第十四章

“我想念他，亲爱的老奶奶。眼看着在瘦下去。紧着在把裙子往瘦里缝，也没有用——过一天，就又显得肥啦……他从我们家院子前头一过，我心里就乱成一团……我真想趴在地上，亲吻他的脚印……也许，他是用什么妖法迷惑住我了吧？……救救我吧，老奶奶！他们家要给他娶亲啦……救救我吧，亲爱的老奶奶。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把我最后一件衬衣剥掉也行，只要你能救我一命！”

德萝兹吉哈老太婆用周围布满了皱纹的浅色眼睛看着阿克西妮亚，听着她诉说衷肠的话语，有节奏地摇晃着脑袋。

“是谁家的儿郎呀？”

“潘苔莱·麦列霍夫的儿子。”

“是那个土耳其人的儿子吗？”

“是他的。”

老太婆吧嗒着瘪进去的嘴，住了半天才回答说：

“小娘子，明天早点来。天一蒙蒙亮就来。咱们到顿河去，到水边去，冲掉你的相思病。从家里带一把盐来。就这样吧。”

阿克西妮亚用一条黄色的头巾裹着脸，低着头走出大门。

她那黑乎乎的身影消逝在黑夜里。只听到靴底子啪哒啪哒的单调的响声。最后，连脚步声也听不见了。从村头的什么地方传来喧闹声和歌声。

阿克西妮亚一夜都没有睡，天一亮就跑到德萝兹吉哈老太婆的窗户跟前来了。

“老奶奶！”

“谁呀？”

“是我，老奶奶。起来吧。”

“我立刻就穿衣裳。”

她们顺着小胡同下到顿河边。靠码头的地方，跳板旁边，有一辆遗弃的大车，前车浸在水里。水边的沙子凉得扎脚。从顿河飘来潮湿的冷雾。

德萝兹吉哈老太婆用瘦骨嶙峋的手抓住阿克西妮亚的一只手，伸向水里去。

“带盐来了吗？给我。朝着出太阳的方向画十字。”

阿克西妮亚画着十字，恨恨地望着东方幸福的玫瑰色朝霞。

“捧起一捧水来。喝下去，”德萝兹吉哈老太婆象只黑蜘蛛似地，撇开两腿蹲了下去，俯视缓缓逝去的波涛，开始低声念起咒来：

“从河底冒出来的寒泉……热情的肉欲……象猛兽一样在心中……思恋和狂热的诱惑……用神圣的十字架……最纯洁的、最神圣的圣母……把上帝的奴隶葛利高里……”阿克西妮亚断断续续地听到了这些话。

德萝兹吉哈老太婆把盐撒在自己脚底下潮湿的沙岗上，撒到河水里，剩下的都撒到阿克西妮亚的怀里。

“往背后撩点水。快！”

阿克西妮亚照她说的做了，忧伤、愤恨地打量了一下德萝兹吉哈老

太婆的棕色脸颊。

“完了吗？”

“去吧，亲爱的，去睡个早觉吧。完啦。”

阿克西妮亚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去。牛在院子里哞哞叫着。刚刚睡醒的、脸上红扑扑的麦列霍夫家的达丽亚扭动着两条弯弯的美丽的细眉，正在把自家的牛赶到村里牛倌的牛群里去。她微笑着，回头看了看跑过去的阿克西妮亚。

“睡得好啊，好邻居。”

“托福托福。”

“这么早上哪儿去啦？”

“到村里去办了点事儿。”

传来召唤人们去做早祷的钟声。钟声清脆、悠扬。胡同里响起小牛倌啪啪的鞭子声。

阿克西妮亚急忙把牛赶出去，又把牛奶拿到门廊里去过滤。她用围裙擦了擦袖子挽到肘部的胳膊；一面想着心事，一面往泛起白沫的滤奶桶里倒着牛奶。

街上响起吱扭吱扭刺耳的车轮声和马嘶声。阿克西妮亚放下奶桶，走到窗前，朝外望去。

司捷潘手扶着马刀正向板门走来。其余的哥萨克们你追我赶，策马向广场驰去。阿克西妮亚手指头紧紧攥着围裙，坐到板凳上。谛听着：他走上了台阶……进了门廊……到了门口……

瘦削、陌生的司捷潘在门坎上站住。

“好啊……”

阿克西妮亚扭动着她那丰满、健美的身躯，迎着他走过去。

“你打吧！”她拉着长声说道，并且侧着身子站好。

“好啊，阿克西妮亚……”

“我不瞒你，我有罪。你打吧，司捷潘！”

她把脑袋缩进肩膀里，身体缩成了一团，只用手护着肚子，脸朝他站着。吓得不成样子的脸上，两只眼睛从黑眼窝里目不转睛地直盯着他。司捷潘突然身子晃了一下，从她身边走过去。肮脏的上衣散发出了男人的汗臭和路边苦艾的气味。他连制帽也没有摘，就躺到床上去。他躺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膀，把武装带解下来。他那一向是潇洒地向上翘着的淡褐色胡子现在却无精打采地向下耷拉着。阿克西妮亚没有回头，斜着眼睛瞅着他，有时候哆嗦一下。司捷潘把双脚放在床背上。沾在靴子上的泥浆粘糊糊地向下滴着。他望着天花板，手指头在拨弄着马刀的皮穗头。

“还没有做好饭吗？”

“没有……”

“去弄点什么东西来吃。”

他喝着杯子里的牛奶，连胡子都浸在杯子里。一口面包要在嘴里嚼半天，鼓起的粉红色肌肉在脸颊上跳动。阿克西妮亚站在炉炕边，恐怖地 着丈夫那两只软绵绵的小耳朵嚼东西的时候不停地上下移动。

司捷潘离开桌子，画了个十字。

“讲吧，亲爱的，”他简单地吩咐说。

阿克西妮亚低着头，收拾着桌上的杯盘，一声也不响。

“讲给我听听，你是怎么等待丈夫的，怎么珍惜丈夫的名声的啊？”

他在阿克西妮亚的头上猛击一拳，打得她两脚离地，摔倒在门坎儿上。她的脊背撞在门框上，她嘶哑地叫了一声。

司捷潘这巧妙的当头一拳，不要说是无力的娘儿们，就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禁卫兵也要被打翻在地。不知道是恐怖还是女人的特有的韧性帮了阿克西妮亚的忙，她躺了片刻，喘了喘气，就爬了起来。

司捷潘正在屋子当中点烟，所以没有看到阿克西妮亚站起来了。他把烟荷包扔在桌子上，但是她已经呼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他追了出去。

阿克西妮亚浑身是血，一阵风似的跑到隔开他们家和麦列霍夫家院子的篱笆旁边。司捷潘就在篱笆边追上了她。他的大黑手象鹞鹰一样落在她的脑袋上，抓住她的头发，往后一扯，按倒在地上，按在煤渣堆里——这是阿克西妮亚每天掏完炉子，就把煤渣倒在篱笆边，日久天长堆起来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丈夫把手倒背在身后，用靴子踢自己的妻子？……独臂的阿廖什卡·沙米利从这里路过，看了看，挤了挤眼睛，咧开长满乱蓬蓬胡子的嘴，笑了：很清楚，司捷潘是为什么惩罚自己的结发妻子的。

沙米利要是能停下来看看就好了（不论谁赶上这种热闹都会感兴趣的）——看看会不会打死她，——但是良心不允许这样干。不论怎样说，他到底不是个娘儿们呀。

从远处看去，司捷潘很象是在跳哥萨克舞。葛利什卡从内室窗户里望见司捷潘跳动的时候，正是这样想的。可是再一看——他就从屋子里跑出来。他把麻木的拳头紧紧贴在胸前，用脚尖窜到篱笆边；彼得罗紧跟在他后头沉重地踏着靴子，跑了出去。

葛利高里象鸟一样飞过高高的篱笆。跑着就从后面照司捷潘打去。司捷潘踉跄了一下，转过身来，象只大熊似的朝葛利什卡猛扑过来。

麦列霍夫弟兄拼命打起司捷潘来。他们象鹞鹰吃死兽一样去啄司捷潘。葛利什卡有好几次被司捷潘的铁拳打倒在地上。跟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司捷潘较量他还太嫩。但是矮小、灵活的彼得罗却象被风吹着的芦苇一样，拳打过来，就把头一低，躲了过去，而脚跟却站得很牢。

司捷潘闪动着一只眼（另一只肿得象还没有熟透的李子一样了），往台阶边节节退去。

来向彼得罗借马笼头的赫里斯托尼亚把他们拉开了。

“拉倒吧！”他挥动着象钳子一样的大手。

“拉倒吧，不然我就去报告村长啦！”

彼得罗小心地把血和半个牙齿吐在手巴掌上，嘶哑地说道：

“咱们走吧，葛利什卡。咱们改日再收拾他……”

“当心，你不要落在我手里！”浑身是伤的司捷潘在台阶上威吓说。

“好吧，好吧！”

“甭好，看我把你的魂儿和五脏六腑都捏出来！”

“你是说真话，还是闹着玩呢？”

司捷潘迅速地台阶上走下来。葛利什卡迎着冲去，但是赫里斯托

尼亚把他推到板门口，劝说道：

“再敢去斗——我就象对付小狗一样，把你好好地揍一顿！”

从这一天起，在麦列霍夫弟兄和司捷潘·阿斯塔霍夫之间就结下了一个难解的仇恨疙瘩。

直到两年以后，在东普鲁士的司托雷平城下，才由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把这个疙瘩解开。

第十五章

“告诉彼得罗，套上骡马和他的战马。”

葛利高里走到院子里。彼得罗正在把一辆车从板棚檐下推出来。

“爸爸叫套上骡马和你的战马。”

“不用他说也知道。别叫他多管闲事啦！”彼得罗一面装着车辕，一面回答说。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就象主持礼拜的神甫一样，庄严地喝完菜汤，出了一身热汗。

杜妮亚什卡仔细地打量着葛利高里，在弯弯的睫毛下的阴影里隐藏着处女的微笑。矮小、端庄的伊莉妮奇娜，披着一条淡黄色的节日披肩，嘴角上隐藏着母亲的忧虑，看了葛利高里一眼，又向老头子说道：

“别吃啦，普罗珂菲奇，拼命地塞。简直象饿鬼托生的！”

“他们是不会管饭的。你真是个急性子娘儿们！”

彼得罗把象麦芒一般黄的长胡子塞进门来，说道：

“请吧，大人的轿车准备好啦。”

杜妮亚什卡扑哧一笑，用袖子捂住了嘴。

达丽亚抖动着弯弯的细眉毛，打量着新郎，从厨房里穿过去。

伊莉妮奇娜的一个堂姐妹——一个狡狴的女人——寡妇瓦西丽萨姨妈是大媒。她头一个钻进车去，扭着象河里的鹅卵石一样的圆脑袋，不断地开着玩笑，嘴唇里露出歪歪扭扭的黑牙齿。

“瓦先卡，你到那儿可别龇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提醒她说，“会为了你这张丑嘴把整个事情弄坏的……看你那牙齿东倒西歪：一个往这边歪，一个又歪到那边……”

“哎呀，大哥，又不是给我说媒。我又不是新郎。”

“话是不错，不过还是以不笑为好。你的牙太不象样啦……一抹黑，一看就叫人恶心。”

瓦西丽萨觉得受了侮辱，但是正在这时候彼得罗开了大门。葛利高里理了理香喷喷的皮缰绳，跳到车夫座上去。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和伊莉妮奇娜并排坐在车后座上，简直是一对不折不扣的新婚夫妇。

“用鞭子抽它们！”彼得罗喊叫着，松开了手中的马嚼子。

“跑吧，妈的！”葛利高里咬住嘴唇，用鞭子抽了摇动着耳朵的马一下子。

两匹马拉直车套，冲了出去。

“小心点儿！别挂住车！……”达丽亚尖声叫道，但是马车已经飞驰而去，在坎坷不平的街道上跳动着，哒哒地驰去。

葛利高里侧俯着身子，用鞭子使劲抽着彼得罗那匹拉套的战马。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手掌捧着长胡子，好象是害怕被风吹走似的。

“抽骡马！”他的眼睛向四面张望着，身子朝葛利高里的脊背倾斜着，嘶哑地说。伊莉妮奇娜用绣花的上衣袖擦了擦风吹出的眼泪，眼一眨一眨地，看着葛利高里的蓝棉绸的上衣在背上抖动，被风吹得鼓起来，成了个罗锅。迎面走来的哥萨克都躲到路边，对着他们的后影看半

天。从院子里跳出来的狗，围着马腿跳个不停。刚换过新铁瓦的车轮轰隆隆响得连狗叫声也听不见了。

葛利高里既不吝惜鞭子，也不怜惜马匹，过了十来分钟，村庄已被抛在后面了，村头上人家的小花园绿油油的在道旁旋转。看到了科尔舒诺夫家的宽大的宅院。一道木栅围墙。葛利高里勒住马缰，铁车轮子中断了吱吱扭扭讲着故事，停在一座雕着小花的油漆大门边。

葛利高里留在马匹旁边，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瘸一拐地往台阶那里走去。象红罂粟花似的伊莉妮奇娜和紧闭着嘴的瓦西丽萨，衣裙窸窣地跟在他后面。老头子急忙走去，很怕失去一路上积蓄起来的勇气。他在高门坎上绊了一下，碰着了瘸腿，痛得直皱眉头，大声地在擦得光光的台阶上跺起脚来。

他差不多是和伊莉妮奇娜并排走进屋子来的。他觉得跟妻子并排站对他很不利，她比他足足高出两俄寸半，因此他从门坎那里向前迈了一步，象只公鸡似的蜷起一条腿，摘下制帽，对着昏暗的黑圣像画了个十字。

“你们好啊！”

“托福托福，”主人——一个身材不高、生着雀斑的老态龙钟的哥萨克——从板凳上站起来答礼。

“接待客人吧，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

“我们总是欢迎客人来的。玛丽亚，给客人搬坐的来。”

上了年纪的、胸部扁平的女主人只为装装样子，撘了撘凳子，推到客人面前。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坐在凳子边上，用手绢擦着汗津津的、黝黑的额角。

“我们是有事情看你们来啦，”他单刀直入地开口说道。

伊莉妮奇娜和瓦西丽萨在他说到这地方的时候，也撩起裙子坐了下去。

“说说吧：为了什么事情呀？”主人微笑着说。

葛利高里走了进来，向四面看了看。

“你们好啊。”

“托福托福，”女主人拉着长声回答道。

“托福托福，”男主人又重复了一遍。他那布满雀斑的脸上透出一层棕色的晕红：这时候他才明白了客人的来意。

“你去告诉一声，把他们的马牵到院子里来。给它们拿点草。”他对妻子说。

女主人出去了。

“我们到府上来有点小事……”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继续说道。他抚摸着鬃曲的大黑胡子，激动得直攥耳环。

“你们府上有那个待嫁的大姑娘，我们家有个该娶亲的小子……咱们能不能想法促成这门亲事呀？我们想打听打听，你们现在是不是要把她嫁出去？或许咱们可以成为亲家哩？”

“谁知道她……”主人搔了搔秃脑袋说道。

“说老实话，今年开斋节前我们还不想把她嫁出去。目前忙得不得了，而且她的年纪还不太大。才刚过十八岁。是不是，玛丽亚？”

“是啊。”

“现在正是一朵鲜花，为什么耽误在家里呢，——难道说窝在家里的老姑娘还少吗？”瓦西丽萨插嘴说，她在凳子上扭个不停（在门廊偷的、塞在上衣下面的笞帚直扎她：媒人从姑娘家能偷到笞帚，是不会被拒绝的先兆）。

“今年一开春就有人来给我们姑娘提亲啦。我们的姑娘是不会老在家里的。我们的姑娘，——是不会惹神明生气的——样样拿得起来：不论是地里活，还是家里活……”

“要是遇到好人家也可以嫁出去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插进婆娘们哇啦哇啦的谈话里说。

“嫁出去是不成问题，”主人又搔了一下脑袋，“随时都可以嫁出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以为是要拒绝他们了，便激动起来了。

“这当然是府上的事情啦……新郎就象神甫一样，到哪儿去请一个都行。倘若您，譬如说，也许想找个生意人做女婿，也许想高攀，那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啦，请您原谅我这么说话。”

事情眼看着就要吹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喘着大气，脸涨得象紫萝卜，姑娘的母亲象母鸡看见了鹰向下落的影子似的咯哒咯哒地叫了起来。但是在紧要关头，瓦西丽萨插嘴了，快口说出一连串细声细气的悦耳话语，就象把盐撒到烧伤的皮肤上，又把裂痕粘合起来。

“这是怎么啦，我的亲人们哪！既然谈的是这样的儿女终身大事，那可要认真行事，一定要使自己的孩子得到幸福……就说娜塔莉亚吧——象这样的姑娘，你就是打着灯笼找都难得找到！你说是绣花做衣裳，你说是料理家务，样样都是能手！我的好人们啊，你们自己还不明白，”她两手一摊，画了个美丽的圈子，朝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和气呼呼的伊莉妮奇娜说，“这个女婿也不含糊呀，我的好人们。我一见他，心里就难过起来，太象我那死去的多纽什卡啦……而且他们是勤俭的人家。普罗珂菲奇——你走遍全区去打听打听吧——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和大善人……说实在话，难道我们是自己孩子们的仇人和想谋害他们的坏蛋吗？”

媒人的话象潺潺流水，灌进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耳朵里。麦列霍夫老头子一面听着，赞赏地想道：“哎呀，这个嚼舌的老妖精说得妙呀！她说起话来，就象织袜子一样。一面织，一面就会想出应付的办法。有的娘儿们甚至能用花言巧语把一个哥萨克说得哑口无言……真行，你这个娘儿们！”他欣赏着这位媒婆，而她正在不住口地夸奖着姑娘和她的亲人，从五辈的祖宗夸起。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苦啊。”

“说到出嫁，好象还太早，”主人露出了笑容，和解地说道。

“不早啦！实在不早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劝导主人说。

“早也好，晚也好，总归是要分手的……”女主人半真半假地抽泣说。

“把姑娘叫来，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让我们看看吧。”

“娜塔莉亚！”

姑娘胆怯地在门口站住了，用黝黑的手指头忙乱地玩弄着围裙的花边。

“过来，过来！看你那害羞的样子，”母亲鼓励说，泪汪汪地笑了。坐在一个笨重的、已经褪了色的蓝箱子旁边的葛利高里瞟了她一眼。

黑灰色的针织头巾下面，闪着两只灰色的大胆的眼睛。在富有弹性的脸颊上有一个浅浅的、粉红色的酒窝，由于窘急和抑制的笑容，在不停地颤动。葛利高里又把目光移到她的手上：是两只干活磨得很粗糙的大手。紧裹着结实、挺拔的身躯的绿色上衣里，两只不大的、硬邦邦的处女乳房幼稚、难看地鼓着，两个鼓胀的钮扣似的小奶头分向两边，朝上凸起。

葛利高里的眼睛很快就看遍了她的全身——从头直到两条好看的长腿，就象马贩子在成交之前察看一匹小牝马一样，他心里想：“很漂亮，”于是和她那投向他的目光相遇了。她那天真的、略微有点儿难为情的诚实目光似乎是在说：“我的一切全部亮出来啦。你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

“是个漂亮姑娘，”葛利高里用微笑和眼睛回答说。

“好，去吧。”主人摆了摆手。

娜塔莉亚一面关着身后的门，一面看了葛利高里一眼，毫不掩饰脸上的笑意和内心的好奇。

“这样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主人和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以后，开口说道，“你们回去商量商量，我们自家也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决定，究竟咱们是否可以成为亲家。”

下台阶的时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约定说：

“下星期日我们再来。”

送他们到大门口的主人故意沉默不语，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

第十六章

只是野营时从托米林那里听到有关阿克西妮亚的事情以后，司捷潘心怀思念和憎恨，才终于明白了，尽管跟她一起生活得很不如意，尽管有过去她使他蒙受的耻辱，但是他还是在以一种痛苦、敌视的感情热爱着她。

夜里，他盖着军大衣，躺在大车上，两只胳膊交叉着放在脑袋底下，想着回到家里，妻子怎么接待他，就感觉到胸膛里装的好象不是心，而是一只只有毛毛的毒蜘蛛在蠢动……他躺在那里，脑子里想出成千种惩罚办法，而且觉得，牙齿缝里仿佛有一粒大沙子。跟彼得罗打了一架后，发泄了一点儿愤怒。回到家里时，已经筋疲力尽，因此只是轻轻地收拾了一下阿克西妮亚。

从他回家的那天起，阿司塔霍夫家里就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幽灵。阿克西妮亚踮着脚尖走路，低声说话，但是眼睛里面还燃烧着被恐怖的灰烬埋着的星星之火，这是葛利什卡点燃的烈火残留下来的火星。

司捷潘仔细打量着她，与其是说看到了这种神情，倒不如说是感觉到的。他非常痛苦。夜里，当厨房里横梁上的蝇群已经睡熟，阿克西妮亚正嘴唇哆嗦着铺床的时候，司捷潘就用毛烘烘的黑手巴掌捂住她的嘴，打她一顿，不要脸的审问她和葛利什卡姘居时的细节。阿克西妮亚被打得在散发着羊臊味的硬板床上滚来滚去，气都喘不上来。司捷潘在把她那柔软的，象揉透了的面团似的身体折磨厌烦了以后，就用手摸她的脸，寻找眼泪。但是阿克西妮亚的脸颊却干得象火烤过的一样，只有她的上颚和下颚在他的手指下面一张一合地蠕动着。

“你说不说？”

“不说！”

“我打死你！”

“打死吧！打死吧，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这是在受苦……不是在生活……”

司捷潘咬紧牙关，把妻子胸脯上大汗过后，凉丝丝的细肉皮拧来拧去。

阿克西妮亚哆嗦着，呻吟着。

“疼吧？”司捷潘高兴地问道。

“疼。”

“你以为我不痛苦吗？”

他睡得很晚。睡梦里还把关节肿胀的黑手指头攥得紧紧的，不住地抖动着。阿克西妮亚用胳膊肘儿撑起身子，久久地打量着丈夫那漂亮的、睡梦中变了样子的脸庞，然后又把脑袋伏在枕头上，低声嘟囔些什么。

她几乎看不见葛利什卡了。有一次在顿河岸上正好遇到了他。葛利高里赶着牛去饮完了水，正沿着斜坡向上走来，手里舞弄着一根红色的小树枝，眼 着脚尖。阿克西妮亚迎面朝他走过去。一见到他，她立刻觉得手里的扁担突然变得冰凉，一阵热血冲上了太阳穴。

后来，她一想起这次会面，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使自己相信，这并不是梦。葛利高里几乎是在她走到自己身旁的时候才看见她。他听到她故意弄响的水桶声，才抬起头来，眉毛颤动了一下，傻里傻气地笑

了笑。阿克西妮亚一面走，一面从他的脑袋顶上望着波光粼粼，碧绿的顿河和远处——沙子嘴上的沙岗。

一阵红晕使她的眼睛里挤出了眼泪。

“克秀莎！”

阿克西妮亚走过去几步，象被打了一下似的，低头站住了。葛利高里恶狠狠地用树枝抽了一下那只落在后头的、红褐色的公牛，连头也没有回，便问道：

“司捷潘什么时候去割黑麦？”

“马上就要去……他正在套车。”

“你把他送走以后，就到草场上的我们家葵花地里去。我也去。”

阿克西妮亚的水桶碰得叮当直响，向顿河走下去。岸边的泡沫，好象在波浪滚滚的绿水边镶了一道弯弯曲曲的、黄色的美丽花边。捉捕小鱼的白鸥吱吱叫着，在顿河上空盘旋。

小鱼在水面上溅起了银色的雨点。河对岸的白沙角后面，雄伟、严肃地高耸着几棵被风吹动着的老杨树的灰色树顶。阿克西妮亚打水的时候，不小心把水桶掉到河里。她用左手撩起裙子，走到水深没膝的地方。河水搔得被袜带勒肿的腿肚子痒酥酥的，使得阿克西妮亚自从司捷潘回家以后，第一次迟疑地低声笑了起来。

她回头看了看，葛利什卡在慢慢地爬上斜坡，仍然舞弄着树枝，好象是在驱赶牛虻。

阿克西妮亚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用泪水模糊的目光亲热地看着他那强健有力的、坚定地踏着土地的双腿。葛利什卡的裤子掖在白色毛袜筒里，上面的丝绦闪着红光。背上靠肩胛骨的地方，肮脏的衬衫上有个新撕破的口子，布缕随风飘着，闪露出一块儿黝黑的、三角形的皮肤。阿克西妮亚用眼睛亲吻着这一小块曾经是她占有的可爱的身体；眼泪落到微笑着的苍白的嘴唇上。

她把水桶放在沙滩上，用扁担钩儿去钩水桶梁的时候，她看见了葛利什卡的尖头靴子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她偷偷地向四面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远处的码头上有几个孩子在洗澡。她蹲下去，用手掌抹平了脚印，然后挑起扁担，暗自微笑着，急忙赶回家去。

蒙着一层薄雾的太阳在村庄的上空移动着。远处，一堆棉絮般的白云下，一片深广的牧场透着碧蓝的凉意，可是在村庄的上空，在晒得滚烫的薄铁房顶的上空，在尘土飞扬，杳无人迹的街道上空，在长满被干旱蒸晒得枯黄的野草的院落上空，却笼罩着一层死气沉沉的暑热。

阿克西妮亚挑着水，摇摇晃晃地登上台阶，桶里溅出的水洒在干裂的地上。司捷潘戴了一顶宽边的草帽，正在把马套在收割机上。他整理着在车辕里打盹的骡马的肚带，瞅了阿克西妮亚一眼。

“往水壶里倒些水。”

阿克西妮亚往大水壶里倒了一桶，铁桶箍把她的手都烫疼了。

“应当弄点冰来。水一会儿就会热起来的，”她望着丈夫汗湿的脊背说道。

“到麦列霍夫家去拿……别去啦！……”司捷潘忽然想起来，喊道。

阿克西妮亚走去关敞着的板门。司捷潘低下头，抓起鞭子。

“上哪儿去？”

“去关门。”

“回来，贱骨头……我说过——别去啦！”

她慌忙走上台阶，想把扁担挂起来，但是哆嗦着的手偏不听使唤，——扁担顺着台阶，滚了下去。

司捷潘把一件帆布斗篷扔到前面的坐位上；他理着马缰绳，坐了下去。

“开开大门。”

阿克西妮亚打开了大门，大着胆子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

“傍晚儿。和阿尼库什卡约好一块儿去割黑麦。也给他送饭来。他从铁匠铺一回来，就到麦地里去。”

收割机的小轮子吱吱扭扭地响着，轧进象天鹅绒似的灰色的尘埃中，滚出了大门。阿克西妮亚走进屋子，把手掌按在心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蒙上头巾，向顿河岸边跑去。

“可是，万一他回转来呢？那可怎么办？”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她如临深渊，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接着——又小跑似地匆匆走下顿河岸，向草场跑去。

篱笆。菜园。一片黄色的、迎着太阳的向日葵花朵。开着苍白色花朵的绿油油的马铃薯。啊，这是沙米利家的婆娘们，因为先前误了农时，现在正锄马铃薯地里的杂草；她们弓着穿粉红色上衣的脊背，迅速上下挥动着锄头，在灰色的垅沟里锄草。阿克西妮亚一口气跑到麦列霍夫家的菜园。四面看了看；把插着篱笆门的小树枝拔下来，推开园门，顺着一条踏出的小径来到一片绿油油的向日葵丛边，便弯下身子，钻到向日葵长得最密的地方，满脸都是金色花粉；她撩起裙子，坐在长满了菟丝子的土地上。

她侧耳倾听：静得连耳朵里都在嗡嗡地响。头顶上什么地方，有一只黄蜂在寂寞地嗡嗡叫着。遍身硬毛、空心的向日葵茎子在默默地吮吸着土地里的水分。

她坐了有半点钟，疑惑不定，非常苦恼，——他会不会来呢，她已经站起身来，整理着头巾下面的头发，想要走啦，——这时园门突然吱扭地响了。有脚步声。

“阿克秀特卡！”

“这儿来……”

“啊哈，你已经来啦。”

向日葵的叶子窸窣窣响着，葛利高里走了过来，坐在她身边。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你满脸都是些什么呀？”

阿克西妮亚用袖子擦了擦香喷喷的金黄色的粉尘。

“大概是向日葵花粉。”

“这儿还有呢，眼睛边上。”

她擦干净了。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在回答葛利什卡无声的询问时，她哭了。

“我受不了啦……我完啦，葛利沙。”

“他把你怎么啦？”

阿克西妮亚恨恨地扯开上衣领子。粉红色的、象处女一样的坚实隆起的胸脯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紫青色的伤痕。

“你不知道他把我怎么啦？……每天都打我！……吸我的血……你也是好样的……象只公狗一样干完了坏事，就夹起尾巴躲到旁边去啦……你们都是一流货……”她用哆嗦着的手扣好钮扣，惊慌地——他是不是生气啦——朝扭过身去的葛利高里瞟了一眼。

“你是在寻找罪人哪？”他咬着一根草茎，拖着长腔说。

他那平静的声调激怒了阿克西妮亚。

“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她激动地喊道。

“母狗要是不愿意，公狗是不会爬上去的。”

阿克西妮亚用手捂住脸。她委屈得就象被无缘无故地蓄意当头猛击了一拳似的。

葛利高里皱着眉头，斜睨了她一眼。从她的食指和中指缝里渗出了眼泪。

一道斜照进向日葵丛中的，尘埃朦胧的阳光，把那透明的泪珠照得闪闪发光，晒干了留在她皮肤上的泪痕。

葛利高里就是见不得眼泪。他激动得如坐针毡，不住地转来转去，狠狠地把一只黄蚂蚁从裤子上抖下来，又迅速地瞥了阿克西妮亚一眼。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见手背上，原先是一个泪珠，现在却是三个泪珠在追逐流淌。

“你哭什么呀？受委屈了吗？克秀莎！好，等等……停一停，我想跟你说点什么。”

阿克西妮亚把手从泪湿的脸上拿下来。

“我是来跟你要主意的……你干么要这样？……我已经够苦啦……可是你……”

“我这简直是投井下石……”葛利高里心里想，脸也红了。

“克秀莎……我无心中说了几句刺儿话，好，别生气……”

“我不是来死缠你的……别害怕！”

这会儿，她确信，自己并不是为了纠缠葛利高里才来的；不过，当她从顿河陡岸向草场跑来的时候，自己确曾下意识地想过：“我劝劝他！不叫他结婚。不然我以后的日子还有什么指望呢？”这时她想到了司捷潘，就刚强地摇了摇脑袋，驱逐着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

“这么说，咱们的好事是完结啦？”葛利高里问道，然后趴在地上，用双臂支着身子，向外吐着说话时嚼烂了的菟丝粉红色的花瓣。

“怎么完结了呢？”阿克西妮亚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说的呀？”她又问了一遍，竭力探视起他的眼睛来。

葛利高里翻动着鼓出的浅蓝色白眼珠，把目光向一旁移去。

风吹日晒、疲惫不堪的土地散发着尘埃和太阳的气味。风沙沙地响着，翻动着向日葵的绿叶子。一堆棉絮似的白云遮住了太阳，天突然昏暗了，于是烟雾般的云影落到了草原上，村落上，落到了阿克西妮亚的低垂着的脑袋上，落到了菟丝的粉红色花萼上，然后又盘旋、翻滚飘逝。

葛利高里猝然叹了一口气，仰面躺下，肩胛骨紧贴在滚热的土地上。

“你听我说，阿克西妮亚，”他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道。

“实在太烦人啦，就好象有什么东西在胸膛里吸吮似的，我拿定了主意……”

菜园上空响起了一阵吱吱扭扭的大车轮声。

“往右拐，秃顶的畜生！往右拐！往右拐！……”

这吆喝声是那么大，吓得阿克西妮亚赶紧趴到地上去。葛利高里抬起点脑袋，低声说道：

“摘下头巾来。太显眼。别叫人看见。”

阿克西妮亚摘下了头巾。掠过向日葵丛的热风吹弄着她脖子上的金色细发卷。渐渐远去的大车的吱扭声消失了。

“我想了这么个主意，”葛利高里开口说，“过去的事情，是不能挽回啦，干么还要寻找罪人呢？好歹总要活下去……”

阿克西妮亚抖擞精神，听着，期待着，手里撕着从蚂蚁嘴里抢下的花梗。

她看了看葛利高里的脸，只见他眼睛里闪着冷酷、令人不安的凶光。

“……我拿定主意，咱俩来结果掉……”

阿克西妮亚的身子突然晃了一下，用弯起的手指头抓住茎蔓坚韧的菟丝，翕动着鼻孔，在等他说出最后的几个字。恐怖和焦急的火焰拼命舔着她的脸，烤得她口干舌燥。她以为葛利高里是要说：“……结果掉司捷潘，”但是他烦躁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它们在困难地翕动着），却说：

“咱们来结果了这桩相好的事儿，好吗？”

阿克西妮亚站起身来，胸膛乱碰着摇摇晃晃的向日葵的黄色花盘，朝园门口走去。

“阿克西妮亚！”葛利高里气急败坏地喊道。

回答他的是吱扭的园门响声。

第十七章

割完黑麦以后——还没来得及运到场院上——又到割小麦的时候了。粘土地上和山坡上一片金黄，小麦叶子被太阳晒得都卷起来了，生命已经告终的麦茎也干枯了。

人们争说——是个罕见的大丰收。麦穗粗大，麦粒饱满，沉甸甸的。

潘苔莱·普罗阿菲耶维奇和伊莉妮奇娜商量过以后，就这样决定：如果跟科尔舒诺夫家的亲事说成了，就把婚礼延到最后的救主节。

他们还没有去讨回信：因为马上就要割麦子了，再说，要等到星期天才能去。

星期五出发割麦子去了。三匹马拉着收割机。潘苔莱·普罗阿菲耶维奇在大车上做木匠活儿，准备装运麦子的车盘架。彼得罗和葛利高里去割麦子。

葛利高里扶着哥哥坐的车夫座位走着，脸色阴沉。牙齿咬得紧紧的，从下颚骨到颧骨，斜着隆起的一道肌肉在哆哆嗦嗦地上下窜动着。彼得罗知道：这是葛利高里在生闷气的标志，这种时候谁要惹他，那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是他的麦色的胡子上仍然挂着嘲弄的微笑，继续在逗弄兄弟。

“真的，她全都对我说啦！”

“哼，让她说吧，”葛利高里咬着小胡子的茸毛嘟哝道。

“‘我正从菜园里回来。’她说，‘忽然听到麦列霍夫家的葵花地里有说话的声音。’”

“彼得罗，别说啦！”

“‘是的……有说话的声音。’她说：‘我隔着篱笆往里一看……’”葛利高里不断地在眨眼睛。

“你还要说，是不是？”

“真是怪物，你让我说完嘛！”

“你小心点儿，彼得罗，咱们会打起来的，”葛利高里渐渐落在收割机后头，威吓说。

彼得罗挑了一下眉毛，背朝着马，脸对着走在后面的葛利高里。

“她说：‘我隔着篱笆往里一看，他们，一对情人，正又搂又抱地躺在那儿呢。’我问：‘是谁呀？’她说：‘就是阿克秀特卡·阿司塔霍娃和你弟弟呀。’我说……”

葛利高里抓起放在收割机后面的短叉子柄，向彼得罗扑过去。彼得罗丢掉缰绳，从座子上跳下来，躲到马前头去。

“呸，该死的！……这家伙疯啦！呸！呸！看他……”

葛利高里象狼一样龇着牙，把叉子朝彼得罗投去。彼得罗两手往地上一趴，叉子从他头顶上飞过去，叉子尖扎进干硬、尽是石头的土地里足有一俄寸深，在铮铮地抖动着。

彼得罗的脸都青了，攥着被呼叫声吓惊了的马的笼头，骂道：

“你会扎死我的，混蛋！”

“扎死你才好哩！”

“你是个混蛋！疯鬼！你真是爸爸生的儿子，地地道道的蛮子。”

葛利高里拔起叉子，跟在重又动起来的收割机后头走着。

彼得罗用手指头招呼他过来。

“到我这儿来。把叉子给我。”

他把缰绳换到左手里去，抓住亮铮铮的叉齿。

用叉柄朝一点也没有提防的葛利高里的脊背打了一下。

“应该抡起皮带抽你才对！”彼得罗看着跳到旁边去的葛利高里，惋惜地说。

没过一会儿，他们抽着烟，互相看了看，哈哈大笑起来。

正赶着车在另一条路走的赫里斯托尼亚的老婆，看到葛利什卡把叉子向哥哥投去。她从车上站起来，但是仍然看不清楚麦列霍夫弟兄究竟在干什么，——因为收割机和马挡住了她的视线。还没有进胡同，她就朝一个邻居喊道：

“克利莫夫娜！快去告诉土耳其佬潘苔莱，说他家的儿郎在鞑鞑岗拿着麦叉子打起来啦。正打得难解难分，要知道，葛利什卡可是个疯子呀！——用叉子往彼得罗的肋骨上乱扎一气，彼得罗也朝他……那儿血流成河，吓死人啦！”

彼得罗吆喝那三匹已经疲惫不堪的马，嗓子都有些嘶哑了，于是就吹起悠扬悦耳的口哨来。葛利高里一只落满了黑土脚踩在收割机横梁上，把收割机割下的一铺铺的麦子拨下来。被马蝇咬得浑身是血的马摇着尾巴，胡乱地拉着套索。

草原上，直到蓝色的天边儿，到处都是人影绰绰。收割机的叶片沙沙地响着，到处是一铺铺割倒的麦子。金花鼠在小丘上学着牧童的调子在尖声鸣叫。

“再割两趟，咱们就停下来抽烟啦！”彼得罗扭过头来，透过收割机翼板的啸叫声和叶片的沙沙声喊道。

葛利高里只是点了点头。被风吹得干裂的嘴唇动起来非常困难。他两手攥住紧靠叉子头的地方，这样，翻动割下的沉得要命的麦子就容易多了。他急促地喘着气，汗湿的胸膛痒得要命，从帽子底下流下的热辣辣的汗珠滴进眼睛，象肥皂水一样杀得疼极了。他们停下马，喝足了水，抽起烟来。

“有个人骑着马从大道上跑来啦，”彼得罗把手遮在眼睛上方眺望着，说道。

葛利高里仔细看了看，惊愕地扬起眉毛。

“是爸爸，没有错儿。”

“你疯啦！他骑什么来？马全套在收割机上啦。”

“是他。”

“你看错啦，葛利什卡！”

“真是他。”

没过一会儿，一溜烟似的奔马和马上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是爸爸……”彼得罗惊讶不解地跺起脚来。

“准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啦……”葛利高里把他俩共同的预感说了出来。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离他们还有一百沙绳远的时候勒了一下

儿马，改为小跑。

“我一要一抽一死……狗崽子们！……”老远他就大喊起来，皮鞭子在他头顶上飞舞。

“他要干什么？”彼得罗更糊涂了，把麦色的胡子往嘴里嚼了大半截。

“快躲到收割机后头去！天哪，他要用鞭子抽咱们哩。等咱们说明白了，他早已把咱们抽够啦……”葛利高里笑着说，躲到了收割机后头去，以防万一。

汗流如洗的马在割过的麦地里小步跑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晃着两腿（他骑的是没有备鞍子的马），摇着鞭子问道：

“你们在这儿干了什么？杂种！”

“割麦子啦……”彼得罗两手一摊，担心地斜眼看着鞭子。

“谁用叉子叉人啦？为什么打架？”

葛利高里背朝着父亲，小声地数着被风吹散的云片。

“你怎么啦？用什么叉子？谁打架啦？……”彼得罗两脚挪动着，眨着眼睛，把父亲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怎么回事呀，他妈的，这只母鸡，跑来大喊大叫说：‘你们家的儿郎在打架哪，都动了叉子啦。’啊？这是怎么回事？……”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拼命地摇晃着脑袋，撒开缰绳，从气喘吁吁的马身上跳下来。

“我抓过谢米什金·费吉卡家的一匹马就跑来啦。怎么回事呀？……”

“这是谁说的？”

“一个娘儿们！”

“她是在胡说八道呀，爸爸！该死的东西，准是在车上睡着了，梦见打架啦。”

“这个臭娘儿们！”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尖声喊叫起来，大胡子露出嘲笑的神色。

“克利莫夫娜你这只母鸡！唉，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我要把这只母狗好好抽一顿！……”他瘸着左腿，跺起脚来。

葛利高里因为不敢笑出声来，憋得浑身直哆嗦，望着脚下。彼得罗的眼睛一直盯着父亲，摸着大汗淋漓的脑袋。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也暴跳够了，平下气来。他坐到收割机上干起来，自己往下扔着割下的麦子，割了两趟，然后嘴里骂着，骑上马走了。他骑到大路上，追过了两辆装着麦子的大车，身后扬起一道滚滚的烟尘，跑进村子。那根编着美丽的花纹的细条鞭子忘在田垅上。彼得罗把它捡起来，在手里玩弄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对葛利什卡说道：

“要是真打到咱们身上可够受的，小伙子。这哪里是马鞭子，兄弟，这玩意儿能一下子就把脑袋削下来。”

第十八章

科尔舒诺夫家是鞑靼村的首富。他家有十四对公牛，一群马，几匹种马都是从普罗瓦里斯基养马场买来的，十五头母牛，无数的别的牲畜，足有几百只羊的羊群。单说这处宅院，也就很可观了：房子并不比莫霍夫家的逊色，一排六间薄铁瓦顶的房子。院里的附属建筑都是用漂亮的新瓦盖的；花园足有一俄亩半，还有一片树林子。人还会再需要什么呢？

所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第一次去攀亲的时候，心里是既胆怯，又不情愿。科尔舒诺夫家是不会给女儿找个象葛利高里这样的女婿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明白这一点，他怕遭人拒绝，而且也不愿意低三下四地去央求那位刚愎自用的科尔舒诺夫；但是伊莉妮奇娜死缠着他，就象铁锈腐蚀铁一样，最后终于把倔强的老头子制服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答应了，而且去了，可是他心里一直在咒骂着葛利什卡、伊莉妮奇娜以及整个世界。

该再去讨回话啦：只等着星期日到来，可是这些日子，在科尔舒诺夫家漆成铜绿色的屋顶下，却在激烈地进行着一场互不相让的争吵。媒人走后，姑娘在回答母亲的问话时坚定地说：

“我爱葛利什卡，别人我谁也不嫁！”

“你真找到了个好女婿，傻姑娘，”父亲开导她说，“只有一点好，就是黑得象茨冈人一样。难道我能给你招这样的女婿吗，我的宝贝儿？”

“我不要别人，爸爸……”娜塔莉亚红着脸，流下泪来。

“别人我谁也不嫁，也别叫他们来说媒啦。要不，就把我送到梅德维季河口修道院里去算啦……”

“他是个浪荡子弟，色鬼，专门勾搭外出服役的哥萨克的妻子，”父亲说出了最后的意见，“他的坏名声全村家喻户晓。”

“那我也不在乎！”

“你要是不在乎，那我就更不在乎了！既然这样，那就不过象从我手里拿走一袋面粉一样。”

娜塔莉亚是长女，是爸爸的掌上明珠，所以他从来没有强迫她选哪个人做女婿。还是在去年开斋节时，就从远方的楚茨坎河边来过些媒人，都是些信仰旧教的哥萨克大户人家；从霍皮奥尔河和奇尔河那边也来过媒人，但是娜塔莉亚不喜欢那些求婚的新郎官，所以都白赔上了求婚的面包和盐。

米伦·格里戈里那维奇从心眼里喜欢葛利什卡那种哥萨克的英勇，喜欢他那种热爱家务和劳动的劲头。老头子还是在葛利什卡获得马术比赛头奖的时候，就认定他是全镇青年中的佼佼者；但是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名声很坏的穷小子，有点于心不甘。

“是个能干的小伙子，长得也还漂亮……”夜里，老婆在枕边悄悄地对他说，抚摸着他那长满了雀斑和红色硬毛的胳膊，“格里戈里奇，娜塔莉亚可已经为他得了相思病了，看那憔悴、消瘦的样子……真是动了心了。”

霍皮奥尔河是顿河左边的支流，奇尔河是顿河右边的支流。

格里戈里奇是格里戈里耶维奇的简称。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一翻身，背朝着妻子那瘦骨嶙嶙的、冰凉的胸膛，气哼哼地说道：

“别缠我啦！你就是把她嫁给傻子巴沙，干我屁事？准是上帝把你那点聪明全收回去啦！看你说的：‘长得也还漂亮’……”他学着她的腔调说，“难道你能从他漂亮的脸上收获粮食啊？”

“粮食也不能代替一切嘛……”

“当然啦，管他的品格怎样呢？只要他有点儿身份就行。而且说实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土耳其人，我脸上可是有点儿不光彩。总要门当户对嘛……”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床上折腾着，骄傲地说道。

“是一个勤俭的人家，家境也还富裕……”妻子小声地说着，紧靠到丈夫的结实的脊背上去，温存地摸着他的胳膊。

“唉，妈的，离我远点儿行不行！简直把我挤得一点地方都没有啦……你为什么总象摸怀孕的母牛那样摸我呀？娜塔莉亚的事随你便好啦。你就是把她嫁给个秃尼姑也行！”

“应该爱惜自己的孩子嘛。别的不管——穷富也不要管啦……”卢吉妮奇娜在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毛烘烘的耳边嘶哑地说。

他把两腿搭在一起，紧靠着墙，呼噜响得象是睡着了似的。

媒人重又来临，把他们弄得个措手不及。教堂的弥撒完以后，那帮说媒的又坐着马车来到他家大门口了。伊莉妮奇娜踏在踏板上，差一点把马车压翻，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却象只公鸡一样，从座位上一跃而下；虽然把腿碰了一下，但是却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英姿勃勃地瘸着腿朝上房走去。

“他们来啦！魔鬼把他们又送来啦！”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向窗外张望着，惊叫道。

“我的天呀，我刚做完饭，连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呢！”女主人哇啦哇啦地叫道。

“就这身衣服也很好嘛！又不是来给你说媒的，谁要你呀，象马癖一样讨厌！……”

“你生来就是个捣蛋鬼，年纪越大越疯得出圈了。”

“好啦好啦，你给我闭上嘴吧！”

“也总该换一件干净衬衣呀，脊梁骨都露出来啦，也不害羞？你这个魔鬼！”妻子上下打量着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骂道。这时媒人们正穿过院子朝上房走来。

“你放心，就穿这件破衬衣他们也会认得我的，我就是披上破麻袋片，他们还是要和咱们攀亲。”

“你们好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门坎上一瘸一拐地扭着喊了一声，然后发现自己喊得未免太响了，便不好意思起来，就又朝圣像画了一次十字。

“你们好！”主人欢迎说，象魔鬼似地打量着这些来说亲的人。

“今儿个天气可真好！”

“谢天谢地，天气一直这样好。”

“大家的日子可以好过一些啦。”

“这很对。”

“对，对，对。”

“ 嗯。 ”

“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这一趟来，是想知道，你们这边儿商量得怎么样啦，咱们能结亲，还是不能结亲…… ”

“ 请进来吧。请坐吧， ” 女主人一面鞠躬行礼，一面请客人进来，她那有褶的长裙边在打扫着已经擦得很干净的砖地。

“ 请不要客气。 ”

伊莉妮奇娜坐下，拖在地上的毛葛长裙在窸窣作响。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双手撑在铺上新漆布的桌子上，一声也不吭。漆布发着一股难闻的湿热的橡胶气味和别的什么说不出的气味；漆布角上印着已故沙皇和皇后的庄严画像，中间是些戴白帽子的公主和上面落满苍蝇的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画像。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打破了沉默：

“ 好吧……我们决定把姑娘嫁给你们。如果咱们双方谈得成，就结亲吧…… ”

话说到这儿的时候，伊莉妮奇娜从那深不可测的、袖子上有皱褶的毛料上衣里，好象是从背后，掏出一个大白面包，放在桌子上。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不知道为什么要画十字，但是当他那粗糙的，象钳子似的手指头做出要画十字的姿势，刚举到一半的高度，就变了样子：指甲又宽又黑的大拇指突然违背主人的意愿，插进中指和食指中间去了；这个很不雅观的手势偷偷地伸进鼓胀的蓝上衣的大襟里，抓住瓶颈，从那里掏出一只盖着红瓶盖的瓶子。

“ 我的两位亲爱的亲家，现在咱们来祷告上帝吧，干一杯，然后再谈咱们的孩子和条件…… ”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感动地眨着眼睛，看着亲家公那长满雀斑的脸，亲热地用马蹄子似的大手巴掌拍着酒瓶底。

一个钟头以后，两位亲家公已经紧靠着坐在一块儿了，麦列霍夫的大黑胡子的鬃毛已经碰着科尔舒诺夫的笔直的、枣红色胡子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甜滋滋地喷着酸黄瓜的气味，在喋喋不休地开导亲家。

“ 我的亲爱的亲家公， ” 他压低嗓门儿，嗡嗡地开口说道，“ 我的好亲家公呀！ ” 立刻又把声调提高到象喊叫一样，“ 亲家公！ ” 他吼了一声，露出那一嘴又黑又钝的牙齿。

“ 你们要这份定礼，就是宰了我，我也拿不出来！你想想，我的好亲家，你好好想想，你真叫我为难啊：第一，一双带套鞋的长筒靴子；第二，一件顿河羊羔皮袄；第三，要两件毛料衣服；第四，要一条丝绸头巾。要知道这等于叫我倾——家——荡——产——呀！…… ”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使劲儿把两手一摊，他的禁卫军哥萨克制服的肩膀上就开绽了，扬起一缕缕的灰尘。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低下头，瞅着洒满伏特加和酸黄瓜汤的漆布。漆布上方是一行用独出心裁的图案组成的弯弯曲曲的字：“ 全俄罗斯专制君主。 ” 他又把眼睛向下移去，印的是：“ 尼古拉皇帝陛下…… ” 再过去，是一块土豆皮。他仔细

即尼古拉二世（1868—1918）——一九一七年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推翻的俄国最后一个沙皇。一九一八年被枪毙于叶卡捷琳堡。

看了看图画：看不见皇帝的脸，上面放着一个空瓶子。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虔诚地眨着眼，想要欣赏一下皇上扎着白皮带的、华贵的礼服，但是礼服被密密麻麻的滑腻的黄瓜子盖住了。由一群很不出色的，象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公主簇拥着，戴着宽边帽子的皇后在自满地看着人们。这不禁使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怆然而泪下。他心里想：“别看你现在这么骄傲，就象只放出笼子的母鹅，等到你要嫁女儿的时候，我看你……大概也会心慌意乱的！”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象只大黑蜂一样，在他的耳边嗡嗡直叫。

科尔舒诺夫抬起被眼屎糊住的眼睛望着他，仔细听他讲。

“俺们要为了你的姑娘——现在她也可说是我的姑娘啦……为了你我两人的姑娘办备这份聘礼……又是带套鞋的靴子，又是顿河羊羔皮袄……俺们就得把牲口全都从院里赶出去卖掉。”

“舍不得吗？”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说。

“这不是舍得舍不得……”

“舍不得吗？”

“你听我说，亲家公……”

“既然舍不得——那就吹啦！……”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用扎煞着五个指头、汗淋漓的手在桌面上一扫，酒杯就全都摔到地上去了。

“是你的女儿要去过日子，去积攒家业呀！”

“就让她去积攒好啦！聘礼一定要这样，否则咱们就别做亲家！……”

“把牲口全从院里赶出去……”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摇着脑袋，耳环在耳朵上直哆嗦，闪着黯淡的光泽。

“聘礼是一定要的！……她当然有自己的嫁妆，好几箱子，可是如果她真正合了你们心意的话，那就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这是咱们哥萨克的风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咱们要遵守古礼……”

“我尊重你的意见！……”

“那就好啦。”

“我尊重你的意见！……”

“积攒家业——就让小俩口去积攒吧。我们积攒起了家业，而且现在的日子也不比别人差，去他妈的吧，不用担心，他们也会积攒起一份家业来的！……”

两位亲家的胡子交织成一片不同颜色的篱栅。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吃了一条干瘪的酸黄瓜，解了解亲嘴的气味，他百感交织，不禁泪下。

两位亲家母拥抱过以后，就坐在大箱子上，争先恐后地大声交谈起来。伊莉妮奇娜满脸是樱桃色的红晕，亲家母被伏特加灌得脸都青了，好象一只霜打过的冻梨。

“这样的孩子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啦。她一定会听你的话，孝顺你，这个丫头是一点越轨的事也不会做的。一句话，我的好亲家母啊，她决不敢说句反对你的话。”

“啧啧，我的亲爱的，”伊莉妮奇娜打断她的话，左手捂着腮帮子，右手撑扶着左胳膊肘子，“我不知道对这狗崽子说过多少次啦！上

星期天晚上，他又要去，正在往荷包里装烟，我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把她扔掉啊，该死的异教徒？我这么大年纪啦，这种耻辱你还想叫我蒙受多久呀？要知道司捷潘一下子就会把你的脖子拧断的！……’”

米吉卡爬到厨房门上，从上面的门缝里往内室张望，娜塔莉亚的两个小妹妹在下面噉噉地说个不停。

娜塔莉亚在屋角上的一个房间里，坐在床上，用上衣的窄袖子擦着眼泪。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使她感到恐惧，同时又神秘得使她忐忑不安。

堂屋里已经喝完了第三瓶伏特加；决定了在第一个救主节就给新夫妇完婚。

第十九章

科尔舒诺夫家是一片婚前的忙乱。正忙着给新娘子赶做各种内衣、枕套一类的衣物。娜塔莉亚每天晚上在用烟色的细羊毛线给未婚夫织围巾和绒手套，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

她的母亲卢吉妮奇娜则一天到晚趴在缝纫机上，给那个从镇上请来的女裁缝打下手。

米吉卡跟着父亲和几个长工从地里回来以后，脸也不洗，顾不得从长满老茧子的脚上脱下干活穿的、笨重的靴子，就钻进娜塔莉亚的闺房里去闲坐。他最喜欢逗弄妹妹。

“织东西哪？”他简单地问一声，便连连地朝着毛烘烘的围巾挤眼。

“织哪，与你有什么相干？”

“织吧，织吧，傻丫头，他不但不会感谢你，还要打你的耳光。”

“为什么？”

“为的叫你日子过得舒服些。我了解葛利沙，我们是好朋友。他是那样的一条凶恶的公狗——咬了你，但是并不告诉你，为什么咬你。”

“别胡说啦！你以为我不了解他哪。”

“我可比你更了解他。我们一块儿念过书。”

米吉卡看着自己那被叉子弄得伤痕斑斑的手巴掌，把高耸的脊背弯得很低，故意喘着粗气。

“你嫁给他可就完啦，娜塔什卡！还是在家里当姑娘好。他有什么叫你爱的地方呀？嗯？他太野了，是匹驯不好的劣马，而且还有点儿傻里傻气……你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个非常可恶的家伙！……”

娜塔莉亚生气了，咽着眼泪，把可怜的脸伏在围巾上。

“最糟的是他正爱着别人……”米吉卡毫不怜悯地挖苦说。

“你哭什么呀？你太糊涂啦，娜塔什卡。退掉这门亲事吧！我立刻就备马，去通知他们，就说，请不必再来啦……”

格里沙卡爷爷救了娜塔莉亚：他走进屋子，一面用疙疙瘩瘩的拐杖试探着地板的坚固程度，一面捋着象乱麻似的黄胡子；用拐杖戳着米吉卡，问道：

“坏小子，你干什么跑到这儿来啦，你说什么？”

“我来看看她，爷爷，”米吉卡辩解说。

“来看看？是吗？坏小子，我命令你从这儿滚出去。开步走！”

爷爷挥舞着拐杖，哆哆嗦嗦地移动着两条瘦腿朝米吉卡走去。

格里沙卡爷爷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六十九年。他参加过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战争，曾经给古尔科将军当过传令兵，后来因失宠，又被派回团里去。因为在普列夫那和罗希奇的两次战役中立过功，得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和一个乔治奖章。他和老普罗珂菲·麦列霍夫同过事，现在儿子家颐养天年，由于他直到晚年头脑还很清楚，还由于他一贯正直不阿，并且慷慨好客，所以在村子里受到普遍的尊敬，他把自己的风烛残

娜塔什卡是娜塔莉亚的爱称。

古尔科（1828—1901）是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时的俄国统帅。

普列夫那和罗希奇都是在俄土战争中被俄罗斯人攻克的城市。

年都消磨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夏天，他从太阳出来，直到太阳落山，总是坐在墙根的土台上，低着头用拐杖在地上划着，沉入形象模糊和思路断续、恍惚的回忆中，但陈年往事，早已模糊不清，黯然失色，犹如回光返照……

褪色的、有了裂缝的哥萨克制帽的帽檐在他那紧闭着的黑眼皮上，投下一圈暗影；被阴影一遮，两颊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大白胡子透出灰色的光泽。象山沟里的黑土一样黑的血液，顺着交叉在拐杖顶上的手指头，顺着手腕，顺着凸出的青筋缓慢地流着。

血在一年比一年凉。格里沙卡爷爷向娜塔莉亚——他最喜爱的孙女——诉怨说：

“毛线袜子都不能使我的脚暖和啦。好孙女，你给我用钩针钩一双厚袜子吧。”

“你怎么啦，爷爷，要知道现在是夏天呀！”娜塔莉亚瞅着坐在墙根下土台上的祖父，看着他那尽是皱纹的黄色大耳朵，笑着说道。

“这有什么办法呀，我的好孙女，虽然正当盛夏，可是我的血就象地底下的土一样，冰凉冰凉的。”

娜塔莉亚看着祖父手上网络般的青筋，想起：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人们在院子里淘水井，——她从桶里拿了一块潮湿的粘土捏大泥娃娃和犄角总爱碎折的牛玩。她立即就想起手触着那从五沙绳深的地下掘出来的、冰凉的陈泥的滋味。再看祖父那棕色的、长满粘土色老斑的手时，就有点儿害怕了。

她觉得祖父的手上流的不是红艳艳、活生生的鲜血，而是青紫色的泥浆。

“你怕死吗，爷爷？”她问道。

格里沙卡爷爷扭了扭布满皱纹、青筋嶙嶙的细脖颈，好象是要把脖子从旧制服的硬领子里挣出来似的，白中透绿的胡子颤动着，说道：

“我正在盼着死神的来临，就象盼望贵客一样。到了该死的时候啦……已经活了一辈子，给几代沙皇当过差，我这一辈子也喝了不少伏特加啦。”他张着满口白牙的嘴微笑着说，眼上的皱纹在不停地哆嗦。

娜塔莉亚摸了摸祖父的手，走开去了；他仍旧是弯着腰，坐在墙根下的土台上，用把手地方已经磨得光光的拐杖在土地上划着；身上穿的是一件打满补钉的灰制服，紧箍着脖颈的硬领上鲜红的领章却依然在快活地生气勃勃、神气活现地笑着。

他听到给娜塔莉亚说媒的消息，表面上很镇定，但是心里却既难过，又怨恨：因为总是娜塔莉亚在吃饭的时候把最好的菜肴分给他，娜塔莉亚为他洗衬衣，做针线活儿，织袜子，补裤子和上衣，——所以，格里沙卡爷爷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有两天总是用冷冰冰的、严厉的目光看她。

“麦列霍夫家是很有名气的哥萨克。已故的普罗珂菲是个英勇的哥萨克。可是他的孙子们怎样呢？啊？”

“孙子也不坏，”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支吾其辞地回答说。

“葛利什卡是个不懂礼貌的坏小子。前天我从教堂出来，他碰见了，连好都不问。如今对老人可太不恭敬啦……”

“他是一个温柔的小伙子，”卢吉妮奇娜替未来的女婿辩护道。

“是吗？你说的是个温柔的小伙子吗？那好吧，但愿如此。只要娜塔

莉亚称心就行啦……”

格里沙卡爷爷几乎没有参与说亲的事，只是偶尔从内室里走出来，在桌边小坐，艰难地把一杯伏特加喝进细嗓子眼去，觉得身上暖和一点儿，有些醉意之后，便走开了。

起初的两天，他一声不响地盯着幸福而又不安的娜塔莉亚，咂着嘴，抖动着白中透绿的胡子；后来，他的态度显然软化了。

“娜塔什卡！”有一次他这样喊道。

娜塔莉亚走了过来。

“你什么的，好孙女，不用问，很高兴，是吧？”

“我自己也不知道，爷爷，”娜塔莉亚坦白地说。

“哼哼……哼哼……你瞧……哼，基督保佑你，上帝保佑你。”他惋惜、伤心地责备说：“你等不得啦，坏丫头，应该等我死了再出嫁……没有你，我的日子将是很难熬的。”

在厨房里偷听他们谈话的米吉卡说道：

“爷爷，你也许还能活一百岁呢，那她也要这样等着？你的把戏玩的可太妙啦。”

格里沙卡爷爷脸涨得由红变青，气得说不出话来，用拐杖戳着地，跺着脚，骂道：

“住嘴，坏小子，狗崽子！滚！……滚！……唉，你这个恶鬼！……偷听别人的话，魔鬼！……”

米吉卡笑着溜到院子里去了，可是格里沙卡爷爷却生了半天气，他咒骂着米吉卡，脚上穿着短筒毛袜子的腿直哆嗦。

娜塔莉亚的两个小妹妹，玛丽什卡——十二岁的小姑娘和格丽普卡——被宠爱的、八岁的淘气鬼，在焦急地盼着举行婚礼的日子。

常住在科尔舒诺夫家的长工也流露出有分寸的欢欣。他们盼望着东家请他们吃一顿丰盛的喜酒，并且希望在举行婚礼的日子能歇两天工。其中的一个是大高个——足有井台上的井架那么高，——是一个博古恰尔地方的乌克兰人，他的姓十分奇怪，姓格季—巴巴。他每半年就要大喝一场，每次总要把他的全部家当和工钱都喝光。渴望大喝一场的熟悉的冲动早已按捺不住，但是他抑制着，要等到举行婚礼的时候才开始。

另一个是个身体瘦弱、肤色黝黑的米古林斯克镇的哥萨克，名叫米海，到科尔舒诺夫家来还不久；他家被一场大火烧个精光，就到这儿来当长工，自从跟格季科（大家都把格季—巴巴简称作“格季科”）交了朋友以后，也逐渐喝起酒来。此人非常爱马，喝点酒以后就号啕大哭，抹着没有眉毛的小尖脸上的眼泪，缠着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说道：

“东家！我的亲人！等你嫁女儿的时候——叫我米海伊卡 赶车吧。你看我赶得怎样吧！我能赶着马跳过火焰，一根毛也烧不掉。我自己也曾有过几匹马……唉！……”

一向忧郁，而且不爱答理人的格季科，不知道为什么却跟米海成了好朋友，他总是用一个从不换样的玩笑逗他：

“米海，你听见吗？你是啥地方人？”他一面问，一面擦着两只长得可以够着膝盖的手，接着自己又变换着声调回答：“‘我是米古列夫

斯克人。’——‘可是你怎么长成这个德行？’——‘俺们那儿的人统统是这个德行。’”

他总是被自己反复说的这个笑话逗得哑着嗓子哈哈大笑不止，还用巴掌响亮地拍着自己的干瘦得咚咚响的小腿胫骨，而米海却厌恶地瞅着格季科刮得光光的脸和脖颈上颤动的喉核，骂他是“夜猫子”和“疮痂”。

规定在第一个救主节举行婚礼。现在只剩下三个星期了。圣母升天节那天，葛利高里来看望未婚妻。他坐在娜塔莉亚闺房里的圆桌边，跟姑娘们——未婚妻的女友们——嗑了一会儿葵花子和榛子，就起身回家。娜塔莉亚出来送他。在板棚檐下，在葛利什卡那匹备着漂亮的新鞍子的马吃草的槽边，她把手伸进怀里，然后红着脸，用爱恋的目光看着葛利高里，把一个柔软的，还带着她处女胸脯热气的小包塞到他手里。葛利高里接过礼物的时候，朝她龇了龇象狼一样的、尖利的白牙齿，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回家就知道啦……给你绣了个烟荷包。”

葛利高里犹疑地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想亲她一下，但是她拼命用两手撑住他的胸膛，灵快地向后一仰头，害怕地朝窗户扫了一眼。

“人家会看见的！”

“叫他们看见好啦！”

“怪不好意思……”

“这是头一回，”葛利高里解释道。

她拉着缰绳，葛利高里皱起眉头，脚踏上锯齿形的马镫。他在鞍子上坐好，便策马走出院子。娜塔莉亚开开大门，用手掌搭在眼上，看着他的后影：葛利高里象加尔梅克人一样骑在马上，略微向左边歪着身子，剽悍地挥动着鞭子。

“只剩下十一天啦，”娜塔莉亚心里计算着，叹了口气，笑了。

第二十章

小麦长出了尖尖的绿芽儿，天天见长；一个半月以后，连乌鸦的脑袋都能藏进去了，麦子吮吸着土壤里的养料，抽了穗；然后开花，麦穗罩上了一层金黄的花粉；麦粒灌满了香喷喷、甜丝丝的乳浆。当家人来到麦地里一看，真是心花怒放，可是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闯来一群牲口，在麦地里乱踩一阵：可怜那沉甸甸的麦穗全被踩烂在田垅上。凡是牲口践踏过的地方，到处是一片片踩坏了的麦子……真是惨不忍睹，伤透了心。

而阿克西妮亚的心情正是这样的：葛利什卡用笨重的生皮靴子踩在她那开着金黄色花的、成熟了的爱情上。把它烧成了灰烬，糟踏够了一扬长而去。

阿克西妮亚从麦列霍夫家的向日葵园里回来以后，她的心就象被人遗忘了的、长满了胭脂菜和艾蒿的场院一样，变得空虚而又荒凉。

她走着，嘴里嚼着头巾的尖角，哭叫声在喉咙里直往上冲。一进门，就倒在地板上，眼泪、痛苦涌进头脑里的一片黑洞洞的空虚，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后来这些都过去了。只有心灵深处，好象有什么锋利的东西在隐隐地刺她，折磨着她。

被牲口踩倒的麦子又立起来了。雨露阳光，使踩倒在地上的麦茎又挺立起来；起初，就象一个被不能胜任的重负压得弯着身子的人一样，后来就挺直身子，抬起头来，白昼又照样照耀着它，风又照样吹得它摇曳多姿了……

夜里，阿克西妮亚一面狂热地抚爱着丈夫，一面却在思念着另一个人，憎恨和热爱交织在心头。这个女人的脑子里又产生了重操旧业，进行新的犯罪的念头：她决心把葛利什卡从幸福的，既未受过苦，又未尝过爱情欢乐的娜塔莉亚·科尔舒诺娃手里夺回来。每天夜里她想出一大堆主意，在黑暗中眨着干枯的眼睛。司徒潘睡熟了，他那好看的脑袋沉重地压在她的右臂上，鬃曲的长额发歪到了一边。他半张着嘴呼吸，一只黑手忘在妻子的胸膛上，干活磨得粗糙的铁一样硬的手指头在抖动。阿克西妮亚想着，盘算着，不断地改变着主意。只有一点是毫不动摇地决定了的：那就是要把葛利什卡从一切人的手里夺回来，象从前一样，用爱情把他浸起来，占有他。

在心灵深处，仿佛有什么尖利的，象没有拔出来的黄蜂刺，扎得她象跳脓一样疼痛难忍。

这是夜里，可是白天，阿克西妮亚却把全部思绪沉没到照料家业和忙乱中去了。有时，在什么地方碰上葛利什卡，她总是脸色苍白，扭着那夜夜思念他的、丰美的身段走过去，诱惑、卖弄地直盯着他那野气十足的黑眼睛。

葛利什卡每次跟她碰面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刺心的相思。他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向杜妮亚什卡，向母亲发脾气，常常拿起马刀，跑到后院，去砍插到地里的粗树枝，累得汗流满面，脸上凸起的肌肉在不停地颤动。一星期的工夫，竟砍了一大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闪动着耳环和黄色的白眼珠，骂道：

“混帐东西，你砍的足够编两道篱笆啦！瞧，原来是砍木头的能手，

真是他妈的怪物。等去砍树枝的时候，有你砍的……等着吧，小伙子，等你去服役的时候，会让你砍个够！……在那里，你们这号人，很快就会叫你们服服帖帖……”

第二十一章

为了迎娶新娘子，套了四辆双套大车。人们都象过节似的打扮得漂漂亮亮，聚集在麦列霍夫家院子里的轿车旁。

男宾相彼得罗，穿了一件黑常礼服上衣和一条蓝色镶绦的裤子，左边袖子上扎着两条白手绢，麦色的胡子上挂着抹不掉的、嘲弄的微笑。他紧靠新郎坐着。

“葛利什卡，别胆怯！把脑袋象公鸡似的伸出来，你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的呀？”

轿车旁边是一片混乱和喧哗。

“男宾相跑到哪儿去啦？该走啦。”

“教父呢？”

“啊？”

“教父，你坐第二辆车吧。你听见了吗，教父？”

“车子放上软垫子了吗？”

“请放心，没有软垫子也不会把你颠坏的。车座很软和！”

达丽亚穿着紫红色的毛料裙子，身段矫健、苗条，就象红柳树枝条；她挑起描得弯弯的眉毛，推着彼得罗说：

“该走啦，去跟爸爸说一声。现在女方正等着哪。”

彼得罗和一瘸一拐地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父亲悄悄嘀咕了几句，就吩咐说：

“请坐上车吧！我的车上坐五个人，再加上新郎。阿尼凯，你赶车。”

大家都坐上车去。脸色发紫、神色庄重的伊莉妮奇娜打开了大门。四辆马车争先恐后地沿街飞驰而去。

彼得罗坐在葛利高里的旁边。达丽亚坐在他们对面，挥舞着一条绣花手绢。每当马车驰过高低不平的路段时，大家的歌声就中断了。满车一片哥萨克制帽的红帽箍，蓝色的和黑色的制服和常礼服，扎着白手绢的衣袖，女人彩虹般的绣花头巾和五颜六色的裙子。尘土象轻纱的长裙一样，拖在每辆车后。这就是迎亲的行列。

麦列霍夫家的邻居，论起来，是葛利高里的堂兄弟阿尼凯赶车。他朝前倾着身子，几乎要从车座上摔下去了，鞭子抽得啪啪直响，不断尖声吆喝着；浑身是汗的马拉紧了马套，拉得和弓弦一样直。

“抽它们！抽！……”彼得罗大声喊道。

阿尼凯是个没有胡子、老公嘴的人，他时而朝葛利高里挤挤眼，微微一笑，那女人般的光脸就皱起一片细纹；时而尖声吆喝，鞭打马匹。

“让开路……”新郎的舅舅伊利亚·奥若金追上他们，大声喊道。葛利高里在他背后看到了杜妮亚什卡幸福的、两颊在微微颤动的、黝黑的脸。

“不行，等等！……”阿尼凯从座子上跳起来，喊道，刺耳地吹了一声口哨。

马象发疯似的飞跑起来。

“你——要——要——摔——摔下去啦！……”达丽亚被车颠得上下直跳，两手抱住阿尼凯的漆皮靴子，尖声叫道。

“跟上！……”伊利立舅舅在旁边吆喝道。他的声音淹没在一片辘

辘的车声里。

其余的两辆大车，满载着穿花衣服、哇啦哇啦叫着的人们，并排在路上飞跑，马匹都披着大红的、天蓝的和浅粉色的马衣，马鬃和额鬃上都系着纸花和缎带，拴着许多铃铛，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飞跑，洒下颗颗象肥皂泡似的大汗珠，风吹着马衣，在湿淋淋的马背上啪哒啪哒响着，飘扬着。

一群孩子在科尔舒诺夫家大门旁守候着迎亲的行列。他们一看见在路上扬起的尘土，就纷纷拥进了院子。

“来啦！”

“花车来啦！”

“已——经看——见——啦！……”

孩子们围住第一个遇上的人格季科。

“你们围在这儿干什么？滚开，讨厌的小麻雀！吱吱喳喳，把人的耳朵都吵聋啦。”

“你这个浑身油泥的霍霍尔，我们来逗逗你吧！霍霍尔！……霍霍尔！……焦油贩子！……”孩子们吱呀乱叫，围着格季科那口袋似的、肥大的裤子乱跳。

格季科低下头去，好象往井里看似的，打量着身边那些疯了似的孩子，仁慈地笑了。

马车轰隆轰隆地驶进了院子。彼得罗领着葛利高里走上台阶，同来的迎亲人群也跟着走上去。

从门廊通到厨房去的门关着。彼得罗敲了敲门，说道：

“主耶稣基督，宽恕我们吧。”

“阿门，”门里面回应了一声。

彼得罗敲了三次门，把话又重复说了三遍，里面才闷声地答应他。

“能让我们进去吗？”

“欢迎欢迎。”

门打开了，礼宾是娜塔莉亚的教母——一个很漂亮的寡妇，她鞠躬迎接彼得罗，微紫的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请喝一杯吧，亲爱的侯相，祝您健康。”

她递过来一杯混浊的、还没有发酵好的克瓦斯，彼得罗把胡子向两旁分了分，喝了下去，在一片抑制的笑声中咳了一下，说道：

“哼，亲爱的礼宾，你请我喝这种玩意儿！……等着吧，我的亲爱的黑莓果，我不会这样招待你的，我要叫你哭个够！……”

“请您原谅，”女礼宾鞠了一躬，对彼得罗狡狴、刻薄地一笑。

在男侯相和女礼宾斗嘴的时候，按照规矩，向新郎的亲人敬了三杯伏特加。

娜塔莉亚已经穿好结婚礼服，戴上了面纱，许多人在桌边围着她。玛丽什卡手里举着一根擀面杖，格丽普卡神气地在摇着一只播种用的筛子。

彼得罗已经出了汗，几杯伏特加灌得他已经稍有醉意，他恭恭敬敬地弯着腰，捧给他们每人一只酒杯，里面放着一枚半卢布的硬币。女礼

宾向玛丽什卡挤了挤眼，小姑娘就用擀面杖在桌子上一敲：

“太少！我们不能贱卖新娘！……”

彼得罗往里添了几个，又把装着铮铮响的银币的杯子端给她们。

“不卖！”两个小妹妹用胳膊肘子推撞着低下头去的娜塔莉亚，凶狠地说。

“那可没有法子了！我们出的价钱已经够高啦。”

“卖了吧，姑娘们。”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命令说，微笑着挤到桌边来。他那火红色的头发已经涂了化开的牛油，梳得平平正正，散发着汗臭和牲口粪的腐烂气味。

围坐在桌旁的新娘的亲戚和好友都站了起来，腾出地方。

彼得罗把手绢的一头塞到葛利高里手里，然后跳到长凳子上，牵着他绕过桌子，领到端坐在圣像下头的新娘面前。娜塔莉亚用羞怯得出了汗的手攥住手绢的另一头。

坐在桌边的人都吃了起来，用手撕着卤煮小鸡，在头发上擦着油手。阿尼凯在啃鸡胸脯上的骨头，从光光的下巴上往脖领里淌着油晃晃的汗水。

葛利高里惋惜地看着他和娜塔莉亚的两只用手绢系在一起的汤匙，望着在瓷碗里冒热气的面条。他很想吃东西，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响，很不舒服。

达丽亚坐在伊利亚舅舅旁边，自己吃着。伊利亚正在用又大又好的牙齿啃一块羊肋骨。大概他对达丽亚说了什么下流话，因为外甥媳妇直眨眼睛，眉毛哆嗦着，脸涨得通红，不断地在微笑。

大家都吃得很认真，而且吃了很久。男人带树脂味的臭汗味和诱人的香汗味混在一起。在箱子里放久了的裙子、常礼服和围巾散发着樟脑气味，还有一种甜甜的浓郁得说不上来的气味。

葛利高里不时斜眼看看娜塔莉亚。这时他才头一次注意到她的上嘴唇微鼓，象帽檐似的罩在下嘴唇上。还发现她的右颊上，颧骨下面一点儿，长着一块褐色的痣，痣上生了两根金色的细毛，不知道为什么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想起了阿克西妮亚那长着柔软鬃发的颀长的脖颈，这时他突然觉得，好象有人把扎人的干草屑撒进他的衬衣领里，撒到汗漉漉的脊背上。他打了一个寒战，怀着难耐的苦闷看了看那些正吧嗒着嘴，大吃大喝的人。

等到大家都离开桌子的时候，有个人嘴里喷着甜羹和吃足面包的饱嗝儿的酸臭气味，俯下身去，往葛利高里的靴筒里撒了一把小米：这是为了防备新郎万一被毒眼瞅了，也不致遭殃。回家的时候，一路上米粒直硌脚，紧紧的衬衣领子勒得喉咙喘气都困难，于是，被婚礼这些仪式弄得心情恶劣的葛利高里怀着冷漠、绝望的怨恨，悄悄在暗自咒骂。

第二十二章

在科尔舒诺夫家已经休息过来的马匹，使出最后的力气，往麦列霍夫家的院子跑去。马肚带上流满了一团团的汗沫。

醉醺醺的车夫都毫不怜惜地驱赶着马匹。

老人们出来迎接迎亲的行列。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捧着圣像，乌黑的大胡子上闪着银丝，伊莉妮奇娜站在旁边，紧闭着两片薄嘴唇，象是冻僵了似的。

葛利高里和娜塔莉亚在人们撒来的酒花籽和麦粒阵中走上前来接受祝福。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为他们祝福，禁不住老泪纵横，便慌张起来，皱起眉头：这样当众出丑，实在遗憾得很。

新人走进了上房。因为喝酒、坐车和被太阳晒得脸色绯红的达丽亚跳上台阶，朝着从厨房里跑出来的杜妮亚什卡大声吆喝道：

“彼得罗在哪儿？……”

“我没有看见。”

“该去请神甫啦，可是这个该死的却不知道滚到哪儿去啦。”

酒喝得过量了的彼得罗躺在一辆卸下前轡的大车里，难过得直哼哼。达丽亚象鹞鹰似的抓住他。

“撑死啦，笨蛋！该去请神甫啦！……起来！”

“滚你的！你算老几啊？在这儿发号施令！”他理直气壮地说道，两手在地上直划拉，把鸡粪和牲口吃剩的草料扒成一堆。

达丽亚一面哭，一面把两个手指头伸进彼得罗嘴里压在胡说八道的舌头，好叫他吐出来，醒醒酒。然后又冷不防往胡里胡涂的彼得罗的脑袋上浇了一桶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顺手拿起卷放的马衣给他擦干，把他领到神甫那里去。

一点钟以后，葛利高里和在烛光下显得更漂亮的娜塔莉亚并肩站在教堂里，手里举着一个蜂蜡芯子，用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向低声嘁喳着的人群筑成的厚墙瞟着，脑子里不断地重复着这几个纠缠不休的字：“放荡够啦……放荡够啦！”脸虚肿起来的彼得罗站在后面，不断地咳嗽着，杜妮亚什卡的眼睛在人群里面闪动，还有些似乎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面孔在晃动；耳边响着南腔北调的合唱声和助祭拖着长腔的祝福声。葛利高里陷入一种任人摆布的麻木状态中。他围绕经台走着，一脚踏在说话鼻音很重的威萨里昂神甫歪斜的靴后跟上；当彼得罗悄悄拉了一下他的常礼服衣襟，他就停了下来；他看着摇曳的烛光，竭力在跟那股使他昏昏欲睡的困劲儿斗争着。

“交换戒指！”威萨里昂神甫和蔼地看了一下葛利高里的神色以后说道。

交换了戒指。

“快完了吗？”葛利高里从侧面看见彼得罗的目光以后，用眼色问道。彼得罗的嘴角稍微动了动，敛起了笑容，说道：“快啦。”然后，葛利高里在妻子的湿润的、没有滋味的嘴唇上亲了三次，教堂里弥漫着熄灭蜡烛的难闻的气味，挤在教堂门廊里的人群一下都拥到出口处。

葛利高里把娜塔莉亚的一只粗糙的大手握在自己的手里，走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有人把制帽给他扣在脑袋上了。南方吹来夹杂着苦艾气味的热乎乎的微风。从草原上送来阵阵的晚凉。顿河对岸的什么地方，闪着曲曲折折的蓝色的电光，要下雨了。教堂的白色围墙外面，伴随着马蹄声的清脆、温柔的铃铛声与鼎沸的人声混成一片。

第二十三章

科尔舒诺夫家的人在新郎和新娘去教堂以后才到来，他们未到以前，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曾多次跑到大门外边，顺着街道向远处遥望，可是两边长满一丛丛象镂孔花边似的刺草的灰色街道上，仿佛舔过一样，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他把视线转向顿河对岸。树林子明显地变黄了，顿河对面的小湖边，芦花盛开的、成熟的芦苇疲倦地弯下腰，垂到湖面上，垂在香蒲上。

初秋梦幻似的、忧郁的蓝天又抹上一层苍茫的暮色，笼罩着村庄、顿河、石灰岩的小山，以及顿河对岸隐没在紫色烟霭中的树林和草原。大道的十字路口上，小教堂尖顶的轮廓象剪影似的衬在灰蓝的天幕上。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听到了隐约的、辘辘的车声和狗叫声。两辆大车从广场上冲到街上来了。前面一辆车里，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卢吉妮奇娜摇摇晃晃地并排坐在软垫子上，他们对面坐的是格里沙卡爷爷；他穿了一套新制服，挂着乔治勋章和十字章。米吉卡潇洒地坐在车夫座上赶车，根本没有拿出压在座位下面的鞭子来抽赶那两匹肥壮的、跑得发狂的铁青马。米海赶第二辆车，他身体向后仰着，不住地勒缰绳，竭力使飞奔的马匹换成小快步。米海那光光的、没有眉毛的脸上泛起了一层深深的红晕，汗珠纷纷从裂成两半的帽檐下面滚出来。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开开大门，两辆马车紧跟着赶进了院子。

伊莉妮奇娜象母鹅似的从台阶上走下来。

“请进吧，亲爱的亲家！你们光临寒舍，真是赏脸啦！”她弯下粗胖的腰说道。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歪着脑袋，摊开两臂，说道：

“竭诚欢迎你们光临，亲家！请进吧！”他高声唤人把马卸了，便朝亲家公走去。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掸了掸尘土。他们互相寒暄一番后，便朝台阶走去。格里沙卡爷爷由于车子震荡得厉害，感到很疲劳，所以落在后头。

“快请进屋里去，老亲家，请进吧！”伊莉妮奇娜一再邀请说。

“别费心了，太感谢啦！……就来啦。”

“盼了你们很久啦，请进吧。快拿把笤帚来给老亲家扫扫衣裳。这阵子的尘土真多，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

“一点儿也不错，天气太干燥……所以尘土多……不用张罗啦，亲家母，现在我先要……”格里沙卡爷爷朝脑筋迟钝的亲家母鞠着躬，向板棚退走过去，隐到油漆过的风车后头去了。

“你跟老人家缠什么呀，糊涂娘儿们！”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台阶上迎上伊莉妮奇娜，劈头骂道。

“老头子年纪大了，急着要小便啊，可是你哪……呸，主啊，真是个糊涂虫！……”

“我怎么会知道啊？”伊莉妮奇娜难为情地说。

“应该动动脑筋嘛。好啦，这也没有什么。去招待亲家母入席吧。”

几张摆满菜肴的桌子四周，醉醺醺的客人都在大呼小叫地说着醉话，亲家被让到堂屋的桌上就座。不久新夫妇也从教堂里回来了。潘苔

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举起瓶子来斟酒，眼泪夺眶而出。

“好啦，亲家，来为咱们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祝他们诸事如意，就象咱们一样情投意合……祝他们快乐、健康，白头偕老……”

给格里沙卡爷爷斟满了一个大肚杯，这一杯酒有一半灌进他那乱烘烘的灰色胡子遮着的嘴里去，另一半则灌进制服的硬领里去了。宾主有时碰杯喝，有时拿起来就喝了。一片赶集似的喧嚣。坐在桌子尽头上的科舒诺夫家的一个远亲尼基福尔·科洛维金——阿塔曼斯基团的老哥萨克，他举起一只手，吼叫道：

“苦啊！”

“苦——苦啊！……”桌上其余的人也都同声喊道。

“哎呀，苦啊！……”挤满厨房的人也群起响应。

葛利高里皱着眉头，亲了亲妻子的淡而无味的嘴唇，恶狠狠地看着四周的人们。

四周是一张张的红脸。醉意朦胧，放荡的目光和笑容。油晃晃的嘴嚼着，往绣花桌布上流着酒肉唾液的大嘴。总之，人们在吃喜酒。

尼基福尔·科洛维金咧开牙齿已经掉得七零八落的大嘴，又举起一只手来。

“苦啊！……”他那阿塔曼斯基团的蓝制服袖子上的三道金线绦——这是自愿延长服役的标志——皱了起来。

“苦——苦——啊！……”

葛利高里憎恨地看着科洛维金牙齿残缺不全的大嘴。

“亲嘴吧，小公鸡和小母鸡……”彼得罗嘶哑地喊道，被酒泡在一起象小辫子似的胡子在不断地扇动。

醉醺醺的、脸色绯红的达丽亚在厨房里唱起歌来了。大家都跟着她唱。歌声也传进了堂屋。

看呀，小河一条，

河上还搭了桥……

歌声交织成了一片，赫里斯托尼亚的声音追逐着别人的声调，震得窗户玻璃吱吱直响，象打雷似地唱道：谁给咱们端酒来呀，咱们来开怀畅饮多美啊。洞房里是一片女人的尖声歌唱：我失去了，丧失了，我那娇嫩的声调。有一个象桶箍一样颤抖的、苍凉的男声出来帮腔：失去了，哎哟哟，丧失了，哎哟哟，我那娇嫩的声调。噢噫，它在别人的花园里飘泊，啄食着绣球花的苦果。

“咱们尽情地玩乐吧，好人们哪！……”

“请尝尝羊肉。”

“缩回你的爪子去……我丈夫，你看，他在往这里瞧哪。”

“苦——苦——啊！……”

“这个媒相真够放肆了，怎么能这样对待媒人呀。”

“哼，不不，你不必拿羊肉来招待我们……也许我喜欢吃条鲟鱼……我要吃鲟鱼：因为这种鱼肥。”

“普罗什卡大哥，来，咱们再干一杯。”

“这会使你心花怒放……”

“谢苗·戈尔杰耶维奇！”

“啊？”

“谢苗·戈尔杰耶维奇！”

“滚你的蛋吧！”

厨房里的地板震得直颤动，压得弯了下去，鞋后跟咚咚地响起来，一只玻璃杯摔到地上，响声却淹没在喧闹声中。葛利高里隔着座上客人们的脑袋往厨房里望去：娘儿们家正在一片呼啸和尖叫声中跳圈舞。她们摇晃着大胖屁股（没有一个瘦的，因为每人身上都穿了五六条裙子），挥舞着绣花手绢，胳膊肘子也跟着在跳舞。

手风琴在刺耳地召唤着。琴手奏起一支委婉低回的哥萨克舞曲。

“来，围成一圈！围成一圈！”

“让一让，亲爱的客人们！”彼得罗推搡着那些跳舞跳得胀起来的娘儿们的大肚子，央告说。

葛利高里高兴起来，向娜塔莉亚挤了挤眼。

“你看，彼得罗要跳哥萨克舞啦。”

“他这是跟谁跳啊？”

“你没看见吗？跟你妈跳哪。”

卢吉妮奇娜两手叉住腰，左手里拿着一条手绢。

“跳啊，喂，不然我就……”

彼得罗跳着细碎的脚步来到她面前，行了一个很漂亮的屈膝礼，又跳回原处。卢吉妮奇娜提起裙子，好象要跨过水洼似的，用鞋尖打着拍子，在一片喝彩声中，象男人一样放开脚步跳起来。

琴手奏起低回快速的调子，这种快速的节奏把彼得罗推离原来的地方。他哎哟了一声，用手巴掌拍着靴筒子，嘴角咬住胡子尖，蹲下去踢踢哒哒跳了起来。他的腿弹动着，膝盖快速地在闪晃，踏着不可捉摸的舞步：额角上汗湿的额发在迅速地摆动，可是仍然赶不上跳跃的节奏。拥挤在门口的人们的脊背挡住了葛利高里的视线。他只能听到钉着铁掌的鞋后跟踏出的，象燃烧松木板子时的噼啪响声，还有喝醉了的客人的疯狂喊叫声。最后，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和伊莉妮奇娜一同跳起来，他跳得既认真又严肃，就象他做一切事情一样。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站在一张方凳上，摇晃着瘸腿，咂着舌头。他的脚虽然没有跳舞，但是他那闲不着的嘴唇和两只耳环却在跳个不停。那些有跳舞瘾的人，还有些不会真正弯起腿跳的人也都热烈地跳起哥萨克舞来了。他们召唤大家说：“别叫人扫兴！”

“步子跳得小一点！哎呀，你！……”

“他的两条腿倒很灵活，就是屁股碍事。”

“快点！快点！”

“我们这边胜啦。”

“给我点甜果汁喝，不然我……”

“累啦，坏东西。给我跳，否则我就拿瓶子揍你！”有点醉意的格里沙卡爷爷，抱住邻座客人的宽脊背，象蚊子似的对着那个人的耳朵嗡嗡道：“你是哪一年宣誓的？”他的邻座，一个象枯老的橡树似的老头

子，挥舞着一只手嚷道：“一八三九年，孩子！”

“哪一年啊？”格里沙卡爷爷竖起干皱的耳朵问道。

“一八三九年，我已经告诉你啦。”

“您贵姓？在哪里服过役？”

“巴克拉诺夫斯基团的司务长——叫马克西姆·博加特廖夫。是……是红石崖村的人。”

“我问你，是麦列霍夫家的亲戚吗？”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麦列霍夫家的亲戚吗？”

“啊哈，我是新郎的外公。”

“您在巴克拉诺夫斯基团服过役？”

老头子不断地点着头，用失去光泽的眼睛看着格里沙卡爷爷，一块没有嚼完的肉在他那光秃的牙床上翻滚。

“那么说，您参加过高加索战争啦？”

“我曾跟已经去世的巴克拉诺夫将军本人一起服过役——愿他在天之灵幸福——平定过高加索……我们团里都是些少有的哥萨克……全都象禁卫军那样的高个子，就是都有点儿驼背……个个都是大长胳膊、宽肩膀——如今的哥萨克就是横着身子躺在上面都躺得下……孩子，你瞧，我们曾经出过些什么样的人物……去世的将军老爷在切连吉斯克山村马上就抽了我一顿鞭子……”

“可是我曾参加过土耳其战争……你说什么？是的，参加过。”格里沙卡爷爷挺起干瘪的胸膛说道，乔治勋章碰得叮当乱响起来。

“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占领了这个山村，可是中午的时候，号兵却吹起警号来啦……”

“我们也得到为白沙皇效力的机会啦。在罗希奇附近发生了战斗，我们第十二顿河哥萨克团和敌人的禁卫军厮杀起来……”

“这个号兵吹起警号……”巴克拉诺夫斯基团的老兵根本不听格里沙卡爷爷的话，继续说下去。

“敌人的禁卫军就如同咱们阿塔曼斯基团的士兵。是的，您哪。”格里沙卡爷爷怒气冲冲地挥着手，激动地说。

“他们也是为自己的沙皇打仗，他们的头上都戴着一顶口袋似的白帽子。你听见了吗？头戴口袋似的白帽子。”

“我对我的同事说：‘季莫沙，咱们这是要退却啦，把墙上的挂毯扯下来，咱们把它捆在马鞍后的带上……’”

“我有两枚乔治勋章！是因为作战英勇奖给我的！……我曾活捉过一个土耳其少校……”

格里沙卡爷爷哭着，用他那干瘦拳头敲着巴克拉诺夫斯基团的老爷爷狗熊般的脊背，发出咚咚的响声；但是巴克拉诺夫斯基团的老爷爷正拿着一块鸡肉，把樱桃酱当做芥末蘸着，无精打采地看着洒满了面条的桌布，吧嗒着干瘪的嘴：

“孩子，鬼叫我干出了这桩丑事……”老头子的眼睛呆呆地固执地

指一八五九年以前二三十年间，由沙米里领导的高加索山民暴动，一八五九年八月被沙皇政府平息。十月革命前，非俄罗斯人都这样称呼沙皇。

盯着桌布上的白色皱褶，仿佛他看到的并不是洒满了酒和面条的桌布，而是白雪皑皑的、耀眼的高加索蜿蜒的群山。

“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常常我们占领了契尔克斯人的村庄，小土房子里有些财物，可是我并不眼馋……拿别人的东西都是因为鬼迷了心窍……可是，这一回……却看上了一条挂毯……带穗头的……我想这玩意儿可以当马衣……”

“什么世面咱们都见过。咱们也到过外国。”格里沙卡爷爷想看看邻座的眼睛，但是那深眼眶象长满了蓬蒿的小沟一样，遮了一层白色的眉毛和胡子毛团；格里沙卡爷爷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周围全是一片浓密的硬毛。

他使了一个计策；他想用自己故事的紧张地方吸引邻座的注意，就单刀直入，从中间讲起来：

“于是捷尔辛采夫上尉就命令道：‘全排成纵队迅速前进，前进！’”

巴克拉诺夫斯基团的老爷爷，就象一匹听见了军号声的战马，仰起脑袋，把疙疙瘩瘩的拳头放到桌子上，悄悄地说道：

“巴克拉诺夫斯基团的弟兄们，收起马刀，准备好长矛，投入战斗！……”这时候他的声音突然宏亮起来，昏暗的瞳人闪闪发光，垂老的眼睛里又燃起昔日的火焰。

“巴克拉诺夫斯基团的好汉们！……”他张开只剩下光秃秃的黄牙床子的大嘴，吼叫道：“冲锋……冲锋，前进！……”

他机智地，英姿勃勃地望着格里沙卡爷爷，也不再老用上衣的脏袖子去擦那使下巴痒酥酥的眼泪啦。

格里沙卡爷爷也活泼起来了。

“上尉对我们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挥了一下马刀，我们就飞马向前冲去，但是敌人的禁卫军排成了，你瞧，这样的阵势，”他用手指头在桌布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四边形，“向我们开起炮来。我们往他们的阵地上冲了两次——每次都被他们打回来了。突然，侧翼的小树林边出现了他们的骑兵。我们的连长就下命令。我们转向右翼，重整了队形——向他们冲去。厮杀起来。什么样的骑兵能够顶得住哥萨克的冲杀呀？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号叫着，向树林子里逃去……我看见，我前头有一个敌人的军官，正骑在一匹深褐色的马上奔逃。是一位非常英俊的军官，两撇黑胡子向下耷拉着，他总在回头看我，并且在从枪套里往外拔手枪。枪套是拴在马鞍子上的……他开了一枪，没有打中。这时候我把马一夹，追上了他。起初我想砍死他，可是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要知道他也是一人嘛……我用右手拦腰把他抱住，您看，他就这样从马鞍子上飞了下来。他直咬我的手臂，可是我还是把他俘虏了……”

格里沙卡爷爷胜利地看了看他的邻座：老头子却把四方的大脑袋垂到胸前，在喧哗声中舒服地打着呼噜，睡着了。

卷二

第一章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的家世，有很悠久的历史。

在彼得一世统治的时期，有一次，一艘官船满载着干粮和火药，沿着顿河向亚速海驶去。顿河上游，离霍皮奥尔河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奇戈纳克的“强盗”市镇，这个小镇的哥萨克在夜里偷袭了这只船，杀死了正在酣睡的守卫，把干粮和火药抢劫一空，把船也凿沉了。

按照沙皇的命令，从沃罗涅什派来了军队，把那个强盗市镇奇戈纳克烧光了，在战斗中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参加过抢船的哥萨克全都击溃，把俘虏的亚基尔卡大尉和另外四十名哥萨克在水上绞刑架上绞死；为了恫吓下游骚动的村镇，把绞刑架顺流放到顿河下游去。

十多年后，在奇戈纳克的旧址上，重又炊烟缭绕，许多新移来的和那些劫后幸存的哥萨克又在那里定居下来。市镇重又发展起来，并修筑了一道环镇围墙。从那时候起，从沃罗涅什派来一名皇家坐探和眼线——农民莫霍夫·尼基什卡。他贩卖各种哥萨克日常生活中必需的杂货：刀柄，烟草，火石等等；他也买卖赃物，而且每年要到沃罗涅什去两次，表面上是去办货，实际上是去报告，说镇上目前还算安静，哥萨克也没有策划什么新的叛乱。

这个莫霍夫·尼基什卡后来繁衍成了商人莫霍夫家族。他们在哥萨克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在镇上撒下了种籽，而且繁衍起来，就象野草一样拔也拔不净；他们神圣地保存着沃罗涅什督军派遣他们的祖先到这个叛乱集镇时颁发的、已经破烂不堪的证书。如果不是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祖父还在世时的一场大火，把藏在神龛里装着证书的锦匣烧掉的话，也许会一直保存到今天呢。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祖父因为喜欢赌博，弄得倾家荡产；他原要重振家业，可是大火又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烧光了，所以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就不得不又重新创业。他埋葬了瘫痪的父亲以后，拿一个已经磨损得尽是麻坑的卢布做本钱，干起事业来了。起初他走村串巷，收购猪鬃和鹅毛。过了五年的穷日子，一戈比一戈比地欺骗和榨取附近各村的哥萨克，可是后来他不知怎么地，摇身一变，收破烂的谢廖什卡就成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了，在镇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和半疯半傻的神甫女儿结了婚，拿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陪嫁钱，又开了个布店。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布店开的正是时候。依照军区政府的命令，开始把顿河左岸各乡镇辖区内的哥萨克整村整庄地迁移到右岸来，因为左岸的土地贫瘠，都是象石头一样硬的黄沙地。一个新的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发展起来；新建房舍天天在增加。在与原属地主土地交界的地方，在奇尔河、黑河和弗罗洛夫卡河的两岸，在草原上的山谷和洼地里，一直到乌克兰小村庄一带的广阔区域内，出

沃罗涅什是南俄的重镇，位于顿河支流，沃罗涅什河边。

谢尔盖的爱称。

俄国旧俗：嫁女儿要陪送嫁妆，身份高，有钱的人，除一般的嫁妆外，还须陪送大量的财物，女儿有缺陷，则陪送的要更多，才有人肯娶。

现了许多新的村庄。过去买东西，常要跑到五十多俄里以外去，可是，现在这里开了一家新铺子，一色的新松木货架，架子上摆满了诱人的布匹绸缎。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事业就象一只拉满了的三排键的手风琴一样，全面地发展起来；除了布匹绸缎以外，凡是乡民的朴素生活必需的一切东西他都贩卖：皮革制品、盐、煤油和服饰用品，一应俱全。近来连农业机器都卖了。从阿克萨伊斯克的工厂里运来的收割机、播种机，犁、风车和选种机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临时搭起、漆成绿色的、凉爽的夏季店面前。当然别人口袋里的钱是很难计算的，但是看得出，机灵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生意赚了很多钱。三年后，他开了一个粮店，又过一年，在第一个妻子去世以后，又在着手修建一座机器磨坊了。

他把鞑靼村和附近的村庄都牢牢地掌握在他那黝黑的、生着一层稀疏的亮晶晶的黑绒毛的小拳头里。没有一家不欠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债：一张张印着橙黄边的绿色借据——有的是买收割机欠的，有的是为了女儿置办嫁妆欠的（因为嫁姑娘的时候到了，而帕拉莫诺夫粮店又把小麦价格压得很低，所以都到这里来求他：“赊给我们一点吧，普拉托诺维奇！”），要赊欠的东西还多着呢……磨坊里有九个工人，铺子里七个伙计，家里有四个佣人——他们这二十张嘴都是靠买卖人的恩典吃饭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姑娘丽莎，一个是比她小两岁的、瘦弱多病、萎靡不振的男孩弗拉基米尔。第二个妻子是个骨瘦如柴、窄鼻梁的女人，叫安娜·伊万诺夫娜，她没有生过孩子。她把那晚来的、从未显示过的母爱，以及长期郁积在心中的苦恼（她已经三十四岁了才嫁给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全都倾注到前妻留下来的孩子身上了。后母神经质的性格，对于子女的教养没有产生好影响，至于父亲对他们的关心，也并不比对马夫尼基塔或者厨娘的关心更多一点。做买卖、跑生意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一会儿去莫斯科，一会儿去下诺夫戈罗德，一会儿去乌留平斯克，一会儿又去各乡镇的市集。孩子在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并不敏感的安娜·伊万诺夫娜根本不想深入了解孩子心灵上的秘密——繁多的家务使她顾不到这些——因此姐弟俩在成长过程中，互不理解，非常陌生，性格各异，根本不象亲生姐弟。弗拉基米尔成了一个性格孤僻、精神萎靡的人，总是愁眉苦脸，流露出一种不是儿童应有的严肃神色。而丽莎却是混在女仆和厨娘中间，在放荡、见过世面的娘儿们群中长大，她很早就看到了生活的丑恶面。妇人使她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当她还是一个幼稚、羞涩的少女时，就象荒林中的毒莓一样，自生自长起来。

岁月悠悠逝去。

老年人照例是更老了；而年轻人却象一片茂盛的丛林长起来了。

有一次喝晚茶的时候，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瞥了女儿一眼，不禁大吃一惊（伊丽莎白这时候已经中学毕业，出落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美貌的少女）；他看了一眼，手里盛着琥珀色茶水的茶碟颤抖了起来；“真象去世的母亲。我的上帝，简直太象啦！”他叫了一声：“丽兹卡，把脸转过来！”竟没有注意到，女儿从小就酷似母亲。

丽莎是伊丽莎白的爱称。

也是伊丽莎白的爱称。

……弗拉基米尔·莫霍夫是个瘦弱的、脸色焦黄的小伙子，中学五年级的学生，他常到磨坊的院子里去玩。不久前，他和姐姐一同回来过暑假，弗拉基米尔和往常一样，回来以后总要到磨坊里去看看，在浑身是面粉的人群中乱闯，听听那有节奏的磨粉机和齿轮的轰隆声，滑动的皮带的沙沙声。他喜欢听来磨面粉的哥萨克们小声的恭维：“少东家……”

弗拉基米尔小心地绕过满院子的牛粪堆和车辆，走到木栅门口，忽然想起来还没有到机器间去过，他就又回来了。

磨粉工人季莫费和绰号叫做“钩儿”的磅秤工人，以及磨粉工的助手，一口白牙的小伙子达维德卡，都把裤腿卷到膝盖上面，正在机器间入口处，红色储油罐旁边和着一大堆粘土。

“啊啊，东家！……”

“钩儿”露出嘲笑的神情向他问候道。

“你们好呀。”

“你好，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在和泥哪，”达维德卡艰难地从散发着牲口粪臭味儿的粘泥里往外拔着腿，恶意地微笑说。

“你爸爸舍不得花一个卢布去雇女工，就逼着我们来干这种活儿。你爸爸真是守财奴！”他咕唧咕唧地挪动着两条腿，又补充说。

弗拉基米尔的脸立刻涨红了。他对这个总是面带微笑的达维德卡，对他这种轻慢的腔调，甚至对他的雪白牙齿，产生了一种无法压制的敌意。

“怎么是守财奴呢？”“就是。他吝啬得要命。连自己拉的屎都要再吃下去，”达维德卡简单地解释说，还微微一笑。

“钩儿”和季莫费都赞赏地笑了起来。弗拉基米尔觉得受到了刺心的侮辱。他冷冷地打量了一下达维德卡。

“那么说……你是很不满意啦。”

“你过来，和一下泥试试看，你就明白啦。什么样的傻瓜会满意呢？应该把你爸爸弄到这儿来，叫他的大肚子晃荡晃荡才好呢！”

达维德卡摇晃着身子，艰难地在粘泥里走着圈子，把脚抬得很高，现在他已经是在毫无恶意地、愉快地笑了。弗拉基米尔感到一丝的快意，他搜尽枯肠，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回答。

“好，”他一字一板地说道，“我去告诉爸爸，就说你不满意这里的工作。”

他斜睨了一下达维德卡的脸，这句话所产生的效果使他吃了一惊：达维德卡的嘴唇既可怜，又勉强地笑着，另外两个人也皱起了眉头。三个人都一声不响地在稀溜溜的粘泥里和了一会儿。最后达维德卡把眼睛从脏脚上移开，恨恨地、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是说着玩哪，沃洛佳……喂，我是说着玩哪……”

“我要把你说的话全都告诉爸爸。”

原文的意思是扑克牌中的“J”，意即这个工人的身形象“钩子”。

弗拉基米尔的爱称。

弗拉基米尔为父亲和自己受到的侮辱，为达维德卡可怜的笑容感到难过的眼泪正夺眶而出，便绕过油罐走去。

“沃洛佳！……弗拉基米尔·谢尔盖那维奇！……”达维德卡惊叫道，跳出烂泥堆，把裤腿从溅满污泥的膝盖上撸下来。

弗拉基米尔停了下来。达维德卡跑到他的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央告说：“不要告诉你爸爸啦。我是逗你玩才说的……请原谅我这个傻瓜……真的，我没有恶意！……是为逗你玩才说的……”

“好吧。我不告诉啦！……”弗拉基米尔皱着眉头喊道，然后向板栅门走去。

可怜达维德卡的心情占了上风。他怀着轻松的心情，顺着板栅走去。从磨坊院子角落里的铁匠作坊那里传来杂乱的打铁声：先在铁上敲一下——声音喑哑、柔和，再在铮铮响的铁砧子上打两下——发出叮当的响声。

“你惹他干什么？”

“钩儿”压抑的低音传到正走开去的弗拉基米尔的耳朵里。

“不碰他，就不会散发出臭味来啦。”

“瞧这混蛋，”弗拉基米尔恨恨地想，“骂得多难听……告不告诉父亲呢？”

他回头看了看，又看到了达维德卡往常那种露出白牙齿的笑容，于是下了决心：“要告诉父亲！”

商店前的广场上，停着一辆套好的大车，马拴在拴马桩上。一群孩子正在从消防棚子的顶上哄一群灰色的、唧唧喳喳叫的麻雀。从阳台上传来大学生博亚雷什金的宏亮的男中音和另一个人沙哑的颤音。

弗拉基米尔走上台阶，爬满台阶和阳台的野葡萄的叶子在他头顶上飘动，它们从蓝色飞檐的雕花上垂下来，象一顶顶鼓胀起来的绿帽子。

博亚雷什金摇着剃得光光的紫红色脑袋，对坐在他旁边的、年轻但是却留着大胡子的教师巴兰达说道：

“虽然我是一个哥萨克农民的儿子，对一切特权阶级怀有一种非常自然的仇恨，可是您简直想不到——读他的作品，我竟非常可怜起这个垂死的阶级来了。我自己几乎要变成贵族和地主了，狂热地研究起他们理想中的妇女，为他们的利益担心，——总而言之，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亲爱的，您看，天才有多么巨大的威力！它可以改变你的信仰。”

巴兰达玩弄着丝带的穗子，讥讽地笑着，仔细打量着衬衫前襟上绒线编的红花。丽莎懒洋洋地坐在沙发椅里。显然，她对客人的谈话毫无兴趣。她那总象是丢失了什么东西和在寻找什么东西的目光在无聊地看着博亚雷什金伤痕斑斑的紫色脑袋。

弗拉基米尔行了个礼，走了过去，敲了敲父亲书房的门。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正坐在皮凉椅上，翻阅六月份的《俄罗斯财富》。地板上放着一把骨柄已经发黄的裁纸刀。

“你有什么事？”

弗拉基米尔把脑袋往肩膀里缩了缩，神经质地理了理身上穿的衬衣。

“我刚从磨坊里回来……”他迟疑地开口说，但是他看着父亲裹在丝绸背心里的圆滚滚的肚子，想起了达维德卡的刺眼的笑容，就坚决地说了下去：“……听见达维德卡说……”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仔细地听完他说的话，然后说道：

“咱们叫他滚蛋。你去吧。”他哼哼着弯下腰去拾裁纸刀。

晚上，村里的知识分子都来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家里聚会：博亚雷什金——莫斯科技术学校的学生；干瘦、自命不凡、患肺病的教师巴兰达；他的姘头，女教师玛尔法·格拉西莫芙娜——一个圆滚滚的、总也不见老的大姑娘，她的衬裙总是很不雅观地露在外面；邮政局长是一个古里古怪、身上又脏又臭，总是散发着火漆和便宜香水气味的光棍汉。年轻的骑兵中尉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也偶尔从自己的庄园上到这里来，他正在父亲——贵族地主——处小住。他们坐在阳台上喝茶，扯些毫无意义的话，等到无精打采的谈话中断的时候，客人中的一位就会去把主人那镶着宝石的贵重留声机开开。

有时候，在重大的节日，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很欢喜显显阔气：大宴宾客，请他们喝贵重的酒，吃特地从巴塔伊斯克定来的新鲜鲟鱼子和上等的菜肴。平常日子，他过得很俭省。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他从不吝啬买书的钱。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很喜欢看书，对什么都要用自己象菟丝似的顽强的头脑去研究一番。

他的合伙股东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阿捷平是个浅黄头发、蓄着尖尖的小羊角胡子和眼睛深藏在细眼缝里的人，他很少到这里来。他跟梅德维季河口修道院的一个还俗的尼姑结了婚，同她过了十五年夫妻生活，共生了八个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消磨在家里。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是从当团队文书发迹的，他把军队里那种拍马和奉承的腐败习气也带回家里来了。孩子们在他面前都要踮着脚尖走路，小声说话。每天早晨，孩子们盥洗完毕，就在餐厅里挂的象口黑棺材似的大钟下排成一队，母亲站在队后，一听到父亲的干咳声从卧室里传来，立即开始用各种声调，装腔作势地依次朗诵祷词：《主啊！救救你的子民吧》和《我们的父》。

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正好在他们祷告完了，也就穿好衣服，走出卧室，来到餐厅，眯缝着白菜叶色的小绿眼睛，象大主教似的伸出一只肥胖的光手。孩子们依次走过去亲吻。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吻过妻子的脸颊，就开口了，“奇”音总是发得模糊不清，成了“茨”音：

“波莉茨（奇）珈，擦（茶）泡上了吗？”

“泡上啦，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

“倒一杯浓一点的。”

他管理商店的会计事务。在每页的“借方”和“贷方”的粗体字栏下，都写满了文书们惯用的、花哨字体的数字。他每天读《市场报》，毫无必要地在疙疙瘩瘩的鼻子上带上金框夹鼻眼镜。对待店员们却很客气。

“伊万·彼得罗维茨（奇）！请您给这位乡亲量几尺道利花布。”

他的妻子称呼他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孩子们都叫他金（亲）爱的爸爸，店伙都叫他“擦擦儿”。

两个神甫——威萨里昂神甫和 监督司祭潘克拉季——都和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没有什么交往，因为他们跟他有宿怨。两个神甫彼此也不很和睦。刚愎自用、喜欢挑拨是非的潘克拉季最善于在邻里之间制造不和；而威萨里昂是个单身汉，跟乌克兰女管家姘居在一起，因为生梅毒所以说话瓮声瓮气，他生性随和，所以很少与这位监督司祭来往，而且不太喜欢司祭那种自高自大和爱拨弄是非的性格。

除了教师巴兰达以外，其余的人在村子里都有了自己的私宅。莫霍夫那油漆成蓝色的、薄铁顶的宅子坐落在广场上。商店就在家对面——耸立在广场正中央，装着玻璃门，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

“谢·普·莫霍夫与叶·康·阿捷平合营商店”。

和商店毗连着的是一长排有地窖的低矮板棚，离这里约二十沙绳，是教堂的圆形砖围墙和圆顶的教堂，这圆顶很象是熟透了的绿洋葱头。教堂对面，是一带粉刷得庄严、肃穆的学校围墙和两座漂亮房子：一座是浅蓝色的，花园的木栅栏也漆成同样的颜色，那是潘克拉季司祭的；一座是褐色的（避免两座房子一样）、有雕饰的围墙和宽大的阳台，那是威萨里昂神甫的。然后从这个街角直拐到另一个街角，是阿捷平的怪模怪样、狭长的二层小楼；再过去，就是邮局、哥萨克的草顶或铁皮顶的家舍，屋顶倾斜，上面装着一只生锈的铁公鸡的磨坊。

村子里的人关上里里外外的百叶窗，过着与世隔离的幽静生活，如果不去作客，天一黑就都把门关上，放开铁链锁着的狗，寂静的村子里就只听到更夫的梆子声了。

第二章

八月底，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在顿河边偶尔遇见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女儿伊丽莎白。他刚从顿河对岸回来，正在把船向一棵断树靠拢的时候，看见了划破水流驶来一只油漆的小艇。小艇从山后划出，向码头驶来，划桨的是博亚雷什金。他的光脑袋上的汗闪着亮光，前额和太阳穴上鼓起了青筋。

米吉卡并没有马上就认出伊丽莎白，因为草帽的灰色阴影落在她的眼睛上。她用晒红的双手抱着一束黄色的睡莲，压在胸前。

“科尔舒诺夫！”她看见米吉卡以后，就点头招呼说。

“你骗我啦？”

“怎么骗你啦？”

“还记得，你答应带我一块儿去钓鱼吗？”

博亚雷什金放下船桨，挺直脊背。小船飞也似地把船头冲到岸上，擦得岸边的白石灰岩沙沙作响。

“你还记得吗？”丽莎从船里往外跳着，笑问道。

“没有工夫呀。活儿太忙啦，”米吉卡辩解着，气喘吁吁地看着向他走来的姑娘。

“不行啦！……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我辞职啦！喏，车套和辕木奉还给您，我不能再为您效力啦！您想想看，我们在这该死的河上划了有多远呀？我手上被船桨磨得全是血泡。这可不象在陆地上走那么轻松啊！”

博亚雷什金光着的大脚坚实地踏着尖削的石灰岩，用揉皱的学生制帽的帽顶擦着额上的汗。丽莎没有理他，只管朝米吉卡走去。米吉卡笨拙地握了握伸给他的手。

“我们什么时候去钓鱼？”她仰着头，眯缝起眼睛问道。

“明天就去都行。庄稼已经收完啦，现在可以去啦。”

“你还骗我吗？”

“不会啦！”

“你很早就来叫我吗？”

“天亮以前。”

“我等着你。”

“一定去，真的，一定！”

“没有忘记敲哪一扇窗户吗？”

“会找到的，”米吉卡微笑道。

“我大约很快就要走啦。很想钓一回鱼。”

米吉卡一声不响地玩弄着手里的锁船的锈钥匙，盯着她的嘴唇。

“你说完了吗？”博亚雷什金仔细地看手里的一只有花纹的贝壳，问道。

“咱们立刻就走。”

她沉默了一会儿，茫然地笑着问道：

“你们家好象办过一次喜事，是吧？”

“把妹妹嫁出去啦。”

“嫁给谁？”没有等待答复，她就难以捉摸地笑了。

“一定来呀！”又象第一次，在莫霍夫家的阳台上一样，她这一笑象荨麻似的刺痒了米吉卡的心。

把姑娘一直目送到船边。博亚雷什金劈开两腿，忙着把小船推下水去；丽莎笑着，从他头顶瞟着正在玩弄钥匙的米吉卡，直向他点头。

船划出去约有五沙绳远的时候，博亚雷什金低声问道：

“这个小伙子是您的什么人？”

“朋友。”

“心上人？”

米吉卡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可恶的桨架吱扭吱扭地乱响，害得他没有听到她的答话。他看到博亚雷什金身子一仰一伏地划着桨，笑了起来，但是却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是背朝他坐着的。帽子上的紫色缎带垂到她裸露的肩膀上，微风一吹，飘忽不定，时隐时现，逗引着米吉卡模糊的视线。

很少用钓竿钓鱼的米吉卡，从来没有象这天晚上那样热心地准备过。他砸了一堆干牛粪，在菜园子里煮起麦粥来，匆匆忙忙地换过发潮的钓线。

米海一面看着他在准备，一面央求他说：

“带我去吧，米特里。你一个人多不顺手。”

“我一个人也成。”

米海叹了一口气。

“咱们好久没有一块儿去钓鱼啦。如今可能钓到半普特重的大鲤鱼。”

米吉卡被麦粥锅里冒出来的一股股热气呛得皱着眉头，没有做声。他准备完了以后，便走进内室去了。

格里沙卡爷爷坐在窗前，鼻子上戴着一副铜边眼镜，正在读福音书。

“爷爷！”米吉卡肩膀靠在门框上，唤了一声。

格里沙卡爷爷从眼镜框边上看了他一眼。

“什么事？”

“第一遍鸡叫后就叫醒我。”

“这么早要上哪儿去？”

“钓鱼去。”

很喜欢钓鱼的祖父，故意装作反对的样子说道：

“你爸爸说——明天要打大麻。你可不能去闲逛。瞧你，钓什么鱼！”

米吉卡的身子离开门框，略施小计，说道：

“我反正无所谓。我本想钓条鱼来孝敬爷爷，既然要打大麻，那我不去啦。”

“等等，你上哪儿去？”格里沙卡爷爷吓了一跳，把眼镜摘下来。

“我跟米伦说去，好，你去吧。把鱼腌腌吃可不坏。明天恰好是星期三。我叫醒你，去吧，去吧，傻瓜！你龇什么牙？”

半夜，格里沙卡爷爷一只手提着粗布衬裤，另一只手拄着拐杖，探着道儿，顺着台阶走下去。他象一片白色摇曳的影子一样穿过院子，走到仓房里去，用拐杖杵了杵在车毯上睡得呼噜呼噜的米吉卡。仓房里散发着新打的粮食和老鼠粪味儿，还夹杂着长久无人居住的空房子里的蜘蛛网的酸味。

米吉卡睡在粮囤子旁边的车毯上，他并没有立刻就醒过来。格里沙卡爷爷起初轻轻地用拐杖捅捅他，小声喊道：

“米吉卡！米吉卡！……喂，坏小子，米吉卡！”

米吉卡使劲打了一声呼噜，把腿蜷了起来。老头子心一横，把拐杖的钝头放在米吉卡的肚子上，象钻孔似地转起来。米吉卡哎呀叫了一声，抓住拐杖，醒了过来。

“都睡傻啦！象你这样昏睡，真是糟透啦！”老头子骂道。

“别嚷，别嚷，”米吉卡半睡半醒地小声说着，一面在地上摸索着靴子。

他来到广场上。村子里的鸡已经在叫第二遍了。他在街上走着，走过威萨里昂神甫的房子前面，听见鸡窝里有一只公鸡正扇动着翅膀，用大辅祭那样的低音打鸣儿，吓得几只母鸡也惊慌地小声咯哒咯哒地叫起来。

更夫坐在商店门口下层台阶上，脸埋在暖和的羊皮袄领里打盹。米吉卡走到莫霍夫家的板棚旁边，把钓竿和装鱼具的袋子放下——为了不叫狗听见，轻轻地迈着脚步走上台阶。拉了拉冰凉的门把手，里面闩上了。他爬过栏杆，走到窗前。一扇窗半开着。从屋子里飘出甜蜜的、睡得正香的姑娘温暖的身体气味和一股从未闻过的香水的气味。

“丽莎韦塔·谢尔盖耶芙娜！”

米吉卡觉得自己喊得够响了。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

“唉，要是敲错了窗户呢？要是掌柜的睡在这里怎么办？我就要倒霉啦！……他会开枪把我打死，”米吉卡紧抓着窗户的把手想道。

“丽莎韦塔·谢尔盖耶芙娜，起来钓鱼去。”

“如果弄错了窗户——鱼钓不成，祸可就闯下啦。”他又想道。

“起来吧，啊！”米吉卡气恼地说道，把脑袋探进屋子去。

“啊？谁呀？”黑暗中有人惊骇地、小声答话了。

“去不去钓鱼啦？我是科尔舒诺夫。”

“啊—啊—啊，马上就来。”

屋子里响起一阵窸窣的衣服声。姑娘初醒的、暖烘烘的话语声里仿佛带着薄荷香味。米吉卡看见屋子里有一个沙沙作响的白影在晃动。

“唉，要是和她睡一觉才美哩……钓什么鱼……坐在那里，冻得浑身僵硬……”他吸着闺房的气味，迷迷糊糊地想着。

一张头上裹着白头巾，满面笑容的脸，在窗口出现了。

“我从窗口跳出去，把手伸给我。”

“往外爬。”米吉卡帮着她。

她扶住他的一只手，紧对着脸儿地看了他一眼。

“我的动作快吧？”

“还行。不用慌，来得及。”

他们向顿河走去。她用粉红色的手巴掌揉着有点儿肿的眼睛，说道：

“我睡得真香。我们去得太早啦，再睡一会儿才好。”

“咱们来的正是时候。”

他们顺着从广场通出去的第一条胡同向顿河岸走下去。一夜之间，

河水就涨了，昨天锁在岸边那棵浸在水里的枯树上的小船，现在却在水里漂荡起来了。

“要脱下鞋袜来才能过去，”丽莎叹了一口气，目测着到小船的距离。

“来，我把你抱过去，怎么样？”米吉卡提议说。

“这怕不方便……我还是脱掉鞋袜的好。”

“方便极啦。”

“不必了，”她为难地说。

米吉卡左手抱住她的两条大腿，没费劲儿就抱了起来，蹚水向小船走去。她不由自主地紧抱住他那象柱子似的又黑又硬的脖子，哼哼唧唧，低声笑了起来。

倘若米吉卡不被村妇捶衣服的石块绊一跤的话，就不会有这样一次意想不到的短吻啦。她惊叫一声，就紧贴在米吉卡的干裂的嘴唇上了，他在离灰色的矮船帮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水浸进了他的靴筒，脚泡得冰凉。

他解开小船，用力把它从枯树旁推开，趁势跳上船去。站着用一只短桨划起来。河水在船尾哗啦哗啦地响着，象在哭泣一样。小船翘着头，轻盈地掠过急流，向对岸驶去。鱼竿在颤动、跳跃。

“你往哪儿划呀？”她不断回头望望，问道。

“到对岸去。”

小船在一道沙石断崖边靠了岸。米吉卡连问也不问，就把她抱起来，抱进了河岸上的山楂树丛里去。她咬他的脸，抓他，哑哑地喊叫了两声，觉得全身瘫软无力，就生气地哭泣起来，可是没有眼泪……

约摸九点钟的光景，他们回来了。天空笼罩着一片橙黄色的薄雾。风在顿河上飞舞，吹起层层波浪。小船儿穿浪前进，也象在跳舞，从河水深处翻腾上来、冒着白沫的、冰冷的水珠溅在伊丽莎白的苍白的脸上，流下来，挂在睫毛上和披散到头巾外边来的一绺一绺的头发上。

她疲倦地眯缝着两只空虚的眼睛，手指在不断地折着一根吹到小船上来的花茎。米吉卡划着桨，看也不看她，他脚下扔着一条小鲤鱼还有一条鳊鱼，这条鱼紧闭着垂死挣扎后的嘴，大瞪着围着一道黄圈的眼睛。米吉卡的脸上露出一种犯罪和夹杂着恐惧的满足表情……

“我把你送到谢苗诺夫码头去吧。你从那儿回家更近一点，”他说道，便掉转船头，顺流而下。

“好吧，”她小声同意说。

河边寂静无人，河岸上，是一道道落满白色尘埃的、垂头丧气的菜园篱笆，热风一吹，空气里就充满了烧焦的树枝气味。被麻雀啄得乱七八糟的、沉重的向日葵已经熟透了，低垂着头，遍地落满了葵花子。草场上是一片割后新生的嫩绿。远处有几匹马在蹦跳，马脖子上系的铃铛的悠扬悦耳的响声随着从南方吹来的热风送到顿河上来。

米吉卡拿起一条鱼，送给已经从小船上下去的伊丽莎白。

“拿着钓来的鱼呀！给你！”

她的睫毛惊慌地跳动了一下，把鱼接了过去。

“好，我走啦。”

“走吧……”

她的样子很可怜，不久前的自信和欢乐都丧失在山楂树丛中了，伸着一只手，提着那条用柳条穿着的鱼走去。

“丽莎韦塔！”

她回过头来，眉间是一片懊丧和困惑的愁云。

“你回来一会儿。”

当她走到近前来，米吉卡暗自抱怨着自己窘态，说道：

“咱们俩没有留神……真糟糕，你的裙子后面……脏了……一点。”

她立刻满脸绯红，一直红到了脖根儿。

米吉卡沉默了片刻，建议说：

“你从人家房后的背静地方走。”

“怎么走也得经过广场。我本来是想穿黑裙子，”她突然憎恨地看着米吉卡的脸，伤心地嘟哝说。

“我给你拿绿叶子染染怎么样？”米吉卡随便地提议说，同时对她那夺眶而出的眼泪，感到非常惊讶……

“米吉卡·科尔舒诺夫把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女儿玩得都怀孕啦！”的新闻，就象风吹树叶的簌簌响声一样，悄悄地在村子里传开了。婆娘们每天早晨把牛群赶出去的时候，站在狭窄的、在灰色尘雾中闪晃着的水井架的阴影里把水从桶里向外倒的时候，或者在顿河岸边那些天然的石板上捶打洗涮破布片的时候，都在纷纷议论这件事。

“说的是啊，都是因为亲娘去世得早啊。”

“老子忙得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后娘却只当做没有看见……”

“前几天，更夫达维德卡·别斯帕雷说：‘深更半夜，我一看，有个人正往尽头那个窗子里爬。哼，我以为是小偷来照顾普拉托诺维奇啦。于是，我就跑上前去。问他是什么人？警察，快来呀！可是，原来，正是他，米吉卡。’”

“如今的姑娘们，只要一掐她们的脖子，就会乖乖地跟着走……”

“米吉卡对我家的米基什卡吹牛说：‘我要去向她家求婚。’”

“叫他先把鼻涕擦干净吧！”

“听人家说，是他硬逼着她，把她强奸啦……”

“噢，噢，噢，大嫂子，别说啦！……”

流言在大街小巷传播开去，首先是玷污了姑娘的名声，就象在新做的大门涂上了浓浓的黑焦油……

流言蜚语落到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秃顶的脑袋上，压得他抬不起头来。整整两天他既没有去商店，也没有到磨坊去。住在楼下的女仆，只有开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

第三天，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叫人把花斑灰马套到轻便马车上，便往镇上驰去，他向路上遇到的哥萨克傲慢地、高不可攀地点点头。紧跟着，一辆漆得锃亮的维也纳式四轮马车，从院子里赶出来。车夫叶梅利扬，一面流着口水，没命地吸那只已经把灰白胡子烤焦了的弯杆烟斗，一面整理着蓝色的丝缰绳，两匹铁青马撒着欢儿，在街上哒哒地跑着。叶梅利扬那象堵墙似的脊背后面，坐着脸色苍白的伊丽沙白。她手里拿着一个小提箱，苦笑着，向站在门口送行的弗拉基米尔和继母挥舞着手套。正从铺子里一瘸一跄地走出来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对这事发

生了兴趣，就问看门的尼基塔：

“大小姐上哪儿去呀？”

尼基塔对于人们爱瞎打听的短处总是很宽宏大量，回答说：

“上莫斯科去念书，上大学。”

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人们在顿河边，在水井架的阴凉里，在清早往外赶牛的时候一直在议论，而且历久不衰……这天黄昏时分，牲口群已经从草原上回来了，米吉卡到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家里来了（他是故意去晚一点，以免人家看见）。他并不是无缘无故去的，而是去向普拉托诺维奇的女儿伊丽莎白求婚的。在这以前，他们一共幽会过四次，一次也不多。最后一次幽会时，曾经进行过这样的谈话：“嫁给我吧，丽莎韦塔，啊？”

“胡说八道！”

“我会爱惜你，娇惯你……我们家里有的是人干活，你可以尽坐在窗前看书。”

“你是傻瓜！”米吉卡很生气，没有再说话。这天晚上，他很早就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使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大吃一惊，他央求说：

“爸爸，给我娶亲吧。”

“不要说傻话！”

“真的，我不是说笑话。”

“急不可待啦？”

“随便你怎么说……”

“谁把你迷上啦？是傻丫头玛尔富什卡吗？”

“请媒人到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家去说亲吧。”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把修理皮革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放在长凳上（他正在修理马套），哈哈大笑道：“孩子，看得出你今天很高兴。”米吉卡坚持己见，就象公牛顶墙一样；父亲勃然大怒：“你这个傻瓜！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有十几万的家产；大商人，可是你呢？……给我从这儿滚出去，不要发昏啦，否则，我就要把你这个新郎官套在马套里抻抻啦！”

“咱们家有十二对牛，有这么一大摊子家业，再说他是个庄稼佬，咱们是哥萨克。”

“滚出去！”不喜欢长篇大论的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简短地命令说。

只有格里沙卡爷爷同情米吉卡。老头子用拐杖在地板上戳着，慢慢走到儿子跟前，说道：

“米伦！”

“什么事！”

“你为什么反对？既然小伙子已经认准了，那就……”

“爸爸，您简直是个孩子，真的！米特里已经够糊涂啦，而您更糊涂得出奇……”

“住口！”格里沙卡爷爷又用拐杖戳了一下地板，说道：“难道咱们家配不上他们家吗？有个哥萨克的儿子向他的女儿求婚，他应该认为是莫大的光荣。他准会心甘情愿地把姑娘嫁给咱们。咱们是这一带有名的人家。不是扛长活的，是财主！……是的，您哪！……去吧，米罗什

卡，你还犹豫什么！……要他拿磨坊作陪嫁。跟他提出来！”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喘着粗气，到院子里去了，米吉卡决定等到天黑以后，亲自去求婚——他知道父亲的固执脾气，就象根深的大榆树一样：弯一下——可以，要折断它，休想。

他吹着口哨来到莫霍夫家的大门口，可是这时候却胆怯起来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就走过院子。在台阶上向穿着浆过的、沙沙响的围裙的女仆问道：

“掌柜的在家吗？”

“正在喝茶。等一等吧。”

他坐下来等着，抽完了一支烟卷儿，用手指头蘸了点唾沫，把烟卷熄灭，然后把烟头在地板上捻碎。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撑着背心上的面包屑，走了出来；他一看见米吉卡，就皱起了眉头。

“请进。”

米吉卡第一个走进充满书籍和烟草气味的凉爽的书房，觉得从家里带来的勇气，只够走到书房门口用的。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走到桌子边，转过身来，鞋后跟吱吱直响。

“什么事？”主人用手指头在背后划着写字台的桌面问道。

“我来问问……”米吉卡仿佛扎进了一片杀眼睛的冰冷的粘液中，冷得直哆嗦，他耸了耸肩膀，继续说下去，“也许，您愿意把丽莎韦塔嫁给我吧？”

失望、怨恨和胆怯使米吉卡的惊惶的脸上冒出了小汗珠，就象旱天的露水一样。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左眉毛颤动着，上嘴唇也在哆嗦。他伸长了脖子，向前探着身子：

“什么？……什——什——么？……混——蛋！……滚出去！……我把你送到村长那儿去！唉，你这个狗崽子！祸——害——精！……”

他这样大喊大叫，反而使米吉卡鼓起了勇气，注视着涌上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脸颊上的紫色红晕。

“请您不要生气……我是想补救我的过错。”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滚动着因为充血和流泪而肿胀起来的眼睛，拿起一个笨重的生铁铸的烟灰缸，朝着米吉卡的脚扔去。烟灰缸向上一跳，正打在米吉卡的左膝盖骨上，但是他坚强地忍住疼痛，用力推开门；由于屈辱和疼痛，他变得更加粗野地龇着牙大声喊道：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随您的便好啦，我可是诚心诚意……谁还会要她这样的破货？我是想保全她的名誉……要知道，谁会去拣一块啃过的骨头？连狗都不愿意吃。”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把一块揉皱的手绢放到嘴唇上，紧跟着米吉卡走出来。他挡住了通到大门口去的道路，于是米吉卡便跑到院子里去。这时候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向站在院子里的车夫叶梅利扬挤了挤眼。就在米吉卡打开栅栏门上闩得很牢的铁门的时候，四条解开链子的恶狗，从板棚后面冲了出来，一看见生人，就在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散开了。

一九一一年，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从下诺夫戈罗德集市上带回来一对小狗：一公一母。都是黑色，鬃毛，大嘴。一年以后，就长得象一周岁的小牛犊那么高了；起初，它们撕扯那些路过莫霍夫家院的妇女们的裙子，后来竟学会把妇女按倒在地，咬她们的大腿，直到把潘克拉季神甫的一只小牛犊和阿捷平的两只阉猪咬得半死以后，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才吩咐把它们锁起来。只在夜间和每年一次春天交配的时候，才把它们放开。

米吉卡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脸来，跑在前面那条名叫“歌手”的狗，已经把前爪搭到他的肩膀上，牙齿咬住了棉上衣，就紧闭嘴唇，死也不松口。四条狗一拥而上：撕他的衣服，拖着他走，每只都把身子躬得象个大黑球一样，在他身边打转儿。米吉卡用手来抵挡，竭力使自己不跌倒在地上。匆忙中，他看见叶梅利扬，叼着直冒火星的烟斗，向厨房里走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那扇油漆的门。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站在台阶的角上，背靠着雨水管，紧攥着长满了光亮硬毛的小拳头。米吉卡摇晃着拉开门闩，他那两条血淋淋的腿后，还紧跟着狂吠的、散发着热烘烘的恶臭的群狗。他掐住了“歌手”的喉咙——把它掐死了。几个过路的哥萨克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从其余三只狗的袭击中解救出来。

第三章

娜塔莉亚到麦列霍夫家来是很合适的。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很会教育孩子；虽说他很富有，雇着几个长工，但是仍然逼着孩子们干活和教他们学着干活。吃苦耐劳的娜塔莉亚很合公婆的心意。伊莉妮奇娜心里是看不上大儿媳妇——爱打扮的达丽亚的，所以娜塔莉亚进门没有几天，就满心欢喜她了。

“再睡会儿吧，再睡会儿吧，我的宝贝！为什么起得这么早呀？”她在厨房里挪动着两条胖腿，亲切地嘟哝着。

“去睡会儿早觉吧。不用你我也能把事情做好的。”

一清早就起来想帮婆婆做饭的娜塔莉亚，只好又回房去睡了。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家里一向是很严厉的，就连他也经常吩咐妻子：

“你听我说，老婆子！别叫醒娜塔莉亚，白天她忙得就够呛啦。还要和葛利什卡去耕地呢。要多支使达丽亚，多叫达丽亚干活！她是个懒娘儿们，骚东西……整天就会擦胭脂，描眉毛……”

“至少新婚头一年，叫他们多亲热亲热吧，”伊莉妮奇娜叹了一口气，想起了自己在操劳中度过的艰苦的一生。

葛利高里对新婚生活渐渐有点习惯了，可是过了三个星期以后，忽然又怕又恨地感到，他和阿克西妮亚的关系并没有彻底斩断，还留下了一点儿什么东西，就象心上扎的一根刺。而且这根刺他一下子还拔不掉。在新婚纵情的日子里，他也曾经对此满不在乎地想：伤口会长好的，会忘掉的，但是事与愿违，反而牢牢地在心上生了根……忘不掉，一想起来就使他心疼。还是在结婚以前，有一次在场院打麦子的时候，彼得罗就问过他：“葛利什卡，阿克秀特卡怎么办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概，舍不得丢掉她吧？”

“我丢掉——别人就会拣起来嘛，”葛利什卡当时笑着这么说。

“嗯，好好想想吧，”彼得罗咬着嚼得弯弯曲曲的胡子说道，“不然的话，你媳妇是娶了，可是不是时候……”

“身体易胖，事情易忘，”葛利高里玩笑说。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夜晚，葛利什卡克尽自己的丈夫职责，以青春的狂热，倾心地爱抚妻子，可是她却只报之以冷冰冰的，勉为其难的顺从。娜塔莉亚对于丈夫的亲热只是勉强应付，因为她从娘胎里就带来母亲生性冷淡、行动迂缓的性格，所以葛利高里一想起阿克西妮亚那狂热的激情时，就慨叹道：

“娜塔莉亚，你老子准是在冰山上把你种出来的……你太冷啦。”

可是，阿克西妮亚每次遇见他，总是令人不解地笑着，瞳孔黑亮，说出几句象青苔似的粘乎乎的话。

“好啊，葛利申卡！跟你的新媳妇一定过得象蜜一样甜吧？”

“我们过的……”葛利高里支支吾吾地应付说，总想赶快躲开阿克西妮亚亲热的目光。

看来，司捷潘已经跟妻子和好了。他不常到酒馆里去了，有一天傍晚，在场院里——这是两口子不和以来第一次——他扬着妻子，提议说：

“来，克秀莎，咱们唱支歌好吗？”

他们靠着落上了一层尘土，已经打完的麦秸堆坐下来。司捷潘唱起一支军歌。阿克西妮亚用浑厚的喉音跟他合唱起来。就象她婚后最初几年那样，唱得十分和谐。那时候，他们从地里回来，田地蒙上了一层玫瑰色的晚霞。有时，司捷潘在车上摇晃着身子，唱起古老的民歌，歌声悠扬、悲凉，就象是一条漫长的荒无人迹、长满车前草的草原大道。阿克西妮亚把脑袋靠在丈夫宽厚的大胸脯上，也跟着唱合起来。两匹马拉着吱扭吱扭的四轮大车，摇晃着车辕。村子里的老头儿们远远地就听见了歌声，赞不绝口：

“司捷潘娶了一个好嗓子的老婆。”

“你看他们……唱得多好听！”

“司乔普卡的嗓子也不含乎，简直象钟声一样响亮。”

老爷爷们坐在墙根的土台上，目送着即将逝去的、尘雾弥漫的、紫红色的晚霞，隔街交谈起来：

“又唱起顿河下游的歌曲来啦。”

“是啊，去世的基留什卡很欢喜这支歌！”

葛利高里夜里常听到阿司塔霍夫两口子的歌声。在打麦子的时候（他们家的场院和司捷潘家的场院紧挨着），他看到阿克西妮亚仍然象从前那样自信，好象是很幸福。至少他觉得是这样。

司捷潘和麦列霍夫家的人见了面连话都不说。他拿着叉子在场院上来回走动，干起活儿来，下垂的宽肩膀直摇晃，偶尔对妻子说几句玩笑话，逗得阿克西妮亚笑起来，黑眼睛在头巾下闪烁。她的裙子不停地在葛利高里闭着的眼前飘舞。一股神秘的力量扭着他的脖子，把他的脑袋转向司捷潘家的场院。葛利高里没有理会娜塔莉亚一面帮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铺垫堆麦捆的台子，一面用既伤心又嫉妒的目光追逐着丈夫每次不由自主地投过去的视线，也没有看见，彼得罗虽然在赶着马打场，却不断地在打量着他，皱起脸在暗自发笑。

在沉闷的轰隆声——石头滚子在地上滚动的呻吟声中，葛利什卡的脑子里闪过一些模糊的念头，他竭力想捉住那些很容易从意识中滑走的思想片断，可是枉费心机。

打麦声，赶牲口的吆喝声，鞭子的尖啸，哒哒的风车声，从远近的场院上传出来，又在草场上消失了。秋收后富足的村庄，蜿蜒高踞在顿河岸上，安逸地沐浴在凉爽宜人的九月阳光中，就象一条横在大道上的珠光灿烂的长蛇。在每一家篱笆围着的院子里，在每一座房子的屋顶下，生活都象陀螺一样在旋转着，每家都过着各不相同的、又苦又甜的日子：格里沙卡爷爷受了凉以后，正在闹牙痛；被耻辱压倒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手巴掌里揉搓着分向两边去的大胡子，在独自哭泣，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司捷潘心怀对葛利什卡的仇恨，夜夜睡梦中，他那铁一样硬的手指头都在抓撕破旧的被子；娜塔莉亚跑到板棚里，扑在牛粪堆上，浑身颤抖着缩成一团，为了自己的被玷污的幸福而哭泣；赫里斯托

尼亚在集市上把一条小牛犊给喝掉了，良心正受着折磨；葛利什卡正为不能得到满足的预感和又复发的创痛而唉声叹气；阿克西妮亚一面和丈夫亲热，一面又用眼泪浇着熄灭不掉的憎恨他的火焰。

被磨坊开除的磨粉工达维德卡，整夜整夜地坐在“钩儿”的土坯小工房里，“钩儿”的眼睛里闪着凶光，说道：

“不，不行，很快就要把他们的血管割断。对付他们，一次革命是不够的。要给他们再来一次一九一五年的革命，那时候咱们再报仇雪恨！报一仇一雪一恨！……”他用伤痕斑斑的手指头威吓说，然后耸了耸肩膀，把披在肩上的上衣往上蹭了蹭。

日夜轮回着从村庄的上空飘逝，时光一周周，一月月地流逝，风声飒飒，风云突变，山谷轰鸣，象玻璃一样明澈、碧绿的顿河秋水漠然地向大海流去。

第四章

十月底的一个星期日，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赶着车到镇上去。

他用口袋装了四对喂肥的鸭子，在市上卖掉；在铺子里给妻子买了一块花布，已经准备要回去了（一只脚踏在轮缘上，拉着马颈上的结绳），这时候，有一个不是本镇的陌生人走到他跟前来。

“您好！”他向费多特打招呼，黝黑的手指头在黑帽檐上碰了碰。

“您好！”费多特在等待着下文，眯缝起加尔梅克人的眼睛，带答不理地说道。“您是哪里人？”

“我是外村的人，不是本镇人。”

“您是那个村子的人呀？”

“鞑靼村的。”陌生人从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只银烟盒，盒盖上刻着一只小船；他一面请费多特抽香烟，一面继续问道：“你们的村子很大吗？”

“谢谢您，我刚抽过啦。我们的村子吗，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少说也有三百户人家。”

“有教堂吗？”

“当然有啦。”

“有锻工吗？”

“是打铁的吗？也有打铁的。”

“磨坊里有钳工车间吗？”费多特勒了勒乱挣的马，很不高兴地打量了一下那个人脑袋上的黑帽子和他那张蓄着短短的黑胡子的大白脸上的皱纹。

“您要干什么？”

“我正要搬到你们的村子里去住。刚到镇长那儿去过。您是空车回村子去吗？”

“空车。”

“能把我带上吗？不过不是一个人，还有老婆和两个箱子，大约有八普特重。”

“可以带上。”讲好了两个卢布的车价，费多特就把车赶到做面包圈的弗萝西卡那里去，雇车的人就住在她家里。他把一个瘦弱的、淡黄头发女人安置在车上，又把两只铁皮箱子放在车后头。

他们离开了市镇。费多特咂着嘴，用毛鬃绳抽打着自己那匹不很壮实的马，不断地扭动着后脑勺扁平的方脑袋：搭车人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们安静地坐在他身后，一声也不响。费多特先向男的要了一支烟抽起来，然后就开口问道：

“你们是从哪儿搬到我们村子里来的呀？”

“从罗斯托夫。”

“是在那儿生养的吗？”

“您说什么？”

“我问您是什么地方的人？”

“啊——啊，是的，是那儿的人，罗斯托夫人。”

费多特抬起古铜色颧骨的脸，向远处草原上的野草丛望去：黑特曼大道一直伸延到转弯的地方，费多特那老练尖锐的加尔梅克人眼睛隐约

看见离大道约半俄里的地方，山坡上褐色的衰草堆中，有几只野雁的小脑袋在晃动。

“可惜没有枪，否则，赶过去打两只野雁多好。看，它们在走哪……”他用手头指着，叹了一口气。

“我看不见，”搭客眨着那深度近视的眼睛，坦白地说。

费多特目送着野雁走下小山沟，便转过脸来打量搭客。他中等身材，很瘦，那两只紧靠着肉滚滚的鼻梁的眼睛里闪着狡猾的光芒。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断地笑笑。他的妻子裹着一条毛线头巾，正在打盹。费多特看不清她的脸。

“您干么要到我们村子里来住啊？”

“我是个钳工，想开一家小作坊，我还会做木匠活。”

费多特怀疑地打量着他那两只大手，搭客看到这种眼神，又补充说：

“同时我也是辛格尔公司的代理人，推销缝纫机。”

“请问尊姓大名？”费多特很感兴趣地问道。

“我姓施托克曼。”

“大概不是俄国人吧？”

“不，是俄国人。我的祖父是拉脱维亚人。”

在很短的时间内，费多特已经知道钳工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从前在“阿克塞”工厂做工，后来又在库班的什么地方呆过，再后来，在东南铁路的修理工厂里做工。此外，欢喜问长问短的费多特还探听到这个外来人的许多生活细节。

他们来到官树林的时候，谈话就停止了。费多特在路旁的泉水井里饮了饮出汗的瘦马，大车的颠簸和旅途的困顿，弄得他昏头昏脑，开始打起盹来。离村子还有五俄里路。

费多特系好缰绳，脚垂下去，把身子靠得更舒服些。可是他并没有睡成。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样啊？”施托克曼在车上颠动、摇晃着，问道。

“凑付着活呗，还有面包吃。”

“总的说来，哥萨克对于生活还满意吗？”

“有的满意，也有不满意的。哪能全都满意。”

“对，对……”工匠同意说，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拐弯抹角地问了些别有用心的问题：

“你是说，人们的日子过得很富裕？”

“过得还可以。”

“服役一定很苦吧？是吗？”

“服役？……我们已经习惯啦，只要你还活着，就都是现役军人。”

“可是全副装备都要哥萨克自己置办，这就太不应该了。”

“可不是嘛，真他妈的气人。”费多特的劲头儿上来了，担心地向扭过头去的女人瞥了一眼。

“那些当官的老找你的麻烦……我去服役的时候，卖了几头牛，才买了一匹马，但是他们把马拉过去一看，就说不合格。”

“不合格？”工匠假装吃惊地问道。

“约瑟夫”和“奥西普”在俄文里是一个名字，两样叫法，这里的行文中用的是“约瑟夫”。

“正是这样，全不合格。他们说马腿有毛病。我费尽了口舌，对他们说：‘请你们好好看看吧，它的腿和那些得过奖的马一样好，不过它跑起来象公鸡……这叫做“公鸡步”。’不行，他们不验收。要知道，这一下子就弄得我倾家荡产啦！……”

谈话更加活跃起来。费多特从车上跳下来，津津有味、滔滔不绝地讲起村子里的事情来，他骂村长分配草地不公平，称赞波兰的规矩好，服现役的时候，他那个团曾在那里驻扎过。工匠眯缝着眼睛，锐利的目光不住地在打量着走在车旁的费多特，自己则在用镶箍的骨头烟嘴抽着香烟，不时地笑笑；但是脸上横贯白净突出的前额的皱纹动起来却显得那么持重，好象是头脑里的什么隐秘思想活动在带动这条皱纹。

傍晚，他们赶到了村子。

施托克曼采纳了费多特的建议，来到寡妇卢克什卡·波波娃家，租了她家的两间屋子住下来。

“你从镇上拉回来的是什么人呀？”几个邻家娘儿们等在大门口，向费多特打听道。

“代理人。”

“什么袋儿里人？”

“胡涂娘儿们，唉，你们这些胡涂娘儿们。跟你们说啦，是代理人，推销缝纫机的。漂亮的娘儿们，白送，不过象你这样的丑八怪，玛丽亚大婶儿，就得拿钱买啦。”

“你这个大爪子鬼长得好看。就你这副加尔梅克人的长相！……连马都不敢踩你：吓跑啦。”

“加尔梅克人和鞑靼人是草原上人们的祖先，亲爱的婶子，你可别胡说八道……”费多特耍着贫嘴走开去。

钳工施托克曼就在斜眼的长舌妇卢克什卡家里住下了。一夜还没有过去，满村的娘儿们就已经吵翻了天。

“你听说了吗，大嫂？”

“什么事儿？”

“加尔梅克人费多特拉来了一个外国人。”

“真的？……”

“我敢当着圣母娘娘起誓！戴着呢帽，叫什么施托波儿，或者施托卡尔……”

“也许是个警察吧？”

“是收税的，亲爱的。”

“噢——噢——噢，你们这些傻娘儿们，都是胡说八道。听说他是个会计师，和潘克拉季神甫的儿子一样。”

“帕什卡，乖孩子，快到卢克什卡家去，悄悄问问她，‘大婶子，给你家拉来的是什么人？’”

“快跑，好孩子！”

第二天，新来的人到村长那里去了。

费奥多尔·马内茨科夫已经当了三年村长，他把黑漆布封面的身份证在手里翻了半天，然后文书叶戈尔·扎尔科夫又翻来复去地看了半天。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眼色，村长就按多年当司务长养成的老习惯，威严地挥了一下手，说道：

“住下吧。”

新来的人鞠了一躬，走了出去。有一个星期的工夫，他没有露过面，就象田鼠一样，总在洞里生活。斧头呼呼直响，他在夏天的厨房里修建了一个作坊。妇女们对这个陌生人的那种永不满足的兴趣已经冷了下去，只有孩子们还整天地挤在篱笆边，毫不胆怯地、好奇地窥视着这个陌生人。

第五章

圣母节 前三天，葛利高里和妻子去耕地。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病了；他拄着拐杖，腰痛得直哼哼，走出来送耕地的人。

“葛利什卡，先把牧场后头，靠红峡谷的那两块地耕好。”

“好好。那么塔洛夫山崖旁边那一块怎么办？”葛利高里钓鱼时哑了嗓子，脖子上缠着一块手巾，小声问道。

“圣母节以后再说。这两块就够耕的啦。靠红峡谷的那两块儿足有一圈半，别太贪心啦。”

“彼得罗不去帮我们吗？”

“他和达丽亚到磨坊里去。我们要现在抢先磨完，晚了人就多啦。”伊莉妮奇娜把一些松软的面包圈塞到娜塔莉亚的上衣里，小声说道：

“要不，你把杜妮亚什卡带去赶牛，好不好？”

“两个人足够啦。”

“那好，当心点，宝贝。基督保佑你。”杜妮亚什卡抱了一堆湿衣服，压得弯着细腰，穿过院子，到顿河边去涮洗。

“娜培莎，亲爱的，红峡谷那儿的雀模菜可有劲儿哪，掐些回来！”

“我掐，掐。”

“住嘴，淘气鬼！”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挥着拐杖喊道。

三对公牛拉着仰放着的犁，顺着大道走去，划着由于秋天干旱缺雨变得坚硬的路面。葛利高里不时理理勒脖子的手巾，走在路边，不断地咳嗽。娜塔莉亚同他并排走着，背上的干粮袋子不住地在跳动。

村外的草原上是一片透明的寂静。远处，牧场后面，起伏的土岗那边，人们在忙着翻犁田地，不时响起赶牲口的鞭子声，这里——大道边——长满了已呈灰绿色的矮蒿，被羊吃过的野木樨，象祈祷似的弯着腰的苦苣；头顶上，是飘着闪耀着宝石般光芒的蛛网似的，象晶莹的薄冰一样日益变凉的晴空。

彼得罗和达丽亚送走了两个耕地的，就准备去磨坊。彼得罗在仓房里支起筛子，筛起麦子来。达丽亚把麦子装进口袋，搬到大车上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套上马，仔细地整理好了马具，问道：

“快完了吧？”

“马上就完，”彼得罗从仓房里应声答道。

磨坊里人声鼎沸，院子里挤满了车辆。磅房旁边，挤得水泄不通。彼得罗把缰绳递给达丽亚，从车上跳下来。

“快轮到我的号了吗？”他问站在磅秤旁边的“钩儿”。

“误不了。”

“现在是第几号在磨哪？”

“三十八号。”

俄国旧历十月一日是圣母节。

每圈等于四公顷。

也是娜塔莉亚的爱称。

雀模菜烧成灰可以用来洗衣服。

彼得罗走出去搬口袋。这时候磅房里有人相骂起来。一个沙哑、凶狠的声音象狗叫似地喊道：

“你睡觉睡过了号，现在想夹塞儿？滚开，霍霍尔，不然就要揍你啦！”

彼得罗从嗓音上听出是“马掌”雅科夫，便仔细倾听起来。磅房里咕咚响了一声，从门里传出了喊叫声。

很清脆地响了一声，一个黑色软制帽歪到后脑勺上、蓄着胡子，不很年轻的道利人从门里摔了出来。

“为啥？”他捂住腮帮子喊道。

“我把你的牙拔下来！”

“这不行，你等等！”

“米基福尔，快来！……”

“马掌”雅科夫服役的时候，当过钉马掌的；马一撒欢儿，踢在雅科夫的脸上，踢断了鼻梁骨，踢豁了嘴唇，脸上留下了一个马掌印子；椭圆形的伤痕长好了，变成了青色，尖利的蹄钉痕变成斑斑的黑点，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马掌”。他是个勇敢、壮实的炮兵。他挽起袖子，从门里跑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穿粉红衬衫的道利人，从后面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一拳。

“马掌”踉跄了一下，但是还是站稳了脚跟。

“弟兄们，他们在打哥萨克哪！……”

一群群来磨面粉的哥萨克和道利人，就象从袖筒里倒出来似的，都争先恐后地从磨坊的大门里涌到挤满车辆的院子里来。

一场格斗在大门口开始了。大门被挤得咯吱咯吱直响。彼得罗扔下口袋，哼了一声，快步向磨坊跑去。达丽亚站在大车上，看见彼得罗推开那些起哄的人，挤到中间去；等彼得罗被人家一阵乱拳打到墙边上，摔倒在地，被人用脚踢踏的时候，她大叫了一声。米吉卡·科尔舒诺夫挥舞着一根铁门闩，一蹦一跳地从机器房的拐角处跑过来。

那个从背后打了“马掌”一拳的道利人冲出了人群，一只粉红色衣袖象受伤的鸟翅膀一样在背后忽闪。道利人弯着腰，手撑着地，跑到最近的一辆大车前，很容易地扳下一根车辕横木来。磨坊院子里响起了一阵沙哑的嘶叫：

“啊——啊——啊——啊——啊……”

“呜——呜——呜——呜——呜……”

“啊呀呀呀，啊——啊！……”

噼啪声。咕咚声。呻吟声。轰隆声……

沙米利家的三兄弟也从家里赶来了。独臂的阿列克谢的脚在板门口绊在不知道谁扔在地上的缰绳上，跌了一跤；他跳起来，把左臂的空袖筒按在肚子上，跳过横在路上的车辕。他的弟弟马丁掖在白袜筒里的裤腿松出来了；他弯下身子，想把裤腿塞进去，但是磨坊旁边忽然响起一阵哭号声。不知道是谁的喊叫声，象随风飘荡的蜘蛛丝一样，高高地飞上磨坊的斜屋顶。马丁挺起身子，便去追阿列克谢。

顿河一带这样称呼那些其祖先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命令，从与克里米亚毗连的南乌克兰迁徙到顿河沿岸来的乌克兰人。

达丽亚急得气喘吁吁，把手指骨节折得咔咔直响，站在车上看着：四周是一片妇女的尖叫和哭号声，马匹惊骇地竖起耳朵，牛哞哞叫着，拼命往大车上靠……脸色苍白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咬着嘴唇步履歪斜地走过去，裹在背心里的圆滚滚的肚子直哆嗦，达丽亚看见那个粉红衬衫已经撕得乱七八糟的道利人用车辕横木把米吉卡·科尔舒诺夫打倒，自己也随即仰面朝天地摔倒，劈裂的车辕横木从手里飞了出去，原来是独臂的阿列克谢的铁拳头在道利人的后脑勺上一击，脚就踩在他身上。分散的格斗场面象花花绿绿的破布片一样，展现在达丽亚的眼前：她看到米吉卡·科尔舒诺夫跪在地上，用铁门闩照着从他身边跑过去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身上打去，而且毫不感到奇怪；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摇晃着的双手向前一趴，就象只大虾似地向磅房爬去；人们用脚踩他，把他脸朝天地摔倒在地……达丽亚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她那两条描得弯弯的黑眉毛就弯得更厉害了。直到她的视线碰上了彼得罗以后，疯狂的笑声才突然停止了：他摇摇晃晃地从骚动轰鸣的人群里挣脱出来，躺到一辆大车底下，吐血不止。达丽亚喊叫着向他扑去。哥萨克们手持木棍从村子里跑来，有一个人还挥舞着一根破冰的铁棍。械斗的规模简直骇人听闻。这不象是在酒馆里喝醉酒时的斗殴，或者在谢肉节时的打群架。磅房门口，躺着一个脑袋开花的年轻道利人，他两腿直挺着，脑袋浸在逐渐凝结的一摊黑血里，血染的发绺垂在脸上；看来，他正在向自己今世的欢乐生活告别……

道利人象一群扎堆的绵羊，被逼到窝棚前面。如果不是一个道利老头子急中生智，事情的结局将不堪设想：他跑进窝棚，从炉子里掏出一根冒火焰的劈柴，跑到门口，朝着那个存了一千多普特磨好的面粉的板棚冲去。从他背后冒出一缕轻纱似的青烟，爆出在白昼显得昏暗无光的火星。

“我——要——放——火啦！”他疯狂地吼叫着，把噼叭响着的劈柴片举到芦苇棚顶。

哥萨克们哆嗦了一下，打架停止了。阵阵的干风从东方吹来，把烟雾从窝棚顶上吹向挤在一起的道利人。

只要有一颗大火星落在棚顶陈年的干芦苇上——那么整个村庄刹时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一阵短促低沉的轰鸣撼动了哥萨克的包围圈。有些人倒退着，向磨坊撤去，而那个道利人摇晃着劈柴，灰色的烟里散落着火星，他不住地大声嚷道：

“我要放火啦！……我要——放火——啦！……都从院子里撤出去！……”

祸首“马掌”雅科夫伤痕斑斑的脸上又添了许多处青印，他头一个离开了磨坊的院子。哥萨克们也都跟着匆匆离去。

道利人从车上掀下麦子口袋，把马套在大车上，站在车上挥着皮缰绳，拼命抽打马匹，冲出院子，轰轰隆隆地沿街驰去，奔向村外。

独臂的阿列克谢站在院子当中；那只袖口扎着的空衬衣袖子在强壮的肚子上忽闪着，痉挛症使他的眼睛和脸颊不住地抽搐。

“上马，哥萨克！……”

“追！……”

“他们还没有跑过山坡去！……”

米吉卡·科尔舒诺夫斜着身子，正要冲出院子。一阵轻微的忙乱象波浪似的，又使聚集在磨坊旁边的哥萨克们激动起来，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戴着黑呢帽、从前谁也没有看见过的陌生人，飞快地从机器房那边走过来；他用眯缝起来的眼睛里射出的锐利目光，严厉地打量着人群，举起一只手，说道：“请等一等！”

“你是什么人？”

“马掌”皱起象在跳舞似的颤动的眉毛。

“从哪儿钻出来的？”

“揍他！……”

“哈！……”

“完——完——啦！……”

“等等，乡亲们……”

“秃尾巴狗才是你的乡亲！……”

“庄稼佬。”

“树皮鞋！”

“给他一拳，亚什！”

“照着他的眼珠子打！……照着眼珠子打！……”那个人难为情地笑了，但并不害怕，他摘下帽子，用一种非常自然的姿势擦着额角，这姿势和笑容使哥萨克们安静下来了。

“怎么回事？”他挥了一下折起来的呢帽，指着磅房门口已经被土地吸干了的那摊黑的血迹，问道。

“我们打霍霍尔啦，”独臂的阿列克谢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腮帮子抖动了一下，眼睛眨了眨。

“为什么打的？”

“为了排号，叫他们知道，不能往前头钻，”

“马掌”走到前头来解释道，他把手一挥，擦掉鼻子里流出来的带血的鼻涕。“叫他们牢牢记住！”

“唉，应该去追呀……草原是点不着的。”

“我们害怕啦，也许他未必敢放火吧？”

“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放一把火，就象喝杯酒一样简单。”“霍霍尔可都是些喜欢生气的家伙，”阿丰卡·奥泽罗夫笑道。那个人用帽子向他这面指了指，问道：“你是什么人？”阿丰卡·奥泽罗夫从伤痕斑斑的嘴缝里啐出了一口唾沫，并细心观察了飞溅出去的唾沫，然后又开腿，说道：“我嘛，是哥萨克，你哪，是茨冈人吧！”

“不，我们都是俄罗斯人。”

“胡说八道！”阿丰卡一个字一个字地加重说道。

“哥萨克都是俄罗斯族出身的。你知道这段历史吗？”

“可是我要告诉你，哥萨克是哥萨克代代相传下来的。”

“古时候，农奴从地主那里逃了出来，到顿河沿岸落了户，人们就管他们叫哥萨克。”

雅科夫的简称。

是阿法纳西的爱称。

“ 亲爱的人呀，走你的路吧！”独臂的阿列克谢把肿胀的手指头攥成拳头，眼睛眨得更快，压着火儿，愤愤地劝他说。

“ 坏蛋才是移来落户的呢！……真是个混帐，想把咱们变成庄稼佬！”

“ 这是什么人？你听见了吗，阿法纳西？”

“ 是一个新搬到这儿来的家伙，住在斜眼卢克什卡家里。”

追赶道利人的机会也错过了。哥萨克兴高采烈地议论着斗殴的事，各自散去了。

夜晚，在离村子八俄里地的草原上，葛利高里裹着一件毛烘烘的羊皮大衣，伤心地对娜塔莉亚说：

“ 你简直象个陌生人……就象这个月亮一样：既不会叫人感到冷，也不使人觉得热。我不爱你，娜塔什卡，你不要生气。我本来不愿意说这些，可是不成，很明白，这样过下去是不成的……我很可怜你，这些日子，咱们好象亲近了一点儿，可是我心里依然空空的……空得很。就象这会儿的草原一样……”

娜塔莉亚仰面望着那高不可攀、繁星似锦的夜空，望着在他们头顶飘浮的一片片投下透明的阴影的白云，什么话也没有说。迟误了南徙行期的仙鹤，从深蓝、高远的夜空，送来银铃似的叫声。

衰草悲伤地散发着垂死的气味。山岗上闪烁着耕地的人们燃起的火堆的点点红光……

葛利高里在黎明前醒来。羊皮大衣上落了有两俄寸厚的雪。草原因伏在闪耀着蓝光的初雪下，大车附近遍地都是由于初雪而迷路的野兔留下的闪着蓝光的、清晰的趾印。

第六章

自古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哥萨克没有伴儿，赶车去米列罗沃，路上遇到乌克兰人（他们的村落从下雅布洛诺夫斯克村，一直绵延到米列罗沃，约有七十五俄里）而不让道的话，乌克兰人就会把他打个半死。因此哥萨克要到车站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几辆大车结伴同行，这样，在草原上遇到乌克兰人，就可以壮起胆子互相辱骂了。

“喂，霍霍尔！让开道！你们这些坏蛋住在哥萨克的土地上，还不愿意让道儿，啊？”

到顿河岸帕拉莫诺斯克粮栈运送麦子的乌克兰人的遭遇也是一样。这时候他们会无缘无故遭到毒打，只因为他们是“霍霍尔”，既然是“霍霍尔”——那就应该打。

几百年以前，一只勤勉的手在哥萨克的土地上播下了等级差别的种子，并精心培育、娇养着它们，于是种子萌发出茁壮的嫩芽：哥萨克和外来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斗殴中，血洒大地。

在磨坊里发生斗殴两个星期以后，县警察局长和检察官到村子里来了。

第一个就传讯了施托克曼。检察官是个哥萨克贵族出身的青年文官，他一面在公事包里翻着，一面问道：

“在搬到这儿来以前，您住在什么地方？”

“罗斯托夫。”

“一千九百零七年是犯了什么罪坐牢的？”

施托克曼瞥了一眼公事包和检察官低着的脑袋上那道尽是头皮、斜着分开的头发缝。

“因为妨害秩序。”

“嗯……那时候您在哪里做事？”

“在铁路修理厂里。”

“职业？”

“钳工。”

“您不是犹太人吧？不是改信基督教的吧？”

“不是。我想……”

“我对您在想什么，不感兴趣。流放过吗？”

“是的，流放过。”

检察官把脑袋从公事包上抬起来，咂了咂刮过的、长着粉刺的嘴唇。

“我劝您离开这里……”又自言自语地说：“其实，我自己也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检察官老爷？”

检察官用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

“磨坊打架的那天，您对这里的哥萨克说了些什么话？”

“其实……”

“好，您可以走啦。”

施托克曼走到莫霍夫家（来往的官员总是住在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家，不住客店）的阳台上，他耸耸肩膀，回头看了看那两扇油漆的大门。

第七章

冬天并没有一下子就到来。圣母节后，积雪融化了，又把畜群赶到牧场上去，刮了一个星期的南风，天气又转暖了，大地复苏，草原上又是一片绿油油的晚秋的青苔。

一直暖和到圣米哈伊洛夫节，后来严寒袭来，下了一场大雪；一天比一天冷得厉害，接着又下了两俄寸半厚的雪，顿河边上的菜园子里，野兔越过顶上被大雪覆盖着的篱笆，留下一圈圈梅花形的趾印，宛如姑娘衣服上的花边。烧牛粪的烟雾笼罩在村庄的上空，飞集到有人烟的地方来的乌鸦，在路旁的灰堆里徘徊觅食。爬犁压出来的冬季道路，象一条褪了色的灰带子，蜿蜒在村中。

有一天，在广场上开村民大会；到了分配砍伐树枝地段的时候了。一群穿着长皮袄和短皮袄的人，毡靴子咯吱咯吱响着，聚集在村公所外面的台阶旁边。严寒又把人们赶到村公所里来。那些蓄着银灰胡子的、可敬的老头子们，都在桌子旁边，靠着村长和文书坐下来，年轻些的——生着各色胡子或者没有长胡子的——哥萨克挤成了一堆，从暖和的羊皮领子里发出了嗡嗡的喧噪。文书在纸上写满了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字，村长不时隔着肩膀看看他，村公所的冷屋子里一片喑哑的嗡嗡声：

“今年的草啊……”

“哦，哦……牧场上的还可以喂牲口，可是大草原上的全是些野木樨。”

“从前，在古时候，到圣诞节还可以在草地上放牧牲口。”

“这对加尔梅克人可再好也没有啦。”

“唉嘿——嗯。”

“村长生的是狼脖子，你看他连脑袋都不会转。”

“脖子吃得那么肥，简直是他妈的阉猪！”

“我说，亲家，你是想把冬天给吓跑啊？穿这么厚的皮袄……”

“今天有个茨冈人把皮袄卖掉啦。”

“在圣诞节的时候，茨冈人露宿在草原上，什么盖的都没有，只好披上鱼网，连小肠都冻坏啦，——一个茨冈人醒过来，把手指头从鱼网眼里伸出来，就骂起娘来：‘嘿，我的妈呀，院子里可真冷啊！……’”

“恐怕道路就要滑起来啦！”

“连公牛都得钉上铁掌，非这样不行！”

“前几天我在鬼塘口砍过绢柳枝，很好。”

“扎哈尔，你把裤子扣上吧……要是把那玩意儿冻坏啦，娘儿们就把你赶出家门啦。”

“听说，阿夫杰伊奇，你负责喂祭牛啦？”

“我没有答应。帕兰卡·姆雷欣娜干啦……她说，我是个寡妇，多干点活儿，心里还痛快点儿。我说，你就牵走吧，要是下了小牛……”

“哎——哈——哈！”

“嘿——嘿——嘿！……”

“诸位老人家！砍树枝的事儿怎么办哪？……静一点！……”

“我说，要是下了小牛……当然就要找个教父啦……”

“静一点！求求你们啦！”

会议开始了。村长抚摸着凝满哈气的权杖，喊着分配到树枝的人的姓名，喷出一口口的哈气，不断地用小手指头拨下胡子上的冰琉璃。后面，靠乒乓乱响的门边，是一片雾腾腾的哈气、拥挤的人群和响亮的擤鼻涕声。

“不能定在星期四砍树枝！”伊万·托米林不断歪扭戴着蓝色炮兵制帽的脑袋，揉着通红的耳朵，竭力提高嗓门，压下村长的声音。

“为什么？”

“你要把耳朵揪下来啦，炮手！”

“咱们给他缝上两只牛耳朵。”

“星期四有半村的人都要去往家运干草。嗒，真会办事儿！……”

“可以改到星期天去砍嘛。”

“诸位老人家！……”

“什么事？”

“祝你成功！……”

“呼——呜——呜——呜——呜！……”

“嗒——嗒——嗒——嗒——嗒！……”

“哈——哈——哈——哈——哈！……”

马特维·卡舒林老头子从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探过身来，用光滑的杨木拐杖向托米林这方面戳着，气哼哼地尖叫道：

“你先等等去运干草吧！……丢不了嘛！……这也是为了全村好嘛……你总是跟大家顶着干。我的老弟呀！你是既年轻又胡涂！……就是这样！……看你！……就是这样……”

“你自己才是老胡涂啦……”独臂的阿列克谢从后排探出头来插嘴说，眨着一只眼睛，伤残的那边脸颊在痉挛地抽动着。

为了多占一犁地，他跟卡舒林老头子已经结仇六年了。每年春天他都要打马特维·卡舒林一顿，而老头子从他手里霸占去的那点儿土地却只有手巴掌那么大——只要皱起眉，一口唾沫就能啐过那块地去。

“住口，痉挛鬼！”

“可惜离得太远啦——我从这儿够不到你，不然的话我要好好揍你一顿，准叫你流红鼻涕！”

“瞧你，一只胳膊的眨眼鬼！……”

“你们俩都住嘴吧，吵起来没完啦！……”

“到院子里去，你们上那儿去咬吧。真是的。”

“算了吧，阿列克谢，你看老头子浑身在打战战，脑袋上的皮帽子直摇晃。”

“把这些吵架的人送到拘留所去！……”

村长用拳头在吱咯直响的桌子上捶了一下。

“我立刻就叫警察来！住口！……”

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了后排，也归于沉寂。

“星期四天一亮就去砍树枝。”

“你们以为怎样，诸位老人家？”

“诸事如意！”

“上帝保佑！”

“如今的老人的话没有人听啦……”

“放心吧，会听的。难道咱们就没有惩治他们的法子吗？我家的亚历萨什卡，我把他分出去的时候，他扑上来要和我打架，还要抓住我的胸膛呢。我立刻用鞭子抽了他一顿。并且对他说：‘我立刻去报告村长和老前辈们，我们要好好抽你一顿……’老实啦，就象春潮冲倒的草一样，服服帖帖的了。”

“诸位老人家，收到了镇长的一项命令，”村长改变了声调，扭了扭脑袋：因为制服的硬领子直搭他的下巴颏，搭进大粗脖子里去了。“本星期六，青年哥萨克去镇上宣誓。傍晚在镇公所集合。”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紧靠门口的窗户旁，象仙鹤一样，翘着瘸腿站在亲家身旁。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敞怀穿着皮袄，坐在窗台上，棕色的大胡子里透出笑容。淡白的短睫毛上挂了一层霜，大片的褐色雀斑由于严寒充血，变成了灰色。他们前面，挤了一群年轻的哥萨克，在互相挤眼调笑；在屋子中间踮着脚尖晃来晃去的，是绰号叫“牛皮大王”的阿夫杰伊奇；他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是同庚人——可是他总不见老，而且脸上永远罩着一层安敦诺夫卡苹果似的红晕；他把那阿塔曼斯基团钉着银十字的蓝顶皮帽扣在扁平的秃后脑勺上。

阿夫杰伊奇曾经在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里当过兵。去服役的时候姓西尼林，回来后就变成“牛皮大王”了。

他是本村头一个被分配到阿塔曼斯基团去服役的人，那里的兵营生活把这个哥萨克变成了个怪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也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从小他就有点儿傻头傻脑，而退役回来以后，简直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从返来的第一天，就信口开河地大讲起他在皇宫中服役时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和在彼得堡的奇遇。起初，听得出神的人们信以为真，大张着嘴，全都诚心诚意地听他讲，可是后来发现，阿夫杰伊奇撒的弥天大谎是本村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于是大家就公开地嘲笑他，但是他胡编的那些怪诞不经的奇遇被揭穿了以后，他的脸却连红也不红（也许红了，不过因为他总是红光满面，所以看不出来），仍旧继续撒谎。老年简直就成了个无赖。当被人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就会火冒三丈，跟人打架，如果大家默不作声，只是嘲笑他——他就会讲得津津有味，丝毫也不理会人家的嘲笑。

但是当家过日子，他却是个能干而又勤奋的哥萨克，什么事都干的头头是道，虽然也不免搞点儿歪门邪道儿，可是只要他一聊起在阿塔曼斯基团服役的事……谁也只能把两手一摊，笑得肚子疼，腰也直不起来。

阿夫杰伊奇站在屋子中间，脚上穿着破毡靴子，在来回晃着；他打量着拥挤在一堆的哥萨克们，很有分量地低声说道：

“如今的哥萨克全是废物。尽是些身材矮小、什么用处也没有的家伙。随便哪一个，你只要擤一下鼻涕，就能把他打成两截。是的，”他蔑视地笑着，用毡靴子擦着地板上的一口痰，“我曾经在维申斯克镇上看见过一堆死人骨头，那是哥萨克的——是这样的……”

“这些骨头是从什么地方掘出来的，阿夫杰伊奇？”脸刮得光光的阿尼库什卡用胳膊肘子碰碰旁边的人，问道。

“老兄，咱们一起眼过役，看在即将到来的节日面上，别胡扯了吧。”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皱起钩鼻子，拉了拉耳朵上的耳环。

他最讨厌胡说八道的人。

“老弟，我出娘胎以来就从不胡扯。”阿夫杰伊奇郑重地说道，他惊异地回头看了看象发疟疾一样哆嗦着的阿尼库什卡。

“是给我的小舅子盖房子的时候，看见死人骨头的。我们一开始打地基，就挖开了一座坟。这就是说，古时候，在顿河边教堂附近，有一座公墓。”

“死人骨头有什么希罕的，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准备走开，不高兴地问道。

“胳膊呀——这么粗，”阿夫杰伊奇把两条长胳膊一摊，“脑袋呀——真的，我不说谎——跟军用锅一样大。”

“阿夫杰伊奇，顶好还是给青年人讲讲你在圣彼得堡智擒大盗的事儿吧，”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从坐着的窗台上下来，掩着皮袄大襟，提议道。

“有什么可讲的啊，”阿夫杰伊奇倒谦虚起来了。

“讲讲吧！”

“我们求求您老啦！”

“赏个脸吧，阿夫杰伊奇！”

“你知道吧，事情是这样的，”阿夫杰伊奇咳嗽了一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烟荷包。他向弯着的手巴掌上倒了一撮叶子烟，然后又把两个从荷包里滚出来的铜币装回去，用幸福的眼神环顾了一下听众。

“一个在押的强盗从监狱里逃走了。这儿找那儿找都找遍啦——连影子也没有。整个衙门都闹得天翻地覆。算是跑定了——完蛋啦！夜里，侍卫的军官喊我去，我就去啦……是的……他说：‘你到皇上的寝宫里去……皇帝陛下亲自召你进宫去。’我当然有点心慌，走了进去，立正站住，皇上，我们的仁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伊万·阿夫杰伊奇，是这么回事，帝国天字第一号的大强盗逃走啦。他就是钻到地里去，你也得找到他，否则你就别来见我！’我说：‘是，陛下。’是啊……我的乡亲们，这差事可真叫我伤透了脑筋……我从御马厩里挑了三匹千里马，就上路啦。”阿夫杰伊奇点上烟，环顾了一下听众的低垂下去的脑袋，飘渺的烟雾笼罩着他的脸，他兴奋地又继续讲下去：“于是我就追啊，追啊！白天追，晚上追。追到第三天，都快到莫斯科了，终于追上啦。我把这个宝贝装进马车，又从原路赶回。半夜，赶到宫中，我就这样全身污泥，直奔皇上那里。可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公爵呀、伯爵呀不放我进去，可是我一定要进去。是的……我敲敲宫门。‘陛下，请恩准小的晋见。’——‘谁呀？’里面有人问。我说：‘是伊万·阿夫杰伊奇·西尼林。’里面慌乱起来，我听见皇上在喊：‘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快起来，烧上火壶，伊万·阿夫杰伊奇回来啦！’”

后排爆发出象打雷似的哄堂大笑。文书正在念一张“寻找走失牲口和离群牲口”的通告，念到“左脚踝骨上裹着破袜子”时，念不下去了。村长象鹅一样伸长脖子，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人群。阿夫杰伊奇揪了揪皮帽子，皱起眉头，不知所措，打量打量这个，又看看那个。

“等一等！”

“噢，哈，哈，哈……”

“唉呀，笑死人啦！……”

“嘿，嘿，嘿，嘿，嘿！……”

“阿夫杰伊奇，你这只秃狗，噢哈，哈！……”

“‘快烧上火壶，阿夫杰伊奇来啦！’真有你的！”

人们开始散去，冻透了的木台阶不停地拉着长声哼哼叫着。司捷潘·阿斯塔霍夫和高个长腿的哥萨克——荷兰式风磨的掌柜的在村公所外边踏烂了的雪地上较量起来，他们在用摔跤来暖和一下身子。

“从磨坊掌柜的脑袋上蹿过去，”围观的哥萨克们七嘴八舌地在出主意。

“把肚子里的麸子都给他抖出来，司乔普卡！”

“你光靠使劲蛮干不行啊！这小子太机灵！”卡舒林老头子激动得象麻雀似的跳着，因为看得出神，所以完全没有理会那颗难为情地挂在灰鼻子尖上亮晶晶的鼻涕珠儿。

第八章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会场上回来，径直走到他和老太婆住的那间耳房里去。这几天伊莉妮奇娜正在闹病。水肿的脸上露出了疲倦和疼痛的神色。她躺在鼓胀的、厚厚的鸭绒褥子上，脊背紧靠在竖起的枕头上。一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她就扭过头来，脸上带着大半辈子的风霜染上的严肃表情，看了丈夫一眼，目光停在普罗珂菲耶维奇的遮着嘴的、由于哈气弄得湿漉漉的、鬃曲的连鬓胡子上，停在和连鬓胡子连成一片、粘在一起、湿漉漉的短胡髭上，她的鼻翅儿动了动，老头子带进来的寒气和一股羊皮的腥酸味。

“今天他没有喝酒，”她心里想，于是高兴地把后跟还没有钩完、插着钩针的毛袜子放在肚子上。

“砍树条子的事怎么样啦？”

“决定星期四去砍。”普罗珂菲耶维奇摸了摸胡子。

“星期四早晨去，”他重说了一遍，坐在靠床的箱子上。

“喂，怎么样？还是不见好？”

伊莉妮奇娜的脸上遮上了一片孤寂的阴影。

“还是那样……骨头节里痛得钻心，浑身麻木。”

“早就告诉过你，混蛋娘儿们，秋天别下水。既然知道自个儿的毛病，就别去逞强啦！”普罗珂菲耶维奇发起火来，用拐杖在地上画着大圈，说道。

“难道家里的娘儿们还少吗？你那些麻真他妈的该死：你非要去浸麻，如今可好……我的天，如今……唉！”

“麻也不能让它烂掉嘛。家里那工夫一个婆娘也没有：葛利沙跟他媳妇耕地去啦，彼得罗和达丽亚也赶车到什么地方去啦。”

老头子往捧在一起的两只手巴掌上哈着气，身子俯到床上，问道：

“娜塔什卡怎么样？”

伊莉妮奇娜的精神头儿来了，露出明显的不安神色说道：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前两天又哭啦。我走到院子里，看见不知道是谁把仓库的门打开啦。我就想去把门关上。一进去，看见她正站在粮食囤子旁边呢。我问她：‘你怎么啦，怎么啦，亲爱的？’她却回答说：‘有点儿头痛，妈妈。’我怎么也问不出实话来。”

“也许，生病啦？”

“不是，我问过啦……不是有人说了她的坏话，就是跟葛利什卡闹别扭……”

“他又到那个……是不是偶尔又上她那儿去啦？”

“你怎么啦，老头子！你怎么啦！”伊莉妮奇娜吃惊地拍了拍手说。

“难道司捷潘是胡涂虫吗？我没有看见，没有。”

老头子又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葛利高里正在自己屋里用锉刀锉一套渔具上的钩子。娜塔莉亚用熬好的猪油涂在钩子上，整整齐齐地一个一个地用破布包起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瘸一踮地走过去，用探索的目光看了看娜塔莉亚。她那焦黄的脸上，就象秋天的树叶一样，罩着一层淡淡的红晕。在这一个月里，她明显地消瘦了，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可怜的表情。老头子在门口站住了。

“唉，看他把媳妇折磨成什么样子啦！”他心里想，又朝娜培莉亚那俯在板凳上的、梳得光光的脑袋看了一眼。

葛利高里坐在窗边，推拉着锉刀，乱蓬蓬的头发象鬃毛似的在额上跳动。

“你他妈的别挫啦！……”老头子突然怒不可遏，脸涨得通红，他握紧拐杖，撑住胳膊，喊道。

葛利高里吓得一哆嗦，迷惑不解地抬起眼睛来，朝父亲看去。

“我想把两头都锉尖，爸爸。”

“我叫你放下！准备砍树条子去。”

“我就来。”

“爬犁上的拴钉一个还没有，他倒锉起什么钩子来啦，”老头子的怒气已经消了一些，自言自语道，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显然想说些什么），就走开了。余怒发泄到彼得罗身上。

葛利高里往身上穿着短皮袄，听见父亲在院子里叫嚷：

“牲口到现在还没有饮，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什么东西？……这是谁动篱笆旁边的那垛干草啦？我对你说过没有，说过别动边上的那垛草没有？……该死的东西，把上好的干草都糟蹋啦，到春天耕地的时候，拿什么喂牛呀？……”

星期四，天亮以前两个钟头，伊莉妮奇娜就把达丽亚叫醒了。

“起来，该生火啦！”

达丽亚穿着一件衬衣，跑到炉边，在小洞里摸到火柴，点上了灯。

“你快点做早饭，”头发散乱的彼得罗一面催促着妻子，一面点着烟，不断地咳嗽着。

“他们舍不得叫醒娜塔什卡，没良心的还在睡哩。怎么，我就该撕开当两个人用啦？”昏昏欲睡、怒气冲冲的达丽亚嘟哝道。

“你去叫醒她嘛，”彼得罗劝道。

娜塔莉亚已经自己起来了，披上上衣，到干粪堆那里去拿干牛粪。

“带些引火柴来！”大媳妇吩咐说。

“叫杜妮亚什卡去挑水，听见吗，达什卡？”伊莉妮奇娜艰难地在厨房里挪动着脚步，哑着嗓子说。

厨房里散发着新鲜蛇麻草、皮缰绳和人体的温暖气味。达丽亚拖着毡靴子啪哒啪哒地来回跑动，弄得铁锅叮当乱响；两只小奶头在袖子挽到胳膊肘子上的粉红色衬衣里直颤动。她的婚后生活并没有使她憔悴，也没有使她消瘦：她的身材修长，苗条，灵活，象红柳枝一样，简直象个没出门子的大姑娘。走起路来袅袅娜娜，摇晃着肩膀；对丈夫的呵叱总是报之以嘲笑；两片恶狠的薄嘴唇里，闪烁着结实、整齐、细密的牙齿。

“昨天晚上就该把干牛粪拿进来。在炉子里放上一夜就烤干啦，”伊莉妮奇娜不满意地唠叨着说。

“忘记啦，妈妈。都是我们不好，”达丽亚替大家回答说。

早饭做好，天也已经亮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急忙吃早饭，稀粥直烫他的嘴。愁眉苦脸的葛利高里慢腾腾地嚼着，颧骨上隆起的肌肉也跟着在滚动。彼得罗自寻开心，背着父亲，在逗弄因为牙痛把脸颊包起来的杜妮亚什卡。

全村一片爬犁铁杠的响声。灰色的晨雾中，一辆辆的牛车在向顿河移动。葛利高里和彼得罗走出去套爬犁。葛利高里一面走，一面围着柔软的围巾——这是新娘送给新郎的礼物，——吞吸着寒冷、干燥的空气。一只乌鸦呱呱地叫着从院子上空飞过，啼声飘落到院子里来。可以清楚地听到翅膀在严冬寂静的霜晨缓慢煽动的声音。彼得罗看着它飞去，说道：

“向暖和的地方，向南方飞去啦。”

一钩纤纤的晓月挂在粉红色的、欢快的、象姑娘的笑容似的彩云那边。烟囱里升起的缕缕炊烟，象一只手臂，伸向高悬在遥远的天边的、金黄色的尖月牙儿。

正对着麦列霍夫家院一带的顿河还没有完全封冻。近岸的地方，在波浪似的雪凌中间，闪着绿色的坚冰，冰下的未被急流卷去的河水在欢腾地冒着白泡，从河中心再过去一些，靠近左岸，黑石崖喷出泉水的地方，洁白的雪丘中，有个黑森森的、可怕而又诱人的大冰窟窿；留在这里过冬的野鸭象些黑色斑点，在冰水中嬉游。

车马人群从广场出发了。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没有等两个儿郎，先赶着老牛车走了，彼得罗和葛利高里稍后也跟上来了。他们在下坡地方追上了阿尼库什卡。阿尼库什卡将一把安了新柄的斧子砍插在爬犁上，腰里系着一条绿色带子，和牛并排走着。他的妻子——一个身材矮小、有病的女人——赶着车。彼得罗老远就喊道：

“我说，街坊，你还带着娘儿们哪？”

喜欢开玩笑的阿尼库什卡一蹦一蹿地来到爬犁边。

“带着哪、带着哪。好暖暖身子。”

“她身上的热气可不多，太瘦啦。”

“我好草好料的喂，可是她总是不上膘儿。”

“咱们分的树枝是在一块地段上吗？”葛利高里从自己的爬犁上跳下来，问道。

“如果你给我点烟抽抽，就算在一块地段上吧。”

“阿尼凯，你生来就是吃百家食长大的。”

“偷来的和要来的东西，比什么都香，”阿尼库什卡打着哈哈，他那女人般的光脸笑起了皱纹。

他们一同上路了。罩上一层花边似的寒霜的树林里，白莽莽的一片，肃穆宁静。阿尼库什卡的爬犁走在前面，他不断用鞭子抽着垂下来的树枝。晶莹松脆的雪一团团地落下来，落在紧紧裹着身子的阿尼库什卡妻子的身上。

“别胡闹，鬼东西！”她一面喊叫，一面抖落身上的雪。

“你把她脸朝下扔进雪堆里去！”彼得罗吆喝着，竭力用鞭子抽牛的肚子，好叫它走得快一点儿。

在往娘儿们塘拐弯处，迎头碰上了司捷潘·阿司塔霍夫，他正赶着卸了套的公牛往村子方向走。他迈着大步，钉着皮底的毡靴子咯吱咯吱地响着，结了一层霜的鬃曲的额发象葡萄须一样，耷拉在歪戴着皮帽子下面。

“喂，司乔普卡，迷路了吗？”阿尼库什卡跟他走齐的时候喊道。

“迷路啦，真他妈的倒霉！……在下坡的地方爬犁撞到树根上——滑杠折成了两段。非得回去不可。”司捷潘又骂了句下流话，从彼得罗面前走过去，傲慢地眯缝着长睫毛里两只贼亮的、强盗似的眼睛。

“爬犁扔下啦？”阿尼库什卡回过头来喊道。

司捷潘挥了挥手，抽了一下鞭子，把往旁边的田地里走的牛抽回来，朝着在爬犁旁边走的葛利高里看了半天。葛利高里看到，在离第一个谷口不远的地方，路中间扔着一辆爬犁，阿克西妮亚站在爬犁旁边。她用左手掩着顿河羊皮袄的大襟，注视着大道和迎面而来的车辆。

“让开道，不然我就从你身上赶过去啦。唉，可惜你不是我的老婆，”阿尼库什卡粗野地大笑起来。

阿克西妮亚笑着躲到旁边，坐在歪到一边去的、没有滑杠的爬犁上。

“你的老婆那不是坐在你身边儿哪。”

“她死缠着我，就象牛蒡花缠在猪尾巴上一样，不然我就可以把你带上啦。”

“多谢你啦。”

彼得罗走到她跟前的时候，回头瞥了一眼葛利高里。葛利高里一面走，一面激动地笑着；在他的每一个动作上都流露出不安和期待的神情。

“近来可好啊，街坊？”彼得罗把手套举到帽檐上，问候道。

“托福托福。”

“滑杠断了，是吧？”

“断啦，”阿克西妮亚没有看彼得罗，拉着长声答道，然后站起身来，把脸转向走过来的葛利高里。

“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我有话想跟您说……”

葛利高里转身朝她走去，对已经走过去的彼得罗说了一声：

“替我照看照看牛。”

“好吧，”彼得罗猥亵地笑了笑，把那被烟草熏得带苦味的小胡子砸到嘴里去。

他们相对无言地站了一会儿。阿克西妮亚担心地四下看看，又把湿润的黑眼睛转到葛利高里身上。羞惭和欢欣燃红了她的脸颊，烤干了她的嘴唇。她的呼吸变得短促、频仍。

阿尼库什卡和彼得罗的爬犁已经隐没到深棕色的小橡树林子后头去了，葛利高里凝视了一下阿克西妮亚的眼睛，看见眼睛里燃烧着任性、狂热的火焰。

“哼，葛利沙，随你怎么说，没有你我简直就没有力气活下去，”她坚决地说道，然后紧闭上嘴唇，等候他回答。

葛利高里沉默不语，寂静象铁箍一样紧紧地箍住了树林。这透明的旷野静得耳朵里都嗡嗡直响。滑杠轧过的光亮的道路、布满灰色破云片的天空、沉睡的无声的树林……一只飞近的乌鸦一声惊叫，仿佛把葛利高里从短暂的梦中惊醒。他抬起头，看见羽毛蓝黑的鸟，蜷着腿，象在告别似地挥动着翅膀，悄然飞去。葛利高里自己都感到意外地说道：

“那里会暖和的。往暖和的地方飞去……”于是他如梦初醒，哑然失笑……“来……”他用低垂、陶醉的黑眼睛作贼似地向四周看了看，一下子就把阿克西妮亚拉到自己怀里。

第九章

斜眼卢克什卡家租给施托克曼的那半边房子里，晚上总是聚来各种各样的人：赫里斯托尼亚是常客；从磨坊里来的有“钩儿”，他肩上总是披着一件油污的西服上衣，还有已经闲了三个月、爱嘲笑人的达维德卡；机器匠科特利亚罗夫·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常来；皮鞋匠菲利卡偶尔也来；但是来得最频的是米什卡·科舍沃伊，一个还没有服过现役的青年哥萨克。

起初，大家只是玩玩牌，可是后来施托克曼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捅给大家一本涅克拉索夫的书。大家就念了起来——都很喜欢这本书。后来又念尼基丁的作品，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施托克曼提议念一本没有封面的破烂不堪的小册子。科舍沃伊是教会小学毕业的，念起书来总是高声朗诵，他轻蔑地打量了一下这本油污的小册子，说道：

“把它切成面条吃了吧。这么多的油。”

赫里斯托尼亚哈哈大笑起来，达维德卡露出了刺眼的笑容，但是，施托克曼等大家都笑够了以后，说道：

“念念，米沙。这是讲哥萨克的书。是本有趣的书。”

科舍沃伊把金色的额发垂到桌子上，一字一句地念道：

“顿河哥萨克简史。”他看了大家一眼，好象等待着什么似的皱起眉头。

“念下去，”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说道。

他们念了三个晚上，书中讲述了普加乔夫的事迹，哥萨克的自由生活，讲述了司捷潘·拉辛和孔德拉季·布拉文的事迹。

最后他们念到讲近代的事情。这位不知名的作者用通俗的语言，恶毒地嘲笑了哥萨克的贫困生活，讽刺了各种制度和治理方法，嘲笑了沙皇政府以及作为帝制雇佣保镖的哥萨克。大家都非常激动，争论了起来。赫里斯托尼亚脑袋靠在天花板上的横梁上，嗡嗡直叫。施托克曼坐在门口，叼着带箍的骨头烟嘴抽烟，眼睛在笑着。

“说得对！公道！”赫里斯托尼亚喊道。

“把哥萨克弄成这种丢人的样子，可不是哥萨克本身的过错，”科舍沃伊困惑地摊开双手，生着一对灰色眼睛的、漂亮的脸上刻出了皱纹。

他身材短粗，肩膀和屁股一样宽，所以看上去象个四方形的人；砖红色结实的脖子安在象生铁铸的、结实的身躯上；奇怪的是在这样的脖子上却安了一颗小得很不相称的漂亮脑袋，没有光泽的、女人似的脸盘，倔强的小嘴儿，金色鬃发遮着的灰色眼睛。机器匠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个高个子的瘦削的哥萨克，他争论得最凶。他那瘦骨嶙嶙的躯体里

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

尼基丁（1824—1861），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

米沙和前面的米什卡是米哈伊尔的小名和爱称。

普加乔夫·叶梅利扬（1742—1775），十八世纪俄罗斯农民起义领袖。

司捷潘·拉辛（1671年被沙皇政府处死），十七世纪俄罗斯农民起义领袖。

孔德拉季·布拉文（1660—1708），顿河的哥萨克，一七七一至一七八年哥萨克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这次起义遍及从第聂伯河到伏尔加河的南俄广大地区，称“布拉文起义”。

的每一个细胞都渗透、滋生着哥萨克的传统。他闪着鼓出的圆眼睛，拼命替哥萨克辩护，猛烈攻击赫里斯托尼亚。

“你变成一个庄稼佬啦，赫里斯坦，别争辩啦，还有什么可争论……你身上的血，一桶也只是一滴哥萨克的血液。你妈一定跟沃罗涅什的鸡蛋贩子睡过觉，才生下你来的。”

“你是个傻瓜！……唉，傻瓜！”赫里斯托尼亚用低沉的声音说。

“兄弟，我是在维护真理。”

“我没有在阿塔曼斯基团当过兵，”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恶毒地嘲笑说，“只有阿塔曼斯基团的人，才不论大官儿小官儿，统统都是傻瓜呢……”

“别的部队里这种人也多得要命。”

“住嘴，庄稼佬！”

“庄稼佬难道就不是人吗？”

“他们就是庄稼佬，全是树皮做的，树条编的。”

“老兄，我从前在彼得堡服役的时候，也见过点儿世面。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赫里斯托尼亚说道，把最后的“事”字说得特别重：“我们担任守卫皇宫的差事，在宫里宫外站岗、巡逻。在宫外，是骑马在城墙上巡逻：两个向那边去——两个往这边去。碰面的时候就问：‘平安无事？没有暴动吗？’——‘平安无事，’——就又分开了，要想站下来说句话，那是不行的。人也是经过挑选的：派两个人去宫门口站岗，两个人的长相都要一样。如果头发是黑的，那就要一对黑头发，如果是白头发的，就要一对白头发的。不仅仅是头发，就是模样也要相象。有一回，就为了这条愚蠢的规定，叫理发匠把我的胡子都染了。那次我恰好赶上跟尼基福尔·梅谢里亚科夫配成一对去站岗，——他是我们连里捷皮金斯克镇的哥萨克，——然而他是个红毛鬼。谁他妈的知道是怎么搞的，一直到鬓角，都跟火一样红。找啊，找啊，可是连里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毛色的人了；于是，连长巴尔金就命令我说：‘到理发室去，马上把你的胡须全都染了。’我就去啦，给我染了……等我对着镜子一照，心都凉了半截：象火焰一样！简直象着了火似的！而且烧个不停，我把胡子抓在手里，仿佛连手指头都烧疼啦。真的！……”

“喂，叶梅利亚，你扯到哪里去啦！我们开头说的是什么呀？”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打断了他的话说。

“说的是人的事啊，就是说的这个呀。”

“好，说下去吧。不然光讲你的胡子，胡子他妈的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呀。”

“我这不是在说嘛：有一回轮到我在宫外巡逻，正跟一个同伴骑马走着，突然从街角处拥出来一群大学生。黑压压的一大片！他们一看见我们，就高呼：‘哈——啊！’接着又呼了一次：‘哈——啊！……’我们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已经把我俩包围啦。一个学生说：‘哥萨克，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我说：‘我们在巡逻，你快给我松开马缰绳，别乱抓！’——并且紧握住马刀柄。可是他却说：‘老乡，你不要乱怀疑嘛，我本人就是卡缅斯克镇人，我是在这儿上大校……上

大学念书的……’还说了些别的话。于是我们就策马往前走啦，这时候一个大鼻子的学生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说道：‘哥萨克，为了先父在天之灵，拿去喝杯酒吧。’他给了我们十卢布，并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相片，他说：‘这就是先父的相片，拿去做个纪念吧。’好，我们就接过来啦，不好意思不接。大学生走开去，又高呼：‘哈——啊！’他们就这样喊着向涅夫斯基大街走去。连长带着一排人从宫后门赶到我们这儿来。他跑到我们跟前问道：‘什么事？’于是我就报告说：‘一群大学生拦住了我们，并且说起话来，我们本想照军规用刀砍他们，可是后来他们放开了我们，于是我们就继续巡逻起来。’我们换了班，就对司务长说：‘喂，卢基奇，我们挣了十个卢布，但要为这位老人家的在天之灵祝福，必须把这笔钱喝掉。’并且把相片拿出来给他看。晚上，司务长拿来不少的伏特加；我们大喝了两天两夜，可是后来发现我们上当了：这个大学生真混蛋，原来给我们的并不是他爸爸的相片，而是德国的一个造反头头的相片。我可不能没有良心，把它挂在床头上，作个纪念。我看相片上的人大白胡子，很正经，象个商人，可是被连长看见了，他问我：‘这张相片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没有出息的家伙。’我就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他就开口大骂起来，还打我的耳瓜子……他又打一下，问道：‘你知道吗，这是他们的首领卡尔拉……’我可能把他的名字忘掉啦……’暖，他叫什么啦，让我想想……”

“卡尔·马克思？”施托克曼笑着提示说。

“对，对！……就是他，卡尔·马克思……”赫里斯托尼亚高兴地叫道。

“要知道，他这样惩罚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有时候，皇太子阿列克谢常带一帮侍从跑到我们警卫室来。他们说说不定会看到的呀，那不就糟了吗？”

“你总是夸奖庄稼佬。可是你看他们把你捉弄成什么样子，”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嘲笑说。

“可是我们也喝了十卢布的酒啊。虽然是为了这个大胡子卡尔拉干杯，可是酒是喝啦。”

“为他是应该喝的，”施托克曼笑了，玩弄了一会儿熏黄了的、镶着箍的骨头烟嘴，说道。

“他做过什么好事情呀？”科舍沃伊问道。

“改天再讲给你们听，今天太晚啦。”施托克曼用手掌拍了拍烟嘴，往外弄着已经熄灭的烟头。

在斜眼卢克什卡家的小屋子里，经过长时间的淘汰和挑选，形成了一个有十个哥萨克参加的核心。施托克曼是他们的灵魂。他顽强地向着暂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目标奋进。他慢慢地给他们灌输一些简单的概念，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使他们逐渐对现存的制度产生反感和仇恨。起初，他遇到的是象钢铁一样既冷又硬的不信任的坚壁，但是他并没有退却，而是不停地在啃它。

第十章

维申斯克镇紧靠着顿河，坐落在倾斜、多沙的左岸上，是顿河上游最古老的一个集镇，彼得一世时，奇戈纳克镇被焚毁后，迁建于此，更名为维申斯克，曾是从沃罗涅什通往亚速海的水上交通干线的重要枢纽市镇。

在维申斯克对面，顿河象鞑靼人的弓囊似的弯成弧形，仿佛要向右转去，可是到巴兹基村附近，却又雄伟浩荡地笔直流去，闪着蓝光的淡绿色河水，流过右岸的白垩山崖、接连不断的村庄和左岸的稀疏的集镇，奔向大海，奔向蓝色的亚速海。

顿河在霍皮奥尔河口镇的对面与霍皮奥尔河合流后，又在梅德维季河口镇的对面汇合了梅德维季河，从此，满潮的顿河穿越五光十色、人烟稠密的村寨和集镇滚滚流去。

维申斯克——整个集镇都是建在黄沙地上，是个枯燥无味、光秃秃的没有花园的镇子。广场上有一座古老教堂，风吹日晒，已经变成了灰色，六条街道都是顺着顿河的流向伸延开去。在顿河拐弯的地方，从市镇到巴兹基村，是一带狭长的瘦湖，象一只伸出去的袖子，水面有浅水期的顿河那样宽，湖岸上长满了白杨树。湖的尽头也就是集镇的尽头。在一个金黄色刺草丛生的小广场上，耸立着第二座教堂，教堂的个个圆顶都是绿色，屋顶也是绿色的，与湖对岸的一带绿杨汇成一片碧绿。

镇外，北面是一片河水泛滥时淤积的橙黄色的沙地、稀疏的松林和水色红艳（因为土壤都是红色粘土）的沼泽。在春汛淤积的沙滩上，在远处沙粒闪闪的黄沙丘上——浮现着稀疏的、海岛似的点点村落、果园和红柳丛。

十二月里的一个星期日，在古老的教堂对面的广场上，从本镇各村来的五百来名青年哥萨克，聚了黑压压的一片。教堂里的弥撒已近尾声，响起了召唤唱《赞美诗》的钟声。中士——一个雄赳赳的老哥萨克，戴着超龄服役的袖章——发出“集合”的命令。喧闹的人群分散开来，排成两列不整齐的横队。几个下士在队列间奔跑，把波浪似的弯弯曲曲的横队排齐。

“纵——队，”一个下士拉着长声喊道，并且做一个不明确的手势：“成两路！……”

长官穿着制服，外边罩着一件崭新的军官大衣，刺马针铮铮地响着，走进了教堂的围墙，一个宪兵跟在他后面。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和科尔舒诺夫·米吉卡并肩站着，并在小声交谈。

“靴子夹脚，简直受不了啦，”米吉卡说道。

“忍着点吧，将来好做大官。”

“立刻就就要把咱们带走啦。”

好象是为了证实他的话似的，中士向后退着，用靴后跟转了一下，喊道：

“向——右——转！”

“嚓，嚓，嚓”，五百双穿着皮靴的脚步声清脆地响了起来。

“左转弯，开步走！”

纵队开进敞着的教堂围墙大门，从头上摘下来的皮帽在闪动，脚步声响彻教堂的尖顶。

葛利高里站在那里，没有用心听神甫念的誓词。他在打量米吉卡的脸；米吉卡疼得直皱眉头，不住地在倒替着两只被靴子箍紧的脚。葛利高里的那只举起的手酸痛难忍，脑子里杂乱的思绪在翻腾。他走到十字架前，吻着被许多张嘴亲过、沾满唾沫的银十字架，心里想着阿克西妮亚，想着妻子。回忆的片断象闪电似的，曲曲折折地穿过杂乱的思绪，呈现在他眼前：一片树林，褐色的树干，戴着雪白豪华的头饰，仿佛披上了银光闪闪的华丽马套；阿克西妮亚的黑眼睛在毛头巾下闪着湿润热情的光芒……

他们走回广场。重新排好队伍。中士开始训话了：

“现在你们已经不是小孩子啦，而是哥萨克啦。已经宣过誓啦，应该知道自己的毛病，明白事理。现在你们已经长大，成了哥萨克，你们就应该珍视自己的荣誉，听从父母的教训，以及其他等等。从前是孩子——可以胡闹，大概来的路上还互相揪过额发吧，但是从今以后，就要多想想将来服役的事情啦。再过一年，你们就要去服现役啦。”中士把兔毛织的漂亮手套戴到手上，结束说：“你们的父母也该给你们准备准备啦。买匹战马，以及其他等等……现在，小伙子们，回家去吧，上帝保佑你们！”

葛利高里和米吉卡在桥边等着同村的伙伴们都来齐，就一同上路了。他们沿着顿河岸走去。巴兹基村的上空飘着炊烟，响起清脆的钟声。米吉卡拄着一根折来的疙疙瘩瘩的树枝，一瘸一跔地走在最后。

“把靴子脱下来吧，”一个青年劝他说。

“会把脚冻坏的，”米吉卡停下来，迟疑地说。

“穿着袜子走。”

米吉卡坐在雪地上，使劲把靴子从脚上脱下来，只穿着袜子，一颠一颠地往前走。路上松软的雪上，清晰地印出了用钩针钩的厚毛袜的足迹。

“咱们顺哪条路走啊？”身材短小、留着长额发的阿列克谢·别什尼亚克问道。

“顺着顿河边上走，”葛利高里替大家回答说。

他们边说边走，互相往路边推搡着。

大家暗地商量着，把每个人都推倒在雪地上一次，大家都扑到那个人身上，压堆堆玩。在从巴兹基村到格罗姆科夫斯克村的路上，米吉卡第一个看到一只狼正横穿过顿河。

“伙计们，狼——在那儿哪！……呸！……”

“呜—溜—溜—溜—溜！……”

“呜嘿！……”

狼懒洋洋地跑了几沙绳，在离对岸不远的地方斜着身子停下来。

“逮住它！……”

“哈！……”

“呸，该死的东西！……”

“米特里，它这是看着你觉得奇怪哩，因为你穿着袜子走路。”

“看，它斜着身子站着，索套套不着它。”

“它的脖子不会转。”

“看呀，看呀，跑啦！……”

这只灰色的野兽却象是花岗石雕的，尾巴伸得象棍子一样直站在那里不动。然后，急急忙忙地向旁边一跳，钻进岸边的柳丛里去了。

他们回到自己村子的时候，已近黄昏。葛利高里踏着冰走到自己家门口的胡同，顺坡爬到大门口。院子里乱扔着几辆爬犁；一群麻雀正在篱笆旁的树枝堆上吱吱喳喳地叫。闻到了一阵家宅烧过的煤渣和牲口棚的热气味儿。

葛利高里走上台阶，朝窗户里看了看。

一盏挂灯阴惨惨地照着厨房，彼得罗背对着窗户，站在光亮里。葛利高里用笤帚扫了扫靴子，走进满是蒸气的厨房。

“我回来啦。喂，你们好啊。”

“你回来得真快。大概冻坏了吧？”彼得罗匆忙、慌张地招呼说。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低着头，两肘撑在膝盖上坐着。达丽亚用一只脚踏着吱吱扭扭响的纺车轮子。娜塔莉亚站在桌子旁边，背朝着葛利高里，头也没有回。葛利高里迅速地在厨房里扫了一眼，眼光停在彼得罗身上了，从他脸上不安地期待神情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事情。

“宣誓了吗？”

“是啊！”

葛利高里慢腾腾地脱着衣服，磨蹭着时间，脑子里迅速地思量着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造成这种寂静和对他这么冷淡的原因。

伊莉妮奇娜从内室里走了出来，脸上也露出狼狈的神色。

“准是娜塔莉亚，”葛利高里心里想，坐到父亲旁边的长凳上。

“给他预备晚饭去，”母亲瞅着葛利高里，吩咐达丽亚说。

达丽亚停下了纺车的歌声，微微地耸了耸肩膀，扭着苗条的、姑娘似的细腰，朝炉子走去。厨房里是一片寂静。一只不久以前才生过崽的母山羊正带着小羊睡在地炉旁取暖。

葛利高里喝着菜汤，偶尔瞅瞅娜塔莉亚，但是看不见她的脸：她斜着身子朝他坐着，脑袋低垂到钩针上面。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头一个忍受不了这种沉默，哼哼哧哧，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阵以后，说道：

“娜塔莉亚要走了。”

葛利高里用手往一起扫着面包屑儿，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是为的什么？”父亲问道，下嘴唇很明显地抖动着（这是马上就要狂怒的先兆）。

“我不知道为的什么。”葛利高里眯缝起眼睛，推开汤盘，画着十字，站起身来。

“可是我知道！……”父亲提高了嗓门。

“别吵，别吵。……”伊莉妮奇娜插嘴说。

“我知道是为的什么！……”

“好啦，这用不着大喊大闹。”彼得罗离开窗户，走到屋子当中。

“这是爱情的事儿，愿意呢——就一块儿过下去，不愿意呢——那就各奔前程。”

“我不怪她。虽然这是耻辱，在上帝面前也是有罪的，但是我并不怪她：她没有过错，是这个狗崽子的过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

维奇指着靠在炉炕上的葛利高里骂道。

“我有什么过错？……”

“你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你不知道吗，鬼儿子？……”

“我不知道。”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跳了起来，把凳子也推倒了，走到葛利高里跟前去。娜塔莉亚手里的袜子掉到了地上，钩针在地上跳了几下，响了几声；一只小猫随着响声从炉子上跳下来；它歪着脑袋，弯起爪子，推了一下线团，把它滚到箱子旁边。

“我现在告诉你，”老头子抑制着自己，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要是不愿意和娜塔莉亚一起过——你就给我从家里滚出去，随便你滚到哪儿去！这就是我的话。随便你滚到哪儿去！”他又用往常平静声调重复了一遍，就从葛利高里跟前走开，扶起了凳子。

杜妮亚什卡坐在床上，用惊骇的目光看着发生的一切。

“爸爸，我对您说，并不是要惹您生气，”葛利高里低沉颤抖地说。

“并不是我情愿结的婚，是您一手包办的，可是不喜欢娜塔莉亚。她要是愿意的话，就回娘家去好啦。”

“你也给我打这儿滚出去！”

“我也走。”

“滚你妈的蛋！……”

“我走，我走，你不要急嘛！”葛利高里扯着衣袖，把扔在床上的皮袄拉过来，他翕动着鼻孔，跟父亲的火气一样大，浑身直哆嗦。

在他们的身体里，混有同样的土耳其人的血液，在这种时刻，他俩简直相象得令人吃惊。

“你上哪——哪儿去？”

“伊莉妮奇娜抓住葛利高里的一只胳膊，呻吟说，但是他使劲推开母亲，飞快地抓起从床上掉下来的皮帽子。

“叫他滚，这只疯狗！叫他滚，该死的东西！滚、滚、滚吧！……”老头子喊叫着，把门敞开。

葛利高里飞跑到门洞里，他最后听到的，是娜塔莉亚的大声哭号。

寒夜笼罩着村庄。黑暗的天空中飘着雪花，顿河上冻裂的冰声象隆隆的炮声一样响。葛利高里气喘吁吁地跑出大门。从村子那头传来各种腔调的犬吠声，点点灯火在漆黑的夜空闪着黄色的光芒。

葛利高里毫无目的地在街上徘徊。司捷潘家的窗户闪着金刚石似的漆黑的光泽。

“葛—利—沙！”娜塔莉亚的悲凉的喊声从大门口传来。

“你死去吧，没人要的东西！”葛利高里咬牙切齿地骂道，加快了脚步。

“葛利沙，回来！”

葛利高里一步深一步浅地拐进了第一条胡同，最后一次听到越离越远的凄切的呼声：

“葛利申卡，我的亲人哪！……”

他迅速穿过广场，在岔路口停了下来，脑子里在翻腾着伙伴们的名字，考虑可以在谁家借宿。

葛利高里在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家门口停下。米哈伊尔住在村外山

坡下面；母亲，米哈伊尔本人、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这就是他们家的全部成员。他走进院子，敲了敲土坯房子的小窗户。

“谁？”

“米哈伊尔在家吗？”

“在家。你是谁呀？”

“是我，葛利高里·麦列霍夫。”

一分钟以后，从初梦中醒来的米哈伊尔开开了门。

“是你，葛利沙？”

“是我。”

“你半夜里来干什么？”

“先让我进屋去，到里头再细说。”

葛利高里在门廊里抓住米哈伊尔的胳膊肘子；他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在恼恨自己，只是悄悄地说道：

“我要在你家睡一宿！……跟家里人吵架啦……你家里怎么样，挤吗？……好办，我随便什么地方都行。”

“地方是有的，进来吧！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唉，兄弟……等等……你们的门在哪儿呀？我怎么看不见。”

给葛利高里在长凳子上打了个铺。他躺下来，把皮袄蒙在脑袋上，为的是不要听见米哈伊尔母亲的噤噤喳喳的耳语声，她和女儿睡在一张床上。

“现在家里怎样啦？娜塔什卡会不会走呢？好啦，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啦。上哪去呢？”很快就想出了主意：“明天叫着阿克西妮亚，一同到库班去，远远地离开这儿……远远地，远远地……”

以前从未见过的而且一向不喜欢的草原上的山岗、村镇和集镇，在葛利高里的闭着的眼睛前面飘浮过去。在起伏的山岗的那边，在漫长的灰色道路的那边——是一个蓝天绿地、亲切可爱的神话般的仙境，再加上阿克西妮亚那象晚开的花朵似的叛逆的爱情，那就更加诱人啦。

葛利高里被即将到来的神秘生活弄得心神不安地沉入梦乡。在入睡前，他曾竭力仔细地整理思绪，想要弄明白是什么事情使他这样心慌意乱，而又说不出来。昏睡中的思路就象一只顺水而下的小船，轻畅、平稳，但是忽然撞在什么东西上，好象是搁浅了；他心烦意乱，很不舒服，翻来复去，搜尽枯肠。

“怎么回事？什么东西拦住去路？”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就想起来了：“服役！我和阿克秀特卡能跑到哪里去呢？春天要去参加野营，秋天就要入伍！……这就是那暗礁、拦路虎。”

吃过早饭，他把米哈伊尔叫到门廊里去。

“米沙，请你到阿斯塔霍夫家去一趟。告诉阿克西妮亚，叫她天一黑就到风磨那里去。”

“可是司捷潘呢？”米哈伊尔为难地说。

“你想个主意，装作有事的樣子。”

“好，我去。”

“去吧。就说，叫她一定去。”

“好吧。”

傍晚，葛利高里坐在风磨的旁边，在袖口里抽着烟。寒风在风车后面枯干的玉米秸中间冲撞，呼号。系在风车轮翼上的一块破布片在拍啦拍啦地响。葛利高里觉得好象是一只飞不动的大鸟拍打着翅膀，在他头顶盘旋。阿克西妮亚还没有来。西面的半边天，是一片淡紫色的晚霞和金黄的夕照。从东方吹来越来越紧的刺骨寒风，黑夜追逐着挂在柳树梢上的月亮，铺天盖地袭来。风车顶上，红黄色的、有蓝色斑纹的夜空，象僵尸一样的阴沉；村庄上空还回荡着白昼忙碌生活喧嚣的余音。

葛利高里一连抽了三支烟，他把最后的那个烟头插进践踏过的雪里，恨恨地向四周看了看，从磨坊通往村庄的道路上已经融化殆半的积雪在闪着黑焦油似的亮光。不见一个人从村子里来。葛利高里站起身，伸了一个懒腰，肩膀咯吧咯吧地直响，便朝着米哈伊尔家窗户里透出的、朝他挤眉弄眼的灯光走去。当他吹着口哨，走近院子的时候，几乎跟阿克西妮亚撞了一个满怀。显然，阿克西妮亚是跑来的，或者是匆匆赶来的，所以气喘吁吁，从她那冰冷、红艳的嘴里喷出来的也不知道是风的气味，还是从遥远草原上吹来的、几乎闻不出的新鲜干草味儿。

“等了你半天啦，我以为你不会来啦。”

“好容易才把司捷潘打发出去……”

“你快把我冻死啦，该死的娘儿们！”

“我浑身滚热，我来给你暖暖。”她敞开有毛边的顿河羊皮袄的大襟，把葛利高里包起来，就象蛇麻草缠住了橡树一样。

“叫我来干什么？”

“等一等，拉住我的手……这儿常有人走。”

“跟家里人吵架了，是吗？”

“从家里跑出来啦。已经在米什卡家呆了一天一夜……就象只野狗一样啦。”

“现在你打算怎样办？”阿克西妮亚把抱着葛利高里的双手松开，冻得哆哆嗦嗦地把皮袄大襟裹了裹。

“葛利沙，咱们到篱笆边去说吧。干么要这样傻站在路当中呢？”

他们走过去。葛利高里把积雪踢平，背靠在冻得咯吱咯吱响的篱笆上。

“你知道不知道……娜塔莉亚回娘家去了没有？”

“我不知道……我想，是要走的。要不然住在这里有什么趣儿呢？”

葛利高里把阿克西妮亚的一只凉手塞进自己的袖子里，用手指头握着她的细手腕，问道：

“咱们怎么办呢？”

“亲爱的，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丢开司捷潘行吗？”

“绝不含糊，今晚走，都行！”

“咱们俩找个地方，雇给人家，一起过日子。”

“就是当牛做马，我也跟着你，葛利沙……只要跟你在一块儿就行……”

两个人站在那里，互相用体温温暖着。葛利高里简直不想走开，他

扭过头，迎风站着，闭上眼睛，扇动着鼻翅。阿克西妮亚把脑袋扎在他的腋下，吸着他那令人陶醉的、诱人的汗气，她那贪婪、不害羞的嘴唇瞒着葛利高里，闪露出洋溢着渴望的幸福终于盼来的欢欣的笑容。

“明天我去找莫霍夫，也许可以雇给他家。”葛利高里随口说道，握住阿克西妮亚那被他的手指头捂出了汗的手腕子上面一点。

阿克西妮亚没有做声，没有抬头。刚刚还闪在嘴唇的笑容就象被风刮走了似的消失了，象只被追逐的小野兽一样，两只大睁着的眼睛里充满了忧虑和恐怖。

“告诉不告诉他呢？”她想起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以后，心里盘算道。

“应该告诉他，”她下了决心，但是吓得哆嗦了一下，立刻又把这可怕的念头赶走了。她的女性本能感到，现在还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她知道，这样做，她也许会永远失去葛利高里；而且她还不能肯定，在她心底下跳动的胎儿究竟是他们俩哪一个的，于是昧着良心，没有说出来。

“你哆嗦什么？冷吗？”葛利高里用皮袄大襟裹着她，问道。

“冻死啦……应该回去了，葛利沙。要是司捷潘回来了，一看见我不在家，就糟啦。”

“他上哪儿去啦？”

“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支使到阿尼凯家打牌去啦。”

他们分手了。葛利高里的嘴唇上留下了她的嘴唇的诱人的气味，象是冬天的风，又象是从遥远的草原上吹来的，几乎闻不出的，被五月的雨淋过的干草气味。

阿克西妮亚转进了胡同；她弯着腰，几乎在跑。在不知道是在谁家水井对面，牲口曾在那里踩踏的秋天的烂泥里，她的一只脚在冻土块上滑了一下，笨拙地摔了一跤，她觉得肚子里一阵刺心的疼痛，就抓住了篱笆桩子。疼痛停止了，可是在肋部的什么地方，却有一个活东西还在折腾，一连愤怒、猛烈地跳动了几次。

第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葛利高里来到莫霍夫家。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正从商店里回来喝茶。他和阿捷平坐在餐厅里一口一口地喝着深红色的酏茶，饭厅里糊着橡木花纹的贵重壁纸。葛利高里把帽子放在前厅，走进了餐厅。

“我找您有点事，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

“啊，你好像是潘苔莱·麦列霍夫的儿子……”“是他的儿子。”

“你有什么事呀？”

“想问问您，能不能收留我当个雇工”门声一响，葛利高里回过头来。从客厅里走出一位穿绿军服、戴中尉肩章的青年军官，手里拿着一张折成四折的报纸。葛利高里认出他就是去年赛马时被米吉卡·科尔舒诺夫追过去的那个军官。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推给军官一把椅子，问道：“这是为什么，难道你父亲穷了，非叫儿子出来扛活不行了吗？”

“我不跟他一块儿过啦。”

“分家啦。”

“是的。”

“我倒很愿意收留你，我知道你们一家子都是勤快人，可惜我这里没有位置啦。”

“怎么回事？”中尉在桌边坐下，打量着葛利高里，问道。

“这个小伙子想找地方当雇工。”

“你会照看马吗？你赶车的本事怎么样？”中尉用茶匙搅着杯子里的茶，问道。

“我会。我们家自己养过六匹马。”

“我需要一个车夫。你的条件呢？”

“我要的工钱并不多……”

“既然如此，明天你到庄园去见我父亲吧。你知道利斯特尼茨基·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的庄园在什么地方吗？”

“是，我知道。”

“离这儿有十二俄里。明天早晨去，到那儿把什么都定下来。”

葛利高里踌躇不定，已经抓住门把手，要开门出去了，又说道：

“老爷，请您出来一下，我还有话要跟您说……”

中尉跟着葛利高里来到昏暗的走廊里。阳台上的毛玻璃吝啬地透进朝阳的绛红色霞光。

“什么事？”

“我不是一个人……”葛利高里的脸急得通红说道：“我还带着一个女人。能不能给她也找个什么工作？”

“是你的老婆吗？”中尉扬起被阳光映成绛红色的眉毛含笑问道。

“别人的老婆……”

“嘿，原来如此。好吧，咱们把她安排在厨房里打杂儿吧。可是她男人在哪儿呀？”

“就在这里，是本村人。”

“怎么，你从丈夫手里把人家的老婆拐跑啦？”

“是她自个儿跟我跑的。”

“一个很浪漫的故事！那好吧，你明天来。现在你可以走啦，老弟。”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葛利高里到了亚戈德诺耶——利斯特尼茨基家的庄园。庄园的院落很大，四周围着一道褪了色的砖围墙。院子里杂乱无章地建了许多建筑物：一座瓦顶的厢房，屋顶中央，有用不同颜色的瓦砌成的一九一 一年的字样，再就是下房、浴室、马厩、家禽饲养室、牛圈、一长排仓房和车棚。花园中间是一座古老的大房子，四周围一圈小花圃，与大院子隔开。房子的后面是一片光秃秃的白杨和柳树林子，象一道灰色的围墙，树顶上有一些空老鹅窝，好象挂着的棕色帽子。

一群黑色的克里米亚种猎狗在院子外面迎接葛利高里。一条瘸腿的老母狗，眼睛里象老太婆似的流着泪，头一个过来闻嗅了葛利高里一阵，然后垂着干瘦的脑袋，跟在他后面。下房里，厨娘正在跟一个满脸雀斑的年轻丫头争吵。一个厚嘴唇的高大的老头子坐在门旁边抽烟，把自己隐没在烟雾中，就象装在口袋里一样。丫头把葛利高里领到上房去。在前厅里有一股还没干的兽皮味和狗臭味。桌子上放着一个双筒猎枪套子和一个饰有已经零乱不堪的绿色丝穗的猎袋。

“少爷叫你到他房间里去。”丫头从房门里探出身子来招呼说。

葛利高里担心地看了看自己的脏靴子，走进门去。

中尉正躺在一张靠窗的床上；毯子上放着个装着卷烟纸和烟草的盒子。中尉卷好一根烟以后，扣上白衬衣的领子，说道：

“你真早。稍等一下，我父亲马上就来。”

葛利高里站在旁边。一会儿，前厅里有脚步声，踏得地板咯吱咯吱地响。一个深沉的低音从门缝里问道：

“醒来了吧，叶甫盖尼？”

“请进来吧。”

一个老头子走了进来，他穿着黑色的高加索毡靴子。葛利高里从旁边看了他一眼，首先映进他眼帘的，就是那弯弯的细鼻子和鼻子下面被烟草熏黄的半圈白胡子。老头子个子约有一沙绳高，宽肩膀，很瘦。身上穿着件很肥的驼绒长上衣，领子上的扣环紧勒着棕色的、布满皱纹的脖颈。鼻梁两边，是一双黯淡无光的眼睛。

“爸爸，这就是我对您说过的那个车夫，是个好人家的子弟。”

“谁家的？”老头子用打雷似的嗡嗡响的声音问道。

“是麦列霍大家的。”

“哪个麦列霍夫？”

“潘苔莱·麦列霍夫的儿子。”

“我认识普罗珂菲，和他同过事；潘苔莱我也认识。不是那个象契尔克斯人的瘸子吗？”

“对——是瘸子。”葛利高里象弓弦一样挺直了身子，答道。他还记得父亲讲过的一些有关退役的利斯特尼茨基将军——俄土战争的英雄的故事。

“为什么要出来扛活呀？”头顶上响起了轰隆声。

“我不跟父亲一块儿过啦，大人。”

“你这么靠扛活混日子，还能成个象样的哥萨克吗？父亲把你分出来，难道什么东西也没有分给你？”

“是，大人，什么也没有分给。”

“那就另当别论啦。你和老婆一块儿出来扛活吗？”中尉突然把床弄得响了一下。葛利高里转眼一看，只见中尉正在朝他摇头，使眼色。

“是，大人。”

“不要一口一个大人啦。我不喜欢这一套！工钱——每月八卢布。你们两个人的。你老婆给佣人和短工们做饭。同意吗？”

“好。”

“明天就到庄园来。住在原先车夫住过的那间下房里！”

“您昨天打猎的运气怎么样？”儿子问老头说，并把窄长的脚掌落到床边那块儿小地毯上。

“从响谷哄出一只大狐狸，一直追到了树林子。是只狡滑的老狐狸，把狗都给骗啦。”

“卡兹别克还瘸吗？”

“它原来是骨头脱骱了。快点儿下床吧，叶甫盖尼，早餐都要凉啦。”

老头子转向葛利高里，用皮包骨的干瘦手指头弹了一个响儿。

“开步走！明天早上八点，来此报到。”

葛利高里走出了大门。几只猎狗正卧在仓房后墙边雪已化净的干地上晒太阳。眼神象老太婆似的那只母狗胆怯地追上葛利高里，在后面嗅了一阵，低着脑袋，一步一步地跟着走，直把他送到第一道谷口，然后才回去。

第十二章

阿克西妮亚很早就做好了饭，封上炉子，关上了火门，洗完家什，就朝着院子的小窗户望去。司捷潘正站在靠麦列霍夫家的篱笆码的一堆木拌子旁边。他那坚毅的嘴角上叼着一支快要熄灭的烟卷，正从木料堆里挑选合适的柱子。板棚的左角塌了。必须支上两根牢靠的木柱，再盖上原先的芦苇。

从早晨起，阿克西妮亚的颧骨顶上就泛起红晕，眼睛里闪耀着青春的光芒。司捷潘看出了这种变化，吃早饭的时候，他问道：

“你怎么啦？”

“我怎么啦？”阿克西妮亚满脸绯红。

“你容光焕发，好象是擦了一层素油似的。”

“炉子太热……脑袋都热昏啦。”她转过身子，眼睛偷偷地向窗外瞥了一眼，看看米什卡·科舍沃伊的妹妹来了没有。米什卡的妹妹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来。已经等得心烦意乱的阿克西妮亚立刻就振作起来。

“你是来找我吗，玛舒特卡？”

“你出来一下。”司捷潘正对着那块砌在刷白的炉壁上的破镜片梳额发，用短小的牛角梳子梳棕色的胡子。阿克西妮亚担心地朝丈夫那边看了一眼。

“你象是要上哪儿去吧？”司捷潘没有立即回答，他把小梳子装进裤子口袋，从炉台上拿起纸牌和烟荷包。

“我上阿尼库什卡家去，坐一会儿就回来。”

“你什么时候才能老老实实在家里呀？就该禁止打牌，天天晚上赌，一赌就要赌到鸡叫。”

“好啦，别唠叨啦，听得耳朵里都起老茧啦。”

“你又去打二十一点哪！”

“算啦吧，阿克秀特卡。人家在等着你哪，快去吧。”阿克西妮亚斜着身子走进门廊。满脸雀斑，两颊绯红的玛舒特卡在门口笑迎着她。

“葛利什卡回来啦。”

“是吗？”

“他叫你天一黑，就上我家去。”阿克西妮亚抓住玛舒特卡的双手，把她推到门边。

“小点声，小点声，亲爱的。他怎么样，玛莎？也许他还有什么话叫你告诉我吧？”

“他说，叫你把能带的东西都带着。”

阿克西妮亚浑身象火烧一样，直哆嗦，转动着脑袋，不断瞅着门口，跺着脚。

“主啊，我怎么办呀？……啊？……这么快……唉，我这是怎么啦？你等等，你告诉他，就说我立刻就……可是他在哪儿等我呀？”

“到我们家去。”

“哎呀，不行！……”

玛舒特卡是玛丽亚的爱称。

玛莎是玛丽亚的爱称。

“嗨，这有什么，我告诉他，他会出来接你的。”

司捷潘穿好上衣，正探身到挂灯上借火点烟。

“她来干什么？”他在吸烟的间隙里问道。

“谁呀？”

“科舍沃伊家的玛什卡呀。”

“啊，你说她呀。为了姑娘家的事儿来的……求我帮她裁条裙子。”

司捷潘吹着烟卷上的黑烟灰，走出门去……

“你先睡吧，别等我！”

“好吧。”

阿克西妮亚趴到结了冰的窗户上，跪在窗前的长凳上。司捷潘的渐渐走远的脚步声，在积雪中踏出来的、通向篱笆门的窄路上咯吱咯吱响着。风吹落的烟卷上的火星一直飞到窗前来。阿克西妮亚从玻璃上一小圈冰融化了的地方，借着烟卷的光亮，一瞬间看见了压在他耳朵上的半边儿皮帽和黝黑的脸颊。

她象发疟疾似的，把裙子、上衣、头巾——做新娘时的嫁妆——全从箱子里翻出来，扔进一条大披肩里，气喘吁吁，眼睛里流露出惶惑的神情，最后一次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吹熄了灯，跑到了台阶上。麦列霍夫家的院子里有人走出来去照看牲口。阿克西妮亚等脚步声静下去以后，才把门帘儿搭在门鼻子上，紧抱着包袱，往顿河边跑去。头发一绺一绺地从毛头巾里披散下来，扎得脸颊痒酥酥的。顺着人家的房后走到科舍沃伊家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艰难地挪动着两条麻木的腿。葛利高里正在大门口等她。接过包袱，一声不响，就领着她往草原走去。

走过场院，阿克西妮亚放慢了脚步，拉了拉葛利高里的袖子。

“等一会儿。”

“等什么？月亮还不会很快出来，咱们要赶紧走。”

“等等，葛利沙，”阿克西妮亚弯着腰站住了。

“你怎么啦？”葛利高里俯下身子来，问道。

“不知道怎么的……肚子疼起来。刚才搬沉重的东西来着。”阿克西妮亚舔着干裂的嘴唇，疼得紧紧眯着直冒火星的眼睛，按着肚子。她弯着腰，狼狈地站了一会儿，把披散的头发绺塞进头巾里，便继续上路了。

“好，行啦，咱们走吧！”

“你也不问问我要把你带到哪儿去。要是走到第一个山崖就把你推下去呢？”葛利高里在暗夜中笑道。

“这对我全都一样。已经闹到了这种地步。”阿克西妮亚暗然失笑……

这天夜里，司捷潘和往常一样，半夜里才回家来。他走进马棚去，把那被马踏乱的干草放进马槽去，给马摘下了笼头，便走上台阶。

“她大概是去串门子去啦，”他想着，把门帘从门鼻子上摘下来。走进厨房，把门关严，擦着一根火柴，他今天是赢家（赌的是火柴），所以心情很好，昏昏欲睡。点上灯，木然地扫了一眼厨房里扔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点儿纳闷地走进睡房。打开的箱子象张开的黑洞洞的大嘴，

地板上扔着一件匆忙中忘记带走的老婆的上衣。司捷潘摔掉披在肩膀上的皮袄，跑到厨房里去拿灯，把睡房打量了一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把灯一扔，没头没脑地从墙上扯下马刀，紧握刀柄，手指头都肿胀起来，——用刀尖挑起了阿克西妮亚忘掉的那件淡青色带淡黄花的上衣，向上一甩，刀一挥，当空就把它劈成了两截儿。

他的脸色灰白，野性大发，怀着刺心的痛楚，把那些砍碎的淡青色布片挑向天花板，又用那飐飐直响、磨得飞快的钢刀临空削断。

然后，他扯断了刀上的穗带，把刀扔在屋角，走进厨房，在桌边坐下来。歪着脑袋，哆嗦着铁似的粗硬的手指头，久久地抚摸着那没有擦拭的脏桌面。

第十三章

从来就是祸不单行：早晨，由于格季科的疏忽，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的一头种牛用犄角顶破了一匹最好骡马的脖子。格季科脸色苍白，慌慌张张地跑进屋子，浑身抖得象发疟疾一样。

“了不得啦，东家，那条混帐公牛，该死的公牛……”

“公牛怎么啦？啊？”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焦急地问道。

“把骡马顶伤啦……用犄角顶的……我说……”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连衣服也没有穿好，就跑到院子里去。米吉卡正在井边用棍子打那头五岁口的红毛公牛。公牛一面把多皱褶的颈下垂皮紧贴在地上，拖着米吉卡在雪地上打转儿，一面扭动着低垂的脑袋，一只蹄子往后扒着雪，扬得老远，尾巴象螺旋似的摇拧着，四周腾起一阵银色的雪雾。它并不躲避抽打，只是喑哑地嘶叫，搯动着后腿，好象准备跳跃似的。

牛放宽了嗓子——哞哞地怒吼起来。米吉卡打它的脸，打它两肋，沙哑地骂着野话，丝毫也没有理会在后面拉着他的皮带的米海。

“拉倒吧，米特里！……请你看在救主耶稣的面上！……它会顶死你的！格里戈里奇，你为什么只看着不管呀？……”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往井边跑去。骡马耷拉着脑袋站在篱笆旁边。腰部有几块汗湿的、又黑又深的伤痕，随着呼吸的节奏，血从脖颈滴到雪地上，流到胸前的肌肉包上。轻微的颤抖使背上和肋部浅棕色的皮毛随着波动，腿窝也在抖动。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跑到马前头去。马脖子上裂开的伤口正冒着粉红色的热气。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简直可以把手巴掌塞进去，呼吸抽搐时，都能看见节状的喉咙管。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把马鬃握在手里，提起耷拉着的骡马脑袋。它那闪光的紫色瞳孔紧盯着主人的眼睛，好象是在问：“以后会怎样呢？”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对这个无声的问话答之以喊叫：

“米吉卡！叫人去拿些橡树皮，用水冲冲。快点！”

格季科跑去剥橡树皮了，跑的时候，脏脖子上的三角形喉结直颤动。米吉卡走到父亲跟前，不断地回头看着在院子里打转的公牛，这只红毛的家伙在融化了的雪地上兜着圈子，不住声地拼命嘶叫。

“拉住马鬃！”父亲命令米吉卡说。

“米海，快跑去拿绳子来！快，小心我揍你的嘴巴子！……”

把骡马的天鹅绒似的、长着几根长毛的上嘴唇用绳子缠起来，为的是使它不感到疼痛。格里沙卡爷爷来了。端来了一花碗橡实汁汤。

“凉一凉，可能太烫啦。你听见没有，米伦？”

“爸爸，上帝保佑，您回屋里去吧！您在这儿会受凉的。”

“我叫你凉一凉。您想把种马害死吗？”

洗过伤口。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用冻僵的手指头把粗线穿进一根大针，亲自缝起来。伤口处缝起一条很漂亮的针脚。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还没来得及从井边走开，卢古妮奇娜就从家里跑来。虚胖、苍白的脸颊上神色惶恐。她把丈夫叫到一旁去。

“娜塔莉亚回来啦，格里戈里奇！……哎呀，我的天……”

“还有什么事？……”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头发蓬乱，生满雀斑的苍白的脸大惊失色。

“葛利高里出事啦……女婿离家出走啦！”卢吉妮奇娜张开了两臂，象乌鸦要起飞时那样，两手往衣襟上一拍，尖声叫起来：“要在全村丢脸啦！……当家的，主啊，真是祸从天降！……哎呀！噢噫！”

娜塔莉亚披着头巾，穿着一件冬天的短上衣，站在厨房中间。鼻梁旁边挂着两颗泪珠。脸颊象砖一样红。

“你怎么回来啦？”父亲往厨房里走着责问道。

“男人打你了吗？两口子闹别扭啦？……”

“他离家出走啦，”娜塔莉亚泣不成声地说道，轻轻地一晃，跪在父亲的面前。

“亲爱的爸爸，我这辈子全完啦！……让我回家来吧！葛利什卡带着他的情人出走啦！……他把我遗弃了！亲爱的爸爸，我成了一个被车轮压扁的人啦！……”娜塔莉亚不住口地唠叨着，每个字都说不完整，祈求地仰脸望着父亲火燎过的大胡子。

“你停一下，唉，等一等！……”

“那儿再也不能呆啦！叫我回来吧！……”娜塔莉亚迅速爬到躺柜边，把哭得直哆嗦的脑袋伏到手巴掌上。她的头巾滑到了背上，梳得光滑、平直的黑发披到苍白的耳朵上。悲伤时的眼泪，就象五月的甘霖一样可贵；母亲把娜塔莉亚的脑袋抱在自己干瘪的肚子上，不断地絮叨着妇道人家、颠三倒四的傻话；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勃然大怒，——跑到台阶上喊道：

“把爬犁套上两匹马！……套上辕马！……”

正在台阶上一本正经地跟母鸡寻欢的公鸡被吼声吓得扔下相好的，连飞带跑，逃离台阶，奔向仓房，不满地喔喔叫着。

“套上爬犁！……”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用靴子乱踢着台阶上的雕花栏杆，直至看到格季科从马棚里跑着牵出两匹铁青马，一面跑一面把马套套在马身上，才饶了那已经踢得不成样子的栏杆，走进屋子里去。

米吉卡和格季科一块儿去拉娜塔莉亚的东西。这个乌克兰人忙乱中用爬犁压伤了一只来不及从路上躲开的小猪，他在想自己的心事：“也许遇上了这件大事，东家就会忘了骡马那档子事儿了吧？”他高兴起来，放松了缰绳。

“这个老家伙，他才不会忘记呢！……”又出现了这个念头，格季科又愁眉苦脸地撇起了嘴。

“跑呀！妈的！……我要揍你！”于是聚精会神地极力想用鞭子去抽铁青马脾脏跳动的地方。

脾脏跳动的地方，是马身上最怕打的地方。

第十四章

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中尉在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服役。在军官赛马时跌伤了，折断了左手腕。出院后，就请了一个半月的假，回到亚戈德诺耶父亲的庄园小住。

很早就鳏居的老将军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亚戈德诺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夫人就在华沙郊外遇刺身死。有人企图暗杀这位哥萨克将军，却打中了夫人和车夫，在四轮马车上打了许多窟窿，但是将军保全了性命。夫人留下一个当时仅两岁的儿子叶甫盖尼。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就呈请退役，移居亚戈德诺耶（他的四千俄亩土地，还是祖父因参加了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有功赏赐的，都在萨拉托夫省）开始过起俭朴、严酷的生活。

他把年轻的叶甫盖尼送进武备中学，自己则专心经营起家业来：繁殖良种牲畜，从皇家牧场买来几匹好种马，然后使它们和从英国以及顿河的普罗瓦利斯基牧场买来的良种骡马交配，培育出自己的良种马。他在自己的哥萨克的份地和买来的土地上放牧畜群，雇工种植小麦，秋天和冬天就带上猎狗去打猎，有时候一个人关在粉刷得洁白的客厅里，一连大喝上几个星期。严重的胃病折磨着他，医生绝对禁止他把嚼过的食物咽下去；所以只能嚼一嚼，把液汁咽下去，渣滓吐到一个银盘子里，这个盘子经常是由一个农民出身的年轻男仆韦尼阿明在旁边两手托着。

韦尼阿明是一个有点傻气、肤色黝黑的人，圆圆的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片黑绒毛。他在利斯特尼茨基老爷家已经干了六年。起初端着银盘子站在将军身旁，一看见老头子吐出那些嚼过的灰色渣滓，就恶心得很，后来就习惯了。

庄园里的佣人，除了韦尼阿明之外，还有厨娘卢克里娅、衰老的马夫萨什卡、牛倌吉洪和新上工的车夫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衰弱、满脸麻子、象一块没有发起的黄面团的卢克里娅，从第一天起就不让阿克西妮亚接近炉台。

“夏天老爷雇短工的时候你再来做饭，眼下当然由我自己来做。”

阿克西妮亚的工作是每星期把屋子里的地板擦三次，喂养一群家禽，保持禽舍的清洁。她拼命干活，竭力讨好每个人，连卢克里娅也不例外。葛利高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宽敞的原木建成的马棚里和马夫萨什卡一同度过的。老头子已经活得头发都白了，但是人们还是叫他萨什卡。从来没有人尊称过他的父名，至于他的姓，大概连老利斯特尼茨基本人也不知道。萨什卡曾经伺候了他二十多年。年轻的时候萨什卡当车夫，可是到了晚年，力气不济，眼力也差了，就当了马夫。他身材短小，满身生着发绿的白毛（就连手上也都长了白毛），鼻子小时候就被木槌打扁了；他那发绿的脸上总是挂着淡蓝色的、稚气的笑容，红眼圈里的天真的眼睛不住地在眨巴，欣赏着周围的一切。引人发笑的扁鼻子和被一道直贯下去的疤痕弄得很难看的下嘴唇，把他那天使般美好的面容全毁了。还是在他当兵（萨什卡是博古恰尔地方出生的俄罗斯人）的时候，有一回喝醉了，他抓起半瓶王水当作了普通的伏特加喝，象火一样的药水使他的下嘴唇和下巴颏溶化到一起了。药水流过的地方就留下了一斜道不长胡子的粉红色的可笑的伤痕，好象是一只神秘的小野兽把萨什卡

的大胡子给舔了一下似的。萨什卡嗜酒成癖，经常喝，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在庄园的院子里晃来晃去——好象是主人似的，——在老爷的卧室的窗前站住，手指头在自己那滑稽可笑的鼻子前头巧妙地比划着。

“米古拉·列克塞伊奇！啊，米古拉·列克塞伊奇，听见了吗？”他大声地、严厉地叫道。

如果老爷这时候正在卧室里，就会走到窗前来。

“又喝醉啦，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老爷就会从窗户里大声斥骂。

萨什卡往上提提快要掉下去的裤子，挤挤眼睛，狡猾地微笑着。笑容斜着穿过他的整个脸盘：从眯着的左眼睛一直到从右嘴角直贯下去的粉红色疤痕。这微笑是横着的，然而却是令人愉快的微笑。

“米古拉·列克塞伊奇，大人，我知——道你的底细！……”于是萨什卡跳着，伸起又细又脏的手指头威吓着说。

“去睡觉吧！”主人站在窗户里用五个烟熏黄了的手指头拧着下垂的胡子，和解地笑着说。

“就是魔鬼也骗不了萨什卡！”萨什卡笑着，朝小花园走来。

“米古拉·列克塞伊奇，你……跟我一样。咱们俩，就象鱼和水一样。可是鱼在水底，咱们俩哪……却在场院上。咱们俩，富得很，看哪！……”萨什卡兴高采烈地两手一摊叫道。

“大家都知道咱们，整个顿河地面上都知道咱们。咱们……”萨什卡的声音变得有点儿伤感和献媚了，“大人，咱们什么都好，只是咱们的鼻子太臭！”

“为什么臭？”地主笑得脸色灰白，上下的胡子直颤抖，好奇地问道。

“喝酒喝的呗！”萨什卡眨着眼睛，用舌头舔顺着粉红伤疤淌下的鼻涕，一字一板地说道。

“米古拉·列克塞伊奇，你别喝酒啦。不然的话，咱们俩就都要完蛋啦！咱们会把所有的财产全都喝光！……”

“去，拿这去醒醒酒吧！”

老爷从窗户里扔出一个二十戈比的硬币，萨什卡在半空中接住，藏到帽子的衬布里。

“好，再见吧，将军，”他向外走着，叹息道。

“马饮了吗？”老爷还没开口就先笑着问道。

“可恶的东西！这个狗崽子！”萨什卡涨红了脸，用破锣似的嗓子大喊大叫起来，气得象发了疟疾一样。

“萨什卡会忘记饮马吗？啊？就是我快要死的时候——也要爬着去弄桶井水来饮马，可是他竟这么想，……真是！……”

萨什卡觉得受了侮辱，受了不应有的委屈，他骂着娘，举起拳头威吓着，走开了。他怎么胡闹都能得到宽恕：酗酒、跟地主称兄道弟；萨什卡之所以能受到宽容，就在于他是一个很难得的马夫。不论冬天和夏天，他总是睡在马棚里，睡在空马架子里；没有人能比他管马管得更好

米古拉是尼古拉的讹音。列克塞伊奇是阿列克塞耶维奇的简称。

马架子是用四根桩子钉成的长方形架子，有时为了钉马掌把马拴在桩子上，使它不能活动，有时为了把马互相隔开。

了，他既是马夫，又是兽医：每年春天，野花盛开的五月时节，他就去采集各种药草，在草原上、在干涸的山涧里和潮湿的山洞里挖掘药用的草根。马棚的墙上，高挂着一捆捆不同叶状的干草：治烫伤的春草芽，治蛇咬的蛇眼药，治腿伤的黑叶草，长在树林里柳树根旁边的一种很不显眼的白草，可以治内伤，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可以医治马匹的各种疾病和时令病的药草。

马棚里和马架子里，凡是萨什卡冬天或夏天住的地方，都漂着珠丝似的、腻嗓子的淡淡的香气。木板床上铺着马衣，下面垫的是已经压得象石头一样坚硬的干草，上面放着萨什卡散发着马汗臭味的老羊皮袄。除了老羊皮袄和一件熟皮短皮袄以外，萨什卡别无他物。

吉洪是个厚嘴唇、身体健壮、有点傻气的哥萨克，和卢克里娅同居，却时常暗中毫无理由地嫉妒她对萨什卡的态度。每月总有一回，他抓住萨什卡的油污衬衫的扣子，把他拉到偏僻地方去恳求说：

“老爷子，请你别再缠我的老婆啦！”

“这怎么说呢……”萨什卡意味深长地眨着眼睛说道。

“请你不要再跟她胡缠啦！老爷子！”吉洪请求说。

“老弟，我就喜欢麻子。你不必请我喝酒，只要给我领个麻娘儿们来就行。麻子越多——她就越爱咱们穷哥们儿。”

“老爷子，象你这把年纪，还胡搞，可太不要脸，太造孽啦……唉，亏你还是个大夫呢，又会治马，又会念‘圣谕’……”

“我这个大夫什么事儿都能干，”萨什卡态度强硬地说。

“请你别跟她胡缠啦吧，老爷子！这样可不行。”

“老弟，我一定要把这个卢克里娅弄到手。你跟她分手吧，我要把这个骚娘儿们抢过来！她就象一块有葡萄干的蛋糕。只是葡萄干被挖去了，所以就有点儿麻子啦，我就爱这样的女人！”

“要是这样……要是叫我碰上了，我就把你宰啦，”吉洪一面说着，一面叹气，从荷包里掏出几个铜币来。

月月如此。

亚戈德诺耶的生活就这样在昏睡中发霉、腐烂。这座偏僻的庄园坐落在一条干涸的河谷中，高大道很远，从秋天起就跟车站和村庄隔绝了。冬天，那条一直伸进树林里去的土岗上，在黑松林里过冬的狼群，经常在夜间出没，它们的嗥叫声把马都吓惊了。吉洪就拿着老爷的双管猎枪到树林里去打狼，而卢克里娅则用粗布衣裙紧裹着象炉台似的大胖屁股，屏住气，等待着枪声，油晃晃的麻脸上闪动的眼睛在黑暗里探索着。这时候，傻里傻气、秃头秃脑的吉洪，在她心里就变成一个勇敢、漂亮的好汉了，等到下房的门一响，雾腾腾的冷气和吉洪一起涌进来的时候，她就挤在床上，唠叨着，甜蜜地拥抱着冻得直哆嗦的姘头。

夏天，亚戈德诺耶雇工的吵闹声会一直持续到很晚。老爷种了四十多俄亩各种庄稼，雇许多短工来收割庄稼。叶甫盖尼夏天偶尔回到庄园来，独自在花园里和树林里散步，日子过得很无聊。早晨则拿着钓竿，坐在池边钓鱼。他个子不高，胸部却长得很丰满，留着哥萨克式的额发，向右梳着。一身军官制服，使他显得非常英俊。

葛利高里带着阿克西妮亚刚到庄园来的头几天，常被叫到小主人那里去。韦尼阿明来到下房，低着毛茸茸的脑袋，笑嘻嘻地说道：

“葛利高里，到少爷那里去，叫我来唤你。”

葛利高里走进来，在门边站住。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露出稀疏的大牙，手指着一张椅子，说道：

“请坐。”

葛利高里在椅子边上坐下。

“我们家的这些马怎么样，喜欢吗？”“都是好马。尤其是那匹灰马。”

“你要常常骑它。小心，不要跑得太快。”

“萨什卡爷爷告诉过我啦。”

“克列佩什 怎样？”

“您是说那匹枣红马吗？简直是无价的宝马。蹄子有点儿裂了，应该换马掌啦。”少爷眯缝着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问道：“五月你好象就要去入营了吧？”

“是。”

“我去和村长说说，你就不要去了。”

“那太感谢啦。”两人都沉默了。中尉解开制服的领子，抚摸着女人似的白胸脯。

“难道你就不怕阿克西妮亚的丈夫从你手里把她抢回去吗？”

“他不要她啦，不会来抢的。”

“谁告诉你的？”

“我到镇上去买马掌钉子，遇见了一个同村的人。他说司捷潘在没命地喝酒。司捷潘说：‘阿克秀特卡连一个小钱也不值啦。随她去吧，我给自个儿另找一个更好的。’”

“阿克西妮亚是个漂亮娘儿们，”中尉若有所思地瞅着葛利高里的眼睛上方，微笑说。

“是个不错的娘儿们。”葛利高里皱着眉头，同意说。叶甫盖尼的假期满了，胳膊已经不用再绑扎，可以随便举起来了，只是胳膊肘还不能打弯。

假期的最后几天，他常来葛利高里住的那间下房里闲坐。阿克西妮亚把脏得长满了青苔的小屋子粉刷得雪白，洗刷了窗框，用碎砖铺了地面。这间空荡荡的、愉快的小屋里，散发着一股有女人照料的舒适气息。地炉子散发着热气。中尉披着一件罗曼诺夫式的蓝呢子皮袄，来到下房，单挑葛利高里忙着照管马匹的时候来。他先到厨房里去，和卢克里娅开开玩笑，然后就转身来到这间下房，坐到地炉子旁边的凳子上，脊背弓得高高的，用一种放荡的、含笑的目光看着阿克西妮亚。他一来，阿克西妮亚就慌张起来，手里编织袜筒的织针直哆嗦。

“日子过得好吗，阿克辛尤什卡？”中尉一面把蓝色的香烟烟雾喷得满屋子都是，一面问道。

“托福啦。”

阿克西妮亚一抬起眼睛，和中尉那透明的、默默表示着他的心愿的视线相遇，脸立刻就涨得绯红。看着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那毫不掩

克列佩什（ ）的俄文原意是“强壮的马”。

也是阿克西妮亚的爱称。

饰、喜盈盈的眼睛，使她苦恼、不舒服。她驴唇不对马嘴地答复着各种无聊的问话，想着赶快走开的借口。

“我得走了。该去喂鸭子啦。”

“再坐一会儿。来得及的，”中尉抖动着那紧裹在马裤里的腿，含笑说道。

他长时间地盘问阿克西妮亚过去的的生活，玩弄着他父亲说话时的那种低沉的调子，猥亵地闪动着象泉水一样亮晶晶的眼睛。

葛利高里做完事情，回到下房，这时中尉熄灭了不久前眼睛里燃起的火焰，请他抽支烟，走了出去。

“他坐在这儿想干什么？”葛利高里没有看阿克西妮亚，哑着嗓子问道。

“我怎么知道呢？”阿克西妮亚想起中尉的眼神，不自然地笑了。

“他进来，就往这儿一坐，你看哪：葛利申卡，就这个样子，”她表演着中尉弯腰坐着的样子，“他坐啊，坐啊，坐得我简直烦透啦，他的膝盖儿是那么尖。”

“是你叫他来的吧？”葛利高里恨恨地皱起眉问道。

“我才不要他呢！”

“说的是，小心，不然的话，我会一下子把他从台阶上踢下去。”

阿克西妮亚微笑地看着葛利高里，猜不透他说的是真话，还是玩笑。

第十五章

在大斋的第四个星期，严冬退却了。顿河两岸好象镶了花边，河冰已经变得千疮百孔，表面开始融化的冰变成灰白色。夜晚，山谷在轰鸣，上年纪的人说，这是寒流的先兆，可是实际上却是解冻的日子来了。早晨，地上结了一层薄冰，可是到了中午，就融化了，土地就露了出来，散发出三月的气息，散发出冻樱桃树皮和腐烂的干草气味。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慢慢地准备着春耕，整天地在板棚的檐下忙活，安装耙齿儿，和格季科一起做了两个新车身。格里沙卡爷爷在大斋的第四个星期开始斋戒祈祷，从教堂里回来，脸都冻青了，向儿媳妇诉苦道：

“神甫把我累死啦，简直是个饭桶，他念起经来，象鸡蛋贩子赶车一样慢，真是倒了大霉啦！”

“爹，您老等到复活节那个星期守斋就好啦，到那时候天气可就暖和多了。”

“你给我把娜塔什卡叫来。叫她把袜子打厚一点，穿这种脚跟都能露出来的袜子，就是老灰狼也要冻僵的。”

娜塔莉亚住在父亲家里，总觉得不过是“霍霍尔出家”，暂时的。葛利高里一回心转意，就会破镜重圆。她痴心地在等着他，不相信理智悄悄对她说的逆耳的话；一到夜里，她就陷进火烧似的思念中，被这意外的、不应受的打击折磨得悲痛不堪。接着又袭来另一种灾祸，这使娜塔莉亚在阴森的恐怖中走向生命的末日，夜夜在自己旧日的闺房里辗转反侧，就象被打伤的沼泽地里的田鳧，从她回家来不久，米吉卡就开始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她；有一天，在门廊里抓住了她，明目张胆地问道：

“想念葛利什卡了吧？”

“关你什么事？”

“我想给你消愁解闷儿……”

娜塔莉亚正视了他一眼，明白了他的心意，不由得吓了一跳。在昏暗的门廊里，米吉卡的猫眼里闪着淫荡的青光。娜塔莉亚用力关上门，跳进格里沙卡爷爷住的耳房里，在那里呆呆地站了半天，谛听着自己惊慌的心跳声。第二天，在院子里，米吉卡朝她走过来。他正在垛喂牲口的干草，所以他那硬直的头发上，西班牙羊皮帽子上都挂满了青草茎。娜塔莉亚在驱赶围在猪槽上的一群狗。

“你何苦这样折磨自己呢，娜塔什卡……”

“我去告诉爸爸啦！”娜塔莉亚挥手阻拦着他，喊道。

“唉，你真他妈的越活越糊涂！”

“你给我滚开，该死的东西！……”

“好啦，你嚷嚷什么？”

“滚开，米吉卡！我这就去告诉爸爸！……你竟敢用这样的服神看我，啊？你，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地怎么不裂开把你陷进去呀！”

“你瞧呀，我站得有多稳当，它一点儿也没有裂，”米吉卡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跺了跺脚，并且从旁边靠拢过来。

“不要碰我，米特里！”

“现在我也不想碰你，不过晚上我是来要来的。真的，一定来！”

娜塔莉亚战栗着从院子里走开。晚上睡在箱子上，叫最小妹妹睡在自己身边。整夜在铺上翻来复去，火热的眼睛在暗中巡视。她在警惕着，准备一听到声音，就大声呼叫，把全家都惊醒。但是一片寂静，只听到睡在隔壁的格里沙卡爷爷的呼噜声和身边伸开四肢熟睡的小妹妹偶尔发出的鼾声。

日子就象被娘儿们的不尽幽怨浸染的花线一天一天地飘然逝去。

米吉卡还不能忘怀很久前求婚时蒙受到的耻辱，总是愁眉苦脸、怀恨在心。夜夜跑到村里的游戏场去游荡，很少有天亮前回家的时候。他跟放荡的、守活寡的女人们胡缠，常常上司捷潘家去打牌。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暂时还在保持沉默，留心观察。

在复活节前，有一次娜塔莉亚在莫霍夫的商店旁边遇见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他先招呼她：

“等一等。”

娜塔莉亚停下来。她看了看公公那张鹰钩鼻子的、有点儿象葛利高里的脸，不觉得伤心起来。

“怎么也不来看看我们老两口呀？”老头子不好意思地打量着她说道，好象是他自己做了对不起娜塔莉亚的事儿似的。

“老婆子想你哪：想到你在家也里也不知怎样啦……算啦，你近来可好啊？”

娜塔莉亚已从她那心不由己的激动中镇静下来。

“谢谢……”她结结巴巴地说（她想要叫爸爸），但是窘了一阵以后，就改成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

“为什么你不来看看我们呀？”

“家里总有事……很忙。”

“我们那个葛利什卡，唉唉！……”老头子难过地摇起了脑袋，“他把我们毁啦，这畜生……本来可以过得很美满……”

“那有什么法子呀，爸爸……”娜塔莉亚用激动的高声说道：“看来是命该如此。”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看到娜塔莉亚那泪汪汪的眼睛，就张皇失措地忙乱起来。她紧闭嘴唇，竭力止住了眼泪。

“再见吧，亲爱的！……你别为他伤心，别为这个狗崽子伤心，他连你的一个手指甲都不值。也许他会回来的。我想去看看他，我能找到他的！”

娜塔莉亚把脑袋缩进肩膀里向前走去，象挨了打似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原地踏步了半天，仿佛立刻就要起跑似的。娜塔莉亚在转弯的时候，回头看了看：公公正用力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广场。

第十六章

在施托克曼家里的聚会渐渐减少了。春天到了。村里的人都在准备开春的农活；只有磨坊的“钩儿”、达维德卡和机器匠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还常来。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傍晚，他们又聚会在作坊里。施托克曼坐在案子上，用小锉锉着一个用半卢布银币作的戒指。夕阳的余晖照进了窗户。一块雾蒙蒙、有点发黄的粉红色方形的阳光投射在地面上。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手里玩弄着一把钳子。

“前天我到东家那儿去啦，跟他谈机器活塞的事儿。应该送到米列罗沃去，在那儿把它彻底修理好，我们能有什么法子呢？裂缝已经有这样宽啦，”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也不知道是在问谁，用小手指头比着裂缝的宽度。

“那儿好象有个工厂吧？”施托克曼一面推动着小锉，在指头四周撒下一阵阵细碎的银屑，一面问道。

“有个马滕诺夫工厂。我去年去过。”

“工人很多吗？”

“多得不得了。有四百吧。”

“你说说，他们怎么样？”施托克曼做着活，摇晃着脑袋，所以话音节奏分明、清晰。

“他们都过得很舒服。这可不是你说的无产阶级，而是些……臭大粪。”

“这是为什么？”

“钩儿”坐在施托克曼身旁，把短小的手指头交叉放在膝盖上，好奇地问道。

磨粉工人达维德卡的头发里落满了粉尘，变得白发苍苍，他在作坊里来回踱着，皮靴子踏得刨花沙沙作响，含笑听着那干燥的、散发着香气的窸窣声。他觉得仿佛是漫步在铺着一层紫红色落叶的山谷里，落叶软绵绵地凹陷下去，落叶下面则是潮湿的、富于青春弹力的谷地泥土。

“因为他们都生活得很富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家宅，都有老婆，过得称心如意。还有，他们当中，有一半是洗礼教派信徒。厂主本人就是他们的传教士，他们狼狈为奸，双方的手都很不干净，铲都铲不下来。”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洗礼教徒是什么样的人？”达维德卡听到这个生疏的字眼，就停下来问道。

“洗礼教徒吗？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是一个教派，跟旧教派差不多。”

“每一个傻瓜也都按自己的方式发疯，”

“钩儿”加上了一句。

“好，话再说回来，我到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那儿，”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继续讲刚才开始的故事，“‘擦擦’阿捷平坐在他那里。他说：‘在过道里等等，’我坐下来，等着。我们听见了从门缝里传出来的他们的谈话。东家对阿捷平说：很快就要和德国人打仗啦，这是我从一本小册子里读到的。你知道阿捷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当然罗，

我是不同意你关于要打仗的说法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学阿捷平说话学得很象，逗得达维德卡张圆了嘴，短促地笑了一声，但是一看到“钩儿”的那副凶相，就把嘴闭上了。

“他说：‘不会和俄罗斯打仗的，因为德国靠我们供应粮食，’”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继续转述他听来的谈话。

“这时候，又有一个人插嘴说话啦，从声音上听不出来是谁，后来才知道那是利斯特尼茨基老爷的儿子，是个军官。他说：‘法国和德国为了争葡萄园会打仗，这与我们毫无关系。’”

“奥西普·达维多维奇，你以为怎样？”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问施托克曼。

“我可不会预言，”施托克曼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已经做好戴在手指上的戒指，躲躲闪闪地回答说。

“他们要打起仗来，咱们也免不了要上战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到时候，他们就会揪着头发把你拉去，”

“钩儿”断定说。

“伙计们，事情就是这样，”施托克曼轻轻地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手中把钳子拿过来，说道。

他说话的口气很认真，显然是打算彻底解释一下。

“钩儿”把从案子上滑下来的腿蜷得更舒服一些，达维德卡张开嘴唇，露出了沾满唾沫的细密的牙齿。施托克曼用他特有的生动、明确的话语，扼要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描述一番。结尾时，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

“等等，可是这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说，别人醉酒，你和你们哥儿们的脑袋也都要跟着疼，”施托克曼笑着说。

“你又不是小孩子，”

“钩儿”狠狠地说，“俗话说：‘城门失火，池鱼遭殃。’”

“嗯——哼，”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愁眉苦脸地梳理着一大堆难解难分的思绪，哼哼道。

“这个利斯特尼茨基为什么总往莫霍夫家里钻？是不是看上了他的闺女啦？”达维德卡问道。

“早被科尔舒诺夫家的崽子玩过啦……”

“钩儿”恶毒地说。

“你明白吗，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位军官象是要在那里搞点什么名堂吧？”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哆嗦了一下，好象膝盖被鞭子抽了一下似的。

“啊？你说什么？”

“你睡着了吗，大叔？……说的是利斯特尼茨基呀！”

“他要到车站去。对啦，还有一件新闻：我从那儿出来，看见台阶上站着一个人，你们猜是谁？葛利什卡·麦列霍夫。他拿着一条小鞭子站在那里。我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葛利高里？’‘我等着送利斯特尼茨基少爷到米列罗沃去。’”

“他们在他们家赶车呢，”达维德卡插嘴说。

“吃地主桌子上的剩饭哪。”

“‘钩儿’，你就象一条锁在链子上的狗，见了谁都要汪汪叫几声。”谈话中断了一会儿。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站起来要走。

“你是不是又忙着去教堂做祷告呀？”

“钩儿”在他身后挖苦说。

“我每天都祷告。”

施托克曼送走了这些常客；锁上作坊的门，回家去了。

复活节的夜里，黑云密布，下起零星小雨。湿漉漉的黑暗笼罩着村庄。黄昏时分，顿河上的冰，拖着长声轰轰隆隆地碎裂了，一块上面积压了大量的碎冰的巨冰哗啦哗啦响着从水里漂上来。河上的冰一下子就裂开了有四俄里长，一直裂到村庄外的第一道河湾。流冰开始了。顿河上的冰群，在有节奏的教堂钟声伴奏下，震撼着堤岸，互相冲撞着，涌向下游。在河湾处，顿河折向左去的地方，流冰阻塞，形成了一道冰坝。接踵涌来的冰块的轰鸣声和撞击声村子里都听得到。教堂的院子里到处闪着融雪汇成的水洼，一群小伙子聚在这里。响亮的诵经声从教堂里穿过敞开的门传到门廊里，又从门廊里传到院子里；窗格子里闪耀着节日欢乐的灯火，院子里的小伙子在搂抱低声尖叫的姑娘，他们在接吻，在小声地讲着猥亵的故事。

从远近村庄里来做礼拜的哥萨克都聚集在教堂的更房里。被疲倦和更房里的闷气弄得困乏不堪的人，有的躺在长板凳上，有的躺在窗台上，有的就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有些人坐在破门坎上抽烟，谈论着天气和秋播庄稼。

“你们村儿的人什么时候下地？”

“大概要等到佛明节。”

“这很好，要知道你们那边儿全是些沙地呀。”

“是沙地，可是峡谷这边，都是碱地。”

“如今地都养肥啦。”

“去年我们去耕地——一望无边的土地都象软骨一样，酥软肥沃。”

“敦卡，你在哪儿呀？”一个尖细声音在更房台阶下喊叫。

在教堂的木栅门口，一个沙哑粗野的声音在嘟囔说：

“跑到这儿来亲嘴儿，哎呀，你们……从这儿滚开，下贱东西！你们也太性急啦！”

“你配不上对儿，是吧！去亲我们家的母狗吧，”一个年轻的、嘶哑声音在黑暗里回骂道。

“叫我亲母狗？我把你……”

一阵踩着泥泞地面乱跑的脚步声和姑娘裙子的窸窣声。

屋顶滴下来的水珠发出玻璃一样铮铮的响声；那个缓慢的、象黑土泥一样粘腻的声音又说话了：

“前天我到普罗霍尔买楼，给他十二卢布——他还不干，这家伙一点儿都不肯让……”

从顿河上传来一阵阵轻畅的窸窣声和飒飒的嘎扎声。仿佛有个身材象白杨那样高大、矫健的盛装妇人抖动着空前宽大的衣裙，在村外河下走动似的。

半夜里，当天色已经黑得象浓浓的果子羹时，米吉卡·科尔舒诺夫骑了一匹没有备鞍子的马，来到教堂围墙前。他下了马，把缰绳系在马鬃上，用手巴掌拍了拍冒热气的马。他站了一会儿，倾听着马蹄子在泥泞中践踏的声音，然后整理着腰带，往院子里走去。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摘下帽子，低下剃得象个不整齐的括弧的脑袋行了个礼；他推开妇女们，挤到经台跟前去。哥萨克们在左边，挤了黑压压的一群，右边是一片穿得花花绿绿的妇女。米吉卡看到父亲站在第一排，便走了过去。抓住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正举起来画十字的胳膊，对着他那毛发丛生的耳朵悄悄说道：

“爸爸，出来一下。”

米吉卡从教堂里各种难闻的气味混合的恶臭中挤了出来，呛得鼻子直痒痒：滚烫的呛死人的腊油味，累得满身是汗的女人们散发的臭味，陈年衣服（这些衣服只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才从箱子底下拿出来）的坟墓霉味，水泡的皮靴味，臭樟脑味，斋戒祈祷者们饥肠辘辘的肚子排泄出的臭气。

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米吉卡胸脯紧贴在父亲的肩膀上说道：

“娜塔莉亚要死啦！”

第十七章

葛利高里从米列罗沃返回，他是赶车送叶甫盖尼到那里去过柳树节的。温暖的天气把雪都化光了；仅仅两天的工夫，道路就全成了烂泥塘。

在离开米列罗沃车站二十五俄里，在一个叫赤杨角的乌克兰小村边过一条小河的时候，差点儿把马都淹死。黄昏以前，他来到这个村庄。前天夜里，河冰破裂，飘流起来，小河涨满了融雪的棕色的春水，冒着泡沫，冲到小村的街头。

去车站的大道上，可以喂马打尖的小客栈坐落在河对岸。夜里可能水会涨得更大，所以葛利高里决定过河去。

他来到一昼夜前过河的地方，那时候河上还结着冰；现在泥沙浑浊的河水已经溢出了河岸，正沿着展宽的河床滚滚流去，一段篱笆和半个车轮子在河心轻飘飘地打旋儿。雪已经化完的沙岸上，露出了爬犁滑杠轧出的清晰痕迹。葛利高里勒住满身大汗的马匹，从爬犁上跳下来，察看着车辙。车辙上划出了几道细印。靠水边，一条划痕略微向左转去，消逝在水里。葛利高里目测了一下距离：顶多有二十沙绳。他走到马前去检查马套。这时候，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戴着狐皮风帽的乌克兰人，从村头的院子里朝葛利高里走来。

“这里能过河吗？”葛利高里用缰绳指着翻滚着的棕色河水，问道。

“能过。今天早晨还有人过呢。”

“深吗？”

“不深。也许水能淹过爬犁。”

葛利高里拉住缰绳，举起鞭子，喊了一声简短的、催马前进的“喔！”……马打着响鼻，低头闻着浑浊的河水，不情愿地迈开了步。

“喔！”葛利高里站在车夫座上，响亮地抽了一鞭子。

套在左手的那匹宽屁股的枣红马，摇了一下脑袋，——好象是在说，豁出去啦！——用力拉动马套。葛利高里斜着眼向脚下看了看：水已经没到爬犁的横梁了。起初，水只没到马膝盖，后来一下子就到了马胸膛。葛利高里想要回转来，但是马已经溜了缰，打着鼻响，向前淌去。水流把爬犁的后屁股漂了起来，把马头扭到逆流的方向。河水从马背上面滚过去，爬犁摇晃着，拼命向后拉。

“哎呀呀！……哎一呀，拉住马！……”乌克兰人在岸上跑着大声喊叫，不知道为什么还直摇晃从头上摘下来的狐皮风帽。

葛利高里野性大发，不住地喊叫着抽打马匹。河水在沉进水里的爬犁后面打转儿，涌出了一个个的小漩涡。爬犁猛地撞到一根露出水面的桩子上（冲毁的桥梁的断桩），神奇地一下子就翻了过来。葛利高里哎呀一声，栽进水里，但他并没有松开缰绳。急流扯着他的皮袄大襟和两条腿，轻轻地，但是顽强地揪住他不放，在飘摇的爬犁旁边打转。他赶紧用左手抓住滑杠，丢掉缰绳，喘着气，两手倒换着，向爬犁辕木的横梁凑过去。他已经用手指头抓住横梁的铁皮包头了，——可是这时正逆流挣扎的枣红马的后腿在他的膝盖上重重地踢了一下子。葛利高里呛着

柳树节是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通常叫棕榈主日，但是在俄罗斯棕榈是很少见的，所以用柳树代替棕榈，因此，俄罗斯人就把这个节日叫柳树节。

水，两手倒换着，抓住了马套。激流总想把他从马的身边冲走，极力想把他的手指扯开。他全身冻得火烧火燎似的，好容易才挣扎到枣红马的脑袋跟前，那马的两只充满死亡恐怖和疯狂的血红眼睛正直盯着葛利高里的两个大睁着的瞳孔。

溜滑的皮缰绳从葛利高里手里松脱了好几次；他泅着水，又抓住了，但是缰绳又接连几次从手中滑脱；有一次，他刚抓到，脚也突然触到了地面。

“喔——喔！！！”他使足劲拉着，向前一冲，一下子被马胸脯撞倒，栽倒在冒着白沫的浅滩上。

马把他撞倒以后，旋风似地从水里把爬犁拖上来，已经筋疲力尽的马匹哆嗦着冒热气的、湿淋淋的脊背，跑了几步就停了下来。

葛利高里没有感到疼痛，一跃而起；寒冷象热得烫人的面团一样裹住了他。葛利高里哆嗦得比马还厉害，他觉得他的两腿就象吃奶的孩子一样软弱。但是他突然醒悟过来，急忙翻过爬犁，使滑杠着地，为使马暖和一下身子，就纵马飞奔而去。象冲锋一样，冲进街道，——并未减低速度，把马赶进第一个敞着的大门。

遇上了个热心肠的主人。他叫儿子去照看马匹，自己帮着葛利高里脱下衣服，并用绝对不许反对的口气命令妻子说：

“生上炉子！”

葛利高里在炉炕上，穿着主人的裤子，等待自己的衣服烤干；晚饭吃的是素菜汤，饭后就躺下睡了。

第二天一早，他摸黑就上路了；到家还有一百三十五俄里，所以每分钟都是宝贵的。春天草原上的泥泞道路是危险的；每一条小沟，每一个小山谷——都会变成汹涌的雪水急流。

光秃秃的黑泥道路把马匹折磨得很苦。趁着霜晨薄冻赶到离开大道四俄里的道利人的村落，在岔路口上停下来。两匹马跑得大汗淋漓，身后的地上闪着爬犁滑杠轧过的亮痕。葛利高里把爬犁扔在这里，把马尾巴结起来，骑上一匹马，牵着一匹，又上路了，在“柳树节”那天早晨回到了亚戈德诺耶。

老爷听他讲完路上的详细情况，就走出来看马。萨什卡正牵着在院子里遛，怒冲冲地打量着它们深陷下去的两肋。

“马怎样？”老爷走过来问道。

“那还用问吗，”萨什卡继续遛着，颤抖着那圆圆的大胡子上发绿的白丝，嘟囔说。

“没有赶坏吧？”

“没有。枣红马的胸膛叫套磨坏了一点。不要紧。”

“休息去吧！”地主向立在旁边等候吩咐的葛利高里摆了摆手。

葛利高里走到下房去，但是直到夜里才得到休息。第二天早晨韦尼阿明来了，穿着一件新的蓝色假缎子衬衫，胖脸上堆着惯常的微笑。

“葛利高里，到老爷那儿去。立刻就去！”

将军正穿着毡拖鞋在客厅里踱步。葛利高里咳嗽了一声，在客厅门口倒换着脚步，又咳嗽了一声——老爷才抬起头来。

“你有什么事？”

“韦尼阿明叫我来的。”

“噢，对啦。去把儿马和克列佩什备好。告诉卢克里娅不要喂狗。打猎去！”

葛利高里转过身来要走了，地主又把他叫回来。

“听见了吗？跟我一块儿去。”

阿克西妮亚把一个淡味的小圆面包塞进葛利高里的皮袄口袋里去，小声说道：

“饭也不叫人吃，讨厌鬼！……真该叫鬼打他的嘴巴子。葛利沙，你围上条围巾吧。”

葛利高里把备好的马牵到小花园前，吹了一下口哨，把狗唤来。地主穿着一件蓝呢子夹克，系着一条镶花皮带，走了出来。肩上挂着一只软木塞的镀铬水壶；拧成螺旋形的鞭子象条蛇似的从手里耷拉下来，在身后拖着。

葛利高里拉着缰绳，惊讶地看着老头子非常敏捷地把瘦骨嶙嶙、老迈的躯体翻上马鞍。

“跟在我后头，”将军用戴着手套的手轻柔地理着缰绳，简短地命令说。

葛利高里骑的是一匹四岁口的儿马，它撒着欢儿，斜着身子，公鸡似的昂着脑袋走起来。这匹马的后蹄还没有钉马掌，踏在薄冰上一打滑，就四条腿同时向下坐。将军骑在马上，背略微有点驼，但是骑得很牢靠，在克列佩什的宽大的背上晃悠着。

“咱们到哪儿去？”葛利高里跟他走齐时，问道。

“到赤杨谷去，”老爷用浓重的低音对他说。

两匹马跑得很欢，儿马要求松开缰绳；它象天鹅似的扭着短脖子，用一只鼓出的眼睛斜看着身上的骑手，总想咬他的膝盖。他们跑上了一座小山岗，将军让克列佩什放开脚步飞跑起来。一群猎犬在葛利高里后面跑着，散成了一道短短的散兵线。那条黑色的老母狗向前跑着，弯曲的嘴紧贴着马尾巴梢。儿马大发脾气，蹲下去，想要踢开这只纠缠不休的母狗，但是母狗却停了下来，用忧伤的老太婆似的眼睛盯着正回过头来看的葛利高里的视线。

半个钟头的工夫跑到了赤杨谷。将军驰马奔上长满乱蓬蓬的褐色老艾的谷梁。葛利高里向谷底跑去，小心地看着被水冲得沟壑纵横的谷底。他偶尔向地主看一眼。透过铁灰色的光秃秃的稀疏的赤杨树，可以看到老头子清晰的剪影。他伏在鞍头，站在马镫上，哥萨克皮带勒着的呢夹克在背上皱了起来。狗成群地在高低不平的山岗上跑着。在穿过一条山洪冲刷出来的陡峭沟壑时，葛利高里把身子从马鞍上探下来。

“抽口烟吧。我立刻松开马缰，掏出烟荷包来，”他一面脱着手套，在口袋里摸着卷烟纸，一面想。

“放狗追呀！……”呼叫声象枪响一样，在谷脊那面响起。

葛利高里抬起头；看到将军正向一个非常陡的山梁上驰去，他高举鞭子，让克利佩什飞驰而去。

“放狗追呀！……”

一只腿窝里的长毛还没有脱掉的深褐色的狼，穿过芦苇丛生的泥泞谷底，把身子伏在地上，连跑带滑迅速地跑去。跳过一条沟，它停了下来，猛地一回身，看见了狗群。它们密集地、构成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

向它袭来，切断了向山谷尽头树林子里逃跑的路。

狼富有弹性地跳跃着，跑上一个小小土岗——这儿是多年以来田鼠打洞的地方，——飞快地向树林子跑去。老母狗几乎是迎面向它扑过来，一只叫“鹞鹰”的白色大公狗——是一条最好、最凶猛的猎狗——也从后面追来。

狼迟疑了一下，好象不知道该怎么办。葛利高里抖着马缰绳，从谷底追上来，有一会儿看不见它了，等跑到上岗顶的时候，——狼已经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一群黑狗在草原上的蓬蒿丛中飞跑，它们的皮毛和黑糊糊的土地混成一色。再过去一点，老将军正用鞭子柄捶打克列佩什，绕过陡崖，从侧翼包抄过来。狼往邻近的山沟里逃去，群狗紧追不舍，包围上去，葛利高里从后边看去，那只叫“鹞鹰”的白狗已经追得那么近，就象一片挂在狼腿窝毛团上的白布。

“放—狗—追—呀—呀！”的喊叫声送到葛利高里的耳朵里来。

他让儿马飞奔起来，并竭力想看清楚前面发生的事情：眼睛蒙了一层眼泪，风在耳边呼啸。打猎吸引了葛利高里的整个心神。他伏在儿马的脖子上，一阵风似的狂奔着。当他跑到那条山沟的时候，狼不见了，狗也不见了。过了片刻，将军追上了他。他勒住正在飞驰的克列佩什，喊道：

“跑到哪儿去啦？”

“准是窜进山沟啦。”

“你从左边绕过去！……追！……”

将军用靴子后跟在后腿直立起来的马肋下一刺，向右驰去。葛利高里冲进洼地，拉紧马缰；喊了一声，向左边飞驰而去。用鞭子和呼叫把出汗的儿马赶了有一俄里半远。还没有干透的粘土块子沾在马蹄子上，溅得他满脸是泥。弯弯曲曲的深山沟顺着山岗蜿蜒伸展开去，然后转而向右，分成了三条岔沟。葛利高里越过一条横沟，看到远处草原上，象黑色的散兵线一样追狼的狗群以后，就沿着斜坡飞跑起来。看来，狗群是从橡树和赤杨丛生的山沟中部地带把这只野兽赶出来的。在山沟中部分成三条岔沟并且坡度缓慢地伸出三条青灰色支流的地方，狼跑到了空地上，它趁势又跑了约一百沙绳，便迅速冲下山坡，跑进一条干谷中去，那里满目荒凉，遍地是陈年衰败的蓬蒿和蓟草。

葛利高里站在马镫上，一面用袖子擦着被风吹痛的眼睛流出来的眼泪，一面注视着狼。他偶尔向左面看了一眼，认出了这是自己家的田地。一块肥沃的、不很整齐的四方形份地，就是秋天他曾跟娜塔莉亚一同耕过的那块地。葛利高里故意催马穿过田垅，在这一片刻，当儿马磕磕绊绊、摇摇晃晃穿过田垅的时候，葛利高里满腔打猎的热情冷了下来。他已经只是漫不经心地吆喝着那匹气喘吁吁的儿马，注视着地主——看他是不是回头来看，——并让马换成了小跑。

远处，红峡谷附近，有一个耕地农民搭的空帐篷架。旁边的一片象天鹅绒般闪闪发光的新耕地上，有三对公牛拉着犁慢悠悠地走着。

“是我们村的人。这是谁家的地呢？……是阿尼库什卡家的。”葛利高里眯缝着眼睛反复打量，辨认着牛和扶犁的人。

“抓—住—吗！……”

葛利高里看见，有两个哥萨克丢下犁，横着拦住了那只想逃进峡谷

去的狼。一个身材高大，头戴红边哥萨克制帽，帽带系在下巴上的人，手里挥舞着从牛轭上抽出的铁条。这时，狼突然把屁股坐进很深的犁沟里，停了下来。白狗“鸱鹰”从它身上飞越过去，蜷着前腿摔在地上；老母狗屁股擦着隆起来的田垅，想要停下来，但是没有站住脚，正扑到狼身上。狼猛然摇了摇脑袋，老母狗肚皮贴地摔到一旁去了。狗群黑压压的一团扑到了狼身上，摇晃着，在田垅上滑了几沙绳，象皮球一样地滚着。葛利高里比地主早半分钟赶到了现场，他从马上跳下来，把攥着猎刀的手甩到背后，跪到地上。

“就是它！……下面的！……往喉咙上刺！……”拿着铁条跑过来的一个哥萨克用熟悉的声音，气喘吁吁地喊道。他哼哧着，卧倒在葛利高里身旁，一只手揪住咬着狼肚皮的公狗脖子上的皮，另一只手攥住了狼腿。葛利高里在仰起来的，在手下乱动的硬毛里摸到了狼的喉咙管，捅了一刀。

“把狗……狗——狗！……赶开！……”脸色发青的地主从马上跳到松软的田垅上，气急败坏地哑着嗓子喊道。

葛利高里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狗赶开，然后回头看了看老爷。

司捷潘·阿斯塔霍夫站在旁边不远的地方，头戴制帽，漆皮帽带扣在下巴上，手里转动着铁条，变成灰色的下颚和眉毛都在哆嗦。

“你是哪儿来的，小伙子？”将军问司捷潘说，“是哪个村的？”

“鞑靼村的”司捷潘等了一会儿才回答，然后向葛利高里那边迈了一步。

“姓什么？”

“阿斯塔霍夫。”

“那么，朋友，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今天夜里。”

“请把这只死狼给我们拉回去。”地主用脚指着狼说道；这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时咬得牙齿咯吧咯吧响，一条后腿笔直地向上翘起，脚踝骨上有一团褐色的乱毛。

“要多少钱，我付给你，”将军许诺说，然后用围巾擦着通红的脸上的汗水，走到一旁，侧歪了一下身子，把水壶的窄皮带从肩上摘下来。

葛利高里朝儿马走去。当他把脚踏上马镫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司捷潘不断地哆嗦着，缩着脖子，两只沉重的大手紧贴在胸前，朝他走过来。

第十八章

在耶稣受难日那天夜里，几个娘儿们凑在科尔舒诺夫家的邻居佩拉格娅家里闲坐。佩拉格娅的丈夫加夫里尔·迈丹尼科夫从罗兹写信来，说要回来度假，过复活节。佩拉格娅家里墙刷得雪白，星期一就把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从星期四起就在盼着，不时探头向大门外张望，要不就头巾也不蒙，满脸妊娠斑，瘦骨嶙嶙地在篱笆边伫立良久；用手掌遮在眼睛上眺望——也许正好就到了呢？她正怀孕。去年夏天加夫里尔从团里回来，给妻子带回来一块波兰花布，在家里小住几天：跟妻子亲亲热热地过了四天，可是到第五天，他喝得烂醉，一会儿用波兰话和德国话叫骂，一会儿又哭着唱一支古老的，一八三一年就在唱的一支关于波兰的哥萨克歌曲。他和来给他送行的朋友和弟兄们饭前坐在桌边喝伏特加，唱歌：

都说波兰是个富庶地方，
我们见到的却是一片荒凉。
波兰境内有家私酒店，
私酒店的东家就是国王。
三个青年到酒店里把酒来喝，
一个是普鲁士人，一个是波兰小伙子，
还有一个是顿河的哥萨克。
普鲁士人喝酒付银元，
波兰人喝酒付金币，
喝酒不给钱的就是哥萨克。
哥萨克在酒店里跌跌晃晃，
靴子上的马刺哗啦哗啦响，
刺马针哗啦哗啦响，他在调戏着老板娘：
“老板娘，小心肝，跟我一同回家乡，
回到静静的顿河，我的家乡，
我们的日子不象你们这样：
不用种，不用收，不用织，也不用纺，
不用种，不用收，只管逍遥浪荡。”

饭后，加夫里尔和家人告别而去。从这一天起佩拉格娅就开始特别注意自己的衣襟。

佩拉格娅是这样对娜塔莉亚解释自己怀孕的原委的：

“在加夫里尔到来以前，我，亲爱的，做了一个梦。我仿佛是在牧场上走，我家的那头老母牛，就是去年救主节卖掉的那头，走在前面。它走着，乳汁直从奶子里往外淌，流得满道都是……‘我的天呀，’我心里想，‘我怎么把它挤成这样了呀？’后来，巫婆德萝兹季哈到我家来要酒花，我就把梦讲给她听，她说：‘你啊，拿一块蜡放到牛棚里去，从蜡烛上折下一块就行，把它揉成一个球，埋到鲜牛粪里，否则你就要大祸临头啦。’我马上就去找蜡烛，可是没有蜡烛，我记得原来有一支，可能是叫孩子们点着玩了，准是拿它去从洞里往外引毒蜘蛛啦。正在这

当儿，加夫留沙回来了——灾难就来啦。在这以前，我的衣服三年穿着都合适，可是现在，你再看……”佩拉格娅用手指头戳着自己鼓起的肚子伤心地说。

佩拉格娅在等候丈夫的时候，心里很烦，独自一人寂寞得很，所以在星期五夜里就邀请几个邻居娘儿们来消磨时间。娜塔莉亚带着没有织完的袜子来了（春天到了——格里沙卡爷爷更怕冷得厉害了），她异常活泼；常常过分地对别人逗趣的话大笑不止，她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女伴们看出，思念丈夫的痛苦正折磨着她。佩拉格娅把露着紫筋的光脚从炉炕上耷拉下来，逗弄着那个年轻而又泼辣的女人弗萝夏。

“弗萝西卡，你是怎样打你的哥萨克的呀？”

“你不知道怎么打吗？往背上，脑袋上，碰上哪儿就打哪儿。”

“我不是说的这个：我是说事情怎么发生的？”

“就是这的，”她不情愿地回答说。

“难道你抓住你的汉子正跟别的娘儿们胡搞，就什么话也没说？”一个瘦长的女人——马特维·卡舒林的儿媳妇——慢条斯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追问道。

“讲讲吧，弗萝申尼娅。”

“没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要说这种事……”

“别装相啦，这儿都是自己姐儿们。”

弗萝夏往手里吐着葵花子皮，微微一笑，说道：

“我早就留心他啦，这回有人来告诉我说：你男人正在磨坊和顿河对岸的一个丈夫当兵去的女人磨面呢……我跑到那儿去，他们俩正在碾子旁边。”

“怎么样，娜塔莉亚，没有听到你当家的什么信儿吗？”卡舒林的儿媳妇打断了话头，向娜塔莉亚问道。

“他在亚戈德诺耶呢……”她小声回答说。

“你还想不想和他一块儿过日子？”

“也许，她是很想的，可是人家不体谅她的心意，”女主人插嘴说。

娜塔莉亚觉得热血直往脸上涌，眼泪立刻就要流下来了。她把脑袋垂到袜子上，快快不乐地朝女伴儿们看了一眼，发现大家都在看她，娜塔莉亚知道羞惭的红晕瞒不过她们，就故意，但是却很笨拙地把毛线团从膝盖上弄到地上，于是弯下腰去，用手指头在冰冷的地上摸索起来，这一切其实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由他去吧，我的好邻居，只要有脖子，还愁没有套拉，”一个女人毫不掩饰地可怜她说。

娜塔莉亚那股假装的活泼劲儿，就象被风吹灭的火星一样消失了。伙伴儿们谈论起村里最近的一些流言蜚语。娜塔莉亚一声不响地织袜子。好不容易熬到散伙的时候，怀着还没有形成的决心走了出来。自己这种不确定的耻辱地位（她始终不相信葛利高里会就这么一去不回头了，所以原谅他，等待着他），逼得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瞒着家里人去亚戈德诺耶给葛利高里送封信，问问他是否永远离去了，有没有回心转意。她从佩拉格娅家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格里沙卡爷爷正坐在自

弗萝夏、弗萝西卡和弗萝申尼娅都是叶夫萝西尼娅的昵称。

己屋里，看一本沾满蜡烛油、皮封面的破《圣经》。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厨房里往鱼网上拴着浮梁，听米海讲一件很久以前的凶杀案。母亲照料孩子们睡下以后，已经躺在炉炕上，两只黑鞋掌朝着门睡着了。娜塔莉亚脱了外衣，无目的地在各个房间里转了一圈。在堂屋里，用木板隔开的墙角里，有一些留作种籽用的大麻子和吱吱的老鼠叫声。

她在爷爷的小房间里停了下来。在屋角的桌子旁边站了一会儿，呆呆地望着放在圣像下面的一小堆福音书。

“爷爷，你有纸吗？”

“什么纸？”爷爷的眼镜上方聚了一堆密密的皱纹。

“能写字的。”爷爷在圣诗里翻了翻，抽出了一张散发着霉蜜糕和檀香气味的皱巴巴的纸。

“有铅笔吗？”

“找你爸爸要去。去吧，乖孩子，别在这儿捣乱啦。”娜塔莉亚在父亲那里要了个铅笔头，坐在桌边，痛苦地反复斟酌着那早已想好的、刺心的词句。第二天早晨，她答应给格季科一瓶伏特加，求他到亚戈德诺那去送这样的一封信：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请你写封信告诉我，我怎样活下去，我这一辈子是全完了呢，或者还有救呢？你从家里出走，连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我在等待着你给我行动的自由，告诉我，你是不是永远离开我了，可是你自从离开村子，一直象死人似的，一声也不响。

我原以为你是在火头上出走的，所以还在盼着你回来，但是我并不想拆散你们，让我一个人被踩进地里去吧，总比两个人都受苦好。请你最后一次可怜可怜我，写信给我。叫我知道你的打算——那我就可以拿定主意，不然我老是站在路当中，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葛利沙，看在基督的面上，不要生我的气。

娜塔莉亚愁眉苦脸的格季科预感到要有酒喝了。他把一匹马牵到院上，瞒着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套上不带嚼环的笼头，摇摇晃晃地骑在马上跑了出去。他骑马的样子跟哥萨克不同，很笨。他放开马快跑起来，胳膊肘上的两块补丁乱晃着，一群在胡同里玩耍的孩子在他身后拼命叫喊。

“霍霍尔—油泥鬼！……”

“你要摔下来啦！……”

“爬在篱笆上的公狗！……”小孩子们在他身后叫喊。

傍晚他带着回信返来，信是用一小片包糖用的蓝纸写的；他从怀里往外掏着纸片，对娜塔莉亚挤了挤眼睛说：

“简直不叫路，我的姑娘！颠得厉害，把格季科的五脏六腑都颠出来啦！”

娜塔莉亚看过信，脸立刻变成了灰色。好象是带齿的尖刀往她心里刺了几下……

纸上写着几个潦草的大字：

一个人活下去吧。麦列霍夫·葛利高里。

她似乎担心自己支持不住，便急忙离开院子，回屋子躺到床上去。卢吉妮奇娜为了早点做早饭，能够及时把复活节吃的奶渣糕烤出来，所以头天晚上就在生火。

“娜塔什卡，来帮帮我的忙！”她呼唤女儿。

“我头疼，妈妈。我先躺一会儿。”

卢吉妮奇娜把脑袋探进门去，说道：

“你最好喝点儿盐水，啊？立刻就会好。”

娜塔莉亚用干渴的舌头舔了舔冰凉的嘴唇，没有作声。

天黑以前她一直在躺着，头上蒙着暖和的羊毛头巾。缩成一团的身子不停地轻轻哆嗦着。等到她爬起来，走进厨房的时候，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和格里沙卡爷爷已经准备上教堂去了。她的两鬓梳得平正的黑头发边上，闪着晶莹的汗珠，眼睛上蒙了一层病态的油光。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扣着肥大裤子前裆上防寒厚布的一长串钮扣，斜睨了女儿一眼。

“我的好女儿，你真挑了个好时候生病。走，跟我们一块儿去做早祷吧。”

“你们先走吧，我随后就去。”

“等快完的时候才去吗？”

“不，我现在就穿衣服去……穿好衣服我就去。”哥萨克们都走了。家里只剩下卢吉妮奇娜和娜塔莉亚。娜塔莉亚无精打采地从箱子那里走到床边，用两只视而不见的眼睛打量着堆在箱子里的一堆翻得乱七八糟的衣服，在冥思苦想着什么，嘴唇还直嘟囔。卢吉妮奇娜还以为娜塔莉亚是在犹豫穿哪件衣服呢，出于一片慈母心，亲切地建议道：“好女儿，穿我那条蓝裙子吧。那条裙子你现在穿正合适。”没有给娜塔莉亚做复活节穿的新衣服，这时卢吉妮奇娜想起了女儿做姑娘的时候，每逢过节总喜欢穿卢吉妮奇娜那件窄襟的蓝裙子，她以为娜塔莉亚是为了不知道穿哪件衣服而苦恼，于是就好心地强要娜塔莉亚穿她的衣服。

“穿吧，啊？我去给你拿来。”

“不用。我就穿这件去。”娜塔莉亚小心地抽出一条绿裙子，忽然想起，葛利高里婚前来看望她时，在板棚檐下的阴凉里头一次很快地亲了她一下，使她很害羞，那时她正是穿的这条裙子，于是突然恸哭起来，浑身颤抖着，趴在掀开的箱子盖上。

“娜塔莉亚！你怎么啦？……”母亲拍手惊问道。娜塔莉亚把就要发出来的哭号压了回去，克制住自己，呆呆地、刺耳地笑道：“我今天这是怎么啦……”

“唉，娜塔什卡，我看得出来……”

“你看出什么来啦，妈妈？”娜塔莉亚用手指头揉着绿裙子，突然恶狠狠地喊道。

“我看你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改嫁才是。”

“够啦！已经嫁过一回啦！……”

娜塔莉亚走进自己的屋子去换衣服，很快就又回到厨房里来，她已经换好衣裳，象姑娘一样苗条，脸色青白，透明的青色上罩着一层忧伤的红晕。

“你一个人去吧，我还没有收拾停当哩，”母亲说。

娜塔莉亚把手绢塞进折起的袖口里，走到台阶上。风从顿河上带来沙沙的流冰声和淡淡的清新的融雪的潮湿气味。娜塔莉亚左手提着裙子边，绕过街上那些闪着珍珠般蓝光的小水洼，到了教堂。一路上她竭力

使自己恢复从前那种平静的心情，想着节日，不连贯地模糊地想着各种事情，但是思路总是固执地转到那张藏在怀里的、蓝色的包糖纸上，转到葛利高里和那个幸福的女人身上，现在那个女人正在宽容地嘲笑着她，也许甚至在可怜她……

她走进了教堂的院子。一伙青年挡住了她的路。娜塔莉亚绕过他们，听见他们在说：

“哪家的？你猜到了吗？”

“娜塔什卡·科尔舒诺娃呀。”

“听说，她有脱肠病，所以丈夫才把她扔了。”

“瞎说，她和她公公——瘸子潘苔莱勾搭上啦。”

“原来如此！那么葛利什卡当然是为了这个才从家里跑走的啦？”

“不然为什么呢？她现在还……”

娜塔莉亚在坎坷不平的石板上跌跌撞撞地走去，走到教堂大门前的台阶。噉噉喳喳、肮脏无耻的话语象石头一样从她身后投来。娜塔莉亚在门口站着的姑娘们吃吃的笑声中，向另一个板墙门走去，象醉汉似地摇摇晃晃跑回家。在自家院子的大门口喘了喘气，脚乱踏着裙子襟，紧紧咬着已经咬得血红的肿嘴唇，走进了院子。院子笼罩在一片飘忽的紫色黑暗中，板棚的门黑魆魆地大敞着。娜塔莉亚拼命鼓起最后一点劲儿，跑到板棚门口，匆忙迈过了门限。板棚里是一片干冷，还有一股皮缰绳和陈腐的干草气味。娜塔莉亚这时候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感觉，全心沉浸在忧郁的思念中，这种思念撕裂着她那充满了屈辱和绝望的心灵。她摸索着走到墙角，握住镰刀柄，卸下镰刀（她的动作缓慢、果断而又准确），愉快的决心鼓舞了她，于是她把头向后一仰，使劲用镰刀割进了喉咙管。她好象被打了一下，一阵猛烈的刺心的疼痛使她倒了下去，同时又感觉到——模糊地意识到——她并没有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她爬起来，然后跪着，急忙（流到胸前的鲜血使她感到害怕）用颤抖的手指撕开扣子，不知道为什么解开了上衣。一只手拨开富于弹性的、不听话的乳房，另一只手拿着镰刀，使刀刃对准胸膛，跪着爬到墙边，把镰刀安柄的那头顶在墙上，两只手放到向后仰着的头顶上，坚定地把胸膛向前压去，向前……她清晰地听见和感觉到刺破身体的噗哧声；越来越厉害的一阵阵刺心的疼痛，象火焰似的顺着胸部一直烧到喉咙，象铮铮响着的长针一样刺进了耳朵……

上房的门吱扭响了一声。卢吉妮奇娜用脚探着路，走下台阶。钟楼上响起了有规律的钟声。顿河上，几沙绳长的大冰块，不停地咯吱咯吱响着，汹涌奔流而去。解冻了的，满潮的顿河欢腾地把身上坚冰的枷锁送往亚速海。

第十九章

司捷潘走到葛利高里跟前，抓住马镫，紧靠在浑身是汗的儿马肋部上。

“喂，好啊，葛利高里。”

“托福托福。”

“你打算怎么办哪？啊？”

“我有什么好打算的呀？”

“拐走了别人的老婆，还……自己去享乐，行吗？”

“放开马镫。”

“你别害怕……我不会揍你。”

“我并不害怕，你还是别来这一套吧！”葛利高里满脸通红，提高了嗓门说道。

“现在我不会跟你打架，我不愿意……葛利什卡，你记住我的话：早晚我要宰了你！”

“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你牢牢记住这话。你欺人太甚啦！……你把我的生活全毁了，弄得我象只阉猪……你看，”司捷潘伸开双臂，污黑的手掌朝上，说道，“我在这儿耕地，可是我自个儿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耕。其实我一个人又能吃多少？我随便怎么都可以餬口过冬呀。只是无聊得要死……你欺人太甚啦，葛利高里！……”

“你不要对我诉苦啦，我不懂，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嘛。”

“这话不错，”司捷潘同意说，仰面向上，看着葛利高里的脸，忽然露出了天真稚气的笑容，舒展开细纹密布的眼角。

“我有一件事情很后悔，小伙子……我后悔极啦……你还记得，前年谢肉节的时候咱们打群架的事吗？”

“这是什么时候？”

“就是把一个弹毛工人打死的那次。光棍们和有老婆的人打起来了，你还记得吗？还记得我是怎样追你的吗？你那时候还瘦弱得很，跟我比起来，就象一根嫩芦苇。我可怜你，没有下手，要是那当儿你跑着的时候给你一下子——早就把你揍成两截啦！你跑得很快，全身象弹簧一样：我只要抡起皮带朝你腰上一抽，你的小命早就见阎王啦！”

“你别伤心，将来咱们还有碰杯的机会嘛。”

司捷潘用手擦着前额，在回忆着什么事情。

将军牵着克列佩什的缰绳，朝葛利高里喊道：

“走吧！”

司捷潘一直还用左手扶着马镫，跟儿马并排走着。葛利高里警惕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在马上看清了司捷潘的下垂的亚麻色的胡髭和好久没有刮过的、浓密的胡须。在司捷潘的下巴下面耷拉着的漆皮帽带有许多地方都裂了。司捷潘那落满尘土的灰脸上布满了一条条的斜痕——流过的汗痕，使这张脸显得模糊而又陌生。葛利高里看着司捷潘，就象是从山巅眺望远处蒙蒙细雨中的草原一样。司捷潘灰气重重的脸上是一片疲倦和空虚。他没有告别，就停在后面了。葛利高里的马信步地走着。

“等一等。怎么……阿克秀特卡怎样啊？”

葛利高里用鞭子磕打着沾在靴底子上的泥土，回答道：

“很好。”

他勒住儿马，回头看了看。司捷潘叉开两腿站在那里，龇着牙，正嚼一根草茎。葛利高里不由得可怜起他来，但是嫉妒压倒了怜悯；他在吱吱响的鞍座子上扭过身子，喊道：

“别伤心，她不会为你得相思病的！”

“真的吗？”

葛利高里在儿马的两耳中间抽了一鞭子，没有回答就驰马而去。

第二十章

第六个月上，怀孕的事已经再也瞒不住了，阿克西妮亚就告诉了葛利高里。起初她隐瞒着，是因为害怕葛利高里不相信她肚子里怀的孩子是他的，由于分娩的时间日益迫近，她感到忧虑和恐惧，脸色焦黄，在等待着什么。

最初几个月她一闻到油腥味儿就恶心，但是葛利高里没有理会，即使他注意到了，他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不会特别放在心上。

这次谈话是在黄昏时候进行的。阿克西妮亚很激动，急切地注视着葛利高里脸上的表情变化，但是他把脸扭过去朝着窗户，不断懊丧地咳嗽着。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害怕，葛利沙……我以为你会抛弃我……”

葛利高里用手指头弹着床背，问道：

“快生了吗？”

“在救主节左右，我想……”

“是司捷潘的孩子吧？”

“是你的。”

“真的吗？”

“你自己算算呀……从砍树枝子那天……”

“别胡说啦，克秀什卡！就是司捷潘的孩子，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诚心诚意问你的。”

阿克西妮亚坐在板凳上，眼泪汪汪，急切的低语使她简直透不过气来。

“我和他过了这么多年——什么也没有！……你自个儿想想吧！……我又不是有病的娘儿们……所以当然是你的孩子啦。可是你……”

葛利高里再没有提起这件事。他对待阿克西妮亚的感情中又掺上了一种警惕的疏远和轻微的嘲弄与怜悯的新成分。阿克西妮亚缄默不语，也不要求爱抚。一个夏天的工夫，她变得憔悴了，但是怀孕几乎一点也没有损坏她的苗条身段：丰满的体态使她的圆肚子不太显眼，而消瘦的面庞却使那对清秀的眼睛变得更加温柔、好看。这一年雇的短工少，所以做饭的活儿也不累。

萨什卡爷爷以一种老年人的撒骄的依恋神情缠着阿克西妮亚。这可能是因为她象女儿一样关心他：给他洗内衣，补衬衫，吃饭的时候，把软的、香的东西挑给他吃，而萨什卡爷爷在服侍完马匹以后，就到厨房挑水、搅烂煮了喂猪的土豆，什么事都帮着做，他蹦蹦跳跳着，摊开双手，露出光秃秃的牙床，说道：

“你疼爱我，可是我也不愿意欠你的情！阿克辛尤什卡，就是把心挖出来给你我都情愿。要知道，我要是没有女人的照顾就完蛋啦！你要什么，只管说。”

由于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从中说项，葛利高里没有入营集训。他去割草，偶然送老爷到镇上去一次，其余的时间就是跟他去打野鸭子，

或者骑马去追野雁。轻松的温饱生活把他惯坏了。他变懒了，发胖了，看上去要比本来的年龄大一些。只有一件事使他不能安心——马上就要到来的入伍服役。既没有马，又没有装备，靠父亲置办，指望不大。葛利高里把自己的和阿克西妮亚的工钱领到手就积攒起来，一个也舍不得花，甚至连烟也戒掉了，希望能不向父亲低头，用自己攒的钱买一匹马。老爷也答应帮助他。葛利高里预料父亲什么都不会给他的想法，不久就证实了。六月底彼得罗来看望弟弟，言谈中提到父亲对他仍旧十分气恼，曾经说过不给他置备战马，说叫他去参加地方部队吧。

“好吧，叫他先别高兴。我要骑自己的马去入伍。”（葛利高里把“自己的”三个字说得特别重。）

“你打哪儿去弄呢？你能变出匹马来吗？”彼得罗咬着胡子，笑问道。

“我变不出，就去讨一匹，再不就去偷一匹。”

“好样的！”

“我拿工钱去买一匹马，”葛利高里正经地解释说。

彼得罗坐在矮台阶上，询问了工作、饭食和工钱等方面的情况；他嚼着已经咬得很短的胡子梢，对什么问题都点头称赞，问完话，在分别的时候，对葛利高里说：

“你还是回家去住吧，不要翘尾巴啦。你想发大财吗？”

“我不想发大财。”

“你打算跟自己的婆娘过下去？”彼得罗换了个话题。

“跟哪个自己的婆娘？”“跟这个过下去吗？”

“我想，暂时是这样，怎么啦？”

“我只不过随便问问罢了。”葛利高里出去送他，最后问道：“家里过得怎么样？”彼得罗从台阶的栏杆上解着马，笑了一声，回答说：“你有好几个家，就象兔子有好几个窝。很好，凑合着过嘛。妈妈很想你。现在干草已经收集完啦，堆了三大垛。”葛利高里很激动，打量着彼得罗骑来的那匹剪短耳朵的老骡马，问道：“没有生驹儿吗？”

“没有，兄弟，原来是匹不会生驹儿的骡马。不过跟赫里斯托尼亚换来的那匹枣红马生了一个小驹子。”

“生的什么驹子？”

“一匹小儿马，兄弟。这匹小儿马真是无价之宝！长腿，蹄关节很正，前胸也很漂亮。会长成一匹好马的。”葛利高里叹了一口气。

“我很想念咱们的村子，彼得罗。想念顿河。这儿连流水都看不见。真是个讨厌的地方。”

“来看望我们吧，”彼得罗哼哼着，把肚子贴在马的尖削的背上，右腿跨了过去。

“好吧。”

“好，再见！”

“一路平安！”彼得罗已经走出了院子；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向站在台阶上的葛利高里喊道：

“娜塔莉亚……我忘啦……出事啦……”

风象鹰一样在院子上空旋转，没有把最后几个字送到葛利高里的耳边；彼得罗和马都笼罩在卷起的象一层丝绸般的尘埃里，葛利高里也没

有听清楚他说了些什么，挥了挥手，向马棚走去。

这年夏天来得很早。雨稀水少，庄稼熟得早。刚刚割完黑麦，又该割大麦了，遍地一片金黄，麦穗象刘海一样低垂着。四个临时雇来的短工和葛利高里一同去割麦子。

阿克西妮亚很早就把饭做好了，她央求葛利高里带她一同去。

“还是家里呆着吧，为什么非去不可呢？”葛利高里劝她说，但是阿克西妮亚坚持要去，匆忙披上头巾，跑出大门，去追拉着短工的大车。

阿克西妮亚怀着忧虑和欣喜的焦急心情盼望着的，葛利高里模糊地有点害怕的事情，终于在割麦子的时候发生了。阿克西妮亚正在搂麦子，感到一点预兆，就扔下耙子，躺到一个麦堆旁边。产前的阵痛不久就开始了。阿克西妮亚咬着发黑的舌头，仰面躺在地上。短工在割麦机上吆喝着马匹，绕着圈子，从她旁边过去。一个塌鼻子的青年短工，象木头刨出来的黄脸上生满了密密层层皱纹，在走过去的时候，朝阿克西妮亚喊道：

“嗨，你怎么躺在这地方挨晒呀？起来，不然会把你晒化的！”

葛利高里叫别人替换他，从割麦机上下来，走到她跟前。

“你怎么啦？……”

阿克西妮亚歪扭着那不听使唤的嘴唇，沙哑地说道：

“一阵一阵地疼。”

“说不叫你来……臭娘儿们，现在可怎么办啊？”

“你别骂啦，葛利沙！……哎呀！……哎呀！……葛利沙，套上车！顶好是回家……唉，在这儿我怎么办？……这儿都是些男子汉……”被象铁箍箍住一样的疼痛折磨着的阿克西妮亚哼声道。葛利高里跑过去牵那匹在荒地上吃草的马。等套上马，把车赶过来的时候——阿克西妮亚已经爬到一边去，趴在地上，头扎在一堆落满尘土的大麦里，嘴里不断往外吐着由于疼痛嚼烂了的带芒的麦穗。她用两只陌生的鼓出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盯住了跑来的葛利高里，哼哼了一阵，就用牙齿咬住揉成一团的围裙，好不叫短工们听见她那象牲口一样可怕的号叫。葛利高里把她抱到车上，赶着马向庄园跑去。

“噢噢，慢点！……噢噢，要死啦！……颠——颠——颠——颠——死——啦！……”阿克西妮亚披头散发的脑袋在车底板上翻滚着，用变得粗鲁的嗓子喊道。葛利高里一声不响地用鞭子抽打着马，缰绳在脑袋顶上盘旋，背后传来阵阵沙哑的哀号，但是他也顾不得回头看。阿克西妮亚用手紧捧着两腮、大睁着疯狂的眼睛，在车上颠簸，大车在高高低低、还没有压平的道路左冲右闯。马在飞驰；马轭在葛利高里眼前晃动，马轭顶端遮了一片高悬在空中，象琢磨好的宝石一样耀眼的白云。有一会儿，阿克西妮亚停止了连续不断的、刺耳的哀号。车轮滚滚，阿克西妮亚的不能自主的脑袋在车厢板上咚咚地撞着。葛利高里并没有立刻理会到突然降临的寂静，等他醒悟过来，回头一看：阿克西妮亚躺在那里，脸变得非常难看，一边脸颊紧贴在车厢板上。汗流如注，从额上流进深陷下去的眼眶里。葛利高里抬起她的脑袋，把揉皱的制帽垫在下面。阿克西妮亚斜着眼睛看了看，口气肯定地说道：

“葛利沙，我要死啦。好啦……一切都完啦！”

葛利高里哆嗦了一下。一阵突然袭来的冷气窜到了他的手指尖，窜

到了汗漉漉的脚上。他惊慌失措，想要说几句鼓励和亲热的话，可是没有想出来；从直哆嗦的嘴唇里却冲出这样的一句话来：

“胡说，蠢娘儿们！……”他晃了一下脑袋，弯腰把身子弯成两截，攥住阿克西妮亚的一条蜷得很不舒服的腿。

“阿克秀特卡，我的小斑鸠！……”

阵痛暂时饶了阿克西妮亚一会儿，可是再疼起来则十倍于前。阿克西妮亚觉得向下坠的肚子里有个什么东西正在往外撞，她把身子弯得象张弓，吓死人的哀号撕裂着葛利高里的心，他疯狂地赶着马。

在车轮的轰隆声中，他隐约地听到一声尖细的呼叫：

“葛——利——沙！”

他勒住缰绳，回头一看：阿克西妮亚摊开两手，躺在血泊里。发狂的葛利高里跳下车来，跌跌绊绊向车后走去。着阿克西妮亚喷着热气的嘴，不是听出来的，而是猜出了她的话：

“咬——断——脐——带……用布——条扎——扎起来……从你衬——衣上撕——撕……”

第二十一章

利斯特尼茨基的庄园——亚戈德诺耶——就象个木节子似的长在辽阔干涸的山涧里。风向常变，时而刮南风，时而刮北风；太阳在浅蓝色的天空飘移；暑热未尽，秋天就踩着夏天的衣襟，带着沙沙的落叶声，跟踪而来。严寒和暴风雪送来隆冬，可是亚戈德诺耶却整年累月在麻木的寂寞中抽搐，与外界隔绝的日子，就象孪生姐妹似的，一模一样，天天逝去。

红眼圈、象爱咬舌的女人似的黑鸭子依然是那样一瘸一瘸地在院子里晃，珠鸡就象一滴滴小雨点似的落满院子，羽毛已丰满的孔雀在马棚顶上猫声猫气地喵喵叫唤。老将军很喜欢各种各样的鸟，就是打伤了仙鹤也照样养起来，十一月里，这只受伤的鸟，一听见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仙鹤的模糊召唤，它就发出震人心弦的、铜钟似的哀鸣。可是它飞不起来了，被打断的翅膀僵死地垂着，将军从窗户里看着仙鹤弯下脑袋跳着、想从地上飞起来的样子，就咧着白胡子的嘴大笑起来，低沉的笑声在洁白空荡的客厅里回响飘荡。

韦尼阿明依然是那样高高地擎着毛茸茸的脑袋，僵直的大腿哆嗦着，整天坐在堂屋的箱子上一个人玩牌，玩得直发昏。吉洪依然是那样在嫉妬自己的麻子情人对萨什卡，对长工，对葛利高里和老爷的亲昵态度，甚至连仙鹤也嫉妬起来，因为卢克里娅也用那种寡妇的过分的柔情来照顾它。萨什卡爷爷有时喝得酩酊大醉，走到窗户前，向老爷讨个二十戈比的铜币。

整个这些日子里，只有两件事情惊动了这昏昏沉沉的、发了霉的生活：一是阿克西妮亚生孩子，再就是丢了一只大种鹅。对于阿克西妮亚生的小女孩，大家很快就习惯了，至于鹅，人们在树林外边的坑里找到了几根鹅毛（看来是被狐狸拖去了）——于是大家又都安静下来。

老爷每天早晨醒来，就把韦尼阿明叫去。

“你做了个什么梦？”

“真是一个神奇的梦。”

“讲讲！”地主手里卷着烟，简短地命令说。

韦尼阿明讲起来。如果是没有趣味的或是可怕的梦，地主就会生气地骂道：

“唉，你这个糊涂虫，畜生！糊涂人做梦也是糊涂的。”

后来韦尼阿明学乖了，就自己来杜撰有趣的和迷人的梦。使他苦恼的是：总要不断编造新梦，你看他，提前几天就开始编造迷人的梦了。他坐在大箱子上，把一张张就象他的老脸一样鼓胀和油污的纸牌噼噼啪啪地往小毯子上摔着，眼睛呆呆地凝视着一点，在杜撰新梦哪，到后来，竟发展到这种地步，连个真梦都做不成了。一睡醒，他就拼命去回忆梦境，但是脑子里却是一片空虚——象例过似的，光溜溜，黑漆漆，一无所有，别说是梦，连张人脸也没有见到。

韦尼阿明为冥思苦索那些并不奇妙的假梦弄得才思枯竭，而老爷却大发雷霆，打断了说梦者炒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剩饭，骂道：“混蛋家伙，这个讲马的梦，星期四就已经讲过一次啦。他妈的，你是怎么回事？……”

“我又梦见了一回，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说老实话，我真的又梦见了一回，”韦尼阿明毫不在乎地撒着谎。十二月里，葛利高里被公差叫到维申斯克镇公所去。他领了一百卢布的买马钱和一张在圣诞节第二天到马尼科沃镇征兵站去报到的通知。葛利高里从镇上回来的时候真是束手无策：圣诞节已经快到了，但是他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用官家发的钱和自己积蓄的钱，在奥布床夫斯克村花一百四十卢布买了一匹马。他是和萨什卡爷爷一同去的，买了一匹相当不错的马：六岁口，枣红色，屁股下垂；这匹马只有一块不易看出的伤痕。萨什卡爷爷捋着胡子说道：

“你再买不到更便宜的啦，长官们是看不出的。他们没有那么聪明。”

从那里回来的时候，葛利高里就骑在这匹刚买来的马上，慢走快跑都试了一下。离过圣诞节还有一个星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亲自到亚戈德诺耶来了。他没有把套在爬犁上的骡马赶进院子，拴在篱笆上，一瘸一拐地向下房走去，捋着耷拉在皮袄领子上象一把茜草似的大胡子上的冰琉璃。葛利高里从窗户里一看见父亲，就慌张起来。

“你看，这是怎么的！……父亲！……”

阿克西妮亚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摇篮跟前去裹起孩子来。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带着一阵寒气走进了屋子；他摘下风帽，朝圣像画过十字，用缓慢的目光向室内四下扫了一眼。

“你们日子过得很好啊。”

“您好，爸爸，”葛利高里从凳子上站起来，回答父亲的问候，向前迈了一步，站到屋子当中。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把一只冰冷的手伸给葛利高里，然后坐在凳子边上，裹了裹皮袄大襟，打量着呆立在摇篮旁边的阿克西妮亚。

“准备去入伍啦？”

“不然怎么办呢？”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没有说话，仔细地打量了葛利高里半天。

“脱脱衣裳吧，爸爸，大概冻坏了吧？”

“不要紧。禁得住。”“生上火壶吧。”

“谢谢啦。”他用手指甲往下刮着皮袄上的一个陈泥点，说道：我给你送装备来啦：有两件外套、一副马鞍子、一条裤子。去拿进来……都在那儿。”葛利高里也没有戴帽子就跑了出去，从爬犁上搬来两个口袋。

“什么时候出发？”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面问着，一面站起身来。

“圣诞节的第二天。怎么，爸爸，你要走吗？”

“我得早点回去。”他和葛利高里告了别，仍然一面打量着阿克西妮亚，一面向门口走去。已经抓住门把手了，他又朝摇篮那边看了一眼说道：“母亲叫我向你问候，她的腿又疼起来啦。”他沉默了一会儿，好象是要举起什么重东西似的，吃力地说道：“我来送你到马尼科沃镇去报到。你好好准备吧。”他戴上厚厚的羊毛织的手套，走了出去。阿克西妮亚因为受了这样的侮辱，脸色灰白，没有说一句话。葛利高里走着，斜眼望着她，故意踏在一块咯吱咯吱响的地板上。

圣诞节的第一天，葛利高里赶着爬犁送利斯特尼茨基到维申斯克去。

老爷在教堂做完了祈祷，然后在他的堂妹——一个女地主——家里吃过早饭就吩咐套车。

葛利高里还没有吃完那盘有一块猪肉的油腻菜汤，就站起身来，向马棚走去。

套在这辆轻便、城里式样爬犁上的是一匹叫“石拜”的奥勒尔种圆斑灰色大走马。葛利高里勒紧马缰，把马牵出马棚，急忙套上爬犁。

寒风飘洒着鹅毛大雪，银色的风雪在院子里呼啸翻滚。花圃外面的树上都挂着一层毛茸茸的薄霜。风把霜花吹落，飘散在空中，太阳一照，映出了神奇的彩虹般的光彩。屋顶上，正冒着斜烟的烟囱旁边，有几只寒鸦在呱呱叫着。它们被脚步声惊起，飞去，象一团团灰色的棉絮在屋顶上飞翔盘旋，然后闪着蓝光，掠过紫色的晨空，向西边的教堂飞去。

“请去禀报一声，就说爬犁套好啦！”葛利高里向跑到台阶上来的使唤丫头喊道。

地主走了出来，把胡子藏在貉绒皮大衣领子里。葛利高里给他把腿盖好，把缝着穗子的狼皮车毯扣上。

“使劲抽这个家伙！”地主用眼睛指着大走马说。葛利高里在车夫座上超后仰着身子，伸直的手里攥着绷紧的、颤动着的马缰绳，他担心地向斜坡看了一眼，记起了那次在初雪的爬犁道上，老爷曾因他不小心，爬犁颠簸了一下，在他脑后勺上打了一拳，这一拳打得很有劲儿，一点也不象老头子打的。驰到桥上，顺着顿河走的时候葛利高里才放松了缰绳，用手套擦了擦被风吹得火辣辣的两颊。两个钟头就奔回亚戈德诺耶。一路上老爷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偶尔用弯起的手指头敲敲葛利高里的脊背，叫道：“停一下，”便转过身去，背着风，卷起纸烟来。从山坡上向庄园驰去的时候，老爷问道：“明天一早就走吗？”葛利高里侧过身子来，费劲地张开冻僵的嘴唇。

“一朝走，”他把“早”字说成了“朝”字。他那冻僵了的舌头好象肿胀起来，紧贴在牙床上，吐字不清。

“钱都领到了吗？”

“领到了。”

“不要挂念老婆，她会好好过下去的。要出色地去服役。你爷爷是个很勇敢的哥萨克，你也要，”老将军的声音变得更低沉（利斯特尼茨基为了避风把脸藏到大衣领子里）。

“你也要保持你爷爷和你父亲的荣誉。你父亲好象在皇上阅兵时，曾因骑术高超，得过头奖，是吧？”

“是，是我父亲。”

“好，就该这样！”地主严厉地好象是在威胁似的结束了谈话，然后把整个脸都藏到皮大衣里。

葛利高里把大走马的缰绳递给萨什卡爷爷，就往下房走去。

“你父亲来啦！”萨什卡爷爷往马背上披着马衣在他身后喊道。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坐在桌边吃肉冻。

“快喝醉啦，”葛利高里打量着父亲的显得温和的脸，心里断定。

“回来啦，当差的？”

“浑身都冻僵啦，”葛利高里拍着手回答说，又转脸朝着阿克西妮亚说：“给我解开风帽扣子，手冻得不听使唤了。”

“你算碰上啦，这风简直象有意跟你为难似的，”父亲嘴里吃着，耳朵和大胡子抖动着，嘟哝说。

这一回他变得亲热多了，简单地、主人似地吩咐阿克西妮亚说：

“再切一点面包来，别舍不得！”

他从桌边站起来，到门口去抽烟，装作无意似的摇了两下摇篮，把大胡子伸进小帐子里去，问道：“是哥萨克吗？”

“是个姑娘，”阿克西妮亚替葛利高里回答说，但是一看到老头子的脸上露出的不满神色，而且还凝结到大胡子上，就急忙补充说：“长得很漂亮，什么地方都象葛利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本正经地审视了在一堆破布片里伸出的小黑脑袋，很自豪地证实说：“是我们家的血统……嗯哼……你这个小家伙！……”

“你是怎么来的，爸爸？”葛利高里问道。

“坐爬犁来的，套的小骡马和彼得罗的战马。”

“你套一匹，再把我那匹马套上。”

“不用，让它空着走吧。倒是一匹好马。”

“你看过啦？”

“略微看了看。”由于他们俩都被同样的思想所困扰，就越去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阿克西妮亚坐在床上，就象浸在水里一样，没有插嘴说话。胀得硬邦邦的奶子把上衣的扣子都撑开了。生孩子以后，她明显地胖了，增添了一种充满信心的、新的幸福神韵。他们睡得很晚。阿克西妮亚紧靠着葛利高里，眼泪和没有吃完奶的奶子流出的乳汁浸湿了他的衬衣，她低语道：“我想你都会想死的……我一个人怎么过呀？”

“别怕，”葛利高里也同样地低声安慰她说。

“夜长……孩子又不睡……我会想你想瘦的……你想想吧，葛利沙，要整整苦守四年呀！”

“听说，古时候要服役二十五年呢。”

“古时候与我有甚相干……”

“好，别说啦！”

“这该死的军役，拆散人家的魔鬼！”

“休假的时候我会回来的。”

“休假，”阿克西妮亚说，“顿河要流去多少水，才能把你等回来……”

“别哭啦……看你就象秋天的毛毛雨：哭起来就没有完啦。”

“叫你换成我来试试看！”

葛利高里在天快亮的时候睡着了。阿克西妮亚喂过孩子，用胳膊支撑着身子，不眨眼地瞅着葛利高里脸上蒙眬的黑线条，心里在跟他告别。她想起了在她卧房里劝葛利高里上库班去的那天夜晚，也是这样，只是那天晚上有月亮，把窗外的院子照得雪亮。

此情依旧，葛利高里还是那个，又不是那个了。背后已经拖了一条漫长的、日复一日踏出的羊肠小道……

葛利高里翻了一下身，模糊地说：

“在赤杨村……”又不作声了。

阿克西妮亚也想入睡，但思潮澎湃，就象风吹干草堆一样，把一丝睡意，全卷走了。一直到天亮她都在反复思量那句没头没尾的梦话，寻思它的含义……结满霜花的窗上刚一透亮，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就醒了。

“葛利高里，起来吧，天快亮啦！”

阿克西妮亚爬起来，穿上裙子；叹着气，找了半天火柴。

等到吃完早饭，收拾停当的时候——天已破晓。曙光象蓝色的波浪，在晴空荡漾。篱笆好象栽在雪里似的，清晰地、参差有致排列在那里，黑魆魆的马棚顶上，笼罩着一片温柔的紫色烟雾。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去套爬犁。葛利高里挣开疯狂亲吻他的阿克西妮亚，去跟萨什卡爷爷和其他的人告别。

阿克西妮亚把孩子裹好，出来送行。

葛利高里亲了亲女儿的湿润的额角，朝马匹走去。

“坐爬犁吧！”父亲一面策动马匹，一面喊叫。

“不，我骑马。”

葛利高里故意慢腾腾地勒了勒马肚带，骑上马去，理着缰绳。阿克西妮亚用手指头摸着他的腿，不住地说：

“葛利沙，等等……我好象还有什么话忘了跟你说……”她茫然地浑身哆嗦着，皱着眉头在苦思。

“好，再见吧！好好照看孩子……我得上路啦，你看爸爸已经走远了……”

“等一等，亲爱的！……”阿克西妮亚左手抓住冰冷的马镫，右手紧抱着怀里的孩子，恋恋不舍地看着他，腾不出手去擦那从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的眼睛里涌出来的满面泪水。

韦尼阿明走到台阶上来喊道：

“葛利高里，老爷叫你！”

葛利高里骂了一声，扬鞭策马，冲出院子。阿克西妮亚跟在他后面跑，深陷进院子里的雪堆里，笨拙地往外拔着穿毡靴子的脚。

葛利高里在山顶上追上了父亲。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回头看了看。阿克西妮亚依然紧抱着怀里的孩子，伫立在大门口。寒风吹舞着她那艳红的头巾角儿，在她的肩头飘舞。

葛利高里追到爬犁旁边。爷俩都缓缰而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扭过身子，背朝着马问道：

“这么说，你是不想和你妻子一起过了？”

“这些旧话……别再提啦……”

“果真一点也不想？……”

“当然啦。”

“你没听说，她寻过短见吗？”

“听说啦。”

“听谁说的？”

“有一回送老爷到镇上去，遇到咱村里的人，他们说的。”

“你不怕上帝怪罪吗？”

“爸爸，说实在的，这有什么法子……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啦。”

“别跟我讲他妈的鬼话！我是好心好意和你说，”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怒气冲冲，脱口骂道。

“你也看见了，我已经有了孩子，还有什么说的？现在已经不能破镜重圆啦。”

“当心，养活的是不是别人的孩子？”

葛利高里脸色苍白：父亲正触动了他那还没有完全长好的伤口。自从孩子生下来以后，葛利高里瞒着阿克西妮亚，也瞒着自己，心里一直在痛苦地怀疑着。每天夜里，等阿克西妮亚睡了以后，他常常走到摇篮跟前去仔细察看，在孩子黝黑、红润的小脸上寻找跟自己相象的地方，但每次都是疑惑重重的离开摇篮。司捷潘的皮肤是深红色的，几乎也是黝黑的，——怎么能知道，是谁的血在小孩皮肤下面蓝色的血管里循流呢？有时候他觉得女孩儿象自己，有时候又伤心地发现，她太象司捷潘了。葛利高里对她一点感情也没有，只有阿克西妮亚生她时，他从草原上把抽搐阵痛的阿克西妮亚拉回来的痛苦记忆。有一次（阿克西妮亚正在厨房里做饭），他把孩子从摇篮里抱出来换尿布，突然感到一种刺心的痛楚。他偷偷弯下身去，咬了咬孩子扎煞着的小红脚趾头。

父亲毫不怜惜地刺痛了他的伤处，葛利高里把手掌放在鞍头，沙哑地回答道：

“不管是谁的，总不能把孩子扔了啊。”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鞭子往马身上抽了一下，连头也没回说道：

“那一回，娜塔莉亚的相貌就全毁啦……脑袋也歪了，象中了风似的。割断了一很大筋，所以脖子总是歪着。”

他不再作声了。爬犁的滑杠轧着积雪，吱吱响着；葛利高里的马打着滑儿，蹄子哒哒地响着。

“如今她怎么样啦？”葛利高里用心地从马鬃里往外抠着被汗渍透了的牛蒡花瓣。

“如今算是全好啦。躺了七个月。三一节的时候眼看就要死啦。潘克拉季神甫已经为她作了临终祈祷……但是后来又苏醒过来啦。从那时候起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而且能够走路啦。她用镰刀向心窝里刺，可是因为手哆嗦，刺歪啦，要不就完啦……”

“快往山下赶吧。”葛利高里挥动鞭子，站在马镫上，驰马追过父亲，马蹄扬起的雪飞溅到爬犁上。

“我们要把娜塔莉亚接回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跟在他后面喊道。

“她不愿意住在娘家啦。前几天我看到她，叫她回咱们家里来。”

葛利高里没有回答。爷儿俩一直沉默着跑到第一个村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再没有提起这件事。

一天走了七十俄里。第二天傍晚掌灯时分，他们赶到了马尼科沃镇。

“请问维申斯克镇的人驻扎在哪一条街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向遇到的第一个人问道。

“顺着大街往前走。”

他们住宿的房子里已经住了五个新兵和几个来送儿子入伍的父亲。

“你们是哪个村子里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往板棚檐下

牵着马，询问道。

“奇尔河来的，”黑暗里有人粗声回答说。

“哪个村子的？”

“有卡尔金村的，有纳波洛夫村的，有利霍维多夫村的，你们是打哪儿来的呀？”

“我们是‘咕咕村’来的，”葛利高里卸着马鞍子，抚摸着马鞍子下面出了汗的马背笑着回答说。

第二天早晨，维申斯克镇的镇长杜达列夫把维申斯克区的新兵带到医务委员会去。葛利高里看到了本村同龄的青年们；米吉卡·科尔舒诺夫骑着一匹浅棕色的高头大马，备着一副崭新、锃亮、讲究的鞍子、华丽的肚带和银光闪闪的笼头，那天一清早，他骑马去井边饮马，看见葛利高里站在住所的大门口，他用左手扶着歪戴着的制帽，没打招呼就跑过去了。新兵在区公所的冷屋子里依次脱光衣服检查身体。几个军队里的文书和军区兵站副长官助理在奔忙，穿着短筒漆皮靴的军区司令的副官在不停地来回溜达；手指上镶黑宝石的戒指和美丽的黑眼睛里微肿的粉红色白眼珠，把洁白的皮肤和肩章衬得更加显眼。屋子里传出军医们的谈话和命令的片断。

“六十九。”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给我一支化学铅笔，”靠门口的一个醉醺醺的声音沙哑地说。

“胸围……”

“是，是，这是明显的遗传现象。”

“梅毒，记下来。”

“你用手捂什么呀？又不是大姑娘。”

“这体格有多壮……”

“……村庄是这种疾病的温床。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已经报告了将军大人。”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请您看看这个家伙。体格有多壮，啊？”

“嗯——好……”

葛利高里和一个丘卡林斯克村的红头发高个青年一同脱了衣服。从门里走出一个文书，背上的制服皱着的，清脆地喊道：

“潘菲洛夫·谢瓦斯季扬和麦列霍夫·葛利高里。”

“快点！”葛利高里身旁的人红着脸，往下脱着袜子，害怕地耳语说。

葛利高里冻得背上全是鸡皮疙瘩，走了进去。他那黝黑的身子闪着老橡树皮般的光泽。屋角的磅秤上站着一个脱得精光、颧骨高高的小伙子。一个看来好象是医生的人移动着磅秤上的砝码，喊道：

“四普特，十封特。下来。”

这种带侮辱性的体格检查使葛利高里很受刺激。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白发医生，用听诊器听过他的内脏，另一个年轻点的医生翻了翻他的眼皮，看了看舌头，第三个戴着玳瑁边眼镜的医生搓着自己衣袖卷到胳膊肘上的手，在他背后转了半天，然后说了声：

“咕咕村”是鞑靼村的别名，“咕咕”是布谷鸟的叫声。

“到磅秤上去。”

葛利高里站到有凸纹的、冰冷的磅秤台上去。

“五普特，六封特半，”司磅员把铜砝码碰得当地响了一声，报数说。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个子并不特别高……”白头发的医生扭着葛利高里的手，转着他的身子，嘟哝说。

“奇一怪！”另外那个年轻些的医生结结巴巴地说道。

“多重？”一个坐在桌子旁边的人惊愕地问道。

“五普特零六封特半，”白头发的医生没有把挑起的眉毛放下来回答说。

“送到禁卫军去好吗？”军区兵站长官把梳得光光的黑脑袋俯到跟他并坐在桌边的人的耳边，问道。

“满脸强盗相……太野蛮。”

“喂，转过身来！你背上长的是些什么？”一个戴上校肩章的军官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着桌子，喊道。

白头发的医生在嘟哝些什么，葛利高里把背转向桌子，竭力抑制着浑身的哆嗦，回答道：“春天我着了凉。起了些小肿泡。”检查快完的时候，几个军官坐到桌边嘀咕了一阵，决定：“到普通部队。”

“分配到第十二团去，麦列霍夫，听见了吗？”这才叫葛利高里出去了。当他往门口走去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嫌恶的低语：“不——行——啊，你们诸位想想看，皇上看到了这副凶相，那会怎么样？单是他那眼睛……”

“是个杂种！大概有东方血统。”

“而且身上也不干净，有肿疮……”

在外面排队等候的同村人围住葛利高里，纷纷追问：

“喂，怎么样，葛利什卡？”

“分到哪儿去啦？”

“大概是分到阿塔曼斯基团去了吧？”

“你多重？”

葛利高里一条腿站着，把另一条腿伸进裤筒里，不高兴地骂道：

“别缠我了行不行，你们他妈的问什么呀？分到哪儿去？分到第十二团去啦。”

“科尔舒诺夫·德米特里和卡尔金·伊万。”文书探出脑袋叫唤。

葛利高里一面走，一面扣皮袄扣，从台阶上跑下来。

融雪时节的风吹来暖意，路上积雪已经融完了的地方冒着热气。几只母鸡咯咯叫着穿过街道，几只白鹅在一片水洼里戏水，激起了一道道的斜波纹。橙红色的鹅掌象严霜打过的秋叶，在水中泛出浅红色。

过了一天，开始检查马匹。许多军官在广场上走动起来；一个兽医和一个拿着量尺的医生助手，晃动着军大衣的前襟走了过去。沿着教堂的围墙，各种毛色的马匹排成长长的一列。维申斯克的镇长杜达列夫从磅秤那里滑滑跌跌地向放在广场中间的小桌跑去，一个文书在那里记录检查和过磅的结果，兵站长官对年轻的中尉解释着什么，生气地跺着脚，走了过去。

葛利高里的号码是一百零八号，他把马牵到磅秤那儿去。量过了马

身上的每一部分，过了磅，马还没有来得及从磅秤台上走下来，——兽医带着那种习惯的权威架势又扳开它的上嘴唇，看了看牙齿；他用力按摸着马，摸了胸部的筋肉，象蜘蛛爬一样捌动着强有力的手指头，一直向腿部摸下去。他揪了揪膝盖关节，敲了敲筋头上的韧带，捏了捏马蹄距毛上部的骨头……

兽医把不安地竖起耳朵的马又是听，又是摸，折腾了半天，然后摇摆着白大褂的衣襟，向四周散发着刺鼻的石炭酸气味，走开了。

葛利高里的马检验不合格。并不象萨什卡爷爷预料的那样，老练的兽医还很有点儿“聪明”，竟发现了萨什卡爷爷说的那块隐蔽的伤痕。

激动的葛利高里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过了半点钟，钻了个空子，把彼得罗的马牵到磅秤上去，兽医几乎没有检查就认为合格了。

葛利高里就在附近找了块干燥地方，铺开马衣，把自己的全部装备放在上面；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后面牵着马，跟一个也是来送儿子的老头子聊起天来。

一位穿着浅灰色军大衣、戴着银白色的卷毛羊皮帽子、白头发、高身材的将军挥舞着戴白手套的手，左腿总比右腿抬得稍微高一些，从他们身旁走过去。

“这就是军区司令，”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后面碰了碰葛利高里，小声说。

“大概是位将军吧？”

“马克耶夫少将。这个鬼东西，厉害得很！”

一群从各团和各炮兵连队派来的军官跟在司令的后面。一个肩部和臀部都很宽、穿着炮兵制服的上尉，对身旁的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的一位高个、漂亮的军官——大声说道：

“……这他妈的怎么一回事呀！一个爱沙尼亚的小村子，老百姓大都是暗白皮肤，可是这个姑娘却与众不同，而且还远不止她一个！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后来我们才弄明白，二十年前……”军官们已经走了过去，离开了葛利高里把自己的哥萨克装备摊放在马衣上的地方，顶着风，他只是模糊地听到了被军官们的笑声淹没了的炮兵上尉说的最后一句话：“……原来是你们阿塔曼斯基团的一个连在那个小子村子里驻扎过。”

文书用哆哆嗦嗦、沾满紫墨水的手指头扣着上衣的钮子，跑了过去，军区兵站副长官在他身后，生气地喊道：

“要三份，告诉过你啦！我要关你禁闭！”

葛利高里好奇地打量着这些文武官员的陌生的面孔。从他面前走过的副官把两只苦闷、湿润的眼睛在他身上停了一下，遇到葛利高里的注意的目光，就扭转身去；一个老中尉不知道为什么很激动，黄牙齿咬着上嘴唇，几乎是跑着在追这位副官。葛利高里看见中尉的红眉毛上方有一颗小疣子在哆嗦，直打他的眼皮。

葛利高里的脚边，铺着一条没有用过的马衣，上面依次放着一副马鞍，鞍架用铁皮包着，漆成绿色，马鞍有前袋和后袋；两件军大衣，两

条裤子，一件制服，两双靴子，一件衬衣，一封特零五十四佐洛特尼克饼干，一个罐头，麦粒，以及一个骑士必需的其他各种食品。

在打开的口袋里有一串——供四只蹄子用的——马掌和一些马掌钉，都用油浸过的破布包着，一个装着两根针和一团线的针线包，一条毛巾。

葛利高里又瞅了一眼自己的装备，蹲下去，用袖子擦了擦油污的驮载扣带的边缘。检查委员会从广场的一头慢慢地顺着在马衣旁排列着的哥萨克面前走过。军官和长官们仔细地检查哥萨克的装备，掀起浅灰色军大衣的前襟，蹲下去翻看鞍袋，检查针线包，用手掂量着饼干口袋的分量。

“小心，伙计们，看那个细高挑儿，”站在葛利高里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指着那个军区兵站长官，说道，“他就象公狗挖黄鼠狼洞那样乱翻一气。”

“瞧，瞧，妈的！……把口袋翻得乱七八糟！”

“一定是有问题呗，要不然谁愿意找麻烦。”

“他要干什么，难道要数马掌钉子吗？……”

“真是只公狗！”

检查委员会成员越走越近，谈话也渐渐沉寂下来，再过几个人就轮到葛利高里了。军区司令左手拿着手套，右手摇晃着，胳膊肘连弯也不弯。葛利高里立正站好，父亲在后面咳嗽不停。风在广场上散布马尿和融雪的气味。不很高兴的、象是喝醉酒似的太阳向下望着。

一群军官在葛利高里旁边那个哥萨克面前检查了一会儿，然后就一个一个地向他走过来。

“姓什么，叫什么？”

“麦列霍夫·葛利高里。”

兵站长官捏着军大衣的腰带把大衣提起来，闻了闻衣服里子，很快地数了数钮扣；另一个戴着少尉肩章的军官，在手里揉了揉上等呢子做的裤子；第三个军官拼命弯下腰，摸着袋子里的东西，以致风把军大衣襟都卷到了背上。兵站长官好象是摸烫手的热东西似的，用小手指和大拇指小心翼翼地碰碰包着马掌钉的破布，吧嗒着嘴唇数着马掌钉。

“为什么只有二十三个钉子？这是怎么回事？”他怒气冲冲地抖了抖破包布的角问道。

“绝对不会，大人，一定是二十四个。”

“难道我是瞎子吗？”

葛利高里慌慌张张地展开了卷着第二十四个钉子的布角，粗糙的黑手指头稍稍碰到了兵站长官白嫩的手指头上。兵站长官忙把手往回一缩，好象被扎了一下似的，在灰军大衣侧面擦了擦；厌恶地皱起眉头，戴上了手套。

葛利高里看到了这些动作；他挺直身子，恶狠狠地笑了。他们的视线相遇，兵站长官的脸颊尖上涨红了，他提高了嗓门喊道：

“你这是什么眼神？什么眼神，啊？哥萨克？……”他那颧骨旁边有道刮脸刮破的伤痕的脸颊立刻从上到下都涨红了。

“为什么驮载扣带弄得乱七八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是哥萨克还是穿树皮鞋的庄稼佬？……你父亲在哪儿？”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揪了一下马缰绳，向前迈了一步，瘸腿碰了一下站好。

“你不懂得当兵的规矩吗？……”怒气冲天的兵站长官向他大发雷霆，他因为打牌输了钱，从早晨起就很不高兴。

军区司令走了过来，兵站长官才安静了。军区司令用靴尖踢了踢鞍架子，——打了个嗝儿，向下一个个人走去。葛利高里要编入的那个团迎接新兵的军官，很有礼貌地把什么都仔细翻看一遍，连针线包也没有放过，他最后一个离开，倒退着，背风点上了一支烟。

过了一天，从切尔特科沃车站向利斯基——沃罗涅什开出了一列火车，这列红色车厢编成的列车装载着哥萨克、马匹和粮秣。

葛利高里靠着马槽站在一节车厢里。车厢的门大敞着，陌生、平坦的田野从车门前滑过，一片片浅蓝色温柔的树林在远处旋转。

马匹咯吱咯吱地嚼着干草，由于蹄子下面的车板直跳动，所以不住地在擗动着。

车厢里散发着草原的苦艾、马汗和春天融雪的气味。远处，地平线上，耸立着一片片浅蓝色的，象黄昏时晦暗的星星一样，在沉思的、高不可攀的树林。

卷 三 第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三月，在一个解冻的欢乐的日子，娜塔莉亚回到公婆家里来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用毛茸茸的灰色树枝修补被公牛撞坏的篱笆。屋顶上往下滴着雪水，冰琉璃闪着银光，屋檐上留有一道道过去什么时候流过雨水的、象松焦油似的漆黑的痕迹。

渐有暖意的红太阳，象只温柔可爱的小牛犊，紧紧蜷伏在积雪已经融化的山岗上，土地已经松软，顿河沿岸陡斜的石灰岩的山岗上，有些地方已经露出一片一片的土地，嫩草闪着翡翠般的新绿。

变了样子的、瘦弱的娜塔莉亚，从后面走到公公跟前，弯下伤残的歪脖子行了个礼。

“您好啊，爸爸。”

“娜塔莉尤什卡？你好啊，亲爱的，好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忙乱起来。从他手里落下来的树枝弯了一下，就伸直了。

“你怎么面也不露啦？好，进屋去吧，你瞧吧，母亲看见你会有多高兴。”

“爸爸，我回来啦……”娜塔莉亚迟疑地伸开一只手，转过身子去。

“如果您不撵我走的话，我就永远住在您这儿啦……”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怎么啦，亲爱的！难道你是外人吗？葛利高里来信说……好孩子啊，他叫我们问候你呢。”

他们一同往屋子里走去。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慌慌张张，一瘸一拐地走着，非常高兴。

伊莉妮奇娜抱住娜塔莉亚，老泪纵横，嘴里嘟囔着：

“你要是有个孩子就好啦……孩子会把他迷住的。好，坐下吧。拿些饼给你吃，好吗？”

“耶稣保佑，妈妈。我这不……来啦……”

满脸红光的杜妮亚什卡从宅旁的小院子里跑进厨房，跑着就伸手抱住了娜塔莉亚的两膝。

“没有良心的！把我们都忘啦！……”

“你疯啦，骡马！”父亲假装严厉地朝她喊道。

“你长得这样大啦……”娜塔莉亚低着头，把杜妮亚什卡的两手分开，仔细打量着她的脸。

一时，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起话来，一会儿又都沉默不语。伊莉妮奇娜一手托着脸，在暗自悲伤，痛心地上打量着已经不似先前的娜塔莉亚。

“永远住在咱们这儿啦？”杜妮亚什卡抚摸着娜塔莉亚的手，问道。

“谁知道他……”

“那有什么说的，你是他的发妻，还能上哪儿去住呢！留下来吧！”伊莉妮奇娜决定说，她殷勤地招待着儿媳妇，不断地在桌子上推动着装满肉饼的陶土盘。

娜塔莉亚是经过长期的动摇之后，才回到公婆这里来的。父亲不

放她来，千方百计地劝说：又是责骂，又是羞辱，但是她自从恢复健康以后，看见自己家的人就很不自在，觉得自己在父母家里简直成了个陌生人。自杀的尝试使她和自己的亲人疏远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自从送葛利高里入伍以后，就一直在劝诱她。他下了决心，要把她接回来，设法与葛利高里和解。

从那天起，娜塔莉亚就留在麦列霍夫家了。达丽亚表面上并没有表示出什么不满；彼得罗的态度却是殷勤而又亲切，至于达丽亚偶尔的白眼，娜塔莉亚却从杜妮亚什卡那热情的依恋和公婆亲生父母般的爱怜中得到补偿。

在娜塔莉亚回到公婆家来的第二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逼着杜妮亚什卡照自己的意思给葛利高里写了一封信。

我们的亲爱的儿子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你好！你的父亲和你母亲瓦西莉萨·伊莉妮奇娜诚心诚意地向你问候。你的哥哥彼得罗·潘苔莱耶维奇和嫂子达丽亚·玛特悦耶芙娜向你致敬，祝你健康和平安；还有你的妹妹叶芙多基亚和全家老少都向你问好。你二月五日发的信，我们已经收到了，为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如果象你信未说的，你的马后腿碰伤了前腿，那么可以给它擦点猪下水油。你知道，如果路不滑或者没有冰的话，那么后腿就不要钉马掌。你的妻娜塔莉亚·米伦诺芙娜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很健康、平安。

母亲寄给你一点樱桃干和一双毛袜子，还有猪油和各种土产。我们生活都很好，身体很健康，可惜的是达丽亚的孩子死了，这是要告诉你的。前两天我和彼得罗修了修板棚，他嘱咐你要好好照看马。母牛都生了犊，老骡马的奶头鼓起来了，看来，它的肚子里有小马驹在跳啦。这是和镇上公马圈里那匹叫“顿涅茨”的儿马配出来的，我们盼望它能在大斋的第五个星期生驹。我们对于你的服役情况和上司对你的夸奖很高兴。你好好服役吧。为皇上效力是不会白干的。娜塔莉亚现在要在我们家住下去了，这件事你要好好想想。还有一件倒霉的事，在谢肉节那天，野狼咬死了三只羊。好，祝你健康，上帝保佑你。我命令你，不要忘了你的妻子。她是个和蔼的女人，而且是你的发妻。你不要破坏老规矩，听父亲的话。

你的父亲——老下士潘苔莱·麦列霍夫

葛利高里那个团驻在距俄奥边境四俄里的拉济维洛沃小镇上。葛利高里很少写家信。告诉他娜塔莉亚回到父亲那里的信，答复得相当矜持，只说请向她问好；信里的话支吾搪塞，含糊其辞。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逼着杜妮亚什卡和彼得罗把信念了好几遍，深思着隐藏字里行间连葛利高里也不知道的含义。复活节以前，他在一封信里直接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他问葛利高里退伍回来，是跟妻子同居呢，还是仍旧跟阿克西妮亚一块儿过。

葛利高里很久没有回信。三一节后，才收到他一封短信。杜妮亚什卡念得很快，字尾都没有念出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撇开那无数的问好的话和问题，仍然很难抓住信的意思。葛利高里在信未说到了娜塔莉亚的问题：

“顿涅茨”是“顿河人”的意思。这里用来称呼马，表示是纯种的顿河马。

“……你要我说一说，我是否还要和娜塔莉亚同居，但是我告诉您，爸爸，破镜是不能重圆的。您是明白的，现在我已经有了孩子，那我还能对娜塔莉亚说些什么呢？我什么愿也不能许诺，对这件事我是很不高兴谈的。不久前，在边境上捉到了一个贩私货的人，我们也有幸看到了这个人。他说，很快就要和奥地利人打仗了，似乎他们的皇帝曾经到边境上来过，察看从哪里可以发动战争，他可以占领些什么地方。一旦打起仗来，我也许就死了，所以预先什么也不能决定。”

娜塔莉亚在公婆家里干活和生活，那种不由自主的、盼望丈夫回来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增长，颓丧的精神就寄托在这种希望上。她没有给葛利高里写过一封信，但是全家的人谁也不象她那样急切、痛苦地盼着他来信了。

村里的人依然过着习惯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些哥萨克服完兵役回来了，平常日子，无聊的琐事不知不觉地把时间都消磨掉了，每到星期日，一早就一家大小成群结队地涌到教堂里去：哥萨克都穿着制服和过节的裤子；女人们花花绿绿的长裙沙沙地扫着街上的尘土，穿着紧绷在身上的、袖子上打褶的印花布上衣。

广场的空地上，卸下来的车辕朝天竖着。马在嘶叫，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消防棚子的旁边，许多保加利亚族的菜农摆起长长的摊子，在叫卖青菜，后面围着一群孩子，瞪大眼睛，看着卸了载的骆驼；骆驼傲然地环视着市场的广场和广场上闪动着红边制帽和各色女人头巾的人群。骆驼嘴里冒着白沫，在咀嚼反刍的草料，它们疲于长年累月地拉水车，太疲倦了，正在休息，眼睛一动不动地呆滞在淡绿色的、惺忪的眼眶里。

夜晚，街道在脚步声里呻吟，村里的游戏场上，歌声、手风琴伴奏着的跳舞踢踏声沸沸扬扬，一直到深夜，村头最后的歌声才在温暖的早风中消逝。

娜塔莉亚不到游戏场去，她很喜欢听杜妮亚什卡讲的天真无邪的故事。杜妮亚什卡已经不知不觉地长成一个身材匀称，独具风韵的美丽姑娘。她很早就成熟了，就象个早熟的苹果。这一年，她告别了逝去的童年，年长的女伴们接收她参加了她们的姑娘圈子。杜妮亚什卡长得很象父亲：矮个子，黝黑的皮肤。

杜妮亚什卡已经度过了十五个春天，但是她那纤细的身材还没有丰满起来。她身上还混杂着童年和正在成长的少女的、可笑而又天真的气质：两只拳头大小的小乳房硬起来了，明显地紧绷在上衣里面，肩膀也宽了；可是在那两只长长的，略微有点斜的眼眶里，依然是那炯炯有神的、腴腆而又顽皮的黑扁桃形的眼睛，白眼珠象蓝色的玛瑙一样。她从游戏场上回来，就把自己并不神秘的秘密讲给娜塔莉亚一个人听。

“娜塔莎，好嫂子，我想告诉你几句话……”

“好，说吧！”

“米什卡·科舍沃伊昨天和我在公粮仓旁边的橡树上坐了整整一晚上。”

“你为什么脸红起来啦？”

“没有的事儿！”

“你去照照镜子看——简直象火烧一样。”

“哼，不说啦！你叫人怪害羞的……”

“说吧，我再不这样啦。”

杜妮亚什卡用黑手巴掌擦了擦发烧的脸蛋儿，把手指头按到太阳穴上，突然无缘无故地发出了青春的笑声：

“他说：‘你真象一朵天蓝色的花！’……”

“是吗？”娜塔莉亚鼓励说，也为别人的快乐而感到高兴，暂时忘却了自己的被蹂躏的逝去的年华。

“我对他说：‘别瞎说，米什卡！’于是他就发起誓来啦。”杜妮亚什卡的笑声象银铃一样响遍了整个屋子，她摇着脑袋，两条编得紧紧的小黑辫子，象蝎虎子似的在她的肩膀上和背上滑动。

“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送一块手绢给我做纪念吧。’”

“你送给他了吗？”

“我说：不行，我不给。去跟你的美人儿要吧。你知道，他在跟叶罗费耶夫家的儿媳妇厮混……她男人服兵役去啦，她在放荡呢。”

“你离他远点吧。”

“我是离他很远呀。”杜妮亚什卡抑制着涌出来的笑声，接着说道：“从游戏场回家的时候，我们一共是三个姑娘同行，喝醉了的米海老爹追上了我们。他叫嚷说：‘亲亲我吧，我的好姑娘，我每人给两戈比。’他刚一向我们扑过来，纽尔卡拿树枝子照他额上抽了一下子。我们就拼命逃跑啦！”

一个干旱的夏天。村边顿河的水变浅了，那片从前是急流奔腾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浅滩，牛走到对岸去，连脊背都湿不了。夜里，沉闷的暑热从山岗上吹到村子里来，风把晒焦的草香味吹散到空中。牧场上的干蓬蒿在燃烧，甜藜象一层看不见的薄幕挂在顿河岸上。一到夜间，顿河对岸的天上就布满了黑云，雷声单调地、隆隆地响着，但是连一个雨点也没有落到炎热煎烤的大地上，电光在空中闪个不停，夜空被划成一些带尖角的蓝色块块。

猫头鹰夜夜在教堂的钟楼上号叫。恐怖的叫声在村子上空回荡；这时猫头鹰却从钟楼上飞到被牛犊践踏过的公墓里，落在荒草丛生的褐色坟头上，悲鸣不已。

“灾祸临头啦，”老人们一听见猫头鹰在坟场上的叫声，就预言说。

“要打仗啦。”

“在俄土战争那年，也这样叫过。”

“也许又要闹霍乱了吧？”

“夜猫子从教堂飞到埋死人的地方去，就别指望会有什么好事情啦。”

“噢，大慈大悲的圣徒米科拉……”

沙米利·马丁，独臂的阿列克谢的弟弟，在坟场的围墙下，一连两夜守候着这只恶鸟，但是看不见的神秘的猫头鹰无声地从他的头上飞过，落在公墓的另外一头的十字架上，把令人心惊的叫声散布在朦朦胧胧的村庄上空。马丁下流地骂了一阵，向飘动的乌云放了一枪，走了。

他就住在这附近。他的妻子是个胆小多病，象母兔一样多产的女人，——每年都要生一个孩子，——她一看见丈夫就责骂起来：

“混蛋！你这个道道地地的混蛋，该死的东西，它碍你什么事儿，啊？要是上帝怪罪可怎么办？我马上就生孩子啦，要是为了你这鬼东西的罪过难产可怎么办？”

“住口，你放心！你是不会难产的！你已经生惯啦，胎胎都象箍桶匠的马生得一样痛快。难道就让这讨厌的玩意儿在这里吵人心烦吗？这个魔鬼，它会把灾祸叫来的。要是打起仗来——就要征召我入伍，看你养了这么一大堆，”马丁指着墙角说道，那里，在车毯上胡乱躺着几个孩子，有的在尖声哭叫，有的正在打呼噜。

麦列霍夫·潘苔莱在村民大会会场上跟老头子们谈话的时候，很郑重地说道：

“我家的葛利高里来信说，奥地利的皇帝到边境上去过，还下命令把所有的军队都集中在一处，准备向莫斯科和彼得堡进军。

老头子们追忆着过去的几次战争，交换着彼此的想法：

“从年景上看，好象不会打仗。”

“年景和打仗毫不相干。”

“大概是学生们在捣乱。”

“这种事情咱们总是知道得最晚。”

“就象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一样。”

“给儿子买了马没有？”

“用不着预先……”

“这是瞎说！”

“可是跟谁打仗啊？”

“跟土耳其打仗是为了争大海。可大海是分不开的呀。”

“那有什么难分的？就象咱们分草一样，把大海分成一块一块的，你就分吧！”

谈话开始变成开玩笑，老头子们也就渐渐散去了。

短暂的割草时节正等待着人们，顿河对岸的各种草都已经开完了花，那都是些没有一点香气儿的病弱的草，不象是草原上的草。同是一样的土地，可是草吸收的养分各不相同；山岗后的草原是上等黑土地，象脆骨一样：牲口群跑过去——连个马蹄印都看不见；坚硬的土地，长出来的草也肥壮、芳香，齐马肚子那么高；但是在顿河边上和顿河对岸，却是一片潮湿的松软的土地，长的全是些不很茂盛、没有用处的矮草，有的年头，连牲口都讨厌吃这些草。

全村一片磨镰刀的声音，耙子也都刨光了，妇女忙着给割草的人送克瓦斯，但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惊动全村的事情：镇警察局长和检察官一同来了，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满嘴黑牙、穿着制服的瘦弱的军官；他们找到了村长，会同几个见证人，径直就到斜眼卢克什卡家里去了。

检察官手里拿着一顶有帽徽的帆布制帽。大家都顺着街道左边的篱笆走去，太阳斑斑点点地照在小路上，侦查员一面用他那沾满尘土的皮鞋踩着篱笆的影子，一面对那个象公鸡似的往前跑着的村长说：

“那个外来户施托克曼在家吗？”

“在家，阁下。”

“他做什么事情？”

“这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手艺人……整天都在锉啊、刨啊。”

“你没有注意他有什么活动吗？”

“一点也没有。”

警察局长一面走着，一面用手指头去挤眉毛中间的粉刺；他累得直喘气，呢子制服热得他满身是汗。矮小的黑牙齿军官用一根草茎剔着牙齿，眼边柔软的红褶子皱了起来。

“哪些人常上他家去？”检察官拦住向前跑的村长，问道。

“是，常有人去。他们有时候玩牌。”

“是些什么人？”

“多半是磨坊里的工人。”

“究竟是些什么人？”

“机器匠、磅秤工、磨粉工人达维德卡，还有几个咱们的哥萨克也常去。”

检察官站住了，用帽子擦着鼻梁上的汗，等着落在后面的军官。他用手指头摸着军官制服上的钮子，对军官说了些什么，然后用手指头招呼了一下村长。村长踮起脚尖，拼命抑制着气喘，跑了过来。他的脖子上一道道的紫筋鼓胀起来，哆嗦着。

“带两个人把他们抓来。押到村公所，我们随后就到。明白吗？”

村长挺直身子，上身的肉都松了下来，镶蓝带的制服硬领上凸起了一道粗筋，他哼了一声，向后退去。

施托克曼只穿有一件敞着领子的衬衫，背朝门坐着，正用手锯在镶面板上锯一道弯弯曲曲的花纹。

“请您站起来。您被捕啦。”

“怎么回事？”

“您住两间房子吗？”

“是的。”

“我们要搜查您的家。”军官的刺马针在门口的踏脚毡上挂了一下，走到小桌前，眯缝着眼，顺手拿起一本书来。

“请您把这个箱子的钥匙给我。”

“我犯了什么罪，检察官先生？……”

“我们等会儿再跟您谈。证人，过来！”施托克曼的妻子从另外一间屋子里探头看了看，检察官和文书都走到那里。

“这是什么东西？”军官举着一本黄皮的书小声问道。

“书。”施托克曼耸了耸肩。

“请您等到适当的场合再说俏皮话。现在我要求你用另一种态度回答我的问话！”施托克曼靠在炉壁上，抑制着自己的苦笑。警察局长扭回头看了军官一眼，然后又把视线转向施托克曼。

“您研究这个吗？”

“有点兴趣，”施托克曼冷冷地回答说，用小梳子把黑胡子平分成两半。

“是——是的，您哪。”军官翻了翻，把书扔在桌上；又草草翻了翻另一本，把这本放在一边，又看了第三本的封面，然后把脸转向施托

克曼。

“哪里还藏有这类书籍？”

施托克曼眯起左眼，好象在瞄准似的。

“全都在这儿啦。”

“撒谎！”军官晃了晃手中的书，清楚地吐着字说。

“我要求……”

“请您搜吧！”

警察局长手扶马刀，走到箱子边，一个麻脸的哥萨克警察在衣裳堆里乱翻着，看来是被正在发生的事情吓坏了。

“我要求您礼貌一点，”施托克曼用眯缝着的眼睛盯着军官的鼻梁，说道。

“请您稍安勿躁，朋友。”

施托克曼同妻子住的那两间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凡是能搜的地方全都搜遍了。还搜查了作坊。热心尽职的警察局长，甚至弯起手指头，把墙壁都敲过了。

施托克曼被押解往村公所去。他走在街道当中，一只手按在旧上衣的衣襟上，另一只在不停地挥动着，仿佛是要抖掉沾在手指头上的脏东西，警察跟在他身后；其余的人都靠着篱笆边，在洒满斑斑点点阳光的小路上走。检察官仍旧和来的时候一样，用被路边的胭脂菜染绿了的皮鞋踏着太阳的阴影走，只是帽子不是拿在手里了，而是牢牢地斜扣在苍白的耳朵上。

施托克曼最后一个受审。前厅里，警察在看守着那些已经审问过的人；还没来得及洗去手上油污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微笑着的达维德卡、上衣披在肩上的“钩儿”和科舍沃伊·米哈伊尔。

检察官在一个粉红色的公文夹里翻着，向站在桌子对面的施托克曼问道：

“在我因磨坊里的械斗的人命案讯问您的时候，您为什么隐瞒了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一点呢？”施托克曼默不作声地看着检察官的头顶上边。

“这已经查定在案。您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被沉默激怒的检察官大声喊道。

“请您开始审问吧，”施托克曼不耐烦地说道，然后斜看着那张空凳子，要求坐下。检察官没有吭声；他沙沙地翻着文件，皱着眉头朝不慌不忙坐下去的施托克曼瞅了一眼。

“您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去年。”

“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吗？”

“我没有任何任务。”

“从什么时候起，您成了你们党的党员？”

“您说什么？”

“我问您，”检察官把“我”字特别加重地说道，“什么时候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我想……”

“对您想什么，我毫无兴趣。请回答我的问题。拒不招供是没有好处的，反而有害。”检察官抽出一张文件来，用食指按在桌子上。

“这是从罗斯托夫送来的调查表，证明您是该党党员。”施托克曼用眯缝得很细的眼睛朝白纸瞥了一眼，目光在纸上停了片刻，然后用两手抚摸着膝盖，坚定地回答道：“一千九百零七年。”

“是啦。您否认是你们党派您到这儿来的吗？”

“是的。”“那么您是为什么搬到这儿来的呢？”

“因为这儿缺做钳工活的人。”

“为什么您单单选中了这个地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这段时间内，您和您们的组织有过联系吗？现在还有联系吗？”

“没有。”

“他们知道您搬到这儿来吗？”

“大概知道。”检察官翘着嘴唇，用镶贝壳刀把的刀子削着铅笔；他没有看施托克曼，又问道：“您和同党中的什么人通过信吗？”

“没有。”

“那么搜查出来的那封信呢？”

“写那封信的人，是一位与任何革命组织都没有关系的朋友。”

“您收到过从罗斯托夫送来的什么指示吗？”

“没有。”

“磨坊的工人在您家里聚会，是为了什么目的？”施托克曼耸了耸肩，好象是对问题的愚蠢感到惊奇似的。

“那只不过是冬天的夜晚聚一聚……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玩玩牌……”

“读过什么违禁的书吗？”检察官提示说。

“没有。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人。”

“可是磨坊的机器匠和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否认这一事实。”

“这是不合情理的。”

“我觉得，您简直缺乏起码的常识来正视……”施托克曼听到这地方，不禁微微一笑，而检察官由于忘了要说什么却在生气，他抑制着愤怒，恨恨地结束说：“您简直没有健全的理智！您拒不认罪，只能害自己。事情非常明显，是你们的党派您到这儿来的，为了在哥萨克中间进行策反工作，企图从政府手里把他们争取过去。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捉迷藏呢？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您的罪过……”

“这是您的猜想。我可以抽烟吗？谢谢您。这是猜想，而且没有任何根据的。”

“请您告诉我，您曾给到您家里去的工人读过这本小册子吗？”检察官把手掌放在小册子上，遮着书名，上端的白纸上露出了几个黑字：“普列汉诺夫”。

“我们读过诗，”施托克曼叹了一口气，抽了一口烟，用力夹着手指中间镶着铜箍的骨头烟嘴……

第二天，阴暗的早晨，从村里驶出一辆双套的邮车。施托克曼坐在

车尾上，把长胡子裹在油污的大衣矮领子里打着盹儿。两旁挤着几个带马刀的警察。其中的一个麻脸、鬍发，用骨节粗大的脏手指头紧抓着施托克曼的胳膊肘，左手按着褪色的马刀鞘，灰白眼睛恐惧地斜看着他。

马车在街上扬起了一溜尘雾。一个包着头巾的瘦小的女人，依在麦列霍夫·潘苔莱的院子外面的场院篱笆上，在等候着他们。

马车飞驰而过，女人双手抱在胸前，跟在后面追逐。

“奥霞！……奥西普·达维多维奇！噢哟，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施托克曼想要朝她挥挥手，但是麻脸警察在车上颠了一下，脏手指头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凶狠、沙哑地喊道：

“坐好！否则我砍了你！……”

他这简单的一生中，还是头一次看到敢于反抗沙皇的人。

第二章

从马尼科沃—卡利特文斯克镇到拉济维洛沃小镇这条漫长的路，已经消逝在列车后的灰色云雾中。葛利高里想回忆一下沿途看到过些什么，但是一点连贯的东西也没有想起来；车站上的红色建筑物，摇摇晃晃的车板下哒哒响的车轮子，马粪和干草气味，从火车头下面伸展出去的、无穷无尽的铁轨，偶尔钻进车厢门的煤烟，沃罗涅什或者是基辅站台上宪兵的满脸胡子的丑脸。

在他们下火车的一个小站上，聚集了一群军官和一些穿着灰色长袍、脸刮得光光的、讲听不懂的外国话的人。顺着跳板从车厢里往外牵马，就用了很长的时间，兵车副司令官命令卸下马鞍子来，领了三百多个哥萨克到兽医院去。检查马匹的手续十分麻烦。后来又分别编成连队。司务长和军士们在奔忙。浅棕色的马编成第一连；灰色和淡黄色的马编成第二连；深棕色的马编成第三连；葛利高里编在第四连里，这个连里都是些金黄色和一色枣红马；浅红色的马编成第五连，铁青马都编进第六连。司务长们又把哥萨克编成排，然后才领他们到分驻在庄园和市镇上的连队里去。

雄赳赳的、鼓眼睛的司务长卡尔金，戴着超役袖章，走过葛利高里面前的时候问道：

“你是哪个镇的？”

“维申斯克镇的。”

“是短尾巴镇的？”

葛利高里在外镇哥萨克们抑制的笑声中，默默地吞下了这句侮辱的问话。

大道变成了公路。这些初次见到公路的顿河马，竖起耳朵，打着响鼻，在上面走着，就象在冻了冰的小河上走似的，后来慢慢习惯了，才放开步子走起来；还没有磨光的新马掌发出单调的哒哒声。眼前是一片被死气沉沉的树林分割得杂乱无章的波兰土地。白天总是热气腾腾，雾蒙蒙的，就连这儿的太阳也跟顿河的不一样，总在浓云的纱幕后面飘动。

拉济维洛沃庄园坐落在离小车站约四俄里路的地方。策马飞奔的兵车司令官，带着一个传令兵在半路上追过了哥萨克。走了半个钟头，来到了庄园。

“这是什么村子？”一个米佳金斯克镇的小个子哥萨克，指着花园里一棵秃树顶，问司务长道。

“村子？快把你说的村子忘掉吧，米佳金斯克的小马驹！这不是在你的顿河军区啦。”

“那么这是什么呀，大叔？”

“我是你的什么大叔呀？嘿，真捡到了个好侄子！我的老弟，这是乌卢索娃公爵夫人的庄园。咱们的第四连就驻扎在这儿。”

葛利高里闷闷不乐地抚摸着马脖子，双脚紧蹬马镫，看着那座整齐的二层楼房、木板围墙和院子里的奇形怪状的下房。他们从花园旁边走过，光秃秃的树木，也象已经远离的顿河流域的一样，在跟微风悄悄细

语。

寂寞无聊、昏昏沉沉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脱离了劳动的哥萨克小伙子们，起初很苦闷，只有在闲谈时发发牢骚。连队住在一座瓦顶的大房子里；睡在靠窗搭起的木板床上。夜里，窗框上裂开的糊窗缝的纸片，就象在远处吹的牧笛一样，如泣如诉。葛利高里在人们的鼾声中，倾听着笛声，觉得全身都化作沉重钻心的乡愁消失了。这轻微的颤抖的呜咽声就象些针一样，在往心上扎；在这种时候，他恨不得立刻就爬起来，到马棚里去，备上自己的枣红马，扬鞭策马飞驰，让马吐出的白沫洒在这无声的土地上，奔回家去。

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大家都被唤醒去洗马。在把马匹拴在马桩上喂燕麦的短短半小时里，大家交谈些简短的话语。

“兄弟们，这鬼地方可真叫人心烦！”

“烦死啦！”

“可是司务长——这只母狗！还逼着你洗马蹄子。”

“现在家里正在吃烙饼，过谢肉节啦……”

“弟兄们，今天我做了一个梦，好象我和我爸爸正在草场上割草，全村的人都涌到草场上来了，就象场院外的延寿菊一样，”一向老实巴交的普罗霍尔·济科夫闪动着温柔的牛犊似的眼睛说道。

“我们割啊，割啊，干草一铺一铺的躺下……简直把我美死啦！……”

“我的老婆一定正在说：‘我的米科卢什卡现在干什么哪？’”

“噢哟哟！老兄，她大概正在跟公公蹭肚皮玩儿哪。”

“哼，你这家伙……”

“世界上就没一个娘儿们男人不在时能忍住不吃点儿偏食的。”

“你们发什么愁呀？女人又不是罐子里的牛奶，喝完就没有啦，咱们退伍回去——也有咱们哥儿们享用的。”

全连出名爱取笑逗乐、下流无耻、说起话来满口脏字的叶戈尔卡·扎尔科夫也插嘴了，他挤弄着眼睛，猥亵地微笑着说道：

“这是明摆着的：你爸爸是不会放过儿媳妇的。他是一条很壮的公狗。话说有一回……”他眨着眼睛，打量着听众。

“一个扒灰成性的老家伙，总去缠儿媳妇，使她不得安静，可是儿子又碍手碍脚的。你们猜猜，他想了个什么坏主意？夜里，跑到院子里去，故意把牲口棚的门打开，牲口全都跑到院子里来啦。他对儿子说：‘你这个混帐东西，你是怎么关牲口棚门的，啊？你瞧，牲口全跑出来啦！快去赶吧！’他想，等儿子出去了，他就可以趁机爬到儿媳妇那里去，可是儿子犯起懒来。小声对老婆说：‘快去赶赶。’女人就出去啦。儿子躺着，听着，这时老爷子从炉炕上爬下来，跪着往媳妇床边爬去。儿子也不是傻子，从长凳上拿起擀面杖等着。这位父亲爬到了床边，刚伸手去摸，儿子就拿擀面杖照他的秃脑袋打去，嘴里还喊着：‘滚，该死的東西，嚼惯破衣服啦！……’原来他们的一只小牛犊在家里过夜，总喜欢跑过来咬人的衣服。儿子装得象打牛犊似的，把爸爸打了一顿，又躺下去，一声不响……老头子爬回炉炕上躺下，揉着打起的疙瘩，这

工夫已经肿得象鹅蛋一样大了。老头子躺着，躺着，忍不住说道：‘伊万，我说，伊万！’‘爸爸，什么事？’‘你刚才打什么啦？’儿子说：‘打牛犊啦。’于是老头子眼泪汪汪地骂道：‘滚你妈的蛋，这么打牲口，你能成个什么样的当家人呀？’”

“你编得真棒。”

“该把你这个麻子用链子拴起来。”

“这儿成了市场啦？散开！”司务长走过来喊叫道，哥萨克们说笑着，逗着，各自回到马那里去了。喝完茶就都出去下操。下士们开始折腾这些乡巴佬。

“肚子缩回去，喂，你这个大猪肚子！”

“向右看齐，开步走……”

“全排，立正！”

“开步走！”

“喂，排头，他妈的，你是怎么站的啊！……”

军官老爷们站在一旁，抽着烟监视着下士们在大院子里来回折腾这伙哥萨克，有时纠正纠正下士们的命令。

葛利高里看着那些穿着漂亮的浅灰色军大衣，缝得合身的漂亮制服，油头粉面，衣冠楚楚的军官老爷，觉得在他和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看不见的高墙；墙那边过的是一种不同的、非哥萨克的、富丽堂皇的生活，干干净净，没有虱子，也不用在那些动不动就打人嘴巴子的司务长面前吓得发抖。

来到庄园以后的第三天发生的一件事，这不仅给葛利高里，也给了全体年轻的哥萨克留下了一个痛苦的印象。他们在操练骑兵队形；那个生着牛犊一样温柔的眼睛、时常梦见故乡的集镇向他招手的小伙子普罗霍尔·济科夫的马，一匹脾气很坏、很难驾驭的马，在操练的时候，把司务长的马踢了一下。踢得并不重，只不过把马大腿踢破了一点皮。司务长跃马向普罗霍尔冲去，劈头就照他脸上狠抽了一鞭子，喊道：

“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照看好？我要给你这个狗崽子点颜色看看！罚你给我值三天班！……”

正在向排长下命令的连长看到了这个场面，扭过身去，摸索着刀穗子，无聊地打了一个大哈欠。普罗霍尔用大衣袖子擦了擦肿起的脸颊上渗出一道血迹，嘴唇直哆嗦。

葛利高里在使自己的马跟队伍走齐时候，眼睛看着军官们，但是他们正在闲谈，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过了五天，葛利高里在饮马的时候，把水桶掉进井里。司务长象鹰似的向他扑过来，举手就要打。

“别动我！……”葛利高里看着井架下激起的水纹，闷声说道。

“你说什么？混蛋，爬下去，把桶捞上来！我要把你的嘴巴子打出血来！……”

“我捞上来，可是你别动我！”葛利高里头也没有抬，慢慢地拖着长声说。

如果在井边还有别的哥萨克的话——那么这事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司务长毫无疑问非打葛利高里一顿不可，但是看马的士兵都在围墙那里，不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司务长朝葛利高里跟前走着，还不断地回头看看他们。翻着凶狠的、气得象疯子似的眼睛，哑着嗓子说道：

“你对我说的这是什么话，啊？你这是怎么对长官说话的？”

“谢苗·叶戈罗夫，你别找不自在！”

“你威胁我？……我把你揍死！……”

“我告诉你，”葛利高里的脑袋离开了井架，“如果你什么时候敢打我一下——我就宰了你！明白了吗？”

司务长惊骇地大张着鲤鱼一样的方嘴，说不出话来。惩罚的时机已经错过了。葛利高里象石灰一样发白的脸不是什么好兆，司务长有点张皇失措。他从井边走开，在往地下挖的水槽里倒水的流子四周踏出的一片烂泥里跌跌滑滑地走着，已经走开老远了，他转过身来，象抡锤子似的挥舞着拳头，说道：

“我去报告连长！现在我就去报告连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报告连长，可是有两个星期的工夫，他总是在斥责葛利高里，对每件小事都要挑剔个没完，额外派葛利高里去站岗。

无聊、单调的训练把哥萨克们折腾得筋疲力尽。天不黑，没有吹熄灯号，就得没完没了地操练步兵和骑兵队列变化，在拴马桩边收拾、洗刷和饲喂马匹，背诵胡诌八扯的训词，一直到十点钟，点名派岗以后、就集合列队祈祷，司务长用锡球儿似的圆眼睛打量着排成的横队，然后用那生来就沙哑的嗓音开始领着背诵起：《我们的父》。

第二天早晨，又是老调重弹，各不相同，然而同时又和孪生姊妹一样酷似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流逝。

整个庄园里，除了总管的老妻以外，只有一个女人，就是总管家的长得不难看的年轻使女——一个叫弗拉妮亚的波兰姑娘，全连都注视着她，连军官老爷们也不例外。她时常从上房跑到厨房里去，厨房由一个没有眉毛的老厨子掌管。

全连分排操练，可是人们还在叹息着、挤眉弄眼地倾听着弗拉妮亚的灰裙子的窸窣声。弗拉妮亚感觉到了哥萨克和军官们对她的经常注目，挑衅似地扭着屁股从上房到厨房，又从厨房到上房来回跑着，士兵以排为单位，军官老爷们则予以优待，单独地、依次报以微笑。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她的青睐，但是听说，只有一个鬃发中尉的追求颇有成绩。

开春以前就发生这么一档子事情。这天葛利高里在马棚里值班。他时常到马棚那头去，那里有几匹军官的马很不安静，因为和一匹骡马拴在一块儿了。正是午休的时候。葛利高里刚刚用鞭子把大尉的白腿马赶开，又去看了看拴马桩上的自己那匹枣红马。马正有滋味地嚼着干草，用一只粉红色的眼睛斜看着主人，蜷着在练习劈刺时受伤的那条后腿。就在葛利高里整理马笼头的时候，听见马棚黑暗的角落里有脚步声和低沉的喊声。他沿着马位走去，对这种不平常的喧声感到有点惊讶。忽然一片粘乎乎的黑暗涌进了过道，眼睛霎时什么也看不清了。原来不知道是谁砰一声关上了马棚的门，一个抑制的声音悄悄喊道：

“快点，弟兄们！”

葛利高里加快了脚步。

“什么人？”

下士波波夫正瞎摸着向门口走去，一下子撞在他身上。

“是你吗，葛利高里？”他抓着葛利高里的肩膀，低声地说。

“等等，那里是怎么回事？……”

下士拉住葛利高里的袖子，负疚地嘻嘻笑着。

“那里……站住，你上哪儿去？”

葛利高里挣开了手，把门打开。一只剪了尾巴的花母鸡正在空旷无人的院子里徘徊（它还不知道厨子明天就要拿它给总管老爷烧汤），在粪堆里刨着，若有所思地咯咯叫着，考虑把蛋生在什么地方好。

刺进葛利高里眼睛里的光亮使他眼花了一会儿。葛利高里用手巴掌遮上眼睛，听到马棚黑暗角落里越来越厉害的喧声，便转过身来。他一只手摸索着板墙，向那里走去；斑斑点点的阳光在正对着门口的墙上和马槽上跳跃。葛利高里被刺目的光亮照得眯缝起眼睛，向前走去。迎面走来那个爱说笑打诨的扎尔科夫。

“你怎么啦？……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快去吧！”扎尔科夫把脏嘴里的臭气直喷到葛利高里的脸上，耳语说，“那儿……那儿妙极啦！……弟兄们把弗拉妮亚拖到那儿去……把她四肢伸开按在……”扎尔科夫刚刚嘻嘻笑了一声，就被葛利高里用力一推，脊背扑通一声撞在马棚的板墙上，笑声也咽了回去。葛利高里向吵闹的地方跑去，他那两只大张着、刚刚习惯了黑暗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怖的神情。在屋角里，堆放马衣的地方，聚了一大群哥萨克——全是第一排的。葛利高里默默地推开几个哥萨克，挤到前面去。弗拉妮亚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脑袋上包着马衣，身上的裙子已经撕破，撩到乳房以上。一个哥萨克看也不看同伴们，似笑非笑，退到墙边去，把位置让给轮到的人。葛利高里挣扎出人群，往门口跑去。

“司务长！……”

哥萨克们在门口追上了他，捂住他的嘴，往回拖他。葛利高里把一个人的制服从领子一直撕到底，又朝另一个人的肚子踢了一脚，但是最终他还是被打倒在地，人们也象对付弗拉妮亚那样，用马衣把他的脑袋裹起来，绑住两手，为了不叫他听出是谁的声音来，一声不响地抬着把他扔到空马槽里。葛利高里被马衣上的臭味呛得喘不过气来，他试着喊叫，用脚踢槽帮。他听见了角落里的低语声和哥萨克们出出进进的关门声。二十分钟以后把他放开了。一个司务长和两个别的排的哥萨克守在门口。

“不准说出去！”司务长说，不住地眨着眼，向一旁看着。

“别胡说，要不然……我们就把你的耳朵割下来！”外排的一个哥萨克——杜博克微笑道。

葛利高里看见两个哥萨克抬着一个灰卷儿——弗拉妮亚（她的两腿露在裙子外面，直弯下来，一动不动地耷拉着），站到马槽上，把她从板墙缺口扔出去，因为那儿的木板钉得不牢，掉了下来。墙外就是花园。在每个马位上面，都有一个肮脏的小窗口。哥萨克们向棚墙上爬去，把墙碰得咚咚乱响，他们想看看扔在棚墙缺口处的弗拉妮亚怎么办；有几个人急急忙忙地从马棚里走了出去。强烈的好奇心也打动了葛利高里。他抓住一根横梁，两臂一位，靠到小窗口上，脚踏着什么东西，往下看。几十只眼睛从烟熏火燎的小窗口注视着躺在墙脚下的姑娘。她仰面躺着，手指头划拉着墙脚下松软的残雪。葛利高里没有看见她的脸，但是听见了站在小窗口边的哥萨克们故意压低的喘息声和马嚼干草的轻柔

悦耳的咯吱声。

她躺了半天，才爬起来。胳膊软弱无力，哆哆嗦嗦。葛利高里清清楚楚地看到：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头发散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认不出来的人了，她朝这些小窗口凝视了好久，好久。

她用一只手抓着一丛丛的忍冬，另一只手扶着墙，踉跄走去……

葛利高里从板墙上跳下来，用手掌揉着喉咙；他简直憋得喘不过气来。在门口，有个人——他甚至记不得是谁了——郑重其事地、毫不含糊地对他说：

“你要敢走漏一点风声……我敢当着上帝发誓，我们就宰了你！听见了吗？”

操练的时候，排长一看见葛利高里大衣上脱落的扣子，就问道：

“谁给你扯下来的？这还成什么样子？”

葛利高里看了看脱落的扣子在呢子面上压出的圆痕；一想起那桩刺心事儿，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第一次简直要哭出来。

第三章

黄澄澄的太阳的暑热笼罩着草原。已经成熟、还没有收割的黄灿灿的小麦雾气腾腾，象一片滚滚黄尘。收割机晒得滚烫，摸都不敢摸。人们热得连头都不敢抬。蓝天被炎热烤得焦黄。麦地尽头，是一片橘黄色的草木樨花。

全村的人都搬到草原上来了。正在收割黑麦。收割机已经把马匹折腾得筋疲力尽，它们在闷热的空气中，在馨香的烟尘中，在暑热中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偶尔从顿河上吹来一阵风，卷起波涛般的尘埃；热气象披纱一样裹住了刺眼的太阳。

彼得罗不断从收割机上下来喝水，从清早起，他已经把能装两桶水的水罐里的水喝了一半。喝了一肚子难喝的、热乎乎的水，没过一会儿嘴里又干了，衬衣衬裤都湿透了，满脸是汗，耳朵里嗡嗡直叫，喉咙里粘糊糊的，话都说不出来。达丽亚用头巾包着脸，敞开衬衣，垛着麦子。褐色乳房中间的胸沟里，滚着一粒一粒灰色的汗珠。娜塔莉亚赶着套在收割机上的马。她的脸颊晒得象红萝卜一样，眼睛泪汪汪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一铺铺割倒的黑麦行里奔忙，浑身大汗淋漓，就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湿漉漉的、总也干不了的衬衫粘在身上，弄得他很不舒服。看去，他胸前耷拉着的仿佛不是长胡子，而是一片融化了的车轴上的黑油。

“您身上抹过肥皂泡啦，普罗珂菲耶维奇？”赫里斯托尼亚赶车从这里经过时，在车上喊道。

“全湿透啦！”普罗珂菲耶维奇挥了挥手，又一瘸一踉地走起来，用衬衫的衣襟擦着肚子上的汗水。

“彼得罗，”达丽亚喊叫道，“哎呀，不干啦！”

“等等，割完这一垅。”

“咱们等热劲儿过去再割吧。我可不干啦！”

娜塔莉亚把马停下来，大喘着气，好象是她而不是马在拉收割机似的。达丽亚慢慢地在麦茬上捋动着被靴子磨痛的黑腿，往他们这边走过来。

“彼秋什卡，这儿好象离水塘不远啦。”

“哼，还不远哪，足有三俄里！”

“顶好去洗洗澡。”

“等你走到那儿……”娜塔莉亚叹了一口气。

“干吗他妈的要走着去呀。卸下马来，骑马去！”

彼得罗担心地看了看正在垛麦子的父亲，挥了一下手。

“卸下马来吧，婆娘们！”

达丽亚把马套卸下来，轻捷地翻到骡马的背上。娜塔莉亚干裂的嘴唇上挂着胆怯的微笑，把马牵到收割机跟前，蹬着收割机的坐位骑上马背。

“把脚递过来，”彼得罗帮着她骑好。

他们骑马走了。达丽亚露出光膝盖，头巾歪到后脑勺上，跑到前头

去了。她象哥萨克一样骑在马上。彼得罗忍不住在她身后喊道：

“喂，小心磨破裤裆！”

“不要紧，”达丽亚用手向后一挥。

横过一条夏季道路的时候，彼得罗向左边看了看。远远的有一团不时变换形状的烟尘，顺着大道的灰色脊背，迅速地从村子里滚来。

“有个人骑马在跑呢。”彼得罗眯缝起眼睛说道。

“嘿，真快！你看，烟尘滚滚！”娜塔莉亚惊讶地说。

“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达什卡！”彼得罗向在前面跑的妻子喊了一声。

“停一停，咱们看看那个骑马的人。”

那团烟尘落进一块洼地里去了，从那里再钻出来时，已经变成一个蚂蚁那样大的黑点。

透过尘雾，骑马人的轮廓可以看出来。过了五分钟，看得就更清楚了。彼得罗把肮脏的手巴掌放在他那干活时戴的大草帽檐上，仔细地看。

“象他这样狂奔，一会儿就把马跑坏啦。”

他皱起眉头，把手从帽檐上拿下来，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滞留在两道抬起的眉毛中间。

现在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骑马的人了。他骑着马一跃一跃地飞奔，左手扶着制帽，右手举着一面无精打采的落满尘土的小红旗。

彼得罗已经从大道上躲开，骑马的人从他面前飞驰而过，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那匹马向肺里吸着炎热空气的响亮的呼哧声，他张开象灰石头似的四方大嘴喊道：

“警报！”

一溜儿黄色的汗沫落在他的坐骑的蹄子在尘土上留下的印迹上。彼得罗目送着骑马的人，他的脑子里只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跑得快累死了的马沉重的呼哧声，以及他看了一眼马的后影时，——那闪着钢铁般光泽、大汗淋漓的马身子。

彼得罗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已经降临的灾祸，他迟钝地看着在尘土上颤动的马汗沫，看着波浪似的伸向村子去的草原。哥萨克从四面八方刚割倒麦子的黄色草地上策马向村子里跑去。草原上，直到烟雾朦胧的黄色山岗，骑士们扬起了一团团的尘雾，他们奔上大道以后，就成群结队地飞驰而去，拖着一条灰色尘埃的大长尾巴，奔向村子。凡是应服军役的哥萨克都丢下地里的活，卸下收割机上的马，奔回村子里去了。彼得罗看见赫里斯托尼亚从大车上卸下自己那匹禁卫军战马，叉开两条长腿，不时回头来看看彼得罗，飞驰而去。

“这是怎么回事？”娜塔莉亚惊叫一声，恐怖地看着彼得罗，她的眼神——就象被瞄准的兔子的眼神——使彼得罗猛然醒悟过来。

他拨马驰回停车的地方，从奔马上跳下来。穿上干活紧张时脱下的裤子，向父亲挥了挥手，也象那些人一样，消逝在迷漫的尘雾中，他们象些灰色的流动的黑点，布满了融化成暑热的草原。

第四章

广场上密密层层地挤满了灰色的人群。一排排的马匹，哥萨克的装备，佩着各种号码肩章的制服。戴着蓝色制帽的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比普通部队里的哥萨克要高出一头，他们就象鹤立鸡群似的在来回晃着。

酒馆关了门。兵站长官满面愁容，心事重重。沿街的篱笆边，站着穿着节日盛装的妇女。各色人的嘴上，都挂着两个字：“动员”。一张张醉醺醺的、激动的脸。惊慌也传染给马匹——它们尖叫，互相咬踢，愤怒地长嘶。广场的上空笼罩着低垂的尘雾，广场上到处是空酒瓶和廉价糖果的包皮纸。

彼得罗牵着备好鞍子的马。一个身强力壮的黑脸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正站在教堂围墙旁边扣他那宽大的蓝裤子的扣子，张着嘴，笑得露出洁白的牙齿。一个小个子的哥萨克女人——不知道是妻子，还是情人——象只浅灰色的母鹌鹑在他的身旁絮叨着。

“我要为这个臭娘儿们揍你一顿！”女人警告说。

她已经喝醉了，乱蓬蓬的头发上沾着些葵花子皮，系着的印花头巾已经松开了。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笑着在紧腰带，不断往下蹲着；他那皱巴巴的裤裆下面可以钻过一头一岁口的牛犊——一点也碰不着裤裆。

“别骂啦，玛什卡。”

“你这该死的公狗！色鬼！”

“那又怎么样呢？”

“你那两只眼睛有多不要脸！”

旁边有个大红胡子的司务长正在和一个炮兵争吵：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去几天就会又回来啦。”

“要是打起仗来呢？”

“呸，亲爱的朋友！”有哪个国家敢跟咱们俄国作对呢？”

他俩身旁人们的谈话是乱糟糟的一片，东拉西扯；一个已经不很年轻的漂亮的哥萨克激动地说：

“咱们跟他们毫不相干。叫他们打仗吧，咱们的庄稼还没有收完哪！”

“简直是灾难！你瞧——把全村的人都给赶到这儿来啦，要知道，这会儿干一天——收的庄稼就够吃一年。”

“麦捆都给牲口踩踏坏啦。”

“我们已经开始割大麦啦。”

“是把奥地利的皇帝打死了吗？”

“把王位继承人打死啦。”

“喂，老同事，你发财啦，真他妈的见鬼！”

“啊，斯乔什卡，你从哪儿来？”

“村长说，这是为了防备万一，才把大伙儿集合起来的。”

指弗朗西·斐迪南（1863—1914），一八八九年他成为他的伯父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西·约瑟夫的王位继承人。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这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喂，哥萨克们，勇敢一点！”

“要是他们等一年再打就好啦，那时候我就是第三期征召啦。”

“老爷子，你这是怎么啦？难道你还没有服完兵役吗？” “他们一动手屠杀老百姓——老爷子也逃不脱。”

“专卖酒铺也都关啦！”

“喂，你这个傻蛋！到玛尔福特卡那儿去成桶买都可以。”委员会开始检查。三个哥萨克把一个满身血迹的酗酒的哥萨克送到村公所。他向后仰着身子，撕着身上的衬衫，大瞪着加尔梅克人的眼睛，嘶哑地说道：“我要把他们这些庄稼佬都打死！叫他们知道知道顿河哥萨克的厉害！”

四周围的人给他们让开路，赞赏地报以笑声，深表同情。

“打死他们！”

“为什么抓他呀？”

“打了一个庄稼佬。”

“就该揍他们！”

“咱们还要揍他们哪。”

“兄弟，一千九百零五年我曾经去镇压过他们。简直滑稽透啦！”

“一打起仗来——又要赶咱们去进行镇压啦。”

“够啦！叫他们去招募志愿兵吧。叫警察去吧，咱们去干这种事儿，实在于心不忍。”

在莫霍夫商店的柜台前面，人群拥挤不堪。喝得醉醺醺的托米林·伊万缠着店东们不放。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摊开两手，亲自出来劝说他；他的合伙人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擦擦”——向后面的门边退去。

“喂，这是怎么回事儿……说实在的，这简直是暴行！小家伙，快去报告村长！”

托米林在裤子上擦着汗湿的手巴掌，挺起胸脯顶着愁眉苦脸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

“你放债剥削人，坏蛋，现在你害怕啦？就是这样！我要打你的嘴巴子，你去告我吧！你抢去了我们哥萨克的权利。唉，你这个狗种！坏蛋！”

村长向围着他的哥萨克们说了许多好话。

“打仗？不，不会打仗的。兵站长官老爷说过，这只是装装样子。大家放心吧。”“好极啦！等我一回来，马上就到地里去收庄稼。”“可是地里的活儿全都停下来啦！”

“请您说说看，长官们是怎样看法？要知道我种了一百多俄亩庄稼哪！”

“季莫什卡！请你转告我们家里的人，就说明天我们就回来啦。”

“人们好象是在看什么告示？走啊，上那儿去。”广场上一直闹哄到深夜。过了四天，一列列红色列车装着成团的哥萨克和成连的炮兵向俄奥边境开去。战争……在马槽旁边的小棚里，一片马的喷鼻声和马粪的特别气味。车厢里谈的依然是那些老话，最常听到的歌声是：正教的

静静的顿河霎时怒涛滚滚，白浪滔天。它俯首帖耳地响应皇帝的召唤。到处的车站上，都是好奇而恭敬的目光，它们在注视着哥萨克裤子上的线绦和他们干活儿晒的还没有褪色的黝黑的脸。战争！……报纸在叫嚣……到处的车站上，妇女们都笑着向哥萨克们摇晃手绢，往车里扔纸烟和糖果。只是在快到沃罗涅什的时候，有一个醉醺醺的小老头、铁路工人向彼得罗·麦列霍夫和其余三十来个哥萨克坐的车厢里瞅了一眼，晃动着小尖鼻子，问道：

“上前线哪？”

“和我们一块儿坐车走吧，老人家，”有一个人替大家回答说。

“我的亲爱的……小心肝！”小老头儿责备地摇了半天脑袋。

第五章

六月底，葛利高里所在的那个团举行大演习。根据师部的命令，这个团要以行军队形开赴罗夫诺城。在这个城市的周围驻扎了两个步兵师和一部分骑兵。第四连驻扎在一个叫弗拉季斯拉夫卡的小村子里。

两个星期以后，被长期演习弄得疲倦不堪的连队在扎博龙镇驻扎下来，连长波尔科夫尼科夫上尉骑着马从团部跑回来。葛利高里正跟本排的哥萨克躺在帐篷里休息。他看见上尉骑在汗淋淋的马上，从狭窄的街道上驰来。

院子里的哥萨克都活跃起来了。

“莫非又要出发吗？”普罗霍尔·济科夫推测说，焦急地在倾听。

本排的下士把针往帽子上插（他在缝那条显得瘦了的裤子），说道：

“一定是又要出发啦。”

“不让我们歇一歇，真他妈的！”

“司务长说，旅长要来啦。”

“哒—哒—哒—的—的—哒—的—哒！……”号兵吹起警号。哥萨克们跳起来了。

“我的烟荷包放到哪儿去啦？”普罗霍尔慌忙在寻找。

“备马！”

“你的烟荷包，完蛋啦！”葛利高里跑着喊道。

司务长跑进院子来。他一只手扶着马刀，一溜儿小跑，向拴马桩跑去。大家都按骑兵操典规定的时间备好了马。葛利高里在拔支帐篷的木橛子；下士悄悄对他说：

“打仗啦，小伙子！”

“你瞎说吧？”

“真的，司务长说的！”

帐篷拆完了。连队在街上列好队。

连长骑在激动不安的马上，在队前打转儿。

“排成纵队！……”他的响亮的声音在队伍上空飘荡。

马蹄声哒哒地响起来。连队小跑开出小镇，跑上大道。第一连和第五连正用变换不定的步法从库斯坚村开出来，向小车站驰去。

一天后，这个团在距离边境三十五俄里的韦尔巴车站下了车。车站的白桦树丛后面霞光灿烂。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机车在铁轨上轰隆轰隆响着。沾满露水的铁轨在霞光中闪烁。马打着喷鼻，顺着跳板从车厢里走下来。水塔那边，呼唤声和低沉的口令声响成一片。

第四连的哥萨克们正把马牵到道口外面去。人声在紫色的暗雾中低回、飘荡。人脸上闪着模糊的蓝光，马的轮廓消逝在朦胧的晨曦中。“哪个连的？”

“你是哪一连的，为什么瞎走？”

“我揍你，混帐！你这是用什么态度跟长官说话？”

“对不起，大人！……我看错啦。”

“快过，快过！”

“你在这里磨蹭什么？火车头开来啦，快过！”

“司务长，你的第三排在什么地方？”

“连——连——队，精神一点！”可是纵队里却在悄悄地耳语：

“把我们拖垮啦，他妈个巴子，两夜没睡觉啦。”

“谢姆卡，让我抽一口，从昨儿晚上就没有抽烟啦。”

“你去抽儿马的……”

“总啃肚带，混帐东西！”

“我的马前蹄脱掌啦。”另一个在转弯的连队拦住了第四连的去路。在蓝白色的天幕上清晰地映出骑士的黑影，象浅墨画一样。四人一排地走着。长矛象光秃的向日葵秆似的在晃动。偶尔可以听见马镫的响声和鞍子的咯吱声。

“喂，老弟，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到亲家那里去吃生日酒。”

“哈——哈——哈——哈！”

“住口！禁止说话。”普罗霍尔·济科夫用手巴掌扶着用铁皮包的鞍头，仔细地打量着葛利高里的脸，小声说道：“麦列霍夫，你不害怕吗？”

“有什么可怕的？”

“当然要怕，说不定咱们现在就是去打仗啊。”

“随便好啦。”

“我可有点儿害怕，”普罗霍尔坦白承认说，神经质地用手指头整理着被露水浸得溜滑的缰绳。

“火车上我一夜都没有睡。就是宰了我，也睡不着。”

连队的头部摇晃了一下，又向前爬了，第三排也跟着动起来，马平稳地走着，紧贴在腿上的长矛在摇晃，颤动。

葛利高里松开缰绳，打起盹来。他觉得：好象并不是马在柔韧地迈着前腿，摇晃着骑在鞍子上的他，而是他自己正沿着一条温暖的黑色道路向什么地方走去，走得非常轻松，快活极了。

普罗霍尔一直在他耳旁叨叨什么，普罗霍尔的声音和马鞍的咯吱声以及哒哒的马蹄声混到一块儿，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蒙眬的无所思虑的瞌睡。

部队走在乡间土道上。寂静得令人昏昏欲睡，耳朵里吱吱直响。路边，已经熟了的燕麦在晨露中显得雾蒙蒙的。马拉长哥萨克手里的缰绳，把脑袋伸向低垂的麦穗。温柔的曙光在葛利高里由于失眠而肿胀起来的眼皮上爬行；葛利高里抬起脑袋，还是只听见普罗霍尔单调的，象车轮一样吱吱扭扭的唠叨声。

他被突然从远方的燕麦地里传来一阵沉重的轰隆声惊醒。

“开炮啦！”普罗霍尔几乎喊了起来。

他那牛犊一样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恐怖。葛利高里抬起头来：眼前是本排下土的灰军大衣随着马背的拍子，在他眼前晃动，两旁是吓呆了的田地，一垅一垅的黑麦还没有收割，云雀在电报线上空飞舞。连队活跃起来，紧密的炮声象电流似的流过连队。被炮声惊动了的上尉波尔科夫尼科夫，率领连队飞跑前进。在村道的岔路口上，一家废弃的小酒店

前，开始遇到难民的车辆。一连军容堂皇的龙骑兵，从第四连旁边飞驰而过。戴着浅褐色高筒军帽的骑兵大尉骑在一匹纯种的枣红马上，嘲讽地看了看这队哥萨克，并用刺马针刺了一下马。一个榴弹炮连陷在一片泥泞的低洼地里。炮队的驭手们在拼命抽打马匹，炮手们在炮车边忙乱。一个高大的麻脸炮兵从那家小酒店里抱来一抱木板，大概是从木栅上拆下来的。

连队追过了一个步兵团。步兵背着卷起的军大衣快步走着，阳光照在他们擦得锃亮的钢盔上，又从刺刀刃上滑下来。最后一个连里，有一个矮小的，但是很淘气的上等兵，朝葛利高里扔了一个小泥团。

“ 接住，拿去打奥地利人吧！ ”

“ 别胡闹，小骡马。 ” 葛利高里在空中就用鞭子把泥团打落。

“ 哥萨克哥们儿，请捎上我们对奥地利人的问候！ ”

“ 你们自己会跟他们相逢的！ ”

先头部队里唱起一支淫秽的歌曲；一个象女人一样大屁股的步兵，在纵队旁边走着，不时用手巴掌拍着短靴筒子。军官们不停地在微笑。迫在眉睫的危险使他们和士兵接近起来，他们变得宽容大度了。

步兵、辎重队、炮队和救护队络绎不绝，从小酒店向戈罗维休克村，象毛毛虫似的爬去。已经感觉到了逼近的厮杀的死亡气息。

团长卡列金在别列斯捷奇科村附近追过了第四连。和他骑马并行的是个中校。葛利高里目送着上校匀称的身材，听见中校激动地对他说：

“ 瓦西里·马克西莫维奇，军用地图上没有标出这个村庄。我们会陷于不利的处境。 ”

葛利高里没有听见上校的回答。一个副官在催马追他们。他的马的左后腿有点儿瘸。葛利高里在机械地品评副官的战马。

远处，在田地的斜坡下，出现了一些矮小简陋的村舍。团队用变换不定的步伐前进，马匹已经跑得浑身大汗。葛利高里用手掌摸着自己枣红马汗湿得发黑的脖子，向两旁张望着。村庄后面的树林的尖梢，象把把绿色的尖刀一样刺进蔚蓝的晴空。树林那面，大炮在轰鸣；现在这轰隆声震撼着骑士们的耳膜，使战马竖起了耳朵；在炮声间歇时，步枪的射击声更紧了。榴霰弹爆炸的烟尘消失在遥远的树林后面，从树林右边更远的什么地方，传来步枪的齐射声，时而趋于沉寂，时而又猛烈起来。

葛利高里紧张地听着每一个响声，神经越来越紧张。普罗霍尔·济科夫不安地在马鞍上扭动，不住气地唠叨着。

“ 葛利高里，他们的枪声，——就象小孩拿棍子敲打栅栏的响声。象吗？ ”

“ 闭上你的嘴吧，唠叨鬼！ ”

连队开进了小村。家家院子里都挤满了步兵；小土房子里乱成一团：家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难。不论走到那里，居民都是满面愁容和惊慌失措的神色。葛利高里经过一家院子的时候，在马上看见几个步兵正在板棚里燃起火堆，可是主人，一个高大、白发的白俄罗斯人，被突如其来的不幸压垮了，来回从旁边走过，竟全然没有理睬。葛利高里看到，他的家属把套着红色枕套的枕头和各种零碎东西都扔到大板车上，而主人却小心地抱着一个破车轮子，这玩意已经毫无用处，在地窖里大概已躺了十年了。

娘儿们的胡涂劲儿更使葛利高里惊奇，她们把什么花盆呀，圣像呀都装上了车，把必需的和贵重的东西却反而丢在屋子里。不知道是谁把羽绒褥子里的羽绒倒了出来，象一阵暴风雪似的满街飞扬。到处是烧焦的油烟和地窖里的霉烂气味。在村口，他看到迎面跑来一个犹太人。他张开那象用马刀切开一道缝的薄嘴唇呼喊：

“哥萨克老爷！哥萨克老爷！噢，我的上帝！”

一个身材矮小的圆脑袋的哥萨克骑在马上，小步跑着，挥舞着鞭子，根本不理睬他的喊叫。

“站住！”第二连的一个上尉向哥萨克喊道。

那个哥萨克把身子伏在鞍头上，钻进了胡同。

“站住，混帐东西！哪一团的？”

哥萨克的圆脑袋紧伏在马脖子上。他象赛马一样，纵马疾驰，跑到一道高栅栏边，勒马直立，敏捷地跃到栅栏那边去了。

“这儿驻扎的是第九团，老爷。不用问，一定是他们团的，”司务长向上尉报告说。

“滚他妈的吧。”上尉皱了皱眉头，然后转过脸来对那个扑在他马镫上的犹太人说道：“他拿走了你的什么东西？”

“军官老爷……表，军官老爷！……”犹太人把他那漂亮的脸转向走过来的军官们，不住地眨着眼睛说。

上尉用脚把马镫一踹，往前走去。

“德国人一来，反正也是要抢走的，”他的小胡子上浮着微笑，策马离去，顺口说道。

犹太人张皇失措地站在街中间。他的脸在抽搐。

“让开道，犹太老爷！”连长严厉地喊道，扬鞭催马而去。

在一片马蹄哒哒声和鞍子的咯吱声中，第四连从犹太人身边走过去。哥萨克都嘲笑地斜眼看着茫然不知所措的犹太人，互相谈论着。

“要是不抢东西，咱们哥儿们就活不了。”

“啥东西都喜欢往哥萨克手里跑。”

“叫他们把自己的东西藏好吧。”

“这家伙可是个高手……”

“瞧，栅栏一跃而过，象猎狗一样！”

司务长卡尔金走出连队，在一列列驰过的哥萨克的笑声中，伸出长矛，喊道：

“滚开，不然我就捅死你！……”

犹太人惊慌地呆看了一会儿，就跑开了。司务长追上他，从后面抽了他一鞭子。葛利高里看到，犹太人踉跄了一下子，用手巴掌捂着脸，转身对着司务长。一道一道的鲜血从他的细手指缝中渗了出来。

“这是为什么？……”他哭着喊道。

司务长笑着，两只象制服扣子一样圆的鹰眼闪着油光，临去时，回答他说：

“叫你别再光着脚走道，傻瓜！”

村外，一片长满黄色睡莲和香蒲的沼泽地里，工兵正在赶着架完一座宽敞的便桥。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汽车，马达轰隆响着，车身在摇晃。司机正在车旁忙活。一位肥胖的白发将军，下巴颏上留着一撮三

角形的胡子，腮帮子上垂着肉囊，斜躺在座位上。第十二团团长卡列金上校和工兵营营长站在旁边，向他举手行礼。将军一手紧捏着军用地图挂包的皮带，对工兵军官怒冲冲地喊道：

“命令您昨天就必须完工，闭嘴听着！至于运输建筑材料的事，您应该早就做好。闭嘴听着！”老将军吼叫着，其实两个军官的嘴都闭得紧紧的，只是嘴唇在哆嗦。

“可是现在我的车怎样开到对面去？……我问您哪，大尉，叫我的车怎么开过去？……”

坐在将军左手的一个留着黑胡子的年轻将军，擦着火柴，含笑在点雪茄烟。工兵大尉弯着身子，向桥那面什么东西指了指。葛利高里所在的连队走过这里，在桥旁走下沼泽地。马陷进黑褐色的烂泥，一直陷到膝盖以上，白松木屑从桥上雪片似的飞落到哥萨克们的身上。

中午时分，连队越过了国境。马匹跃过了已经被砍倒的、漆着条纹的界桩。从右边传来大炮的轰隆声。远处耸立着庄园的红瓦屋顶。太阳直照着大地。辛辣的、乌云似的烟尘落完了。团长命令派出尖兵。第四连的第三排，由排长谢苗诺夫中尉率领出发了。骑兵团分连留在后面的灰色尘雾里。

这支由二十多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绕过庄园，顺着尽是坚硬的车辙的大道奔驰而去。

中尉带着骑兵侦察队跑了有三俄里，便停下来查对地图。哥萨克们聚在一起抽起烟来。葛利高里下马想松松马肚带，但是司务长瞪了他一眼。

“妈的，我要抽你一顿！上马！”

中尉点上烟，把从皮套里拿出来的望远镜擦了半天。他们眼前，是一片被正午的暑热蒸烤着的平原。右面是高高低低的树林的边缘，有几条道路伸进树林。离他们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村庄附近，有一道小河冲刷出来的黄土陡岸和一湾平静如镜、透着凉意的河水。中尉用望远镜看了半天，眼睛搜索着死气沉沉、连个人影了都没有的街道，但是那里空空如也，象坟地一样。只有那闪着蓝光的流水令人神往。

“这应该是科罗列夫卡吧？”中尉眼睛望着那个小村子问道。

司务长默默地策马来到他跟前。他脸上的表情无声地在说：“您比我明白得多。我能干的事情是微不足道的。”

“咱们到那里去，”中尉收起望远镜，好象是牙痛似的，皱着眉头，犹疑地说道。

“咱们会不会跟他们遭遇，老爷？”

“咱们小心一点。喂，走吧。”

普罗霍尔·济科夫跟葛利高里靠得更近了。他俩的马并排走着。心惊胆战地走进空无一人的街道。走过每个都可能遭到暗算的窗户，每一扇敞着的板棚门，只要对它看一眼，就会引起一种孤独的感觉，脊背上立刻就会爬过一阵不舒服的颤抖。目光象被磁力吸着似的朝栅墙和水沟投去。他们象强盗一样进了村庄，——狼在冬天蓝色的深夜里就是这样溜到人家近旁的，——但是街道上却是空荡荡的，寂静得吓人。从一座房子的敞着的窗户里传出来挂钟天真的报时声，钟声敲得宛如声声枪响，葛利高里清楚地看到骑马走在前面的中尉哆嗦了一下，慌忙用一只

手抓住手枪套子。

村子里的人全部逃光了。侦察队骑马蹚过小河，河水一直漫到马肚子，被骑士们勒紧缰绳和鞭催着的马匹很高兴地走进水里，边走边喝着河水。葛利高里贪婪地看着搅浑的河水，它近在咫尺，却可望而不可即，太诱人啦。如果可以的话，他会立即从马鞍子上跳下来，衣服也不脱，就这样躺下去，听着催人欲睡的流水声，任凭河水把脊背和汗淋淋的胸膛浸得发冷、发抖。

从村外的山岗上，可以看到一个城市；方方的住宅、砖砌的楼房、一片片的花园和天主教堂的塔尖。

中尉跑到山岗顶上，把望远镜放在眼睛上。

“看，他们在那里！”他喊了一声，用左手手指头招呼着。

先是司务长，紧跟着是哥萨克，一个个地轮着爬上太阳晒得滚烫的岗顶，仔细看了一番。从这里看去显得很很小的人形在街上乱跑，车辆堵塞了街巷，骑马的人在奔驰。葛利高里眯缝起眼睛，用手巴掌遮着阳光看去，连他们的灰色军服的颜色都看清楚了。城市附近有一些新掘好的、变成褐色的战壕，上面聚集了許多人。

“他们的人真多……”普罗霍尔惊愕地拉着长声说道。

其余的人都没有作声，大家都被一种共同的感情支配着。葛利高里谛听着自己加速跳动的心声（好象有一个矮小的、但是很沉重的人，正在左胸上原地咚咚地跑步似的），他马上意识到：他看到这些外国人时的心情和他在演习时看到“敌人”时的心情迥然不同。

中尉用铅笔在战地日志上记了些什么。司务长把哥萨克都赶下山岗，命令他们下马后，又回到中尉那里。中尉用手指头招呼了一下葛利高里。

“麦列霍夫！”

“有！”

葛利高里迈着两条麻木的腿走上去。中尉递给他一张折成四折的纸条。

“你的马比别人的好。你到团长那里去一趟，用大跑速度。”

葛利高里把文书藏在胸前的口袋里，下岗来到马跟前，把制帽的皮带扣在下巴颏上。

中尉看着他的后影。等葛利高里骑上马，便把目光移到手表的字盘上。

当葛利高里把报告送到的时候，团队已经开到科罗列夫卡村了。

卡列金上校给副官下了个命令，副官就赶快跑到第一连去了。

第四连开过科罗列夫卡村，就象演习一样，迅速在村外展开。谢苗诺夫中尉已经带着第三排的哥萨克从山岗那里跑回来了。

连队排齐了队形。因为马蝇叮咬，马直摇晃脑袋，马嚼子哗啦哗啦直响。一连的马蹄声在中午寂静中轰鸣，他们已经通过了村头最后的几家院落。

波尔科夫尼科夫上尉骑在一匹身材匀称、跳跃不止的马上，跑到队伍前面；他紧握着缰绳，一只手上缠着马刀穗子。葛利高里屏息等待着命令。一连已经在左翼不出声地展开队形，准备战斗。

上尉从刀鞘里抽出马刀，刀身闪着黯淡的蓝光。

“连——队！”他用马刀向右一指，又向左一指，然后向前一指，在耸起的马耳朵上方停住。

“成散兵线，前进！”葛利高里脑子里翻译出这个无声的口令。

“拿起长矛，收起马刀，冲锋！”上尉猛喝一声，纵马冲去。

大地在无数马蹄践踏下，沉闷地呻吟着。葛利高里刚刚把长矛放平（他跑在第一排），他的马被大队马匹的洪流一冲，也卷了进去，全速飞奔起来。前面波尔科夫尼科夫上尉的身影在田野的灰色背景上波浪似的起伏着。一道黑乎乎的田垅不可阻挡地迎面飞来。一连发出了震动天地的喊声，这喊声也传染了四连。战马先将四腿蜷起，然后伸开，一跃就是几沙绳远。在一片震耳的尖叫声里葛利高里听到了还离得很远的、噼噼啦啦的枪声。第一颗子弹飕飕响着从高空飞过，拖着长声的子弹飞鸣声划破晴空。葛利高里把烫手的长矛柄紧夹在腋下，夹得膀子都痛了，手掌在冒汗，象涂了一层粘液似的。子弹在他头顶飞鸣，他把脑袋伏在汗淋淋的马脖子上，刺鼻的马汗臭味直往鼻子里钻。他象是从蒙着一层哈气的望远镜镜片里，看到了战壕的褐色的土坡和向城市溃逃的灰色人群。机关枪不停地扫射，喷出的子弹尖声呼啸着，象扇面似地在哥萨克们的头顶四散开去他们已经冲到前面去了，马蹄扬起棉絮似的烟尘。

葛利高里的胸中，冲锋前觉得血液汹涌奔腾的那块地方，这会儿好象麻木了，除了耳朵里的响声和左脚趾头上的疼痛以外，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被恐怖割掉了内容的思想，象个沉重的缠得紧紧的线团，在脑子里乱滚。

第一个落马的是利亚霍夫斯基少尉。普罗霍尔的马从他身上飞驰而过。

葛利高里回头看了一眼，记忆上留下了看到的片断印象：普罗霍尔的马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少尉身上跳过去以后，龇了龇牙，脖子一弯也跌倒了。普罗霍尔也被弹离马鞍，飞落在地上。普罗霍尔那匹马的粉红色牙床和龇着的两排牙齿，以及仰面跌下，被从后面驰来的一个哥萨克的马蹄踏过的普罗霍尔，就象金刚钻划玻璃一样，刻在葛利高里的记忆上，久久不能忘却。葛利高里没有听见喊声，但是从普罗霍尔那紧贴到地面上、歪着嘴、眼睛努出眼眶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一定惨叫过。继续有人倒下去。几个哥萨克连人带马一齐倒下去。葛利高里透过被风吹得满眼的泪水，直盯着眼前从战壕里跑出来的奥地利人的灰色人潮。

排成整齐的散兵队形从村子里冲出来的连队，现在已经零乱不堪。跑在前面的队伍，包括葛利高里，已经冲到战壕边，其余的人都还在后面的什么地方奔驰。

一个身材高大、白眉毛的奥地利人，军帽扣在前额上，皱着眉，跪在地上，几乎是对准葛利高里放了一枪。射来的火热弹头烤了他的脸颊。葛利高里挺起长矛，全力勒紧马缰，他扎下去的力量是那么猛，以至矛尖刺进那个跳起来的奥地利人身上之后，矛杆竟也扎进去一半。葛利高里扎下去之后，还没来得及把长矛拔出来，却不得不在倒下去的身体重压下，松开了矛杆，只觉得矛杆在哆嗦，抽搐，看见奥地利人倾身向后倒去（只看到那没有刮过的尖下巴颏），用弯曲的手指头乱拨、乱抓矛柄。葛利高里的一只麻木的手抓住了马刀柄。

奥地利人往城郊的街道逃去。哥萨克跃马直立在他们那密集的灰军服的上空。

葛利高里在丢下了长矛以后最初的一刻儿，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拨转了马头。眼看着司务长齙着牙，从他身边飞驰而过。葛利高里用马刀平着在马身上拍了一下子，马弓起脖颈，驮着他沿街飞奔前去。

一个奥地利人，连步枪都扔了，把军便帽攥在手里，吓得昏头昏脑，摇摇晃晃地顺着花园的铁栅栏跑着。葛利高里看见了奥地利人那翘得高高的后脑勺，看见了他脖子上大汗湿透的衣领线缝。葛利高里追上了他。受到周围的疯狂情绪感染，他举起了马刀。奥地利人靠着铁栅栏跑，葛利高里砍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他从马鞍子上把身子往下一探，斜握着马刀，在奥地利人的太阳穴上划了一下。奥地利人一声也没有喊叫，用两只手巴掌按住伤口，一转身，脊背靠在栅栏上。葛利高里勒不住马，跑了过去；他拨转马头，又飞快地跑回来。奥地利人的四方脸吓得变成了长脸，变得象生铁一样黑。他把两只手贴在裤缝上，灰白的嘴唇不停地颤抖着。从他的太阳穴上斜着划过的马刀削下一片肉皮；肉皮象块红色的破布似的挂在腮颊上。血流如注，淌到军服上。

葛利高里的目光和奥地利人的目光相遇了。两只充满了死亡恐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奥地利人慢慢地弯下膝盖，他的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着。葛利高里皱起眉头，挥刀劈去。这一刀是抡圆了劈下去的，一下子就把头盖骨劈成了两半。奥地利人扎煞着手，象滑倒了似的，倒在地上，那半个头盖骨闷声落在马路的石头上。马长嘶一声，跳起来，把葛利高里驮到街当中去。

街上响着稀疏的枪声。一匹流着汗沫的马拖着一个哥萨克的尸体从葛利高里身旁跑过去。哥萨克死尸的一只脚挂在马镫里，马拖着这个浑身血肉模糊赤裸的尸体在石头道上翻滚。

葛利高里只看见了红色的裤绦和卷成一团、扯到头顶上去的、撕破了的草绿色衬衫。

葛利高里脑袋昏昏沉沉，象灌了铅一样沉重。他下了马，摇了摇头。随后赶来的三连的几个哥萨克从他身旁驰过。有人用军大衣抬着一个伤号，一群奥地利俘虏被赶着快步跑过去。他们挤成灰色的一群向前跑着，钉着铁掌的皮靴刺耳地哒哒响着。葛利高里看到他们的脸象些土黄色的凝冻的圆饼。他扔了马缰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到那个被他砍死的奥地利士兵跟前。奥地利兵就躺在那道制作精巧的铁栅栏围墙旁边，一只棕色的脏手巴掌伸了出去，象在向人乞讨似的。葛利高里看了看他的脸。他觉得这张脸很小，虽然留着下垂的小胡子，还有那受尽折磨的（不知是由于疼痛，还是由于过去不幸的生活）歪扭、严峻的嘴，然而看起来几乎是一张小孩子的脸庞。

“喂，你怎么啦？”一个不认识的哥萨克军官从街心驰过喊了他一声。

葛利高里看了看军官的落满尘土的白帽徽，一溜歪斜地往马跟前走去。他的脚步又乱又重，就象肩上压着不能胜任的重负似的；憎恶、惶惑在折磨他的心灵。他把马镫抓在手里，半天也抬不起那只沉重的脚。

第六章

鞑靼村和邻近各村第二期征召的哥萨克在离开家乡后的第二天，在叶伊村过夜。住在鞑靼村下头的哥萨克总是避开住在村上头来的哥萨克。因此，彼得罗·麦列霍夫、阿尼库什卡、赫里斯托尼亚、司捷潘·阿斯塔霍夫、托米林·伊万和其余的几个人同住在一个人家里。主人——一个高身材的，曾经参加过土耳其战争的衰弱老头子——和他们谈起来了。哥萨克们已经在厨房里和内室打好地铺，躺了下去，抽起睡前的最后一次烟来。

“这么说，要去打仗啦，老总们？”

“去打仗，老爷子。”

“大概不会象土耳其战争那样吧？现在的武器可很不一样啦。”

“一个样。一样的穷凶极恶！过去在土耳其战争中屠杀老百姓，现在也照样屠杀。”托米林不知道是在生谁的气，牢骚说。

“亲爱的，你这可是瞎说八道。这回是另外一种战争。”“这是当然的啦，”赫里斯托尼亚懒洋洋地打着呵欠，用手指甲掐熄了烟卷儿，肯定说。

“咱们去打它一阵子，”彼得罗·麦列霍夫打了一个呵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把军大衣蒙到头上。

“孩子们，现在我求你们一件事。我诚心诚意地求你们，请你们记着我的话，”老头子说道。

彼得罗把军大衣襟撩开，仔细听起来。

“要记住一点：如果你想活着，想从拼死的战斗中腿儿胳膊全乎的活过来——就要维护人类的真理。”

“啥真理？”在边上躺着的司捷潘·阿斯塔霍夫问道。他怀疑地笑了笑。自从听到打仗的那个时候起，他就眉开眼笑了。战争诱惑着他，普遍的慌乱和别人的痛苦减轻了他的痛苦。

“就是这种真理：打仗的时候别拿别人的东西——这是一。千万不许糟踏妇女，还要记住这样的咒文。”

哥萨克们翻过身来，大家同时说起来。

“如今自个儿的东西别丢就行了，哪儿还顾得拿别人的啊。”

“为什么不能动妇女？糟踏——这我明白——不行，可如果她愿意呢？”

“没有女人，怎么受得了啊？”

“说的是啊！”

“你说的咒文是啥样的呀？”

老头子很严厉地瞪起眼睛，马上回答大伙说：

“无论如何也不能动妇女。绝对不能动！你要是忍耐不住，就会掉脑袋，或者受伤，等你明白过来，也晚啦。咒文我告诉你们。我参加过整个土耳其战争，死神就在我的背上，象背着褡裢一样，可是因为我有这些咒文，所以活了下来。”

他走进内室去，在神龛里面翻了一阵，拿出一张由于年深日久，变脆发黄的纸片。

“这就是。都起来，抄下来吧！大概，鸡叫以前你们就要动身吧？”

老头子用手巴掌把沙沙响的纸片在桌子上摊平，就走开了。阿尼库什卡头一个爬起来。灯光被从窗缝钻进来的风吹得摇曳闪晃，飘忽的阴影在他那女人似的光脸上闪动。除了司捷潘，大家都坐起来抄写。阿尼库什卡最先抄完，把那张从练习本上扯下来的纸片卷好，系在十字架的链子上。司捷潘晃着脚嘲笑他说：

“你给虱子修了座养老院。本来它们不会在链子上搭窝，现在你给它们修了一间纸房子。真有你的！”

“好汉，你要是不信，就闭上嘴！”老爷子严厉地打断他的话，斥责道：“你不要妨碍别人，也不要讥笑人家的信仰。你这样做应该感到惭愧，这是罪孽！”

司捷潘微笑着不做声了；阿尼库什卡为了打圆场，问老爷子说：

“咒文上面有个地方讲到羽形矛，还说到箭。这是什么意思？”

“冲锋陷阵的咒文——这并不是咱们现代人编出来的。这是我的爷爷从他爷爷手里传下来的。也许在那以前，这个咒文早就有啦。古时候，人们都是用羽形矛和弓箭打仗的。”

下面的几个咒文，各人看中哪个，就抄下来。

避枪咒

感谢上帝。山上有块白石头，样子象匹马。水是流不进石头里去的，箭和弹丸也同样射不进我这个上帝的奴仆身上，也射不进我的同伴和我的马身上。就象锤子从铁砧上蹦开一样，弹丸也同样从我身蹦开；箭象磨绕着磨心转一样，绕着我转，却射不到我身上。日月永光，使我这个上帝的奴仆也永生健壮。山后有座碉堡，我把碉堡的门锁上，钥匙扔到大海里燃烧着的白色巨石阿尔托尔底下面，不论男巫，还是女巫，不论和尚，还是尼姑，都看不见这块巨石。水不会从海洋里流走，黄沙怎么也数不清，我这个上帝的奴仆，同样怎么也伤害不了。为了圣父圣子及神灵之名，阿门。

避战咒

有一个大海，海上有块叫阿尔托尔的白色巨石，在阿尔托尔巨石上，有个古老的石头人。从东方到西方，从地下到天上，把我这个上帝的奴仆和我的同伴都用石头衣服遮上；使我们能躲开锋利的刀和剑，躲开羽形矛和长矛的尖刃，躲开开刃的和没有开刃的镖枪，躲开刀斧和炮弹；躲避枪弹和各种百发百中的弹箭；躲开各种羽毛箭，不论是贴鹰毛的、天鹅毛的、鹅毛的、鹤毛的、秧鸡毛和乌鸦毛的箭都能躲开；躲开土耳其战争，躲开克里米亚战争和奥地利战争，躲开追来的敌人，躲开鞑靼人和立陶宛人、德国人和锡兰人，也能躲开加尔梅克人。圣洁的神甫和天上诸神啊，保护我这个上帝的奴仆吧。阿门。

冲锋陷阵咒

圣洁的女神圣母娘娘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请赐福保佑，当我这个上帝的奴仆以及凡是和我同去的人冲锋陷阵的时候，请用彩云把我们遮蔽，用你神圣的石头的天城围上我们。圣德米特里·索伦斯基，保佑我这个上帝的奴仆和我周围的同伴们，不要叫坏人开枪，不要叫他们用羽形矛刺，用钺斧砍；不管是用斧背捶，还是用斧刃砍，不管是用马刀劈、削和刺；什么刀都刺不进，砍不伤；无论年纪大小，不论皮肤黄黑，不管是异教徒，不管是魔法师和各种各样的巫神，都不要叫他们

开枪。现在这些人都站在我这个失去父母、被审判的上帝的奴仆面前。在海洋里的布扬岛上，有根大铁柱。铁柱顶上立着一个铁人，他拄着一根铁杖，吩咐铁器、钢刀、宝剑、蓝色的锡弹和铅弹，以及各式各样的兵器说：“铁器，去吧，回到你的母亲大地那里去，躲开上帝的奴仆和我的同伴，躲开我的马。箭杆回到树林里去，羽毛回到你母亲飞禽身上去，鱼鳔回到鱼身上去。”用金盾保护我这个上帝的奴仆，不遭刀砍和枪炮射击；不遭炮弹、羽形矛和大刀的伤害。我的身体变得比盔甲还坚固。阿门。

哥萨克都把抄好的咒文藏在贴身衬衣里面。系在十字架链子上，放在母亲给的保佑太平的圣物上；系在包着故乡泥土的小包上，但是死神也并没有饶过那些带着咒文的人。

在加利齐亚和东普鲁士的田野上，在喀尔巴阡山和罗马尼亚的土地上——凡是战争烽火烧过的地方，凡是哥萨克马蹄踏过的地方，到处都留下腐烂的哥萨克尸体。

第七章

顿河上游各乡镇——叶兰斯克、维申斯克、米古林斯克和卡赞斯克——的哥萨克一向都是编入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团和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

但是一九一四年，维申斯克镇的一部分奉召入伍的哥萨克，不知道为什么被编进了以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命名的第三顿河哥萨克团，这一团大多数是由梅德维季河口区的哥萨克组成的。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和另外一些人都被分配到第三团里来了。

这个团和骑兵第三师的一些部队一同驻扎在维尔诺。六月里，有些连队出城去放马吃野草。

是一个闷热、阴沉的夏日。天空阴云密布，遮住了太阳。团队排成行军队形前进。军乐齐鸣。军官老爷们戴着夏季保护色制帽，穿着凉爽的夏装，成群结队地骑马出城来。他们的头顶上笼罩着一片蓝色的纸烟烟雾。

大道两旁，农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农妇正在割草，他们用手巴掌遮在眼上，观看哥萨克的马队。

马都出了大汗。腿裆里直往下滴黄汗沫，从东南吹来的微风，不但吹不干马身上的汗，反而使热腾腾的闷气更浓重了。

半路上，离一个小村子不远的地方，突然一匹一周岁的小儿马闯进了五连的队伍里。它从村子里飞跑出来，看见了密密麻麻的马群，长嘶一声，就朝马队横插过来。还没有脱去幼毛的尾巴翘着，贝壳一样的光滑的蹄子扬起尘土，落在踏过的青草上。小儿马往领头上的那个排里跑去，呆头呆脑地把脸拱进司务长的马腿裆里。司务长的马屁股向上一跃，但是却并没有舍得踢它，显然是可怜它了。

“滚开，混蛋！”司务长摇了摇鞭子。

小儿马那副天真可爱的样子逗得哥萨克们非常高兴，大家都笑起来。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小儿马在队列中横冲直撞，把一个排的队形全冲乱了，原来整齐、紧凑的队形全垮了。哥萨克鞭打着马匹，可是它们却犹犹疑疑踏步不前。小儿马挤在这些马中间，只好侧着身子走，总想咬它身旁的马。

连长飞驰过来：

“这儿是怎么回事？”

在鲁莽的小儿马钻进去的地方，马都歪到一旁去，打着喷鼻，哥萨克都笑着用鞭子抽小马驹，这个排的队形乱得一塌糊涂，后面的各排跟着拥了上来，排长怒气冲冲从连队的队尾，顺着道边跑上来。

“怎么回事？”连长拨马向人马最乱的地方冲去，大喊了一声。

“您看这匹小儿马……”

“钻到我们队伍里来啦……”

“这个鬼东西怎么也赶不出去！……”

“你用鞭子抽它呀！为什么可怜它？”

哥萨克都负疚地笑着，拉紧缰绳，控制着激动不安的马。

“司务长！中尉阁下，这算他妈的怎么一回事？请把你的一排人马整顿好，真是岂有此理！……”

连长向路旁退去。他的马后腿一失足，陷进路旁的小沟里。他用刺马针刺了马一下，跃到小沟的对面去，跃到生满了胭脂菜和金黄色延寿菊的土堤上。远处有一群军官停了下来。中校把脑袋向后一仰，喝着水壶里的水，他的一只手安稳、亲切地放在用铁皮包得很漂亮的鞍头上。

司务长冲开队伍，恶毒地咒骂着，把小儿马赶到道旁去。排的队列又紧接起来。一百五十双眼睛在看着司务长站在马镫上，跟在小儿马的后面奔驰，但是那匹小儿马忽而停下来，把半边身子靠在司务长的标准马身上，忽而又翘起尾巴跑开去，司务长的鞭子怎样也打不着它的脊背，总是落在尾巴尖上。它的尾巴被鞭子一抽就耷拉下去，但是一转眼，又剽悍地迎风翘了起来。

全连都笑起来。军官们也笑了。就连大尉阴沉的脸上也出现了一丝苦笑。

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和维申斯克镇卡尔金村的哥萨克伊万科夫，米哈伊尔，以及霍皮奥尔河口的科济马·克留奇科夫，走在最前面一个排的第三列里。肥头大耳、宽肩膀的伊万科夫沉默不语，克留奇科夫绰号叫“骆驼”，是个有些浅麻子驼背的哥萨克，对米吉卡总是挑剔不休。克留奇科夫是个“老”哥萨克，就是说在服最后一年的现役了，根据团队不成文的法律，他跟所有的“老”哥萨克一样有权差使、管教年轻的哥萨克，可以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用皮带抽打年轻的哥萨克。有这样的规矩：一九一三年入伍的哥萨克犯了错误——抽十三皮带，一九一四年入伍的——抽十四皮带。司务长和军官们都很赞赏这种规矩，认为这样可以培养哥萨克不仅要尊重长官，而且还要尊重年长的哥萨克的观念。

不久前才获得上等兵肩章的克留奇科夫驼着背骑在马上，象鸟儿一样耸着两肩。他眯缝起眼睛看着一大片灰色的云彩，模仿着连长波波夫大尉吐字不清的声调，问米吉卡道：

“喂！……告诉我，科尔舒诺夫，咱们的连长叫什么名字？”

为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和不驯服的性格，尝过不止一次皮带滋味的米吉卡，脸上故意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

“波波夫大尉，‘老’哥萨克阁下！”

“什么？”

“波波夫大尉，‘老’哥萨克阁下。”

“我问的不是这个。请你告诉我，咱们哥萨克都怎么称呼他？”

伊万科夫担心地向米吉卡挤了挤眼，翻起豁嘴唇笑了。米吉卡回头看了看，看见了走在后面的波波夫大尉。

“喂？回答！”克留奇科夫眯缝着眼睛说。

“都称呼他波波夫大尉。‘老’哥萨克阁下！”

“抽你十四皮带。你给我说，混蛋！”

“我不知道，‘老’哥萨克阁下！”

“等咱们到放马的地方再说，”克留奇科夫用自己本来的腔调说道，“我要好好抽你一顿！问你就得回答！”

“我不知道。”

“小猪崽子，难道你会不知道大家叫他什么？”

米吉卡听见走在后面的大尉坐骑的轻轻的、象贼似的脚步声，便不做声了。

“说不说？”克留奇科夫凶狠地眯缝起眼睛逼问道。

后面的几排都小声地哈哈笑起来。克留奇科夫还不明白大家在笑什么，以为是笑自己呢，就怒气冲冲地说道：

“科尔舒诺夫，你小心点儿！……等咱们到了放马的地方——我要抽你五十皮带！”

米吉卡耸耸肩，决定回答他的问题。

“黑尾巴老鹅！”

“哼，就是这个。”

“克留——奇——科夫！”后面有人叫唤他。

“老”哥萨克阁下在马鞍子上哆嗦了一下，使劲挺直了身体。

“混帐东西，你在这儿胡诌些什么？”波波夫大尉使自己的马和克留奇科夫的马并排走齐，吐字不清地骂道。

“你在教给年轻的哥萨克什么呀？”

克留奇科夫眨了眨挤成两条缝的眼睛。两颊泛起一层浓重的红晕。后面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去年教训过谁啦，啊？这指甲把谁的脸皮划破啦，啊？……”大尉把又长又尖的小手指甲伸到克留奇科夫的鼻子前头，颤动着小胡子说道。

“以后别再叫我听见这种胡话！你懂吗？我的老弟？”

“是，大人，我懂得！”

大尉勒马放慢了脚步离开队伍，然后勒住马，看着自己的连队走过去。第四连和第五连都大步走起来了。

“连队，大步前进！……”

克留奇科夫一面整理着武装带，一面回头看了看已经落在后面的大尉，把长矛放平，失魂落魄地摇了摇头。

“这个黑尾巴老鹅来得真他妈的是时候！他打哪儿蹦出来的？”

笑得满身是汗的伊万科夫说道：

“他早就跟在咱们后头走啦。全都听见了。他好象是闻出味儿，才跟上来的。”

“你也该给我使个眼色呀，笨蛋！”

“我管不着。”

“你管不着？好，脱光屁股抽你十四皮带！”

几个连分散驻进附近地主的庄园里去。白天给地主割三叶草和牧草，夜里在指定的地方放牧拴起腿的马，在火堆的烟雾里玩牌、讲故事和开玩笑。

第六连是给波兰大地主施奈德干活。军官都住在厢房里，打牌、酗酒，成群结伙地追求总管的女儿。哥萨克们在离庄园三俄里地方扎下野营。每天早晨总管老爷坐着马车到他们这里来。这个肥胖、体面的小贵族从车上站起来，舒展着坐麻了的胖腿，照例挥舞着他那有漆皮遮檐的

白制帽，问候“考萨克”。“来和我们一块儿割草吧，老爷！”

“去把你身上的肥膘往下减减！”

“拿拿镰刀，不然你会疯瘫的！……”穿白衬衫的哥萨克队伍里有人喊道。总管事冷冷地笑着，用有花边手绢擦着秃头顶，领着司务长去划定新的割草地段。中午，行军厨房送饭来了。哥萨克们洗洗脸，便去领饭。吃饭时鸦雀无声，可是在饭后的半小时休息时间却总要高谈阔论一番，以补偿吃饭时的沉默。

“这儿的草太坏。跟咱们草原上的草可没有法儿比。”

“冰草几乎一点也没有。”“咱们顿河一带的人现在已经割完草啦。”

“咱们这儿也快割完啦。昨晚出了一轮新月，快要下雨啦。”

“这个波兰人是守财奴。给他干了活儿，应该赏给咱们这些傻蛋每人一瓶酒才是呀。”

“噢哈哈！他为祭坛上的一瓶酒……”

“真的，弟兄们，这是怎么一回事：越有钱，越抠得厉害？”

“这个你去问沙皇吧。”

“你们谁见过地主的女儿啊？”

“怎么？”

“是个大胖姑娘！”

“一身绵羊肉吧？”

“真肥，真肥……”

“加点调料把她吃了……”

“不知道是真是假，听说有皇族来向她求过婚呢！”“普通人家难道能吃到这样的肥肉吗？”“兄弟们，前两天传说，好象最高统帅要检阅咱们啦。”

“猫儿闲着没有事情干，他就……”

“喂，你拉倒吧，塔拉斯！”

“给点烟抽抽，行吗？”

“你这个外乡人，魔鬼，在教堂门口伸着长手要饭的家伙！”

“瞧啊，老总们，人家费多特卡的嘴唇长得有多好看，可惜就是没有什么好抽啦。”

“只剩下烟灰啦。”

“呸，老弟，你睁开眼好好看看，那儿的火光有多亮，就象多情的娘儿们的眼睛！”大家都趴在地上抽烟，光着的脊背晒得通红。旁边有五个“老”哥萨克正在盘问一个年轻的哥萨克：“你是哪个镇的？”

“叶兰斯克镇的。”

“那么说是从山羊群里来的喽？”

“是。”

“你们那儿用什么去驮盐呀？”克留奇科夫·科济马躺在离他们不远的马衣上，把稀疏、细柔的小胡子在手指头上缠着，正无聊得要命。

“用马驮。”

波兰人对“哥萨克”的“哥”字发音和俄罗斯人发音不同，所以成了“考萨克”。

叶兰斯克镇的外号叫“山羊”。

“还用什驮？”

“用牛。”

“好，那么用什东西从克里米亚驮鳟鱼呢？有这么一种牛，背上长着峰，吃刺草，你知道它们叫什么吗？”

“叫骆驼。”“噢——哈——哈！……”克留奇科夫懒洋洋地站起身来，象骆驼一样弓着背，伸出长着一个大喉结的紫黑色脖子，朝那个逗惹他的人走去，一面走着，一面解下皮带。

“趴下去！”晚上，在六月的乳白色的夜光中，田野里的火堆旁响起了歌声：哥萨克骑在自己铁青色的骏马上，奔向遥远的地方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乡……银铃似的中音低弱下去，低音部唱出象天鹅绒似的哀伤和幽怨：他再也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中音节节拔高，令人心碎地唱道：他那年轻的妻子，早晚对着北方空望，一心盼着，盼着亲爱的人突然从远方飞降。于是众人的声音都汇合到歌声里来了。歌声变得更加浓醇醉人，就象波列西耶的家酿啤酒一样。丛山外风雪飞舞的地方，冬天里严寒逞威的地方，

松树和枞树被吹得猛烈摇摆的地方，大雪把哥萨克尸骨埋葬。歌声诉说着哥萨克生活里的朴素故事，帮腔的男高音，象在四月解冻了的大地上空飞翔的云雀一样，用颤音高唱：

哥萨克在垂死的时候，祈祷请求，

给他修造一座大坟头。低音和中音部同声哀诉：

但愿故乡的绣球花，

盛开在哥萨克的坟头。在另一堆篝火边——人数比较少，唱的是另一支歌：

啊哟，从波浪汹涌的亚速海，

向顿河开来了几只大船。

年轻的阿塔曼，

返回家园。

稍远一点儿的第三堆篝火边，连队的故事大王，被烟呛得咳嗽着，正在精心编讲离奇惊险的故事。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只有在故事里的主人公神通广大地从外来的坏人和恶鬼给他设下的陷阱中逃出来的时候，才偶尔可以看到火光里有谁的手巴掌一闪，拍在靴筒子上，用被烟呛得直咳嗽的声音欢呼道：“啊呀，妙极啦，真是太好啦！”接着又传来讲故事人流畅悦耳的声音。……团队开出城来放马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波波夫大尉把本连的铁匠和司务长叫了去。

“马匹的情况怎么样？”他问司务长。

“很好，大人，简直是好极啦。脊背上的沟都平啦，都强壮起来了。”

大尉把他的黑胡子捻成箭头的样子（因此得到“黑尾巴老鹅”的绰号），说道：

“团长有命令，把马镫和马嚼子全都挂上锡，要举行最高统帅分团大检阅啦。所有的东西都要弄得闪光透亮：不管是马鞍子，还是其他什东西，都要亮锃锃的。要叫人一看到哥萨克就从心眼里高兴、舒服。

波列西耶现在大部分地区属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南部属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弟，什么时候能搞好呀？”

司务长看了看铁匠。铁匠了 司务长。两人又一块儿望了望大尉。

司务长说：

“大概在星期日以前可以搞完，大人。”他恭恭敬敬地用手指头摸了摸抽烟熏得发绿的胡子。

“你要当心，别误了事！”大尉严厉地警告说。

司务长和铁匠领命而去。

从这天起，开始准备最高统帅的大检阅了。伊万科夫·米哈伊尔是卡尔金村镇的一个铁匠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个不错的铁匠，帮着给马镫和马嚼子挂锡，其余的人也都早早地完成了洗刷马匹、擦拭笼头和用碎砖头打磨马笼头上的衔口链和金属饰物的任务。

一星期过后，这个团就象一枚二十戈比新银币一样，锃亮耀眼。所有的东西，从马蹄子到哥萨克的脸上都灿烂闪光。星期六，团长格列科夫上校视察完了以后，对军官和哥萨克的热心准备和漂亮的军容表示衷心的感谢。

七月的日子象一团浅蓝色的纱线一样伸延开去。哥萨克的战马由于饲料丰富，一天比一天肥壮起来，可是哥萨克们却胡里胡涂，各种猜测在折磨着他们；关于最高统帅大检阅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在车轱辘话、奔忙和训练中度过。突然霹雳一声，传下了命令——开回维尔诺。

黄昏时分，返回维尔诺，各连队又收到了第二道命令：哥萨克装东西的箱子一律存入军需库，准备随时出发。

“大人，这是为什么？”哥萨克们心里难过，缠着排长们探问实情。

军官大人也只能耸耸肩膀。他们也甘愿出三戈比的代价，获悉真情。

“我不知道。”

“是皇上要亲临阅兵式吗？”

“现在还不知道。”

军官的回答使哥萨克们得到了一点儿慰藉。七月十九日的傍晚，团长的传令兵匆忙对正在马棚里值班的好友、六连的一个哥萨克姆雷欣耳语说：

“开仗啦，大叔！”

“你胡说？！”

“真的，你可别告诉别人！”

第二天清晨，团队以营的队形排开。落满灰尘的兵营窗玻璃闪着暗光。全团都骑在马上，等候团长莅临。

波波夫大尉骑在一匹高腿大马上，站在第六连的前面。用戴着白手套的左手拉着缰绳。马歪着脖子，用嘴巴摩擦胸肌的韧带。

上校从营房的转角处走出来，驻马在队伍的前面。副官掏出了一块手绢，姿势优美地竖起光滑的小手指头，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擤出鼻涕。

上校的声音打破了紧张的寂静：

“哥萨克们……”他威风凛凛地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

“战争真的来啦，”每个人都这样想。大家都焦躁激动起来。米吉卡·科尔舒诺夫恨恨地用靴后跟踢了一下直捣动腿的马。他旁边是伊万

科夫，张着露着不整齐牙齿的豁嘴，牢牢地、呆若木鸡似的骑在马上静听着。他后面是克留奇科夫，驼着背，满面愁容，再过去一点是象马一样扎煞着耳朵的拉宾，他后面可以看到谢戈利科夫的刮得光光的、鼓出的喉结。

“……德国对我们宣战啦。”

整齐的队列前一片窸窣声，宛如飘忽吹过成熟了的大麦田的风声。一阵阵刺耳的马嘶声。一双双睁圆的眼睛和张着的、黑洞洞的嘴都转向一连那边；那里的左翼上有一匹马在长嘶。

上校又讲了些话。他在斟酌字句，想激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可惜此时此刻呈现在成千的哥萨克眼前的，并不是沙沙响着倒在脚下的敌人的旗帜，而是他们日常的、熟悉的生活；大声呼叫哀号的老婆、孩子、情人；没有收完的庄稼，荒凉的村庄、市镇……

“再过两个钟头我们就要上兵车啦。”这是每个人都记住的唯一的几句话。

麇集在不远地方的军官老爷们的妻子，在用手绢捂着脸哭泣，哥萨克们成群结队地骑马奔向兵营。霍普罗夫中尉几乎是在抱着他的怀孕的金发娇妻——一个波兰女人在走。

团队唱着歌开往车站。歌声压倒了军乐，军乐队在半路上难为情地不出声了。军官们的老婆都坐在马车上送行，人行道上挤满了花花绿绿的人群，马蹄扬起沙石烟尘，领唱的歌手，左肩耸得那么厉害，以致蓝色的肩章象发疟疾似的在不断抖动，他唱起一支猥亵的哥萨克民歌，嘲笑自己和别人的痛苦：

美丽的姑娘，我捉到了一条梭鱼……

连队故意使歌词字句连成一片，在新换过掌的马蹄声音伴奏下，引吭高歌，倾诉着自己的忧伤，向车站、向红色的列车开去。

捉梭鱼，捉梭鱼，我捉到了一条梭鱼，

美丽的姑娘，我煮好了鱼汤。

煮鱼汤，煮鱼汤，我煮好鱼汤。

团副官又是笑，又是急，脸涨得赤红，从连队的尾部跑到那几个歌手跟前去。领唱的歌手偏离开队伍，扔开手里的缰绳，猥亵地向人行道上欢送哥萨克的成群妇女挤眉弄眼，两行仿佛是汗水顺着他那晒成红铜色的脸颊向小黑胡子流去，可是那并不是汗，而是酸辛得象苦艾汁一样的眼泪。

美丽的姑娘，我请媒人喝鱼汤，

请媒人，请媒人，我请媒人喝鱼汤……

火车头在铁轨上警惕、清醒地吼叫着，喷着气……

兵车……兵车……兵车……数不清的兵车！

骚动起来的俄罗斯，顺着国家的交通命脉，顺着铁路，把裹在灰色军大衣里的鲜血，送往西方国境。

第八章

在托尔若克镇上全团分成了连。根据师部的命令，六连被派往步兵第三军团去听候指挥，这个连用行军的队形开到佩利卡利耶镇以后，就派出了哨兵。

国境仍由我们的边防部队守卫。步兵和炮兵正往那里挺进。七月二十四日傍晚，第一八格列博夫斯基团的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开到了镇上。有九个哥萨克由下士率领着在附近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田庄上放哨。二十六日半夜，波波夫大尉把司务长和哥萨克阿斯塔霍夫叫去。阿斯塔霍夫回到排里的时候已经夜深了。米吉卡·科尔舒诺夫刚刚饮完马回来。

“是你吗，阿斯塔霍夫？”他唤了一声。

“是我。克留奇科夫和弟兄们在哪儿呢？”

“在那边的土房里。”阿斯塔霍夫是个身高体胖的黑头发哥萨克，跟瞎子差不多，什么也看不清，眯缝着眼睛，走进屋子。谢戈利科夫正坐在桌旁煤油灯下修补破缰绳。克留奇科夫背着手站在炉子旁边，指着躺在床上患水肿病的主人——一个波兰人——对伊万科夫挤眼睛，他们刚开过玩笑，伊万科夫红润的脸颊上还留着笑容。

“弟兄们，明天天一亮就去放哨。”

“往哪儿去？”谢戈利科夫问道，他呆看了一阵，把还没有搓好的麻线也丢了。

“去柳博夫镇。”

“都谁去？”米吉卡·科尔舒诺夫走进来，把水桶放在门限旁边，问道。

“谢戈利科夫、克留奇科夫、勒瓦切夫、波波夫，还有你——伊万科夫跟我一块儿去。”

“那么我呢，帕夫雷奇？”

“米特里，你留下看家。”

“好，见你们的鬼去吧！”

克留奇科夫离开了炉炕；他伸着懒腰，浑身骨节咯吧咯吧直响，向主人问道：

“从这儿到柳博夫有几俄里路？”

“四米里亚。”

“这很近，”阿斯塔霍夫说道，坐在长凳子上，脱下靴子。

“这儿有什么地方可以烤烤包脚布吗？”

黎明时分，他们出发了。一个赤脚的姑娘正在村头井台上用水桶汲水。克留奇科夫停下马来。

“给我一点水喝，姑娘！”

姑娘用一只手撩着麻布裙子，两只粉红色的脚在水洼里踏得呱呱唧唧响；生着浓密的睫毛的灰色眼睛微笑着，递过一只桶来。克留奇科夫喝起水来，他的一只手端着沉重的水桶，压得直哆嗦；水珠滴滴嗒嗒地落在红裤绦上，迸溅着流下来。

“谢谢，谢谢，灰眼睛的姑娘！”

“托主耶稣的福。”

她接过水桶，不断回头看着，含笑走开去。

“你笑什么，跟我一块儿走吧！”

克留奇科夫在马鞍上缩了缩身子，象是要让出一点地方。

“走吧！”阿斯塔霍夫催马离去，喊叫道。

勒瓦切夫嘲讽地斜睨了克留奇科夫一眼，说道：

“迷上她了吗？”

“她的腿是红的，象鸽子腿一样，”克留奇科夫笑着说，于是大家就象听到口令似的，一齐回头看了看。姑娘已撇开两条红腿肚的胖腿，撅着裙子裹得紧紧的屁股，伏身在井栏上。

“要是能娶她多美……”波波夫叹了一口气。

“你娶我的鞭子吧，”阿斯塔霍夫说。

“鞭子能顶什么用……”

“兽性发作啦？”

“看来咱们只好把他骗了！”

“咱们把他象捆公牛一样捆起来。”

哥萨克们哄笑着，放马跑起来。从近处的山岗上可以看到在一片洼地里顺着山坡伸展开的柳博夫镇。太阳从他们的身后的山岗后面升起来。一只云雀落在路旁电线杆的瓷瓶上。

在教导队刚刚受训完的阿斯塔霍夫被指定为哨长。

他在村外靠近国境的最边上一座院子里选择好了驻地。主人——一个脸刮得光光、罗圈腿的波兰人，戴着一顶白毡帽——把哥萨克领到板棚里去，指给他们拴马的地方。板棚外面，稀疏的篱笆外，是一片绿油油的三叶草。小山岗一直伸延到近处的树林边，再过去是白茫茫的麦地，有一条道路横穿过这片麦地，再过去，又是一片绿油油的三叶草。哥萨克就在板棚外面的小沟边轮流着用望远镜瞭望。其余的人都躺在阴凉的板棚里。这里散发着陈腐的粮食、谷糠、鼠粪气味和青苔的甜丝丝的霉味。

伊万科夫在黑暗的角落里的木犁旁，一直睡到傍晚。太阳落的时候才把他叫醒。克留奇科夫揪着他脖子上的一块皮，抻着他的脖颈，责备地说道：

“公家的伙食吃得太饱啦，你看，脖子上的肉有多肥！起来，懒货，去瞭望德国人吧！”

“别胡闹，科济马！”

“起来！”

“哼，松手。喂，别胡闹……我马上就起来。”

他站起身来，睡得眼皮肿胀，满面通红。他扭了扭那结结实实地安在宽肩膀上，象饭锅一样又粗又短的脖子上的脑袋，抽着鼻子（因为在潮湿的地上睡觉受了凉），绑了绑子弹盒，拖着步枪向门口走去。他换下了谢戈利科夫，调好望远镜的距离，对着西北方向的树林子看了半天。

那片白茫茫的麦地被风吹得上下翻滚。夕阳的红霞正消失在赤杨林碧绿的树岭后。镇外的小河（美丽如带的蓝色河曲）里有一群戏水的孩子在吵嚷。一个女低音在叫唤：“斯塔秀！斯塔秀！到我这儿来呀！”

谢戈利科夫卷了一支烟抽上，临去的时候说道：

“你瞧，晚霞有多红。要起风啦。”

“是要起风，”伊万科夫同意说。

夜里，马匹都卸了鞍子。镇上的灯火和喧嚣声消失了。第二天早晨，克留奇科夫把伊万科夫叫出板棚。

“咱们到镇上去。”

“干什么？”

“去吃点东西，喝杯酒。”

“怕很难有，”伊万科夫怀疑地说。

“我告诉你。我问过这儿的主人啦。在那间房子里——你看见那间小土房吗？”克留奇科夫用黑手指头指点说。

“那儿的酒馆里有啤酒，去吗？”

他们走了。阿斯塔霍夫从板棚门里探身出来，向他们喊道：

“你们上哪儿去？”

克留奇科夫比阿斯塔霍夫的级别高，挥了一挥手，说道：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回来吧，你们俩！”

“别乱叫啦！”

一个长鬓发、翻眼皮的老犹太人躬身迎接哥萨克。

“有啤酒吗？”“已经没有啦，考萨克老爷。”

“我们给钱。”

“耶稣玛丽亚，难道我……哎呀，考萨克老爷，请相信诚实的犹太人吧，没有啤酒啦！”“胡说，你这个犹太佬！”“真的，考萨克老爷！我已经说过啦。”

“你还是……”克留奇科夫气愤地打断他的话，伸手到裤袋里去掏他的破钱包。

“给我们拿酒来，不然我就要发火啦！”犹太人用小手指头把铜币压在手巴掌上，放下翻着的眼皮，走到门洞里去。过了一会儿，他就拿来一瓶伏特加，瓶子湿漉漉的，外面还沾着大麦皮。

“可是你说过——没有啦。唉，你这位老爷子！”

“我说啦——啤酒没有。”

“给点什么菜下酒。”克留奇科夫用手巴掌把瓶塞拍出来，满满地倒了一杯，一直漫到破杯子边。他们喝得半醉才走出来。克留奇科夫手舞足蹈地走着，用拳头朝那些象蒙眬的黑眼窝似的窗户威胁着。阿斯塔霍夫在板棚里打盹儿，墙外，马在津津有味地嚼着干草。傍晚，波波夫骑马去送报告。白天就这样悠闲地过去了。黄昏。夜晚。市镇高高的天上挂着一钩黄色的月牙。屋后的果园里，偶尔有熟透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传来湿润、柔和的坠落声。将近半夜的时候，伊万科夫听到市街上有马蹄声。他从沟里爬出来，四下张望，但是月亮被云遮住；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推了推睡在板棚门口的克留奇科夫。

“科济马，有马队来啦！起来！”

“从哪儿来的？”

“在镇上走哩。”他们走出去。可以清楚地听见五十沙绳以外的街上有哒哒的马蹄声。 “咱们跑进果园去。从那儿可以听得清楚一

点儿。”他们从屋子前面，跑进果园，卧倒在篱笆下面。一阵模糊不清的说话声。马镫的铿锵声。马鞍子的咯吱声。越来越近了。已经可以看见几个骑马人的朦胧轮廓。他们四人一排地走着。

“什么人？”

“你要找什么人？”前排有人用男高音反问道。

“什么人？我要开枪啦！”克留奇科夫咔嚓扳了一下枪栓。

“吁——吁，”有个人勒马来到篱笆边。

“我们是边防部队的。你们是哨兵吗？”

“哨兵。”

“哪一团的？”

“哥萨克第三团。”

“你在那儿和谁说话哪，特里申？”黑暗里有人问。走过来的人回答道：“这是哥萨克哨兵，大人。”

又有一个人来到篱笆边。

“好啊，哥萨克！”

“你们好，”伊万科夫停了一下回敬说。

“你们在这儿很久了吗？”

“昨天才到。”

第二个走过来的人划着一根火柴，抽着烟，于是克留奇科夫看清了穿着边防部队制服的军官。

“把我们边防团从国境上撤下来啦，”军官抽着香烟说。

“你们要当心喽，现在你们是最前方的守卫部队啦。明天敌人就可能向这儿移动。”

“你们上哪儿去，大人？”克留奇科夫没有把手指离开枪机，问道。

“我们要在离这儿两俄里的地方和我们的骑兵连会合。喂，走吧，弟兄们。诸事如意，哥萨克们！”

“一路平安。”

风撕下了月亮上的云幕，死沉沉、黄澄澄的月光顿时洒满小镇、果园的树丛、凹凸不平的板棚顶和已经走上小山岗去的那支队伍身上。

早晨，勒瓦切夫去连部送报告。阿斯塔霍夫和主人谈了谈，主人允许他们付一点儿钱割喂马的三叶草。从昨天夜里起，马就没有卸过鞍子。哥萨克很害怕，他们现在已经与敌人直接对峙了。以前，他们知道前面还有边防部队在守卫，所以没有这种孤悬边陲的感觉；等到一知道国境上已经没有人守卫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变得强烈起来了。

主人的草地离板棚不很远。阿斯塔霍夫派伊万科夫和谢戈利科夫去割草。主人戴着白毡帽，领他们到自己的草地去。谢戈利科夫割草，伊万科夫把湿漉漉、沉甸甸的草扒成堆，用草绳捆起来。这时候，正用望远镜瞭望着一条通向国境道路的阿斯塔霍夫，看见田野里有个小男孩从西南边跑来。这孩子就象只褐色的、还没有脱过毛的兔子似的，从山岗上滚下来，还离得很远就挥舞着上衣的长袖子，喊叫起来。跑过来以后，他大喘着气，睁大两只圆眼睛，喊道：

“考萨克，考萨克，德国人来啦！德国人打那边儿来啦。”

他伸出一只长袖筒指着，这时正在用望远镜瞭望的阿斯塔霍夫，在圆玻璃上看见远处有一队骑兵。他眼睛没有离开望远镜，喊道：

“克留奇科夫！”

克留奇科夫从歪斜的板棚门里跑出来，四下张望着。

“快跑，把弟兄们都叫回来！德国人！德国人的侦察队来啦！”

他听见了克留奇科夫跑去的脚步声，这时从望远镜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棕黄色草地那面有一队骑兵在奔跑。

他甚至连他们枣红色的马和藏青颜色的军服也看出来了。他们有二十多个人，紧挤在一起，队形很乱；他们是从西南方向来的，而这里的监视哨还以为他们准是从西北方向来呢。这伙人横过大路，沿着盆地的土坡斜插过来，柳博夫镇就坐落在这个盆地里。

伊万科夫咬着的舌头尖伸到干裂的嘴唇外面，用草绳捆着青草，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瘸腿的波兰主人抽着烟斗，站在他旁边，双手插在腰带里，愁眉苦脸地从帽檐下看着割草的谢戈利科夫。

“这也能叫镰刀？”谢戈利科夫一面骂着，一面狠狠地挥舞着玩具似的小镰刀。

“你就是用它割草吗？”

“我就用它割草，”波兰人用舌头搅动着烟斗嘴回答说，然后从腰里抽出一个手指头来。

“你用它去割娘儿们的阴毛吧！”

“嗯——嗯，”波兰人同意说。

伊万科夫噗哧一笑。正要说什么，但是抬头朝四周一看，只见克留奇科夫顺着田垅跑来。他一手举着马刀，摇摇摆摆地在高低不平的田垅上奔跑。

“别割啦！”

“又是什么事？”谢戈利科夫把镰刀尖头扎到地里，问道。

“发现德国人啦！”

伊万科夫丢掉手里的草绳。主人弯着腰，手几乎触着地，仿佛枪弹就在他头顶上啸叫似的，往家里跑去。

他们刚刚跑到板棚，气喘吁吁地跨上马，就看见有一连俄国的步兵，从佩利卡利耶方面向镇上开来。哥萨克们迎上前去。

阿斯塔霍夫向连长报告说，德国人的侦察队正沿山坡向小镇迂回。大尉严厉地朝自己的落满尘土的靴子尖看了看，问道：

“他们有多少人？”

“二十多个。”

“你们去拦截他们，我们就从这里对他们进行射击。”他转身面向连队，命令排好队形，领着队伍快步跑去。

及至哥萨克跑上小山岗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快步跑着，切断了通往佩利卡利耶的道路。跑在最前面的是个军官，骑着一匹浅棕色的短尾巴马。

“追上去！咱们要在第二道岗哨那儿追上他们！”阿斯塔霍夫命令说。

一个在镇上加入了他们队伍的边防部队的骑兵落在后面。

“你怎么啦？老兄，跑不动啦？”阿斯塔霍夫扭身喊道。

边防队的骑兵挥了挥手，慢步向镇上走去。哥萨克们纵马跑去。现在即使不用望远镜，也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德国龙骑兵的蓝色军服了。他

们小跑着，朝驻扎在离小镇三俄里的一个庄园上的第二道岗哨的方向驰去，还不时回头看看哥萨克。他们之间的距离在明显地缩短。

“射击！”阿斯塔霍夫从马上跳下来，哑着嗓子叫道。

他们把马缰绳套在手腕上，停下来，齐射了一排枪。伊万科夫的管用后腿站了起来，把骑手摔了下来。他往下跌的时候，看见一个德国人坠马的情景：先是懒洋洋地往一边歪去，后来忽然两手一扬，跌了下来。德国人既没有停止前进，也没有从枪套里拔出短枪，他们飞跑起来，散开了队形。风吹卷着他们长矛上的小旗儿。阿斯塔霍夫头一个跳上马。大家扬鞭催马追去。德国侦察队猛地向左转去，哥萨克跟踪紧追，从那个德国兵落马的地方，一直追了有四十沙绳远。再往前去，进入丘陵地带，沟壑纵横，崖陡坡直。等到德国人刚从谷底翻上对面土坡时，哥萨克们就下了马，朝他们身后打了一梭子子弹。在第二道岗哨前面，又把一个德国人打下马来。

“倒下来啦！”克留奇科夫喊着，一只脚踏上马镫。

“咱们的人马上就会从庄园里杀出来！……那儿是第二道岗哨……”阿斯塔霍夫嘟囔着，用烟草熏黄的手指头往枪膛里压着一梭新子弹。德国人改用不快不慢的速度跑起来。跑过庄园的时候，不断地往那里看看。但是院子里已经空了，阳光在贪婪地舐着房屋的瓦顶。阿斯塔霍夫在马上打了一枪，稍微落在后面的一个德国人晃了一下脑袋，用刺马针刺了马一下。

后来才知道，原来那里的哥萨克们发现了离庄园半俄里地方的电报线被割断，当天夜里就从第二道岗哨撤走了。

“咱们追到第一道岗哨去！”阿斯塔霍夫转身朝其余的人喊道。

这时候伊万科夫才看见阿斯塔霍夫的鼻子上脱下一块皮，薄皮挂在鼻子尖上。

“他们为什么不还击呢？”他用手扶正背上的步枪，困惑不解地问道。

“等等再看……”谢戈利科夫象呼哧呼哧喘着的马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德国人连头也不回，跑下第一道沟谷。沟那面是黑魆魆一片耕地，这面是乱蓬蓬的艾蒿和稀疏的灌木。阿斯塔霍夫勒住马，往后推了推军帽，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回头看了看其余的人；吐了一口痰，说道：

“伊万科夫，到沟底去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

砖红色脸的伊万科夫，背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拼命舔了舔干硬的嘴唇，策马而去。

“要能抽口烟就好啦，”克留奇科夫用鞭子赶着马蝇，小声说道。

伊万科夫缓步走着，站在马镫上，向洼地里瞭望。他先看见了晃动着长矛尖，后来突然发现德国人拨转马头沿沟坡冲了上来。一个军官姿势优美地举着剑跑在前面。伊万科夫拨转马头的时候，脑海里留下了军官那张没有胡子的阴沉的脸和端庄的骑马姿势。德国人的马蹄声象雹子似地打在他心上。伊万科夫痛切地感到背上有一股刺人的死亡的冷气。他猛然拨转马头，悄悄地跑回来。

阿斯塔霍夫没有来得及放好烟荷包，塞到口袋外面去了。

克留奇科夫一见伊万科夫背后有德国人，就头一个拍马遁去。德国人的右翼斜插过来，拦截伊万科夫，以惊人的速度向他奔去。他一面用鞭子抽马，一面不断回头观看。灰色的脸在一阵阵痛苦地抽搐，眼睛简直要从眼眶子里鼓出来。阿斯塔霍夫伏在鞍子上，跑在他前面。克留奇科夫和谢戈利科夫的马后扬起一股褐色的烟尘。

“不得了！不得了！追上来啦！”伊万科夫的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根本没有想到抵抗；他把肥大的身躯缩成一团，脑袋紧贴在马肩胛上。

一个身材高大、棕红头发的德国人追上了他，用长矛朝他背上刺来。矛尖穿透皮带，斜着刺进体内有半俄寸深。

“弟兄们，回来吧！”伊万科夫疯狂地喊叫着，从刀鞘里拔出马刀。他挡开朝他肋部刺来的第二矛，然后在马镫上立起身来，朝从左边赶来的德国人的背上砍了一刀。他被包围了。一匹高大的德国马用胸部侧撞在他的马上，差点儿把马撞倒，离伊万科夫那么近，他面对面地看到了敌人恐怖可怕的脸。

阿斯塔霍夫第一个赶来救援。德国人把他赶到一旁去。他龇着牙，脸色变得象死人一样，挥舞着马刀，旋风似的在马鞍子上转来转去。敌人的剑尖在伊万科夫的脖子上刺出了一道血痕。一个德国的龙骑兵又从左边凌空冲杀过来，敌人利剑的寒光在眼前闪烁。伊万科夫举刀挡架；刀剑相击，铿然有声，火星飞溅。身后有人用长矛挑起他的武装带，拼命要从他肩上扯下来。一张不很年轻的德国人的激动的长满雀斑的汗脸，在仰起的马头后面闪晃。德国佬下垂的颞骨颤抖着，用剑在胡乱乱捅，想刺中伊万科夫的胸膛。剑够不到，德国人就扔掉剑，从缝在马鞍上的黄色枪套里往外拔马枪，惊恐的深棕色眼睛不停地眨着，盯住伊万科夫的脸。他还没来得及拔出马枪，克留奇科夫的长矛已经隔着马刺在他身上了，德国人撕着胸前的藏青色军服，向后一仰，惊讶地喊道：

“玛恩戈特！”

旁边，八个德国骑兵把克留奇科夫团团围住。他们想活捉他，但是他跃马直立，使出浑身的解数，挥动马刀，左右开弓，直到马刀被打落。他立即从近身的一个德国人手里夺过长矛，象在教练场上一样，挥杀自如。

溃退的德国人用剑来抵挡他的长矛。双方挤在一小块凄凉的粘土耕地上混战、厮杀，风驰电掣，激烈异常。哥萨克和德国人都吓得发了疯，乱刺乱砍：不论是脊背、胳膊、马匹和武器……死亡的恐怖吓得昏头昏脑的马匹横冲直闯，胡里胡涂地倒下去。伊万科夫使自己镇定下来，多次想砍到那个向他袭来的长脸白发龙骑兵的脑袋上，但是马刀碰在钢盔边上，滑开去了。

阿斯塔霍夫冲出重围，鲜血直流，飞奔而去。德国军官在后面紧追。阿斯塔霍夫从肩上扯下步枪，几乎是用枪口紧顶着，把他击毙。这一来使这场殊死格斗的形势急转直下。德国人早已被这阵荒唐的砍杀弄得全都遍体鳞伤，一见军官阵亡，立刻就溃散逃窜而去。哥萨克们没有穷追，也没有在他们背后射击，径直往佩利卡利耶镇的连部驰去。德国人

抬着一个从马上跌下的受伤的同伴，向国境退去。

跑了有半俄里远，伊万科夫在马上摇晃起来。

“我全身……我要摔下去啦！”他勒住马，但是阿斯塔霍夫抖了抖马缰，命令说：

“前进！”

克留奇科夫抹了抹脸上的血，摸了摸胸膛。军服上面透出了斑斑的殷红血渍。

他们来到第二道哨岗驻扎过的那座庄园时就分成两路。

“向右转！”阿斯塔霍夫指着院子外面那个赤扬丛生，碧波荡漾，美丽如画的池塘说道。

“不，向左转！”克留奇科夫固执己见。

于是他们就分道扬镳了。阿斯塔霍夫和伊万科夫到达镇上的时间比较晚。同连的哥萨克们都在镇边等候他们。

伊万科夫扔掉缰绳，从鞍子上跳下来，晃了几晃，倒在地上。

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马刀从他那僵硬的手里拿出来。

一小时之后，差不多全连都来到杀死德国军官的地方。哥萨克脱去他的靴子、衣服，摘下枪，围在一起，看着死人那张双眉紧锁、已经发黄了的年轻的脸。

霍皮奥尔河口镇的哥萨克塔拉索夫，从死人身上解下带着一条银链儿的怀表，当场就卖给了同排的下士。从死者的钱夹子里找到了一点儿钱，一封信，信封里有一绺金色的头发和一张少女的照片，姑娘在骄傲地微笑着。

第九章

事情发生后，论功行赏。克留奇科夫是连长的红人，根据连长的报告，他被奖给一枚乔治十字勋章。而他的同伴却被埋没了。这位英雄被送到师部去，因为彼得堡和莫斯科有势力的贵妇和军官老爷们络绎不绝来观赏这位英雄，索性把其余的三枚勋章也给了他，以壮观瞻，从此他就留在师部闲荡，直到战争结束。贵妇人们惊叹不止，请这个顿河的哥萨克抽高级香烟，吃名贵的糖果，而他哪，开始只会报以大喊大叫，可是后来，在司令部那伙戴军官肩章的马屁大王们的熏陶下，就把这变成收入相当可观的职业：他把自己的“功勋”吹得神乎其神，毫无廉耻地扯谎，而贵妇人们却大加赞赏，用钦佩的目光看着这位哥萨克英雄强盗似的麻脸。这么一来，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很愉快。

沙皇驾幸大本营的时候，克留奇科夫也被送去觐见。棕红头发、睡眼惺忪的皇帝陛下，相马似地把克留奇科夫打量了一番，眨了眨萎顿、肿胀的眼皮，拍了拍他的肩膀。

“哥萨克好汉！”立即就转身对待从官说：“给我一杯矿泉水。”

克留奇科夫的留着一撮额发的脑袋不断地在报纸和杂志上出现。还出了印着克留奇科夫相片的香烟。下诺夫戈罗德的商人送给他一支金枪。

阿斯塔霍夫打死的德国军官身上的制服被剥下来，钉在一块大胶合板上，丰·连年卡姆普夫将军叫伊万科夫和拿着这块木板的副官坐在汽车上，从开赴前线的队伍前面驶过，并作鼓舞斗志、官腔十足的演说。

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些还没有熟练掌握杀戮其同类本领的人们怀着极端的恐怖，在战场上偶然相遇，便厮杀、混战，胡砍乱杀了一阵，自己也人马俱伤，被杀死别人的枪声吓坏了的人们四散逃去，精神受到严重创伤。

这被誉谓“功勋”。

第十章

还没有形成那种漫长、巩固的长蛇似的阵线。国境上只是偶尔发生骑兵的冲突和战斗。宣战后的头几天，德军司令部就伸出了许多触角——精悍的骑兵侦察队，这些侦察队偷偷地绕过我军哨所，侦察军队的部署情况和数目，弄得我们的部队人心惶惶。卡列金将军统率的第十二骑兵师，是布鲁西洛夫指挥的第八军的前沿掩护部队。左边一点，第十一骑兵师在越过奥地利边境后，正向前推进。第十一骑兵师的几支部队攻克了列什纽夫和布罗迪之后，就在原地停下来，——因为奥地利人得到了增援，匈牙利的骑兵经常向我们的骑兵进行奇袭、骚扰，迫使其向布罗迪收缩。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自列什纽夫城下战役后，就被烦人的内心痛楚无情地折磨着。他瘦了很多，体重减轻了。不管是在行军还是休息的时候，不管是在熟睡还是打盹的时候，那个被他在铁栅栏旁边砍死的奥地利人经常在他眼前浮现。他非常频繁地梦见第一次肉搏战的情景，回忆折磨着他，甚至在梦中也感觉到紧握矛杆的右手在痉挛；醒来以后，就驱赶噩梦，用手巴掌遮着眯缝得发疼的眼睛。

马队踏倒已经成熟的庄稼，田野里遍地是有尖钉的马蹄印，仿佛加里齐亚全境都遭过雹灾似的。步兵的沉重的靴子踏硬了大道，踏碎了公路上的石子，踏烂了八月的泥泞。

凡是发生过战斗的地方，大地忧伤的脸上就被炮弹打得麻痕累累；嗜血成性的钢铁碎片，在血泊中生锈。夜晚，地平线上，红霞染遍半天，火光照亮了村庄、市镇。八月里，正当果子成熟和秋庄稼即将收获的时候，天空变得阴沉灰暗，偶尔有个晴天，则暑热蒸腾，令人昏昏欲睡。

八月将尽。果园里的树叶油亮橙黄，果树枝上流出枯萎前红艳的粘液，远远地看去，仿佛果树都遍体鳞伤，正在流血死去。

葛利高里很有兴趣地注视着同连伙伴们的变化。刚从后方医院里回来的普罗霍尔·济科夫脸颊上留下了一个马蹄印，唇角上仍然挂着痛苦和疑惑的神情，小牛犊似的可爱的眼睛眨得更厉害了；叶戈尔卡·扎尔科夫不论在什么场合总要骂一些粗野的下流话，而且比以前更加玩世不恭了。咒骂世上的一切；同村的叶梅利扬·格罗舍夫，本来是正经而又能干的哥萨克，不知道为什么全身变得象木炭一样黑，总在呵呵地傻笑，他的笑声是不由自主的、忧郁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发生了变化，心里也程度不同地滋生着战争播下的悲伤。

团队从火线上撤下来，休整三天，由从顿河开来的援军进行补充。连队正预备到地主的池塘里去洗澡的时候，从离庄园三俄里的车站上驰来一大队骑兵。

等到第四连的哥萨克来到堤边的时候，这支队伍正走下缓坡，现在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是哥萨克骑兵了。普罗霍尔·济科夫正在堤岸上弯着身子脱军服上衣，脑袋刚露出来，抬头一看，大叫道：

“是咱们的人，顿河人。”

葛利高里眯缝着眼睛，看着向庄园开来的纵队。

“补充兵员来啦。”

“大概是补充咱们团队的。”

“一定是把第二期服役的人都征召入伍啦。”

“看见了吗，伙计们？那是司徒潘·阿斯塔霍夫呀！看哪，在第三列！”格罗舍夫大叫道，短促地尖声呵呵笑着。

“把他们哥儿们也给弄来啦。”

“那不是阿尼库什卡吗！”

“葛利什卡！麦列霍夫！你哥哥，就是他，你看出来了没？”

“看出来啦。”

“你得请客，浪荡鬼，是我头一个看出来的。”

葛利高里的颧骨上皱起一片皱褶，仔细打量着，竭力想辨认出彼得罗骑的是什么马。

“买了一匹新马，”他心里想，把视线移到哥哥脸上。从好久前会面以后，哥哥的面容已经大变了：晒得黑黑的，留着剪得短短的麦黄色的小胡子，眉毛也被太阳晒成了银白色。葛利高里摘下制帽，象演习时候一样，挥着一只手，迎上前去。许多半光着的哥萨克也都跟在他后头从堤岸上跑了下去，乱踏着空茎白芷的脆芽和根深茎老的牛蒡花。

补充连绕过果园，向团队驻扎的庄园走去。这个连由一个大尉率领，他已经上了点年纪，身体倒很结实，新剃过头，刮得光光的、威严的嘴角上有几条呆板、坚毅的曲线。

“一定是个哑嗓子的凶狠家伙，”葛利高里心里想，朝哥哥笑着，不时大尉健美的体态，他骑的是一匹凸鼻子的马，显然是加尔梅克种。

“全连！”大尉用纯正的钢嗓子喊道。

“成排纵队，左转弯，开步走！”

“您好啊，亲爱的哥哥！”葛利高里朝彼得罗笑着，高兴、激动地叫道。

“上帝保佑。到你们这儿来啦。喂，怎么样？”“很好！”

“还活着哪？”

“到今儿还活着。”

“咱们全家都问候你。”

“家里的人都好吗？”

“都很健康。”彼得罗把一只手巴掌撑在健壮的、浅红色马身上，全身向后一转，含笑扫了葛利高里一眼，继续向前走去。别人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们的风尘仆仆的脊背把他遮住了。

“你好啊，麦列霍夫！全村都问候你。”

“你也是到我们这儿来的吗？”葛利高里从那一堆金色的额发上认出了米什卡·科舍沃伊，龇牙问道。

“是到你们这儿来的。我们就象母鸡一样来打食啦。”

“够你吃的！当心别叫他们把你吃掉。”

“我们会当心的！”叶戈尔卡·扎尔科夫只穿一件衬衣，提着裤子，一只腿跳着，蹦下堤岸。他歪着身子，撑开裤子，想把一只脚伸进飘晃的裤腿里去。

“好啊，乡亲们！”

“噢噢！原来是扎尔科夫·叶戈尔卡。”

“喂，你这匹儿马，难道前腿被拴起来了没？”

“我母亲好吗？”

“还活着哪。”

“我们给你带来她的问候。可是没有带礼物——因为太重啦。”叶戈尔卡脸上带着很严肃的表情听完了回答，就光着屁股坐到草地上，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自己伤心的样子，哆嗦得厉害的腿怎么也穿不进裤管里去。在漆成浅蓝色的围墙外面，站了一群半裸的哥萨克；连队——从顿河开来的补充队——顺着对面栽着两行栗子树的大道走进院子。

“老乡，好啊！”

“喂，你就是亲家亚力山大吧！”

“是他。”

“安得烈扬！安得烈扬！你这个大耳朵鬼，不认识我啦？”

“喂，老总，你老婆给你带好来啦！”

“基督保佑。”

“有个叫鲍里斯·别洛夫的在什么地方啊？”

“哪一连的？”

“大概是第四连。”

“他是什么地方人？”

“是维申斯克镇河湾村人。”

“你找他有什么事？”又有第三个人插进了这短促的对话。

“当然有事啦。我给他捎来一封信。”

“老兄，前天在赖布罗迪城下阵亡啦。”

“是吗？……”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一颗子弹打进他的左胸脯里。”

“你们这儿有黑河人吗？”

“没有，往前走吧。”连队的尾部也进了院子，列队停在院子中间。池塘堤岸上又聚满了回来洗澡的哥萨克。过了不大工夫，刚刚开到的补充连的人也来了。葛利高里和哥哥并排坐下来。堤岸上的粘土散发着浓重的霉湿的气味。岸边浑浊的池水泛着青草似的碧绿光波。葛利高里一面用指甲挤着衬衣缝和褶子里的虱子，一面说道：

“彼得罗，我心里痛苦死啦。现在我就象个半死不活的人……好象上磨磨过，把我磨碎了，又吐了出来。”他的声音幽怨、颤抖，额角添的一条新的黑皱纹（彼得罗直到现在才恐怖地注意到它）斜横在额角上，这条皱纹使葛利高里的面貌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有点儿吓人，显得非常陌生。

“这是怎么回事？”彼得罗脱着衬衣问道，露出脖子周围有一圈整齐的日晒黑印的洁白的身体。

“听我说，就是这么回事，”葛利高里急促、愤愤地说道，“他们唆使人们到处互相杀戮！简直变得比狼还凶残。哪里都是仇恨。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去咬人一口——这个人立刻会发疯。”

“你……杀过人了么？”

“杀过！……”这两个字葛利高里几乎是大声喊出来的，他把衬衫揉成一团，扔在脚边，然后，用手指头捏了半天喉咙，好象是在把卡在那里的词句顺下去似的，眼睛向旁边看着。

“说下去！”彼得罗命令道，同时把脸掉过去，怕跟弟弟的视线相

遇。

“良心在折磨我。我在列什纽夫城下用长矛刺死过一个人。那是正在火头上……非这样做不可……可是我为什么要砍死这个人呢？”

“怎么啦？”

“还怎么啦，白杀了一个人，就是为了他，这个混蛋，我的良心在受折磨，夜里总梦见他，这个混帐。难道是我的错吗？”

“你还不习惯。用不了很久，就会习以为常了。”

“你们连——是补充连吗？”葛利高里问道。

“为什么？不是，我们已编入第二十七团。”

“我还以为你们是来补充我们的呢。”

“我们这一连分配到一个步兵师去，我们就是去追赶那个师的，不过补充队也和我们一块儿来啦，把些青年人送来补充你们的队伍。”

“原来这样。好，咱们洗个澡吧。”

葛利高里脱掉裤子，匆匆走到堤坝顶上，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背略微有点驼，但是身材很匀称，彼得罗觉得分别以来，他显得老了。他伸出两只手，脑袋朝下，跳进水里；浓重的绿波在他身上合拢后，又分成了两道水波，扩散开去。他向一群正在池塘中哈哈大笑的哥萨克们游过去，用手掌亲热地拍着水面，懒洋洋地划动着肩膀。

彼得罗费了半天工夫才把贴身的十字架和缝在母亲的祝福袋上的咒文摘下来。他把挂链儿塞到衬衣下面，露出一种恐惧的憎恶神情走下水去，水漫到他的胸部和肩部，他叫了一声，往水里一扎，游起来，向葛利高里追去；他们相隔一段距离，同向对岸灌木丛生的沙滩游去。

游泳使葛利高里的头脑逐渐清醒，心情平静下来，他已经不象刚才那样热情奔放，一面挥手击水，一面沉着地说道：

“虱子要把我吃掉啦。非常想家。现在要是能回去一趟多好啊：要是生着翅膀的话，我一定飞回去。就是看一眼也好啊。喂，家里怎么样？”

“娜塔莉亚在咱们家呢。”

“啊？”

“她很好。”

“父亲和母亲怎么样？”

“很好。但是娜塔莉亚一直在等着你哪。她相信，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葛利高里打了一下响鼻，默默地把灌进嘴里的水吐出来。彼得罗扭过头来，想看看他的眼睛。

“你在信里问候她一句也好嘛。这个女人是为了你才活着的呀。”

“她怎么的……还盼着破镜重圆吗？”

“这怎么说呢……人总要有点儿盼头才能活下去呀。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娘儿们。很正派，守身如玉。什么风流放荡或者别的什么——这种事她根本不沾边儿。”

“她应该嫁人嘛。”

“你这话说得真怪！”

“一点也不怪。应该这样。”

“这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

“杜妮亚什卡呢？”

“已经快做新娘啦，兄弟！在这一年里，她长高了很多，你快认不出啦。”

“噢，”葛利高里高兴起来，惊讶地说。

“真的。她要出嫁啦，可是咱们连胡子尖也沾不着一滴酒。也许还会被敌人杀掉，这帮坏蛋！”

“这太容易了啦！”

他们爬到沙滩上，并排躺下，用两肘撑着身子，在烈日下晒着。米什卡·科舍沃伊从水里探出半截身子，从旁边游过去。

“葛利什卡，到水里来！”

“我躺一会儿，等等再去。”

葛利高里在用沙土埋着一只甲虫，问道：“听到阿克西妮亚什么消息没有？”

“宣战以前，我曾在村子里看见过她。”

“她到那儿去干什么？”

“到她男人那儿去拿东西。”葛利高里咳嗽了一声，用手巴掌刮了一堆沙土，把甲虫埋起来。

“你没有跟她说话吗？”

“只是问候了一下。她的样子很丰满，很快活，大概吃地主的饭吃得很舒服吧。”

“司捷潘怎么样？”

“把她剩下的一点东西都给她啦。圆满收场。不过你可要小心他。防备着点儿。有几个哥萨克告诉我说，有一回司捷潘喝醉了酒，威吓说：在第一次战斗中——就给你一枪。”

“我知道……”

“他饶不了你。”

“我知道。”

“我新买了一匹马，”彼得罗改变了话题。

“卖了几头牛吧？”

“把些老牛卖啦。总共卖了一百八十卢布。马是一百五十卢布买的。这匹马还不错。在楚茨坎买的。”

“庄稼怎么样？”

“很好。可惜还没有收割完，就把我们征召来啦。”谈话转到家务方面，气氛就缓和下来。葛利高里贪婪地听着家里的消息。这会儿他全神贯注的就是这些消息，这使他又变成象从前那个倔强、朴实的小伙子了。

“好，咱们凉快凉快——就穿衣服吧，”彼得罗抖着身子，从湿肚皮上往下拂着沙土，提议说。他的背上和胳膊上都起了些小泡。

哥萨克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了池塘。在花园和庄园院子中间的木栅旁边，司捷潘·阿斯塔霍夫追上了他们。他一面走，一面用小骨头梳子梳着披散下来的额发，把它们塞到帽沿下；他跟葛利高里走齐了。

“你好啊，朋友！”

“你好。”葛利高里停住脚，用有些发窘的、略感负疚的目光迎着他说。

“没有忘记我吧？”

“差不多要忘啦。”

“我可是牢记着你哩，”司捷潘嘲笑说，脚不停地走了过去，抱住了走在前面、戴着下士肩章的哥萨克的肩膀。

天刚黑下来，师部来电话，命令全团开赴前线。团队在一刻钟内准备就绪；这支刚刚补充了新兵的队伍唱着歌去堵塞前线上一个被匈牙利骑兵冲破的缺口。

分别的时候，彼得罗把一张折成四折的纸片塞到弟弟手里。

“这是什么？”葛利高里问道。

“我给你抄了一个咒文。你拿去……”

“有用吗？”

“别开玩笑，葛利高里！”

“我不是开玩笑。”

“好吧，再会，弟弟。祝你健康。你不要冲到别人的前头去，不然的话，死神可是专门找急性人！多多保重！”彼得罗喊道。

“那还要咒文干什么呢？”

彼得罗挥了挥手。

一团人马一直走到十一点钟，也没有采取任何警戒措施。后来，各连的司务长才跑着传达命令：尽可能不出声行进，禁止吸烟。

信号弹在远处的树林上空飞起，冒着紫色的烟雾。

第十一章

一本橡树皮颜色的羊皮封面的笔记本。笔记本的角已经磨坏、折断了：它在主人的口袋里已经装了很久。每页上都写满了斜花体字……

……不久以前产生了这种和纸笔打交道的欲望。我想写得象大学生日记一样。首先要写她：二月里，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她的同乡、大学生博亚雷什金介绍我跟她认识了。我是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他们的。博亚雷什金给我们介绍说：“这位小姐是我们同乡，维申斯克镇的。季莫费，你要爱她，珍惜她吧。丽莎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姑娘。”我记得，我很郑重地说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并把她那柔软的、出汗的手掌握在手里。我就这样认识了伊丽莎白·莫霍娃。我第一眼就看出，她是个放荡的姑娘：这种女人的眼睛总爱自作多情。我不得不承认，她给我的印象不佳：首先就是那热乎乎、汗漉漉的手巴掌。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谁的手会出这么多汗；其次是眼睛，说实在的，是一对美丽的眼睛，带点儿胡桃颜色，但是同时却又令人感到很不愉快。

瓦萨，我的好朋友，我特地注意修词，甚至写得十分逼真，为的是等这本日记寄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你手里的时候（我是想：等到我和伊丽莎白·莫霍娃的风流韵事收场后，就把日记寄给你。当你读这份实录时，准会得到极大的享受），能使你对事情经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将逐日予以记录。好，书归正传，我就这样和她认识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同去看一部哀艳的影片。博亚雷什金没有说话（他牙疼，说是一个“臼齿”坏啦），我谈得也很勉强。原来我们是同乡，是邻镇的，于是我们就谈起草原美景以及其他等等，等等，谈了一阵以后，就又冷场了。如果说，我是乐于沉默的，那么她对我们废话告绝后的冷场，也毫未感到什么不舒服。我从她的话里知道，她是医科二年级的学生，出身于商人家庭，喜欢喝酩茶，爱吸阿斯莫洛夫工厂的烟草。你看，关于如何认识这位生着胡桃色眼睛的少女的材料真是太贫乏了。在分别的时候（我们送她到电车站）她请我们到她那里去玩。我把地址记了下来。我打算四月二十八日去看她。

四月二十九日

今天到她那里去过，她请我喝茶和吃带馅的酥糖。其实，她是个好奇的姑娘。说话很刻薄，样子也还聪明，只是她身上散发着强烈的阿尔志跋绥夫式人物的气味，老远就可以闻到。从她那里回来已经很晚了。吸了很多纸烟，想了许多与她毫不相干的事儿，——特别是想到钱。我的衣服已经穿得太旧了，可是却没有“资本”去更新。总之——简直糟透啦。

五月一日

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很值得纪念的。这是我们在索科尔尼基与人无损地消磨时光的时候遇到的事情：警察和一队约二十人的哥萨克正在驱散工人“五一”示威游行队伍。一个喝醉了的工人用棍子打了哥萨克的马一下子，这个哥萨克就抡开鞭子抽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鞭子叫作

阿斯莫洛夫是当时罗斯托夫的烟草厂主。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是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颓废派作家。

“钩鞭”，要知道它本来的名字已经很好啦，何必多此一举呢？……）我走过去，加以阻止。说句良心话，是一种最高尚的情操驱使我去干的。我干预其事，对那个哥萨克说，他不过是一只蠢鸟，还说了些别的话。那家伙举起鞭子，想要抽我，但是我非常强硬地说，我本人就是卡缅斯克镇的哥萨克，我可以照样回敬他，叫他知道点儿厉害。原来这是个好心肠的哥萨克，还很年轻；显然兵役还没有把他折磨得麻木不仁。他告诉我，他是霍皮奥尔河口镇的人，而且是拳击能手。我们和和气气分手了。如果他跟我动起手来，那就非打不可了，也许还会发生以我的身份来说，更糟糕的蠢事。我出面干预此事，是因为伊丽莎白在我们这伙人中，她在场使我产生了一种十分幼稚的想当“英雄”的愿望。我亲眼看到自己变成了一只发怒的公鸡，并且觉得制帽下面长出了一个看不见的红鸡冠子……你看我胡闹到什么地步啦！

五月三日

真想狂饮一通。最糟的是没有钱。裤子已经破得一塌糊涂，到处是裂缝破口，就象熟透了的顿河左岸产的西瓜一样。原希望裤子的缝线还不至于开裂——是不切实际的，就象不能指望把已经崩裂的西瓜再缝合起来一样。沃洛季卡·斯特列什涅夫来呆了一会儿，明天要去听课了。

五月七日

收到父亲寄来的钱。在信里把我臭骂了一顿，而我竟无动于衷。老爸要是知道他的儿子已经道德败坏，不可救药……我买了一套衣服。就连马车夫都注意起我的领带来了。在特维尔大街的理发店理了发。从那里走出来，我简直变成一个新来的殷勤店伙了。在胜利花园街角上，警察朝我一笑。真是调皮鬼！要知道，我现在这副打扮准有什么和他相同的地方吧？可是三个月以前呢？不过，翻这些旧帐干什么……偶然在电车窗口里看见了伊丽莎白。她摇晃着手套笑了笑。我是什么样子呢？

五月八日

“不论老少，都逃不脱爱情的神矢。”我心里想着塔季扬娜的丈夫那张长得象炮口似的大嘴。我非常想从楼座里对准他的嘴啐一口。可是我一想起这句唱词，特别是：“都逃不脱”这几个字——我的颞骨就抽搐起来，想打呵欠，可能是一种神经质吧。

不过我是在正当年的时候谈恋爱的。我写着这几行字，头发都竖起来了……到伊丽莎白那里去过。我修词讲究地绕着弯儿讲起来。她装作不懂的样子，想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去。是不是时机还不成熟？唉，真见鬼，这套衣服把事情全弄糟啦！……我对着镜子照了照——嘿，什么仙女也要拜倒在我脚下：我想，现在不说，尚待何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合理的念头在我脑子里占了优势。如果现在不提出求婚，那么过两个月以后可就晚啦；裤子一穿旧，什么都完啦。我一面写，一面觉得自己真了不起：在我身上明显地具备了我们的时代最优秀人物的一切最美好的情操。这里既有火热的爱情，又有“理智的坚定的声音”。各种

哥萨克以及其他山人用的一种短粗的鞭子，样子象俄文字母 Γ ，称为“钩鞭”。

这是指柴可夫斯基根据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同名歌剧中塔季扬娜的丈夫格列明公爵的咏叹调中的一句歌词。

塔季扬娜是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角。

高尚情操，外加其他可敬品质的大杂烩。

我竟未能完成向她进攻的准备工作。房东太太打乱了我的计划，她把她叫到走廊里去，我听见房东太太向她借钱。她拒绝了，但那时候她手里是有钱的。这一点我确实知道，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她用真诚的声调拒绝时的脸色和她那胡桃色的一片挚情的眼睛。向她倾吐爱情的愿望消失了。

五月十三日

我完全坠入情网。这是不容怀疑的了。各种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明天我就去求爱。不过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

五月十四日

事情突然急转直下。下着雨，是一个温暖、愉快的日子。我们在莫霍夫街上漫步，斜风吹着，细雨洒在人行道的石板上。我喋喋不休，她却低头不语，默默地走着，好象是在想心事。一道道的雨水从帽子上流到她的脸颊上，她的样子美极了。现在把我们的谈话写在下面：

“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我已经向您倾诉了我的衷情。现在该你说话啦。”“我不十分相信您的感情是真实的。”我愚蠢之至地耸了耸肩膀，而且胡说了些什么我可以发誓以及诸如此类的昏话。她说：“您听我说，您那滔滔不绝的情话倒象是出自屠格涅夫的人物之口。其实，完全可以说得简单一点。”

“再简单也没有啦。我爱您。”

“这有什么呢？”

“请您说句话吧。”

“您是想要我答应您的请求吗？”

“我希望您回答我。”

“您知道，季莫费·伊万诺维奇……我又能对您说些什么呢？您有点儿讨我喜欢……您的个子真高。”

“我还可以长嘛，”我保证说。

“但是我们相知得太少，而且思想感情的共同性……”

“咱们在一块儿吃上一普特盐，就会彼此了解得更多啦。”她用粉红色的手掌擦了擦湿淋淋的脸颊，说道：“那好，我们一言为定。同居一个时期再看。不过您要给我一点儿时间，我好结束旧情。”

“他是谁？”我有兴趣地问道。

“您不认识他。是一个医生，性病专家。”

“您什么时候才能脱身。”

“我希望能在星期五以前。”

“咱们要在一块儿住吗？就是说要住在一个住所里吗？”“是的，这样大概更方便些。请您搬到我这里来。”

“为什么？”

“我的住所很舒适。很干净，房东太太也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

我没有反对。我们在特维尔街口上分手。我们热烈接吻，使一位过路的太太大吃一惊。

来日将何以飨我？

五月二十二日

我正过着蜜月生活。蜜月情绪今天蒙上了一层阴影：丽莎要我换换内衣。的确，我内衣旧得太不象样子了。可是钱，钱……我们过日子花费的是我的钱，而我那点儿钱本来就少得可怜。只好找点儿工作干了。

五月二十四日

今天我决定给自己买内衣，但是丽莎却使我花了一笔意想不到的钱。她非要到高级餐馆里去吃一顿不可，还要买一双丝袜。饭吃了，袜子也买了，但是我陷入绝望：我的内衣呢，也飞了！

五月二十七日

她正在把我吸干。我已经枯萎得象棵光秃秃的向日葵秆子。这哪儿是个娘儿们，简直是烈火。

六月二日

今天我们九点钟醒来。我有一种抖动脚趾头的坏习惯，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她揭开被子，把我的脚打量了半天。观察的结论是：

“你这简直不是脚，而是马蹄子。比马蹄子还糟！”她象发疟疾似的嫌恶地耸了耸肩膀，用被子紧裹着身子，脸朝墙背过去。

我被弄得很尴尬，蜷起腿来，推了推她的肩膀。

“丽莎！”

“别动我！”

“丽莎，这可太不象话啦。我无法改变自己脚的样子嘛，要知道脚是不能定做的呀，至于脚上长满了汗毛，那是因为汗毛这玩意儿就是这么讨人嫌，它到处乱长。你是学医的，应当懂得自然发展规律嘛。”

她把脸掉过来朝着我。胡桃色的眼睛里露出了凶相，闪着巧克力色的冷光。

“请您今天就去买除汗粉，您脚上有一股尸臭味儿！”

我很有道理地指出，她手掌上也经常是汗淋淋的。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我的心（如果用华丽的“文体”写的话）罩上了一层阴影……

六月四日

今天我们在莫斯科河上划船。共同回忆顿河的田园风光。伊丽莎白举止轻佻：她总是挑我的毛病，有时候简直很粗暴。如果我也用同样态度对待她，那就意味着决裂，而这是我不希望发生的。尽管一切如此，我却越来越迷恋她了。她只不过是娇宠坏了的女人。要从根本上改变她的性格，我怕我的影响是不够的。她是一个可爱的、轻浮姑娘。而且是个见过世面的姑娘，这在我只是听人讲过而已。回家的路上，她把我拉进药房里去，她笑着买了些滑石粉，还买了些别的鬼东西。

“这是为你除汗臭用的。”

我很潇洒地鞠了一躬，并向她道谢。

很滑稽，但是确系如此。

六月七日

她的才智真是可怜得很。但是在其他方面，她却无所不通。

每天临睡的时候我要用热水洗脚，还要洒香水和撒些什么讨厌的粉末。

六月十六日

她变得日益令人难于忍受。昨天她又大闹了一通。跟这样的女人很

难共同生活下去。

六月十八日

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志趣各异。我们结合的基础是床铺。毫无内容的生活。

今天早上，去面包铺之前，她在我的口袋里掏钱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小本子。她抽了出来。

“你要这玩意儿干什么？”

我急得浑身似火烧。如果她翻看一两页可怎么办呀？我回答了她，而对自己的声调竟那么自然感到十分惊奇，我说：

“做数学演算用的。”

她冷淡地把笔记本塞回口袋，走出去了。应该小心一点。私下里的俏皮话，要不被外人看到才好。

这将是我的朋友瓦萨快乐的源泉。

六月二十一日

伊丽莎白简直使我吃惊。她才二十一岁。怎么来得及堕落到这种地步呢？她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她怎样受的教育，是谁把她教养大的？这都使我很感兴趣。她非常漂亮。她为自己美丽的身材感到很自豪。她除了自我崇拜外，别的一无所长。我曾多次试图跟她严肃地谈谈……但是说服一个旧教徒，使她相信没有上帝，比改造她恐怕要容易得多。

同居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和无聊。但是我还是把决裂拖延下来。我承认，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她的。她已经长在我的心上了。

六月二十四日

其实事情简单得很。今天我们坦率地谈了谈，她说，我不能使她在生理上得到满足。决裂虽然还没有正式完成，但是顶多也只能再拖一两天。

六月二十六日

最好配给她一匹哥萨克的公马。

配给她一匹公马。

六月二十八日

和她分手时我是痛苦的。她象水草似的缠住了我。今天我们坐车到麻雀山去玩。她在饭店单间里靠窗坐着，太阳透过屋檐上的镂花直射在她的一绺鬃发上。赤金色的头发。请欣赏这一片诗情画意吧！

七月四日

我抛弃了工作。伊丽莎白抛弃了我。今天我和斯特列什涅夫一起喝啤酒。昨天我们喝伏特加。象一切有教养的人一样，我和伊丽莎白有礼貌地分手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圆满收场。今天我在德米特罗夫卡看见她正和一个穿马靴的青年在一起。矜持地回答我的敬礼。日记到此也该结束了——源泉已经枯竭了。

七月三十日

突然我又意想不到地拿起笔来。战争。爆发了兽性的狂热。在一俄里以外就可以闻到从每顶礼帽里散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恶臭，就象从长了蛆的狗身上散发出来的一样。别的小伙子们都愤怒异常，而我却很高兴。我怀念……“失去的天堂”，我的心忧伤。昨夜梦中，与伊丽莎白恍惚相遇。残梦萦回。无计遣愁。

八月一日

尘世烦扰，我已厌倦。往事不堪回首，愁上心头。我在吸吮忧愁，就象婴儿吮吸奶头一样。

八月三日

有办法啦！上前线打仗去。荒唐吗？很荒唐。不感到害臊吗？

算了吧，要知道我是别无他路啦。能有点别的感受也好嘛。而这种厌世情绪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是不是在衰老呢？

八月七日

这是在火车里写的。列车刚刚驶出了沃罗涅什。明天在卡姆斯克下车就到家啦。我下定决心：要为“信仰、沙皇和祖国”而战。

八月十二日

为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送会。村长喝得醉醺醺的，发表了一篇很有煽动性的演说。后来我小声对他说：“您是个傻瓜，安德烈·卡尔波维奇！”他大吃一惊，气得脸都青了。他咬牙切齿地说：“还他妈的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哪，您是不是我们在一九一五年拿鞭子抽过的那种人呀？”我回答说，“遗憾得很，我不是那种人。”父亲哭了，跑过来亲我，可是满脸都是鼻涕。可怜的、亲爱的爸爸呀！你要是处在我的地位就好了。我开玩笑地向他建议，要他和我一块儿到前线去，他惊叫道：“你怎么啦，家里谁来管呀？”明天我就到车站去。

八月十三日

有的地方，田里还有未收割的庄稼。小土岗上有很多肥大的土拨鼠，很象廉价石印照片上英雄科济马·克留奇科夫的长矛上挑着的德国人。我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攻读过数学和其他等等的高等科学，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成为这样一个“沙文主义者”。将来我编进团队，一定要和哥萨克们好好谈谈。

八月二十二日

在一个车站上，我看见了第一批俘虏。一个身材匀称，象运动员似的奥地利军官，被押向车站来，两个在月台上散步的姑娘朝他笑了笑。他一面走着，一面很熟练地向她们鞠躬，并报以飞吻。

尽管已经成了俘虏，但是脸仍然刮得很光，也没忘了向女人献殷勤，黄皮绑腿擦得锃亮。我目送着他：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和蔼可亲。遇上这样的敌人——怎么也举不起马刀。

八月二十四日

难民，难民，难民……所有的轨道上都停满了载着难民和步兵的列车。

开来第一列救护列车。停站的时候，从车厢里跳下一个年轻的步兵。脸上扎着绷带。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是被榴霰弹炸伤的。这家伙高兴得要命。大概用不着再服兵役啦。炸坏了一只眼，他还笑呢。

八月二十七日

我来到了自己的团。团长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儿。是个顿河下游的哥萨克。这儿已经闻到了血腥味儿。听说后天就要上火线。我们三连三排——都是康斯坦丁诺夫斯克镇的哥萨克，都是些粗卤的小伙子。只有

一个爱说笑话和唱歌。八月二十八日我们正开赴火线。今天那边轰隆响得特别厉害。仿佛是大雨将至，天边雷声隆隆。我闻了闻：是不是有阴雨的气味？但是天晴得象缎子一样，万里无云。

昨天我的马瘸了，因为腿在军用厨车的轮子上碰伤了。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有趣，我简直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八月三十日

昨天没有工夫写。现在我骑在马上写。摇摇晃晃，铅笔划出的字是那么难看、奇特。我们三个人一同拿着草绳去割草。

现在弟兄们正在捆草，我趴在地上“补记”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司务长托洛孔尼科夫派我们六个人去侦察（他蔑视地称我为“大学生”：“喂，大学生，你的马掌要掉啦，难道你没有看见吗？”）。我们走过一个烧毁殆半的市镇。天气酷热。人马都大汗淋漓。哥萨克们在夏天还要穿呢裤子，真是糟糕得很。在小镇外的壕沟里，我看到了第一个被杀死的人。一个德国人。膝盖以下都耷拉在壕沟里，仰面躺在那里。一只手压在背下。另外一只手里握着一个步枪弹梭。身边却没有步枪。这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现在一想起来，就有一股凉气顺肩膀爬……他的姿势仿佛他垂腿坐到沟边，然后就仰卧休息。灰色的军服，钢盔。可以看到象花瓣一样薄薄的皮里子，就象为了不使烟草洒出来的包烟纸一样。这第一个印象就把我吓呆了，连脸是什么样子都记不清楚了。只看见一群在他那枯黄的额角上和眯缝着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眼睛上爬的大黄蚂蚁。哥萨克们从他旁边走过的时候都画十字。我看了看从军服右方渗出一片血迹。子弹是从右肋穿过的。走过他身旁的时候，又看见了子弹从左面钻出的地方，——也有一块血迹，地上流的血更多，军服也都碎成了片。

我浑身哆嗦着，从他旁边走过去，事情就是这样……

绰号叫“逗乐儿”的中士，想要使我们的低落的情绪振作起来，便讲起猥亵的故事来，可是他的嘴唇却在颤抖……

离开小镇半俄里路地方——有一堵烧毁的工厂的墙壁，墙是红砖砌的，上端已经被烟熏黑。我们害怕沿着大路直走，因为废墟就在路边，我们决定绕着它走，我们刚离开大路，这时候就从那里向我们开起枪来。真是太丢脸啦，第一声枪响，我就吓得差点儿从马上摔下来。我抓住鞍头，不由自主地弯下身子，拉住马缰绳。我们从那条横着德国人尸体的壕沟旁边驰过，向小镇跑去，直到市镇已经落在后面，大家才清醒过来。然后我们又折了回去。下了马。留两个人看守马匹，我们四个人就向镇边上的那道壕沟走去。弯着腰在沟底走。老远我就看到那个被打死的德国兵穿着短筒黄皮靴，从膝部弯下来的两条腿。我憋着气从死尸旁边走过，就象从一个睡着的人的身旁走过，怕惊醒他似的。他身下是一片被压倒的湿润的青草……

我们在壕沟里卧倒，几分钟后，从焚毁的工厂废墟后面，鱼贯驰出了九个德国枪骑兵……我是从他们的军服上辨认出来的。他们的军官跑出了几步，用难听的喉音喊了句什么话，于是他们这一队人就向我们这个方向驰来。弟兄们叫我去帮他们捆草。我走过去。

八月三十日

我想把我第一次朝人开枪的情况全都告诉你。这是在德国枪骑兵向

我们跑来的时候发生的（他们的灰绿色军服，象蜥蜴颜色、闪闪发光的漏斗形高筒军帽，系着小旗晃动的长矛，现在依稀在我的眼前浮动）。

枪骑兵骑的都是深褐色的马。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视线移到壕沟的土背上，看到了一个不大的碧绿色甲虫。我眼看着它变得越来越大，大得吓人。它摇动着草茎，象个巨人似的，向我的胳膊肘爬过来，——我正把两肘撑在壕沟边干硬的大粒黄土上，——顺着我的保护色军便服袖子向上爬，迅速地爬到步枪上，又从枪筒爬到皮带上。我在注视着甲虫的旅行，这时听到中士“逗乐儿”撕破嗓子喊道：“开枪呀，您怎么啦？！”

我把胳膊肘放稳，眯缝起左眼，我觉得我的心膨胀起来，也变得象那个碧绿的甲虫那样大。准星在瞄准器方框里的灰绿色军服背景上哆嗦着。

“逗乐儿”在我身旁开了一枪。我扳了一下扳机，就听见了我的枪弹飞出去的咝咝声。大概是我瞄得太低了，子弹反跳了几下，在土堆上掀起了一股尘埃。这是我第一次朝人开枪。我没有瞄准，又盲目地放了一梭子子弹。我最后一次扳动枪栓，只听见喀嚓响了一下，我忘记已经没有子弹了，直到这时候我才看了看德国人。他们仍然那么整齐地向后跑去。军官跑在最后。他们一共九个人。我看见了军官的深褐色马的身影和枪骑兵高筒军帽金晃晃的帽尖。

九月二日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有一段描写两军对阵中的界限的文字——仿佛就是生与死的未知界限。尼古拉·罗斯托夫所在的那个骑兵连开始冲锋了，于是罗斯托夫就有意识地在确定着这条界限。我今天特别清楚地记起了小说的这一段，因为我们今天黎明向德国骠骑兵进行了冲锋……从早晨起，他们的部队就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进攻我们的步兵。我看到我们的步兵战士——大概是第二四一和第二七三兵团，——惊慌逃窜的情景。因为他们两个团曾在没有炮兵掩护的情况下发动过一次进攻，被敌人的炮火击退，约三分之一的部队被歼，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毫无斗志。德国骠骑兵正在追击我们的步兵。所以隐蔽在林中小道上作预备队的我们团这时候奉命投入战斗。我记得事情是这样的。凌晨两点多钟我们从特维什奇村出发。黎明前的黑暗显得特别浓重。松针和燕麦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团队以连为单位在行进。从村路上向左转，踏着麦田走去。马一面走一面打响鼻，马蹄踏落燕麦上的大颗露珠。

穿着军大衣还觉得有点凉。团队在田地里走了很久，已经过了一小时，从团部跑来一个军官，把命令传达给团长。我们的老头子用不满的声调下达了命令，于是团队就来了一个直角大转弯，开进树林子里去。我们变成排纵队，挤在狭窄的林间小路上。战斗正在我们左方的什么地方进行。德国的炮兵在进行炮击。从炮声判断，大炮的门数相当可观。爆炸声震天动地；好象我们头顶散发着香气的松针正在燃烧。日出之前，我们只是这炮轰的听众。后来响起了有气无力、非常可怜的干巴巴的“乌拉”声，——接着是一阵划破寂静的清脆的机枪扫射声。这时我万念丛生；但是我唯一能象图画似的清楚明确想象的，——就是排成散兵线进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尼古拉·罗斯托夫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人物。

攻的我们步兵战士的各种各样的脸谱。

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戴着象多层薄饼似的保护色军帽、穿着笨重的不到膝盖的步兵皮靴的笨拙的灰色人形，在秋天的土地上乱踏着；听到了德国机枪在把这些汗流满面的活人变成了死尸时的嘎嘎笑声。两个团被击溃，士兵们扔掉武器向后窜逃。一个德国骠骑兵团紧追在他们身后。我们位于他们的侧翼，距离三百沙绳，甚至不到三百沙绳。一声令下，我们立刻摆好了阵势。我只听见了一句冷冷的、沉甸甸的象马嚼环似的命令：“前——进！”于是我们飞驰前去。我的马的耳朵紧紧地抵在一起，好象就是用手也难以把它们分开。我不时回头看看——团长和两个军官就在我身后。现在我看到了那条界限，生与死的界限。这就是那伟大的疯狂的瞬间！

德国骠骑兵的队伍混乱了，溃退了。我眼看着切尔涅佐夫中尉砍死了一个德国骠骑兵。还看见六连的一个哥萨克在穷追德国人，发疯似的在砍他的马。乱刀之下，马皮横飞，宛如一块块的破布……不，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叫不出名字来的！战斗结束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切尔涅佐夫脸上的表情——聚精会神，沉着愉快，——仿佛是坐在牌桌上玩扑烈费兰斯牌，哪里象个骑在马上，刚砍死过人的样子。切尔涅佐夫中尉一定会大有出息。他非常能干！

九月四日

我们在休整。第二军的第四师正开赴前线。我们驻扎在科贝林诺镇。今天早上，第十一骑兵师的队伍和乌拉尔的哥萨克，强行军开过市镇。西方的战斗正酣，炮声隆隆。饭后，我到后方医院去。正好有辆运伤兵的大车驶来。几个战地护士正在笑着卸一辆四轮马车。我走过去，看见一个麻脸的高个子步兵，不断呻吟着，笑着，由护士搀扶着走下车来。他朝我喊道：“你瞧，哥萨克小家伙，他们象炒爆豆似地朝我的屁般打来。中了四颗榴霰弹。”卫生员问道：“炮弹是在你身后爆炸的吗？”“是在身后，我是倒退着向敌人进攻的呀。”从小土房里走出一个女护士。我看了她一眼，浑身哆嗦了一下，我急忙靠在大车上。她太象伊丽莎白啦。也是那样的眼睛，脸盘，鼻子，头发。就连声音也象。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吧？现在我大概会觉得任何一个女人都很象她。

九月五日

马拴在系马桩上喂了一昼夜，现在我们又开赴前线了。我已经疲惫不堪。号兵吹起上马号。此时此刻，向谁开枪，我都高兴！……

连长派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到团部去联络。路过不久前发生过战斗的地方，葛利高里看见公路边上有个被打死的哥萨克。淡黄色头发的脑袋紧贴在马蹄踏碎的公路碎石子躺在那里。葛利高里跳下马，捂住鼻子（从死人身上散发刺鼻的恶臭），搜了搜他身上。在裤子口袋里发现了这个小笔记本、半截化学铅笔和一个钱包。他摘下死人身上的子弹盒，匆忙朝那惨白、湿漉漉的、已经开始腐烂的脸瞥了一眼。太阳穴和鼻梁都潮乎乎的发霉变黑、长毛了，前额上，凝神呆思的斜纹里落满了黑色的尘土。

葛利高里用一条从死者口袋里找到的麻纱手绢盖上他的脸，便向团部驰去，不时回头看看。在团部里他把这个小本子交给了团部的文书们，于是他们就挤在一起一面读着这本日记，一面嘲笑它的主人短促的一生

及其对人世的迷恋。

第十二章

第十一骑兵师攻克列什纽夫后，且战且走，经斯坦尼斯拉夫奇克、拉济维洛夫、布罗迪等地，于八月十五日来卡到卡緬卡—斯特魯米洛沃城下，摆开了阵势。大部队从后面开来，大量的步兵队伍在往重要的战略地带集结，各级指挥部和辎重队都拥挤在铁路枢纽站上。一条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战线从波罗地海伸延开去。在各级指挥部里制订着大规模进攻计划，将军们在辛勤地研究地图，传令兵在奔驰传送战斗命令，千千万万的士兵在走向死亡……

根据侦察兵报告，敌人的一支强大骑兵部队正在向城市移动。在大道旁的小树林里已经发生了多次冲突，哥萨克侦察队和敌人的侦察兵发生过遭遇战。

麦列霍夫·葛利高里自从和哥哥分别以后，在全部行军的日子，一直想了结自己的痛苦思虑，恢复原先的平静心境，但是却找不到精神支柱。最近到达的几个补充连里，有些第三期征召的哥萨克分配到本团来了。其中有个卡赞斯克镇的哥萨克——阿列克谢·乌留平——编到葛利高里所在的排里。乌留平个子很高，背微驼，下颚骨特别突出，留着象加尔梅克人的小辫子似的胡子；他那快活而勇敢的眼睛总是在笑，虽然年纪并不大，可是已经秃顶了，只是在疙疙瘩瘩光秃的头盖骨边上生着些稀疏的淡褐色细发。从第一天起，哥萨克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锅圈儿”。团队在布罗迪战役后休整了一昼夜。葛利高里和“锅圈儿”住在同一间小土房子里。他们交谈起来。

“麦列霍夫，你半死不活的象刚脱了皮似的。”

“怎么半死不活的？”葛利高里皱着眉问。

“萎靡不振，象个病人，”

“锅圈儿”解释道。

他们把马拴在桩子上喂着，靠在长满青苔的糟朽的板栅栏上抽烟。骠骑兵排成四路纵队从街上走过，板栅栏下面还横着许多没有掩埋的尸体（追击奥地利人的时候，在城郊的街道上发生过战斗），焚毁的犹太教堂的废墟里还在冒着缕缕的油烟。在这晚霞似火，美妙如画的时刻，城市呈现出片战火洗礼后的死寂、荒凉景象。

“我很健康，”葛利高里看也不看“锅圈儿”，啐了一口说。

“你撒谎！我看得出来。”

“你看出什么来啦？”

“你害怕吧，响鼻鬼？怕死吧？”

“你是个傻蛋，”葛利高里皱着眉头，看着手指甲，蔑视地说道。

“告诉我：你杀过人了吗？”

“锅圈儿”目光逼人地看着葛利高里的脸，一字一字地问道：

“杀过。怎么样？”

“你心里难过吗？”

“难过？”葛利高里苦笑一声。

“锅圈儿”从刀鞘里拔出马刀。

旧时，顿河一带农村的孩子剪发，常常把头顶剃光，四周留下一圈头发，这种头发圈就叫“锅圈儿”。

“你愿意吗，我可以立刻就把你的脑袋砍下来？”

“然后呢？”

“砍了你，我连哼也不哼一声，——我毫不怜惜！”

“锅圈儿”的眼睛虽然在笑，但是葛利高里从他的声音，从他的鼻孔狂抖的样子可以看出，他的话是认真的。

“你简直是个野蛮人，怪人，”葛利高里仔细地打量着“锅圈儿”的脸说道。

“你的心太软啦。你见过巴克拉诺夫劈刺法吗？你看着！”

“锅圈儿”选了一棵长在小花园里的老桦树，驼着背，眼睛直盯着那棵树走去。他那两只筋肉隆起、手腕特别粗的长胳膊一动不动地下垂着。

“你看着！”

他慢慢地举起马刀，向下蹲去，忽然用惊人的力量，斜砍过去。桦树被从离树根约两俄尺的地方拦腰砍断，树枝撞到已经没有玻璃的窗框上，擦着屋墙，倒了下来。

“看见了吗？好好学吧。曾经有过一位姓巴克拉诺夫的将军，听说过吗？他有一把马刀，刀背里灌有水银，抡起来很重，可是砍下去——马都能砍成两截，多厉害！”

葛利高里好久没能学会这种复杂的劈刺技术。

“你很有气力，可是劈刺起来简直是个笨蛋。应该这样，”

“锅圈儿”教导说，他的马刀斜着向目标砍去，力大千钧。

“砍人要勇敢才成。人，柔软得很，象面团一样，”

“锅圈儿”眉开眼笑地教导他说。

“你不要去想这想那。你是哥萨克，你的天职——就是砍杀，别的全不用问，打仗杀敌，这是神圣的功业。你每杀一个人，上帝就宽恕你的一桩罪过，就象杀死一条毒蛇一样。至于牲口——牛啦，或者别的什么啦，——没有必要是不能宰的，可是人，你就只管杀吧。人这东西，坏透啦……是妖孽，留在人世，也是祸害，就象毒蘑菇一样。”

对于葛利高里的反驳他只是皱皱眉头，一声也不吭。

葛利高里惊奇地发现，所有的马都莫名其妙地怕“锅圈儿”。当他走近马桩的时候，马都抵起耳朵，挤到一起，仿佛走过来的不是人，而是野兽。有一次，在斯坦尼斯拉夫奇克附近，连队在森林和沼泽地带发起进攻，全体哥萨克都要下马步行。看马的人要把马匹牵到低洼地方去隐蔽起来。

“锅圈儿”也被派去看马，但是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乌留平，狗崽子，你怎么就特殊？为什么你不去看马？”本排的下士向他大发脾气。

“马见我都惊怕，真的！”

“锅圈儿”照样眼里含笑，申辩说。

他从来没有看守过马，对自己的马却很爱护，关怀备至，但是葛利高里总看到：只要主人一走到马身边，虽然照例双手按在马胯上动也不动，——马背却颤抖起来；马显得惊恐不安。

“你说说，大善人，为什么马都怕你？”有一回葛利高里问他。

“谁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儿。”

“锅圈儿”耸了耸肩膀。

“其实，我是很爱惜它们的。”

“醉汉，马一闻就知道，所以怕他们，可是你，并不是醉汉呀。”

“我是硬心肠，它们闻得出。”

“你是狼心肠，也许你根本就没有心肠，上帝只把一块小石头当心肠给你放进去啦。”

“也许是吧，”

“锅圈儿”高兴地同意说。

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市城郊，第三排的全排都跟着排长去进行侦察：前一天，一个捷克的逃兵向司令部报告了奥地利军队的布署并可能在戈罗什——斯塔文茨基一带发起反攻的情况；因此需要对敌军运动时可能经过的道路进行经常的监视；为此，排长派了四个哥萨克，由排里的一个下士率领，留守在树林边上，自己则带着其余的人向小山后面耸立着瓦屋顶的居民新村走去。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下士和几个青年哥萨克——西兰季耶夫、“锅圈儿”和米什卡·科舍沃伊都留在树林边上，一座尖顶的古老小教堂附近，教堂顶上有一个生了锈的塑有耶稣受难像的铁十字架。

“下马吧，弟兄们，”下士命令说。

“科舍沃伊，你把马都牵到这些松树后面去，——是的，牵到这些松树后面，越茂密的地方越好。”

哥萨克们躺在一棵断折、枯干的松树下面抽烟；下士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望远镜。离他们有十步远的地方，一片没有收割，麦粒已经脱落的黑麦在随风翻滚。被风吹空的麦穗弯下头，在悲伤地沙沙哭泣。哥萨克们躺了有半个钟头，懒洋洋地交谈着。城市右面稍远的地方，大炮在不断地轰鸣。葛利高里爬到麦地边，折了些子粒饱满的麦穗，揉搓了一下，便嚼起熟透的硬麦粒。

“好象是奥地利人！”下士低声喊道。

“在哪儿？”西兰季耶夫精神抖擞地问道。

“你瞧，从树林子里出来的。你朝右边一点儿看！”

一伙骑马的人从远处的小树林里走了出来。他们又停住，打量着有一带伸向远处的丛林的田野，然后就朝着哥萨克们这个方向走过来了。

“麦列霍夫！”下士唤了他一声。

葛利高里爬回松树旁边。

“放他们走近一点，就用排枪齐射。弟兄们，把枪准备好！”下士急不可待地小声说道。

骑马的人向右转去，漫步走着。四个人都屏息无声地伏在松树下面。

“……哎哟哇，伍长！”风送来一个青年人的声音。

葛利高里稍微抬起脑袋，看见有六个匈牙利骠骑兵，穿着镶绣绦的漂亮的军装，挤在一起走着。前面的一个骑着铁青色的高头大马，手里端着马枪，嘿嘿地笑着。

“开枪！”下士小声说。

“啪——啪——啪！”齐射了一排枪。

“啪——啪——啪——啪啪！”背后响起了回声。

“你们在干什么呀？”科舍沃伊惊骇地在松树后面喊道，然后又对

马匹喊道：“吁，该死的東西！你瘋啦？呸，媽的！”他的喊聲顯得出奇地響亮。

匈牙利驃騎兵化為散兵線，在麥地里飛奔。騎肥壯的鐵青馬，原先走在前面的那個驃騎兵在向空中射擊。落在最後的一個，伏在馬脖子上，左手拿着軍帽，不斷地回頭張望。

“鍋圈兒”頭一個跳起來，向前沖去，他手里端着步槍，在黑麥地里亂踏着。前面，約一百沙繩遠的地方，一匹摔倒的馬正在一面炮蹶子，一面擱動腿，馬旁邊站着一個沒有戴帽子的匈牙利驃騎兵，正在揉着跌傷的膝蓋。還離得很遠，他就在亂喊些什麼，並且把兩手舉了起來，不斷回頭看着已經遠遁去的同伴。

這一切都發生在一瞬間，直到“鍋圈兒”把俘虜帶到松樹前，葛利高里才明白過來。

“解下來，勇士！”

“鍋圈兒”粗暴地把重劍朝自己這邊一拉，喊道。

俘虜慌地笑了笑，就忙亂起來。他甘心情願地解着皮帶，但是他的兩只手直哆嗦，怎么也解不開皮帶扣環。葛利高里小心地幫他解下來，於是這個驃騎兵——一個身材高大、兩鼓脹的年輕小伙子，留着兩撇山羊胡子，就象是貼在刮得光光的上嘴唇角上一樣，——感謝地朝他笑着，點起頭來。他好象很慶幸自己能不死在刀槍之下，他一面打量着哥薩克，一面在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個皮煙荷包，也不知道嘟噥了些什麼，做着請大家抽煙的手勢。

“他要請客啦，”下士笑着說，自己已經在口袋里摸煙紙了。

“尝尝外國煙吧，”西蘭季耶夫哈哈笑道。

哥薩克們卷好煙，抽了起來。黑色的煙斗煙葉的勁頭很大，直沖腦子。

“他的槍呢？”下士拼命抽着煙，問道。

“在這兒，”

“鍋圈兒”指了指自己背上繞着的一條密針縫紉的黃皮帶說。

“應該把他送到連部去。司令部一定非常需要‘舌頭’。誰押送他去呀，弟兄們？”下士被煙呛得咳嗽着，用黯淡的眼睛打量着哥薩克們問道。

“我去，”

“鍋圈兒”應聲答道。

“好，去吧。”

看來，俘虜明白了談話的內容，勉強、可憐地苦笑起來；他竭力抑制着自己，忙亂地翻騰着衣袋，把揉碎的、泛潮的巧克力糖塞給哥薩克。

“我是羅西人……是羅西人……不是奧地利人！”他滑稽地做着手勢，含糊不清地說着，還在把揉碎的、香噴噴的巧克力糖塞給哥薩克們。

“還有什麼武器沒有？”下士問他。

“你別嘮叨了，反正我們也聽不懂。有手槍嗎？啪啪響的玩意兒有嗎？”（下士做了個扳槍機的手勢。）

俘虜拼命地搖起腦袋。

羅西人就是居住在加里齊亞的烏克蘭人；現在統稱西烏克蘭人。

“不有！不有！”

他很情愿地叫他们搜查自己，胖乎乎的脸颊直哆嗦。

从撕破了膝盖的马裤里流出血来，露出了粉红色身体上的一块擦伤。他用手绢包扎着伤处，皱起眉头，嘴唇不断地吧嗒着，不停地说着……他的军帽丢在死马旁边，他请求准许他去拿毯子、军帽和笔记本；因为日记里面夹着他亲人的照片。下士竭力想要听懂他的话，但是怎么也不行，就失望地摆了摆手，说道：

“押走吧！”

“锅圈儿”从科舍沃伊手里牵过自己的马，骑上去，整理着步枪的皮带，用手一指，说道：

“走吧，老总，你也算个他妈的战士！”

他的笑脸鼓舞了俘虏，他也笑了起来，和马并排走着，甚至还亲昵谄媚地用手巴掌拍了拍“锅圈儿”的干硬靴筒。

“锅圈儿”严厉地推开他的手，勒紧了马缰绳，让他走到前面去。

“走，妈的！你还要开开玩笑？”

俘虏负疚地急忙向前走去，已经老老实实走起来，不时地回头看看留在原地的哥萨克，那淡白的鬃发调皮地在脑袋顶上竖着。留在葛利高里记忆的正是这个样子——披着骠骑兵绣花军服，灰白的鬃发直立着，迈着坚定、好看的步子。

“麦列霍夫，去把他的马鞍子卸下来，”下士命令说，惋惜地朝已经烧着手指头的烟头上啐了一口吐沫。

葛利高里卸下了死马身上的鞍子，不知道为什么拣起了那顶落在不远地方的军帽。闻了闻帽里，一股廉价肥皂和汗臭的刺鼻气味。他右手提着马鞍子，左手小心地擎着骠骑兵的军帽。哥萨克们蹲在松树下，在鞍袋里乱翻着，观看着这种没有见过的马鞍子的式样。

“他的烟丝很好，应该跟他要一点儿，再卷根烟抽抽，”西兰季耶夫惋惜地说。

“是啊，对的总归是对的，烟丝是不错。”

“好象很香甜，就象奶油顺着喉咙向下流似的……”下士一想起那美味，就叹了口气，咽了一口唾沫。过了几分钟，松树后面露出一个马脑袋。

“锅圈儿”回来了。

“怎么啦？……”下士大吃一惊，跳了起来。

“你把他放走了？”

“锅圈儿”摇晃着鞭子，骑马走过来，他下了马，舒展着肩膀，伸了个懒腰。

“你把奥地利人弄到哪儿去啦？”下士走过去质问道。

“你没完没了地问什么？”

“锅圈儿”顶嘴说。

“他逃跑……想要逃跑……”

“你就把他放走了？”

“我们走到树林里的小路上，他叫了一声……我就把他砍啦。”

“你胡说！”葛利高里喊道。

“你无缘无故地把他砍啦！”

“你吵什么？干你什么事？”

“锅圈儿”抬起头来，用冷冰冰的眼睛看着葛利高里。

“你说什么？”葛利高里慢慢地站起来，手哆哆嗦嗦地在身上乱摸着。

“不用你管的事，顶好别管！明白了吗，啊？别管闲事！”

“锅圈儿”严厉地重复说。葛利高里抓住步枪皮带，迅速把它端到肩上去。他的手指头在颤抖，怎么也摸不着枪机，脸气得变成了褐色，非常难看。

“住——手！”下士向葛利高里跑去，威吓地喊道。下士及时地推了他一把，子弹打下了一些松针，拖着尖细的长声飞去。

“这是怎么回事呀！”科舍沃伊惊叫道。西兰季耶夫张着嘴坐在那里，呆若木鸡。下士推着葛利高里的胸膛，把他的步枪夺下来，只有“锅圈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始终是那样站着，把一条腿叉开，左手叉着腰。

“你再来一枪。”

“我要杀死你……”葛利高里向他冲过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想要受审判，想要挨枪毙吗？放下枪！……”下士吼叫着，把葛利高里推开，然后张开两只胳膊，象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站到他们中间。

“你胡说些什么呀，你杀不了我！”

“锅圈儿”抖动着那条叉开的腿，沉着地笑道。

在回来的路上，在苍茫的暮色中，葛利高里头一个看见了林间小道上横着一具尸体。他策马跑到众人前面，勒住哼哧直喘的马，仔细看了看：被砍死的人躺在毛茸茸的青苔上，一只胳膊反扭着，远远地伸出去，脸侧着扎进青苔里去。手掌象一片秋天的黄叶，在青草中闪着黯淡的光泽。是一下很厉害的劈刺，大概是从背后砍的，把这个俘虏从肩膀到腰斜着砍成了两半。

“他把这家伙宰啦……”下士在走过的时候，害怕地斜眼看着在死人歪扭的脑袋上扎煞着的乱蓬蓬的淡白鬃发，闷声说道。

哥萨克们默默地走到连队宿营的地方。暮色已深。微风从西方吹来卷层的黑云。从什么地方的沼泽地里吹来一阵阵淡淡的污泥和烂草的潮湿气味。鹭鸶咕咕叫着。马具的叮当声、马刀偶尔撞碰马镫的响声和马蹄踏着地上的松针发出的沙沙声划破了睡梦般的寂静。林中小路的上空，松树枝干上的夕阳余晖渐渐黯淡下来。

“锅圈儿”不住地在吸烟。忽明忽暗的火光照亮了他那紧紧夹着卷烟、长着鼓起的黑指甲的大粗指头。

黑云在树林上空飘动，使大地无比忧郁的苍茫暮色更加幽暗、浓重。

第十三章

攻城的战斗从黎明开始。两翼配备了骑兵和骑兵预备队的步兵部队，他们应该在黎明从树林子里发起进攻。但是出现了混乱现象：两个步兵团没有能按时投入战斗；第二一一步兵团奉命调到左翼去；在向左翼运动的时候，被误认为敌军，自己的炮兵连向它开起炮来；这种荒唐的行径和毁灭性的混乱，严重破坏了战斗计划，断送了这次攻城战役，其结局如果不是进攻者全军覆没，也必然以失败告终。在步兵还在重新部署和不知道是按谁的命令连夜开进沼泽地去的炮兵忙着抢救陷进污泥中的车马和大炮的时候，第十一师开始进攻了。在这样的森林和沼泽地带不可能在广阔的战线上向敌人同时发动进攻，有些地段，我们的骑兵连只能分排冲锋。第十二团的第四连和第五连被留作预备队，其余的连队都已经投入进攻的浪潮，过了一刻钟，留下的人就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和震天的杀声：

“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咱们的军队前进啦！”

“进攻啦！”

“机关枪响得真密。”

“大概是在扫射咱们的人哩……”

“没有声音啦，怎么回事？”

“就是说攻下来啦。”

“咱们马上也要去喝点汤啦，”哥萨克们断断续续地交谈着。

两个连隐蔽在森林空地里。粗大的松树妨碍视线。一个步兵连几乎是跑着，从他们旁边开过去。英俊的司务长停了下来，让过最后的队伍，嘶哑地喊道：

“不要弄乱队列！”

步兵连在脚步声、军用水壶的叮当声中，消逝在赤杨树丛那面去了。

从很远的地方，从树木丛生的陡坡后面，又传出一阵逐渐逝去的、已经减弱的雷鸣般的喊声：“啦啦啦——呜啦啦啦！……啊啊啊！”这喊杀声突然一下子象被切断似地沉寂了。一片令人心焦的寂静。

“瞧，现在才真正攻到地方啦！”

“大概正在你砍我杀……进行肉搏战！”

大家都紧张地倾听起来，但是那里却是一片死寂。右翼的奥地利炮兵正在消灭进攻的部队，传来连续不断的机关枪扫射声。

麦列霍夫·葛利高里看了看自己这一排人。哥萨克们都紧张得要命，马也急躁不安，象被马蝇叮咬了似的。

“锅圈儿”把帽子挂在鞍头，在擦着汗漉漉的灰秃脑袋瓜儿，米什卡·科舍沃伊站在葛利高里旁边，拼命地吸着叶子烟。周周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晰，那么真实，——通宵不眠的人，常会有这种幻觉。

这两个连作为预备队在这里呆了三个钟头。枪声渐渐稀疏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响起来，响声更急。一架不知是哪方的飞机在他们的头顶上轧轧响着绕了几个圈子。它在高空盘旋了几圈儿，越飞越高，然后向东飞去；飞机下面的蓝天上升起了一团团榴霰弹爆炸的乳白色烟雾：高射炮正在射击这架飞机。

快到正午了，预备队才投入战斗。人们已经把所有的烟草都抽光了，传命兵——一个骠骑兵——跑来的时候，大家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四连连长立刻把队伍带到林中小道上，向旁边的什么地方走去（葛利高里觉得他们是在往回走）。在小树林子里走了有二十分钟，队形也乱了。战场的声音离他们越来越近；从他们背后不远的地方，炮兵连正在频繁地射击；炮弹嗖嗖地响着，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在树林子里走乱了队伍乱七八糟地冲到了空旷的田野里。在离他们半俄里的树林边，匈牙利骠骑兵正在砍杀俄军炮队的炮手。

“全连，排好！”

还没有来得及把队形展开，就听见：

“连队，拔出马刀，冲锋！”

一片蓝色的刀光。连队加快速度，变成了飞跑。

有六个匈牙利骠骑兵正围在尽头上的一辆炮车旁边忙活。一个在拉那几匹执拗的马的笼头，第二个在用重剑拍它们，其余的几个下了马的骠骑兵扳着车轮辐条，帮着往前推，企图把大炮拖走。旁边有个军官，骑在一匹咖啡色的、短尾巴骡马上，威风、矫健，他在发号施令。匈牙利人一看见哥萨克，撒下大炮，上马逃命。

“追啊，追啊，追啊！”葛利高里心里数着马的奔跑步数。一只脚突然脱离了马镫，他觉得自己骑在鞍子上很不牢靠，就慌忙去寻找马镫；他弯下身去，抓住马镫，把脚尖伸进去，抬眼一看：一辆六匹马拉的炮车，最前面的一匹马上——骑手已经被砍死，他的手抱住马脖子，衬衣上洒满了血和脑浆。葛利高里的马踏在一个炮手的尸体上，蹄下发出嚓嚓的响声。在一个翻倒了的炮弹箱旁边还有两具尸体，第三个死尸仰面朝天躺在炮架上。西兰季耶夫跑到葛利高里前面去了。骑在短尾巴骡马上的匈牙利军官，几乎是枪口顶着开了一枪。西兰季耶夫在鞍子上一跃，象是双手拥抱蓝天，摔下马去……葛利高里勒了一下马缰，想从军官的左边追过去，这样砍起来顺手；军官发觉了他的迂回动作，顺手开了一枪。他朝葛利高里打完了一梭子子弹，便拔出重剑来。看来他是个很高明的击剑家，从容不迫地挡开了三次致命的劈杀。葛利高里歪着嘴，进行第四次劈刺。他站在马镫上（他们的马几乎是并排跑着，所以葛利高里看见了匈牙利人的灰白的、刮得光光的、绷紧的右颊，还看见了他制服领子上的号码领章；他虚晃一刀，骗开匈牙利人的注意，突然改变了劈刺的方向，用刀尖猛然一刺，第二下砍到了脖子上。匈牙利人握剑的手垂了下去，松掉缰绳，挺了一下身子，胸部向前一弯，好象被咬了一口似的，趴到鞍头上。葛利高里感到非常轻松，又照着他的脑袋砍去。他看到，马刀深深地砍进耳朵上边的头骨里去，一直砍到刀上血槽的地方。

葛利高里的脑袋上遭到猛烈的一击，使他昏厥过去。他觉得嘴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血的咸味，知道自己要倒下去了，——收割完的麦茬旋转着，迅速地从旁边的什么地方向他扑来。

摔到地上时的沉重撞击，使他暂时恢复了知觉。他睁开眼睛，脸上的血流进了眼睛。耳边响着马蹄声和马的吃力的呼吸声：“呼，呼，呼！”葛利高里最后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鼓胀的、粉红色的马鼻孔和不知道什么人踏在马镫上的靴子。

“完啦，”——一阵轻松的念头象条小蛇似地爬过脑海。一片喧声和黑洞洞的空虚。

第十四章

八月初旬，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中尉决定请求从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调到一个哥萨克战斗部队的团里去。他打了报告，过了三个星期，他就奔走到了派往现役军团去的任命书。他办好有关手续之后，在离开彼得格勒以前写了一封短信，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亲：

爸爸，我已经要求把我由阿塔曼斯基团调到战斗部队去。今天我收到了任命书，即将奔赴前线，听候第二军团长调遣。我的决心大概会使您吃惊，请容我解释：我不得不在其中周旋的环境使我非常苦恼。阅兵呀，迎宾呀，守卫呀，——宫廷这套把戏使我腻透了。这一切使我厌恶得简直要呕吐，我渴望有声有色的事业，而且……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渴望建立功勋，这应当认为，这是我的光荣的利斯特尼茨基家族的血统开始表现出来，这个家族从卫国战争开始，就不断给俄罗斯军队的桂冠增加新的荣誉。我即将到前方去。请求您的祝福。上星期，陛下出巡大本营前，我有幸一睹圣颜。我对圣上十分爱戴。我在宫内守卫。圣上微露笑容，偕同罗坚科从我面前走过，眼睛对着我，用英语说：“看，这是我的光荣的禁卫军。在适当的时候，我要打出这张王牌，来战胜威廉。”我爱戴圣上，简直象个女学生似的在爱他。虽然我已经二十八岁了，但是我很坦白地向您承认这一点，而且丝毫也不感到害臊。宫廷里面那些象蜘蛛网似的玷污圣誉的流言蜚语使我非常不安。我不相信，也不能相信。几天前，我几乎要把格罗莫夫大尉打死，因为他胆敢当着我的面，大不敬地说皇后陛下的坏话。这太可恶啦！我对他说，只有在血管里流着农奴血液的人，才会下贱到听信这些肮脏的谤语。当时还有几个军官在场。我怒不可遏，拔出手枪，想一枪打死这个无耻的家伙。但是同事们夺下了我的枪。我在这个污浊的环境里，日益痛苦难忍。禁卫军的团队里——特别是在军官中——没有那种纯真的爱国热情，说来可怕——甚至根本不爱皇朝。这不象些贵族，简直是一伙败类。这实际上说明我脱离团队的原因。我不能和那些我不尊敬的人相处。好，大概就这些啦。有些地方写得很乱，请原谅，因为是匆忙中写的，我要去捆箱子，去见卫戍司令官。祝您健康，爸爸。我将从军中给您写封更详尽的信。

您的叶甫盖尼

去华沙的列车晚上八点钟开。利斯特尼茨基坐马车来到火车站。身后，彼得格勒闪烁着一片蓝灰色的火光。车站上拥挤喧哗。大部分是军人。一个搬运工把利斯特尼茨基的箱子放好，得到赏钱，并祝他一路平安。利斯特尼茨基解下武装带，脱掉军大衣，松开皮带，在铺位上铺了一条高加索花绸被子。铺位下面，靠窗的小桌子上放了许多家常食品，一个出家人脸相的、瘦削的神甫正在大吃大嚼。他一面从乱蓬蓬的胡子上往下拂着面包屑，一面招呼坐在他对面的穿学生制服、面色黝黑、身体瘦弱的女孩子说：“您尝尝。啊？”

“谢谢您。”

“不要客气，象您这样的体格，应该多吃东西才是。”

指一八一二年俄法战争。

罗坚科（1859—1924）是当时的一个反动政客。

“多谢。”

“喂，尝尝奶油点心吧。军官老爷，也许您愿意尝尝吧？”利斯特尼茨基从铺位上垂下头来。

“您是对我说的吗？”

“是呀，是呀。”神甫用两只忧郁的眼睛盯着他，雪白的长胡子下的嘴唇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谢。我不想吃。”

“不必这样。吃到嘴里去的东西绝无害处。您是到战斗部队里去吗？”

“是的。”

“上帝保佑您。”

利斯特尼茨基睡意朦胧，觉得神甫浓重的声音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而且觉得，已经不是神甫在幽怨地低诉，而是格罗莫夫大尉在说话。

“……我拉家带口，您知道，教区又很穷。现在我是去当随军神甫。俄罗斯人民是不能没有信仰的。您知道，信仰是一年一年地在加强。当然也有些人失去了信仰，但这都是些知识分子，农民对上帝都是坚信不移的。是的……就是这样……”那个低音叹了一口气，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但是已经不能进入利斯特尼茨基的知觉了。

利斯特尼茨基渐入梦乡。朦胧中最后感觉到的东西，是细板条钉的车厢顶的新刷的油漆气味和窗外的一声喊叫：

“行李处接过去啦，与我没有关系！”

“行李处接过什么去啦？”意识上滑过这样一个念头，思路不知不觉地断了。一连两夜没有睡觉，现在能痛痛快快地睡一下了，所以他很快就睡熟了。利斯特尼茨基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出彼得格勒有四十俄里了。车轮子有节奏地响着，火车头拖着的车厢颠簸不止，隔壁的房间里有人在小声唱歌，顶灯投下歪斜的紫色阴影。

利斯特尼茨基要去的那个团，在最近的几次战斗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已经撤出战斗，正在匆忙补充马匹和人员。

团部驻扎在一个叫别廖兹尼亚吉的大商业集镇上。利斯特尼茨基在一个无名的小车站下了火车。一座后方医院也在这里卸下火车。利斯特尼茨基向医生打听后方医院的去向，得知这个医院是从西南战线调到这一地区的，现在要沿着别廖兹尼亚吉——伊万诺夫卡——克雷绍温斯科耶一线向前移动。身材高大、紫色脸膛的医生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大骂师部参谋人员，他的大胡子乱蓬蓬的，两只凶狠的眼睛在金边夹鼻眼镜里闪动，把自己的怨气全都向这个偶然相遇的人发泄出来。

“您能把我带到别廖兹尼亚吉去吗？”利斯特尼茨基打断他的话问道。

“中尉，请坐那辆双轮马车走吧，”医生答应了他的请求，亲昵地摸弄着中尉大衣上的扣子，寻求同情；他用沉着的低音大声说道：“您想想看，中尉，在装牲口的车厢里摇晃了二百俄里，为的是到这里闲逛，而我们调离的那个地区，血战已经进行了两天，伤兵很多，急需我们的救护。”医生幸灾乐祸地重复着“血战”这两个字，他大声喊叫，而且把“血”字说得格外重。

“这种混乱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尉出于礼貌，装作有兴趣似的问道。

“怎么造成的？”医生讽刺地把夹鼻眼镜上方的眉毛一挑，大吼道：“毫无条理，胡来蛮干，瞎指挥，就是这些混蛋在那里把什么都弄得乱七八糟。没有办事能力，简直是没有健全的头脑。”

您记得韦列萨耶夫的《医生的日记》吗？就是这样，您哪！我们总是在加倍重犯过去的错误，是的您哪。”

利斯特尼茨基行了一个举手礼，便向马车走去，怒气冲冲的医生对着他的后影哇啦哇啦叫道：

“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中尉！被日本人打败啦，也没有变得聪明点儿。说什么我们可以投鞭断流，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他顺道轨走去，痛心地点着头，迈过泛着彩虹般石油光亮的小水洼。

当后方医院的人马到达别廖兹尼亚吉的时候，天色已晚。风吹拂着焦黄的、硬毛似的麦茬。黑云在西方的天边涌起。这片黑云顶上镶了一带紫色的霞光，再往下一点儿，这绮丽的色彩却正在消失，色调瞬息万变，在忧郁的天空涂上一抹轻柔如烟的、淡紫色的夕照余晖；这一片象河流解冻时壅塞的冰块垒起来的云堆从中间陷裂，云隙间透出一道橙黄色的落日霞光。红彤彤的光芒令人目眩，直泻大地，扇面似地迸散开，又折射回天空。云隙的下面，神奇地绣出一条美丽的，杂乱无章的色谱。

道沟边，横着一匹被打死的枣红马。一条后腿刺眼地向上翘着，已经快磨坏的马掌闪着亮光。利斯特尼茨基在双轮马车上颠簸着，仔细地打量着这匹死马。同车上的战地护士朝鼓胀的马肚子上啐了一口，解析说：

“麦子吃得太多啦……撑死啦，”他看了中尉一眼，又更正说；他还想再啐一口，但是出于礼貌上的考虑，又把唾沫咽了回去，用军便服袖子擦了擦嘴唇。

“马死啦——用不着掩埋。……德国人……他们可跟咱们不同。”

“你是怎么知道的？”利斯特尼茨基无缘无故地愤怒地问道，同时又无缘无故地对护士那冷漠的、带着自命不凡和鄙视一切的神情的脸感到非常的憎恶。这是一张阴郁而又无聊的脸，就象九月收割后残留着些庄稼茬的田野；跟那些由中尉接收来并从彼得格勒赶往前线去的成千成万农民出身的士兵的脸相毫无差别。这些人的脸都好象是失去了色泽，在他们灰色的、蓝色的、浅绿色的和其他颜色的眼睛里，凝结着一种麻木的神情，宛如多少年前铸的旧铜币。

“战前我在德国住过三年，”护士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他的音调里也带着中尉在他的目光中所看到的那种自命不凡和鄙视一切的神情。

“我在柯尼希斯贝格的卷烟厂里做过工，”护士用皮缰绳打成的环结赶着那匹强壮的小马，忧郁地说道。

“不要说啦！”利斯特尼茨基严厉地说，又扭过脸去看那匹死马的脑袋：一缕鬃毛垂在眼睛上，牙床露在外面，被风吹日晒，已经变成黑色了。

韦列萨耶夫（1867—1945），经历了沙俄和苏联两个时代的作家。《医生的日记》是他的名著，内容描写一个青年医生精神上的痛苦，表现了他对工作的怀疑，感到自己的工作困难而无益。

那条向上翘着的腿，膝盖弯着，马蹄子被马掌钉钉裂了一点儿，蹄壳却依然闪着灰色的光泽，中尉从马腿上，从轮廓分明的趾关节上，断定这是一匹年轻的良种骏马。

双轮车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颠簸着，继续赶路。西天边的暮色益深，风吹散了乌云。死马那条黑乎乎的挺立在一座没有顶的小教堂后面的腿，依稀可辨。利斯特尼茨基仍旧在看它，突然一圈圆圆的亮光照到马尸上，那条紧裹着枣红色毛皮的腿一时变得那么令人神往，宛如一根美丽的枯树枝。

在别廖兹尼亚吉镇口，伤兵医院的人马遇上了几辆运伤兵的大车。

一个脸刮得光光的、上了年纪的白俄罗斯人——第一辆大车的主人——走在马身旁，缰绳缠在手上。一个头上缠着绷带、没戴帽子的哥萨克，撑着胳膊肘躺在车上。他疲倦地闭着眼睛，嚼着面包，又把嚼烂的、黑色的湿面包吐出来。他的旁边平卧着一个步兵。他屁股上的裤子已经破得不象样子，上面的血渍已经干了，皱折起来。他头也不抬，在难听地谩骂。利斯特尼茨基吃惊地听着他那咒骂的声调；虔诚的教徒是用这种声调祈祷的。第二辆大车上躺了六个步兵，紧挤在一起。有一个眯缝着热情的、发炎的眼睛，在兴高采烈地讲着：

“……听说他们的皇帝派来一名大使，提出要议和。主要的是，告诉我这话的人，是个老实人！我希望他不至于骗我。”

“怕不见得吧，”另一个人摇着圆滚滚的、尽是瘰疬疮疤的脑袋，怀疑地说道。

“菲利普，还是看看再说吧，也许是真的来啦，”跟他们背靠背坐着的第三个人带着轻柔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口音说道。

第五辆大车坐的是戴着红箍制帽的哥萨克。有三个哥萨克舒服地坐在宽敞的车上，默默地看着利斯特尼茨基，在他们那风尘仆仆、表情严峻的脸上，完全没有在部队时对上司的那种敬重的神情。

“好啊，乡亲们！”利斯特尼茨基向他们问候说。

“祝你健康，”坐在边上，紧靠着车主的一个蓄着银色小胡子的漂亮哥萨克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你们是哪个团的？”利斯特尼茨基问着，极力想看清哥萨克蓝肩章上的号码。

“第十二团。”

“你们团现在驻在哪儿？”

“我们不知道。”

“那么，你们在什么地方受伤的？”

“就在这个村子附近……不远。”

哥萨克们低声交谈了几句，其中一个用好手托着那只用粗麻布片包着的受伤的胳膊，从车上跳下来。

“老爷，稍微等一会儿。”他小心地捧着那只被枪打伤的、正在发炎的胳膊，对利斯特尼茨基微笑着，摇摇晃晃地趿动着两只光脚，走了过去。

“您是不是维申斯克镇的？是不是姓利斯特尼茨基？”

“是啊，是啊。”

“我们真猜对啦。老爷，能不能给点烟抽呢？招待招待我们，看在

基督的面上，我们没有烟抽，简直要难受死啦。”

他扶着双轮车的油漆的车帮走着。利斯特尼茨基掏出烟盒来。

“顶好您能给我们十来根。我们一共是三个人呢，”哥萨克笑着恳求说。

利斯特尼茨基把剩下的纸烟全都倒在他的古铜色的大手巴掌里，问道：

“团里受伤的人多吗？”

“二十来个。”

“损失很大吗？”

“死了很多人。老爷，跟您借个火。谢谢啦。”哥萨克点上烟，落在后面了，他在后头喊道：“离您府上不远，鞑靼村的哥萨克，今天又死了三个。哥萨克们被打得大败。”

他挥了挥那只好手，便追赶自己的大车去了。身上没有系腰带的军便服上衣在随风飘动。

利斯特尼茨基中尉去任职的那个团的团长，住在别廖兹尼亚吉镇上的一个神甫家里。中尉在广场上，与热心地让他搭救护车的医生告别后，便去找自己的团，他一面走着，一面掸着衣服上的尘上，向遇到的人打听团部驻扎的地方。一个蓄着棕红大胡子，领着士兵去站岗的司务长，迎面走来，他向中尉敬礼，在行进中回答他的问话，并且指点了团部驻在那座房子。团指挥部里和所有远离前线的指挥部一样，很安静。几个文书伏案在抄写什么，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尉正在军用电话旁边，跟看不见的对话人说笑。苍蝇在宽敞的大屋子的窗户上营营飞舞，远处传来的电话声象蚊子一样在哼哼。勤务兵把中尉领到团长的住处。高个子、下巴上有块三角伤疤的上校，不知道为什么情绪很坏，在堂屋里冷淡地接见了

他。“我就是团长，”他回答说，听中尉说明自己是来接受他的指挥的，就默默地做了个手势，请中尉进内室去。他关上身后的门，用非常疲倦的姿势理了理头发，温柔、单调地说道：

“昨天旅部已经把这事通知我啦。请坐。”

他问了利斯特尼茨基以前服役的经历、京城新闻和一路上的情况；在他们简短的谈话过程中，上校一次也没有抬起那显得非常疲惫的眼睛看看对方。

“可能是在前线弄得这样疲惫。”中尉打量着上校的突出的前额，同情地猜想。但是上校好象是要纠正他的想法，用马刀柄搔了搔鼻梁，说道：

“中尉，你去跟各位军官认识认识吧，您知道，我已经三夜没有睡觉啦。在这种穷乡僻壤，我们除了打牌和喝酒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啦。”

利斯特尼茨基敬礼的时候，笑中隐藏着极端的轻视。他告辞出来，不愉快地回忆着这次会见，嘲讽着自己刚才对上校疲惫的神色和宽下巴上的伤疤油然而生的敬意。

第十五章

这个师奉命强渡斯特里河，在洛维什奇附近插入敌后。

利斯特尼茨基几天之内和军官们混熟了；他很快就熟悉了战斗生活，过惯了的舒适生活和安逸的梦境一扫而光。

渡河战役战果辉煌。重创敌人大兵团的左翼之后，全师挺进敌后。奥地利人在洛维什奇附近，在匈牙利骑兵的支援下，企图进行反攻，但是哥萨克炮兵用榴霰弹把他们击溃。展开队形，发起反攻的匈牙利骑兵连遭侧翼的机枪火力扫射和哥萨克的追击，混乱退去。

利斯特尼茨基随团参加了反冲锋，他们一个营向退却的敌人发起猛攻。利斯特尼茨基指挥的第三排有一个哥萨克阵亡，四人受伤。中尉外表镇定地驰过洛谢诺夫的身边，竭力不去听他那沙哑的低声哀求。洛谢诺夫是克拉司诺库特斯克镇的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青年哥萨克。他躺在那里，一匹死马压在他身上。他的前臂受伤，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央求从他面前驰过的哥萨克：

“弟兄们，别扔掉我啊！把我从死马身下拖出来，弟兄们……”

痛楚折磨得他的呼声很微弱，但是驰过他身边的哥萨克们的慌乱的心里哪还有同情心，就是有的话，那么意志也不允许这种同情心表露出来，而是要极力压制。全排慢步走了五分钟，让跑得气喘吁吁的马匹歇口气。溃逃的匈牙利骑兵连离他们已有半俄里远了。在他们的镶着漂亮毛皮边的军服中间夹杂着步兵的蓝色军服。奥地利人的辎重车顺山岗爬行。榴霰弹的乳白色烟雾在辎重车上空象告别似地飘摇。从左边的什么地方，炮兵正以迅猛的炮火轰击辎重车。田野上雷鸣般的炮声隆隆滚去，近处的树林里响起频繁的回声。

指挥骑兵营的萨夫罗诺夫中校命令“跑步走”，于是三个连就散开，放马跑起来。骑士们的坐骑奔驰着，汗沫象橙黄色的花朵，从马身上纷纷落下。

这一夜是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的。

团里的十二个军官挤在一间小茅屋里。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军官们躺下睡去。半夜时分，野战厨车赶到。丘博夫少尉端来了一锅菜汤，菜汤的油香味把军官们诱醒了；一刻钟后，睡意惺忪的军官们就鸦雀无声、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弥补两天战斗的消耗。吃过深夜的饭餐以后，睡意全无了。吃得肚子发胀的军官们躺在斗篷上、干草上，抽起烟来。

卡尔梅科夫上尉是一个圆滚滚的、身材矮小的军官，不仅是姓名，连脸上也带有蒙古人种的特征，说话时总是用力地打着手势：

“这场战争对我不适宜的。我晚生了四百年。你知道吧，皮得，”他对捷尔辛采夫中尉说道，把“彼得”的“彼”字说得很重，成了“皮”。

“我是活不到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了。”

“快别说你那套手相术啦，”捷尔辛采夫从斗篷下面用嘶哑的低音说道。

“这不是什么手相术。这是注定的结局。我有祖传的病症真的，我在这里是个多余的人。今天咱们冒着炮火进攻时，我急得浑身发抖。连敌人的影子都看不见，我简直不能忍受这种看不见敌人的战争。这种可恶的感情同恐怖是一样的。他们在几俄里以外对你开炮，而你骑在马上，

象一只草原上被猎人瞄准了的野雁。”

“我在库帕尔卡看到过奥地利的榴弹炮。你们有谁看见过吗，诸位？”阿塔曼丘科夫大尉舐着沾在英国式的小红胡子上的罐头肉屑问道。

“妙极啦！有瞄准箱，全部机械化——极端完备，”刚刚喝完第二锅菜汤的丘博夫少尉兴高采烈地补充说。

“我见过，但是我不想谈自己的印象。对炮兵我是个外行。依我看，大炮就是大炮——只不过是口径大点而已。”

“我很羡慕过去原始打仗的方法，”卡尔梅科夫转向利斯特尼茨基继续说道。

“在诚实的战斗中砍杀敌人，用马刀把人砍成两截——这我可以理解，可是现在这种打法简直是活见鬼！”

“在未来的战争中，骑兵的作用等于零。”

“更正确地说，骑兵本身也不会存在了。”

“哼，这只能是假设！”

“不，这是无可置疑的。”

“你听我说，捷尔辛采夫，机器是不能替代人的。你走得太远了。”

“我说的不是人，是马。摩托车或汽车是可以代替马的。”

“我在设想一个汽车连队。”

“胡说八道！”卡尔梅科夫发起火来了。

“军队还是要用马的。你这纯属荒唐的空想！二百年——三百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可是现在，不论怎么说，骑兵……”

“我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在进攻四周环以战壕的阵地时，不用骑兵，你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啊？喂，回答呀！”

“冲破缺口，突袭，挺进敌后——这都是非骑兵莫属。”

“胡说八道！”

“好啦，诸位咱们走着瞧吧。”

“我们睡觉吧。”

“诸位，你们别再争论啦，应该知趣一些嘛，别人还要睡觉呢。”

激烈的争论平息了。有个人蒙在斗篷里打呼噜，那声音简直象在吹口哨。利斯特尼茨基没有参加谈话，他仰面躺着，呼吸着铺在地上的干草陈腐气味。卡尔梅科夫画着十字，躺到他身旁。

“中尉，您跟志愿兵本丘克谈谈吧。他就在您那个排里。是个很有趣的小伙子！”

“怎么有趣呢？”利斯特尼茨基背朝着卡尔梅科夫，问道。

“他是个俄罗斯化了的哥萨克。在莫斯科住过。一个普通工人，但是不论什么问题，他都有现成的答案。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一名优秀的机枪射手。”

“咱们睡觉吧，”利斯特尼茨基提议说。

“好吧，”卡尔梅科夫同意说；他好象在想什么心事，负疚地皱了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50—1389）于一三五九年继承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王位。一三八一年在顿河沿岸的库里克沃击败鞑靼人的大军，奠定了后来俄罗斯人摆脱鞑靼人统治的基础。这儿是用来取笑卡尔梅科夫的，因为他羡慕原始战争方法，所以就用这个古人的名称呼他。

皱眉头，又遗憾地说道：“中尉，请您原谅，我的脚有臭味……您知道，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脱鞋袜啦，袜子已经给汗水沤烂了……真是糟透啦！应该从哥萨克们那里弄副包脚布。”“去弄一副吧，”利斯特尼茨基已进入梦乡，含糊地说。利斯特尼茨基本来已经忘了卡尔梅科夫的谈话，但是第二天却无意中遇到了志愿兵本丘克。黎明时候，连长命令他去进行侦察，如果可能的话，与在左翼继续进攻的步兵团进行联络。利斯特尼茨基在黎明的昏暗中，在睡满哥萨克的院子里转了半天，才找到了本排的下士。

“选五个哥萨克跟我一起侦察。告诉他们给我备马。快点。”五分钟后，一个身材不高的哥萨克走到茅屋门口来。

“老爷，”他向正在往烟盒里装纸烟的中尉说道，“下士不派我去侦察，因为没有轮到我的班。您能允许我去侦察吗？”

“你想升官吗？还是受过什么处分？”中尉问道，仔细打量着昏暗中哥萨克的脸。

“什么处分也没有。”

“好，你去吧……”利斯特尼茨基答应了他的请求，站起身来。

“喂，你，”他对着已经离去的哥萨克的后影喊道，“回来！”那个哥萨克又走近来。

“你去告诉下士……”

“我姓本丘克，”哥萨克打断了他的话说。

“是志愿兵？”

“是。”

“请您告诉下士，”利斯特尼茨基窘了一阵子，控制着自己，改口说道，“叫他……好，算啦，您去吧，我自己去告诉他。”天色渐渐亮了。侦察队走到村外，穿过哨岗和警戒部队，朝地图上标出的那个村子方向走去。走了约半俄里，利斯特尼茨基使马的脚步放慢。

“志愿兵本丘克！”“有。”

“请您靠我近一点儿。”本丘克使自己那匹平庸的马跟中尉的纯种顿河马并行起来。

“您是哪个镇的人？”利斯特尼茨基打量着志愿兵的侧影，问道。

“是新切尔卡斯克镇的。”

“可以问问，您是为为什么来当志愿兵的吗？”

“请吧，”本丘克拉着长声，略带嘲笑的口吻回答说，并用严厉的、绿莹莹的眼睛看了看中尉。一眨不眨的目光刚毅坚韧。

“我很喜欢兵法，很想研究研究这门学问。”

“那您可以进军校嘛。”

“是啊，可以。”

“那您为什么还要当志愿兵呢？”

“我想先在实战中试试身手，再学习理论。”

“您战前是干哪一行的？”

“工人。”

“您在什么地方做工？”

“在彼得堡、顿河罗斯托夫和图拉的兵工厂……我想请求您把我调到机枪队去。”

“你熟识机枪构造吗？”

“绍什、伯蒂、马德森、马克辛、戈奇基斯、贝格曼、维克尔斯、路易斯和施瓦茨洛泽等等牌子的机枪构造我都很熟识。”

“真了不起！我找团长谈谈看。”利斯特尼茨基又看了看身材不很高大、然而却很健壮的本丘克。象顿河一带的黄榆树：他身上的一切都很平常，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东西，只有那坚硬的下颚和炯炯逼人的目光使他的脸显得与众不同。

他不常笑，笑起来嘴唇弯成弧形，眼睛也并不因为笑而变得柔和些，依然保持着那种晦暗的光芒，令人觉得很难接近。他朴实无华，冷静沉着，——就象生长在顿河沿岸阴郁的灰色沙土地上木质似铁的挺拔的黄榆树。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本丘克把两只宽大的手巴掌放在油漆剥落的绿色鞍头上。利斯特尼茨基掏出一支烟，就着本丘克手里的火柴抽着，闻到他的手上有一般象松香一样甜蜜的马汗味儿。手背上长了一层浓密的象马毛似的棕色汗毛。利斯特尼茨基不由自主地想去抚摸一下。他吞咽着苦辣的烟气，随口说道：

“您和另外一个哥萨克，从这个树林子那里顺着那条小道往左边走。您看见了吗？”

“看见了。”

“如果在半俄里内看不见咱们的步兵队伍，你们就回来。”

“遵命。”

他们放开马小跑起来。小树林边上是一片密密层层的小白桦树。小白桦树丛后面，是一片发黄的，令人看了很不舒服的低矮、稀疏的小松树林和被奥地利人的辎重车轧过的灌木丛。从右方远处，传来震地的大炮轰鸣声，可是这里，小白桦树林边，却异常安静。大地在吸吮着浓重的朝露，萋萋野草，已变成绯红，开满了早秋的花朵，预示着即将来临的衰亡。利斯特尼茨基在一棵小白桦树边停下来，用望远镜眺望着林外的小山岗。一只蜜蜂展开翅膀，落在他的马刀套的铜头上。

“胡涂虫，”本丘克责怪蜜蜂的失策，惋惜地小声说道。

“您说什么？”利斯特尼茨基拿开了望远镜。

本丘克用眼睛看看蜜蜂，利斯特尼茨基笑了。

“它酿的蜜一定也是苦的，您以为如何？”

回答他的不是本丘克。机枪从远处的一丛松树后面，发出象喜鹊叫一样的刺耳的呱呱声，划破了寂静。子弹飕飕响着射向白桦树林，一根被子弹打断的树枝在空中盘旋，飘摇，然后落到中尉坐骑马鬃上。

他们吆喝、鞭打着马匹，奔回村子。奥地利人的机枪不停地在他们背后扫射。

后来，利斯特尼茨基常常遇到志愿兵本丘克，而本丘克严厉的眼睛里闪耀着的那种坚毅的光芒，总使他不胜惊讶，他感到惊讶，但是却不能识破笼罩在这个外表如此纯朴的人的脸上那乌云似的，难于捉摸的深沉表情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本丘克说话的口气，也总好象没有说完似的，坚毅的嘴角上，照例含着一丝微笑，仿佛总是故意绕开只有他一个人知晓的真理，在一条崎岖的小道上走似的。他被调到了机枪队。过了十多天（团队得到了一天的休息机会），利斯特尼茨基在去找连长的路

上追上了本丘克。他正顽皮地晃着左手腕子，走过一个烧过的板棚。

“啊——啊，志愿兵！”

本丘克转过头来，一面举手行礼，一面让开道。

“您上哪儿去？”利斯特尼茨基问道。

“上队长那儿去。”

“那咱们大概是同路喽？”

“大概是吧。”

他们在毁于战火的村庄的街道上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在几处幸存下一些车棚、马厩的院子里，有许多人在奔忙，一些骑马的人走了过去，冒着热气的野战厨车就停在街当中，等候领饭的哥萨克们排成长龙；头顶上飘着闷人的潮气。

“喂，怎么样，在研究战争吗？”利斯特尼茨基斜眼看了看稍微落在后面走着的本丘克，问道。

“是的……在研究。”

“战后您打算干什么？”利斯特尼茨基看着志愿兵毛烘烘的手，莫名其妙地问道。

“有的人当然要自食其果，至于我……看看再说。”本丘克眯缝起眼睛说道。

“应该怎样理解您的话呢？”

“中尉，”本丘克把眼睛眯得更细，解释道。

“有一句俗话您知道吧：‘玩火者必自焚’，就是这样。”

“您顶好别打比喻，说清楚一点。”

“已经够清楚啦。再见吧，中尉，我要向左转啦。”

本丘克把毛烘烘的手指往哥萨克制帽檐上一碰，向左转去。

利斯特尼茨基耸耸肩，目送了他半天。

“他是在故弄玄虚呢，还是仅仅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呢？”利斯特尼茨基走进连长的整齐的土屋，愤愤地猜度着。

第十六章

第三期应征的哥萨克也和第二期应征的哥萨克一同开往前方去了。顿河沿岸的市镇和村庄一片荒凉，好象整个顿河流域的人都去割草和忙着收庄稼去了。

这一年，顿河内的农忙季节却是一片凄凉；死神把能干活的人都夺走了，披头散发的哥萨克女人在送别亲人时，都象哭丧似的嚎陶大哭。

“噢，我——的——亲人哪！……你把我扔下，叫我依靠谁呀？……”

亲人们头朝四面八方地倒在了战场上，他们流尽了哥萨克的鲜血，眼睛直呆呆的，在大炮奏出的哀乐声中，长眠，腐烂在奥地利、波兰和普鲁士的土地上……东风浩荡，但也未必能把爱妻、慈母的哭声送到他们耳边。

哥萨克的精华都背井离乡，死于战火、虱子、恐怖和无法排遣的忧伤。

一个晴朗的九月的日子，鞑靼村的上空飘着一层薄薄的象蜘蛛网似的彩色艳丽烟云。没有血色的太阳象寡妇一样苦笑着。万里晴空，碧蓝洁净，犹如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骄矜的处女。顿河对岸的树林染上一片忧郁的黄色，白杨树闪着黯淡的光辉，橡树飘落着稀疏的、有花纹的叶子，只有赤杨依然碧绿喜人。它那顽强的生命力感染了目光锐利的喜鹊。

就在这一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收到了一封从野战部队寄来的信。信是杜妮亚什卡从邮局取回来的。邮政局长把信交给她的时候，还朝她鞠躬，摇晃着秃脑袋，卑躬屈节地摊开两手，哀求说：

“请您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吧。我把信拆开啦。请告诉您爸爸：就说菲尔斯·西多罗维奇，如此这般把信拆开啦。就说，他急于要知道有关战争的消息，急于要知道那里的情形……务必请您原谅，就这样告诉您爸爸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并请他也原谅我。”

他有点儿反常，神色慌张，还把杜妮亚一直送出来，也不顾他的鼻子上溅满了墨水。

“您们在家里……不要责备我，上帝保佑……因为咱们都是老相识了，我才……”他跟在杜妮亚什卡身后嘟囔着，还不断地鞠躬，这一切使她感到一种预兆，仿佛被震了一下似的。

她非常激动地回到家里，半天也没能把信从怀里掏出来。

“快点，你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喊道，不停地捋着直哆嗦的大胡子。

杜妮亚什卡往外掏着信封，急急忙忙地说道：

“邮政局长说，他由于感到兴趣所以已经拆开看过，他说，请爸爸您别生他的气。”

“见他的鬼去吧！是葛利什卡写来的吗？”老头子呼哧呼哧地对杜妮亚什卡的脸喘着气，紧张地问道。

“一定是葛利高里写来的吧？莫非是彼得罗写来的？”

“好爸爸，不是……是别人的笔迹。”

“你念念吧，别叫人心急啦！”伊莉妮奇娜喊叫道，她艰难地挪动到长板凳跟前（她的腿肿了，走起路来，两条腿半天才移动一下，就象

是踏着小轮子滚似的)。

娜塔莉亚气喘吁吁地从院子里跑了进来，她的两只胳膊紧压住胸前，歪着伤残难看的脖子，站在炉坑旁边。她嘴唇上的微笑象太阳的光斑一样在颤动，她盼着葛利高里的问候，哪怕是顺便，哪怕是稍微有一两句提到她也好，也算是对她象狗似的驯顺和忠诚的一点报酬。

“达丽亚在哪儿呀？”老太婆小声嘟哝道。

“不要说啦！”潘苔莱·普罗阿菲耶维奇大喊了一声（他气得眼睛都瞪圆了），然后对杜妮亚什卡说道：“念吧！”

“我谨通知阁下……”杜妮亚什卡开始念道，但是突然哆嗦着从板凳上滑下来，不成声地喊道：

“爸爸！亲爱的爸爸！……噢噫 妈妈！咱们的葛利沙！……噢哟！……葛利沙……阵亡啦！”

一只花条的黄蜂钻进枯萎的洋绣球叶子里，嗡嗡叫着，往窗户上直撞。母鸡在院子里安详地咯哒咯哒叫着，从敞着的门外传来远处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

娜塔莉亚的脸在痉挛，但是刚才挂在嘴角上的颤抖的微笑还没来得及消失。

潘苔莱·普罗阿菲耶维奇正要站起身来，中风似地仰着脑袋，狂乱地、困惑不解地看着在痉挛着乱爬的杜妮亚什卡。

我谨通知阁下，您的儿子，第十二顿河哥萨克团的哥萨克，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麦列霍夫，于本年九月十六日夜，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城下战役中阵亡。您的儿子的英勇牺牲可聊以慰藉您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您的儿子的遗物将转交给他的亲哥哥彼得罗·麦列霍夫。马匹则仍留在团里。

第四连连长上尉波尔科夫尼科夫。

野战军，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潘苔莱·普罗阿菲耶维奇自从收到葛利高里阵亡的通知以后，好象一下子就变得憔悴不堪了。亲人们眼看着他一天一天地衰老下去。痛苦的结局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头上：记忆衰退，头脑也胡涂了。驼着背，脸色象生铁一样黑，在宅院里打转转儿；眼睛里患热病似的油晃晃的光芒道出了他心灵上的混乱不安。

他亲自把连长寄来的信藏在神龛下面，有时一天好几次跑到门洞里，用手指头招呼杜妮亚什卡。

“到我这儿来！”

她走了出来。

“把写着葛利高里事的信拿来。念给我听！”他命令说，不时担心地瞅瞅内室的门，而伊莉妮奇娜正在那扇门里受着无时无刻的哀思的折磨。

“你小声念，就象自言自语一样，”他狡猾地挤挤眼，全身缩成一团，眼望着门说，“小声念，不要叫母亲听见……真糟……”

杜妮亚什卡吞着眼泪，念完了第一句，总是蹲着听的潘苔莱·普罗阿菲耶维奇举起象马蹄子似的大黑手掌喝道：

“不用念啦！下面的话我都知道……拿去放在神龛下面……你轻点儿……要是叫母亲听见……”他又恐吓地挤了挤眼，全身蜷缩起来，就

象火烤着的树皮一样。

他的头发一圈一圈地白了，很快就满头都是耀眼的白头发了。大胡子里也出现了一丝丝的银须。他变得非常贪吃，而且吃得很多，狼吞虎咽。

在举丧后的第九天上，又为追悼阵亡的葛利高里邀请威萨里昂神甫和亲友，举行了家宴。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吃得很快，而且是拼命地吃。大胡子上挂着一串串的面条。伊莉妮奇娜最近这几天总是心惊胆战地瞅着他，看到这种情况，就哭起来：

“老爷子！你这是怎么啦？……”

“怎么啦？”老头子慌张起来，从彩釉的瓷汤盘上抬起混浊的眼睛问道。

伊莉妮奇娜无可奈何地摇了摇手，用绣花手绢擦着眼睛扭过头去。

“爸爸，看您，就象三天没吃饭似的！”达丽亚瞪起眼睛恨恨地说道。

“我吃得……啊，对……对……对……我再不那样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弄得很窘。不知所措地环顾了一下四座的人，吧嗒了几下嘴唇就出声了。他皱着眉头，连别人的问话，也不回答。

“打起精神来，普罗珂菲奇。怎么你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样子？”饭后，威萨里昂神甫鼓励他说，“儿子的死是神圣的，老头子，你别惹上帝生气吧。他为沙皇和祖国戴上荆冠，可是你……这简直是罪过，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罪过……上帝是不会饶恕的！”

“我是这样呀，神甫……不用您说，也是精神十足的呀。他‘英勇牺牲’，连长的信上是这样写的。”

老头子亲过神甫的手，扒到门框上，从接到儿子的阵亡通知以后第一次恸哭起来，全身剧烈地抽搐着。

从这一天起，他控制住了自己，精神上也恢复正常了。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各自不同地舐着自己的伤口。

娜塔莉亚听杜妮亚什卡念完葛利高里牺牲的通知后，就跑到院子里去。

“自杀吧！现在一切都完啦！快点吧！”这个念头象火似地在烧她，驱使她。娜塔莉亚在达丽亚的手上挣扎着，快意地昏迷过去，但愿离开那恢复知觉的时刻，离开那严峻地使她重又意识到已经降临的灾难的时刻，越远越好。她昏迷了一星期，重返人世时，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不言不语，被不祥的虚弱症吞噬着……一个看不见的鬼魂来到了麦列霍夫家。

相传，荆冠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戴上的，这里是为国牺牲捐躯之意。

第十七章

麦列霍夫家在获悉葛利高里阵亡后的第十二天，同时收到了彼得罗两封信。杜妮亚什卡在邮政局里就把两封信都看了，——她忽而象一根被旋风吹着的小草一样，往家里飞跑，忽而又摇晃着扑到篱笆上喘口气儿。她在村子里引起了一阵惊慌，也给家里带回巨大的震动。

“葛利沙还活着哪！……我们的亲人还活着哪！……”离家门还老远她就哭泣号叫着。

“彼得罗写信来啦！……葛利沙是受了伤；没有死！……活着哪，活着哪！……”

彼得罗在九月二十日的信里写道：

你们好，亲爱的父亲和母亲。我告诉你们，咱家的葛利什卡的小命儿差点见阎王，上帝保佑现在他还活着，而且很健壮，因此我们也希望上帝保佑你们健康和平安。他们那个团参加了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城下的战役，冲锋的时候，葛利高里同排的哥萨克们看见他被匈牙利骠骑兵用重剑砍伤，葛利高里从马上跌了下来，以后我们就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了，不管怎样向他们打听，他们再也不能告诉我什么消息了。后来我才从米什卡·科舍沃伊那儿听说，——米什卡是到我们团里来联络的，——葛利高里受伤后，一直躺到夜间。苏醒过来以后就往回爬。他看着星星，确定方向往回爬时，遇到我们的一个受伤的军官。这个受伤的军官是龙骑兵团的中校，炮弹打伤了他的肚子和腿。葛利高里就背着他，爬了六俄里。因此他受到了嘉奖——奖给他一枚乔治十字章，并晋升他做了下士。这太好啦！葛利什卡的伤并不重，敌人的重剑砍在他的脑袋上，削掉了一块皮；他从马上跌了下来，就昏了过去。米什卡说，他马上就要归队了。请你们原谅，我写得这样潦草。我是在马上写的，摇晃得厉害。

第二封信里，彼得罗请求给他寄点“故乡顿河自家果园”里的樱桃干去，还请求不要忘记常常写信；同时在信上骂了葛利高里一顿，因为他听哥萨克们说，葛利高里把马照料得很不好，所以使他，彼得罗，很生气，因为那匹枣红马是他彼得罗的，是他自己的马，是纯种良马；他请求父亲给葛利高里写封信说说。

“我已经请哥萨克带话给他，如果他不象爱护自己的马一样，好好照料那匹马的话，等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把他的嘴巴子打出血来，别看他现在已经是个挂十字章的人，”彼得罗这样写道，接着就是无数的问候，从这揉皱的、雨水淋湿过的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深深的忧伤。看得出，彼得罗在前线也并不舒服……

幸福得发了昏的潘苔菜·普罗珂菲耶维奇叫人看着真有点儿心酸；他把两封信都抢过去，带着它们一瘸一踉地在村子里走东窜西，抓住识字的人，就逼着人家念，——不，他并不是为了念给自己听，老头子是要把这晚来的喜讯向全村夸耀一番。

“啊哈！你看，我的葛利什卡怎么样？啊？”当念信的人结结巴巴地念着揉皱的信，念到彼得罗描写葛利高里立功的地方，就是他背着受伤的中校爬了六俄里的地方，他就举起一只他那马蹄子似的大黑手巴掌，这样问道。

“这是咱们全村得到的第一枚十字勋章，”老头子自豪地说，接着就生怕失落似地赶紧把信收回来，藏到皱巴巴的制帽里子里，又找别的识字的人去了。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从商店的小窗户里看见了他，就一面摘着帽子，迎了出来，说道：

“请进来吧，普罗珂菲耶维奇。”

他用自己白胖的手握着老头子的手说：

“好啊，恭喜……嗯……有这样的儿子是值得自豪，可是你们却给他办丧事。我在报上看到他立功的消息啦。”

“报上还登出来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全身都象火烧似的痉挛起来。

“报道过，我看啦，看过啦。”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亲自从货架子上拿下三包四分之一普特重的上等土耳其烟草，又装了一袋高级糖，连称都没有称；他把这些东西递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说：

“你给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寄东西的时候，请代我问候，并把这些东西捎给他。”

“我的上帝！葛利什卡有多光荣啊！……全村子的人都在谈论他……我活到了……”老头子从莫霍夫商店的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嘟哝道。他擤了擤鼻涕，用上衣袖子擦了擦在脸颊上痒酥酥地流下的眼泪，自思道：“看来，我是老啦。这么容易流眼泪……唉，潘苔莱、潘苔莱，你把精力都浪费到哪儿去啦？从前象石头一样结实，可以从船上扛下八普特重的口袋来，可是这会儿呢？葛利什卡把我折磨得真够呛……”

他在街上一瘸一拐地走着，把糖口袋紧紧抱在胸前，思想又象在沼泽上空飞翔的田凫，围着葛利高里盘旋起来，脑海里一直想着彼得罗信上的话。这时亲家公科尔舒诺夫迎面向他走来。他首先唤住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

“喂，亲家，等一等！”

他们从宣战那天以后，还没有见过面。自从葛利高里离家以后，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虽说不是敌对的，然而却是一种冷淡的、不自然的关系。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死看不上娜塔莉亚对葛利高里的卑躬屈节，乞怜他的施舍，从而使他，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也受尽同样的屈辱。

“不要脸的母狗，”他在家人面前，大骂娜塔莉亚，“住在娘家好好的，偏要到婆家去住，他家的面包就那么好吃。为了这个混蛋女儿，我这个做父亲的也要跟着去丢脸，在人面前只好眨巴眼。”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走到亲家公紧跟前，把一只生满黄斑、弯成小船似的手塞给他。

“近来你可好啊，亲家。”

“托福托福，亲家。”

“你是来买东西的啊？”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举起那只空着的右手，否定地摇了摇脑袋。

“亲家，这是送给咱们的英雄的礼物。大善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

奇在报上看到了他的英雄事迹，所以送他一些糖和一些味道很好的烟叶。他说：“请把我的问候和礼物寄给你的英雄，祝他将来仍然这样出类拔萃。”他说这话时，满面老泪横流，你明白吗，亲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不由自主地胡吹起来，并且仔细注视着亲家公的脸，竭力想要看出所产生的印象。

在亲家公的白眼皮下面浮着一片阴影，这片阴影使他那低垂的眼神自然地带上了冷嘲的笑意。

“原——来——这——样，”科尔舒诺夫支吾其辞地说道，然后横过街道向篱笆走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急忙跟过去，用哆嗦得厉害的手指头打开糖果袋。

“请吃块糖吧，巧克力糖！……”他挖苦地邀请亲家公说。

“请吃吧，我替你女婿请客……你的日子过得并不舒服，你大概知道，令郎以后也许能挣到这样的光荣，也许不能……”

“你别管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自己明白。”

“尝尝吧，赏个脸嘛！”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做出过分殷勤的样子，跑到亲家公前面去鞠了一躬。他那弯曲的手指头在剥着薄薄的包糖银纸。

“我们吃不惯甜东西，”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推开亲家公的手。

“我们吃不惯，吃别人的东西会硌碎我们的牙。亲家，你不该扛着儿子的招牌，到处去打秋风。如果你有困难的话——应该来找我嘛。给女婿我还舍得……何况娜塔什卡也在吃你们的面包哪。我可以救你的穷……”

“我们家里人还没有谁去打过秋风，你别胡说，亲家，乱嚼舌头！你太会吹啦，亲家！……太会吹啦……也许就因为这个你发的财，你女儿才跑到我们家来的吧？”

“等等，”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威严地说道。

“咱们俩没有什么好吵的。我也不是来找你吵架的，请你息怒，亲家。咱们找个地方去谈谈，有点事儿。”

“咱们没有什么事可谈。”

“有的谈。走吧。”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拉住亲家公的上衣袖子，拐进一条小胡同。走过人家的宅院，来到草原上。

“有什么事？”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怒气消失了，渐渐清醒过来，问道。

他斜眼看了看科尔舒诺夫的长满雀斑的白脸。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把上衣的长后襟掩了掩，坐到沟坡上，掏出了镶着绒边的旧烟荷包。

“你看，普罗珂菲奇，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过不去，就象只好斗的公鸡，这样对待自己人可不好。不大好吧，是不是？我想要知道，”他改用另外一种坚定、粗卤的声调说道，“你的儿子是不是要长期这样虐待娜塔莉亚呢？你告诉我。”

“这个你应该去问他。”

“我用不着去问他，你是一家之主——我要跟你谈。”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拳头里紧攥着一块剥去糖纸的糖。融化了

的巧克力从他的手指缝里流出来。他在沟坡的棕色的干土上擦了擦手巴掌，一声不响地抽起烟来。他卷起一片纸，从烟叶袋里倒出了一撮土耳其烟草，然后递给了亲家。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毫不犹豫地也用莫霍夫慷慨的礼物卷了一支烟。两亲家一块儿抽起来。他们的头顶上是一片象丰满的胸膛似的蓬松的白云，一线轻柔纤细的蛛丝被风吹得摇曳着，从地上迅速地向高天，向白云边飞去。

白昼将尽。无限肃穆，宜人的晚秋的寂寞黄昏催人欲睡。天空已经失去了夏日灿烂的光辉，只是黯淡地闪着蓝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来的苹果树叶，在沟渠上洒下了一层瑰丽火红的秋色。蜿蜒起伏的群山遮断了通向四方的大道，——它正在枉费心机地招引人们往那里去，往那朦胧如梦的、碧绿的地平线那边的神秘广厦中去，——而人们却被关在日常生活的牢笼里，被家务、收割的繁重劳动折磨得痛苦、疲惫不堪；而这条旷无人迹的大道——一线引人愁思的踪迹——却穿过地平线，伸向看不见的远方。西风在大道上卷起滚滚烟尘。

“烟味太淡啦，象干草一样，”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向外喷着还没有消散的烟雾，说道。

“是有点儿淡，可是……味道很好，”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同意说。

“回答我呀，亲家，”科尔舒诺夫熄了烟，用缓和的声调请求道。

“葛利高里对这件事一个字也没有提。他现在负伤啦。”

“我听说啦……”

“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也许他会真的阵亡。这又怎么说呢？”

“怎么能长此下去呢，亲家？……”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茫然、可怜地眨着眼睛怨诉道。

“她被糟蹋得既不是姑娘，也不是婆娘，更不是可敬的寡妇。要知道，这是怎样的羞辱呀！早知如此，象你们这样的亲家，我连家门也不会让你们进，闹成今天这个样子象什么话呀？唉，亲家，亲家……谁都爱自己的儿女……这是亲骨肉呀……”

“我又有什麼办法呢？……”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压着火儿开始反攻了。

“请你说句正经话。难道我儿子从家里跑出去我高兴吗？难道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真有你这号人！”

“你写信给他，”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闷声指点说，随着他说话的节奏，干土从他的手掌里沙沙地象一道涓涓的棕色细流泻入沟渠。

“叫他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

“他跟那个娘儿们已经有孩子啦……”

“跟这个娘儿们也会生孩子嘛！”科尔舒诺夫涨红着脸，喊道。

“难道可以这样对待活人吗？啊？……她已经自杀过一回啦，现在都成了残废……还想把她踏进坟墓里去吗？啊？……他怀的是什麼心呀，什麼心呀……”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一只手抓着自己的胸膛，另一只手拉着亲家公的衣襟，气急败坏地低诉道，“难道他是狼心狗肺吗？”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哼哧哼哧地喘着，身子向一旁扭去。

“……娘儿们想他想得骨瘦如柴，她只是为了他才活着。在你们家

里就象个扛长活的。”

“我们待她比亲生的还要亲！你给我住口！”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怒吼道，并站起身来。

他们不欢而散，也没有道别，就各奔东西了。

第十八章

生活奔腾泛滥，溢出河床，分成无数的支流。简直难以预料它那叛逆和狡猾的洪峰将泻向哪条支流。今天那里的生活还象流过浅滩的潺潺溪水，浅到使你可以看到肮脏的沙底，——明天却忽然变成浊浪滚滚的洪流……

不知道为什么，娜塔莉亚突然决定要到亚戈德诺耶去找阿克西妮亚——恳求她把葛利高里还给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一切都取决于阿克西妮亚，只要去求她——葛利高里和过去的幸福就都会回来。她完全没有考虑这是否能实现，阿克西妮亚会怎么看待她这奇怪的请求。被一种下意识的感情推动着，她想使自己突然的决定尽快付诸实现。这个月底，麦列霍夫家收到了葛利高里一封信。他在信中向父母请安问候以后，又向娜塔莉亚·米伦诺芙娜致意，并表示了最亲切的关怀。不管是什么原因使葛利高里这样做的，但这对娜塔莉亚却起了推动作用：在第一个星期日她就准备到亚戈德诺耶去了。

“你要上哪儿去，娜塔莎？”杜妮亚什卡看见娜塔莉亚正对着一块破镜片仔细而又认真地照着自己的脸，就问道。

“我要回娘家去看看，”她说了个谎，脸立即红了，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去干一件非常屈辱的事，去经受一次严厉的精神折磨。

“娜塔莉亚，你就陪我到游戏场去一回还不行吗，”达丽亚一面打扮着，一面请求她说。

“晚上你去，好不好？”

“我不知道，不一定能去。”

“哎呀，你这个小尼姑！男人不在家就是我们的天下了，”达丽亚挤眉弄眼，顽皮地说道，并把柔软的身体弯成两截，对着镜子仔细欣赏身上的淡青色新裙子的绣花下摆。

自从彼得罗走后，达丽亚大变了：丈夫不在身边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出来。她的眼睛、举止和步态都流露出烦愁的神情。每逢星期日，她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很晚很晚才从游戏场回来，时常恨恨地翻着发黑的眼珠儿对娜塔莉亚诉苦：

“简直是糟糕透啦，真的！……把顶用的哥萨克都征走啦，村子里剩下的全是些孩子和老头子。”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相干？”达丽亚奇怪地反驳道。

“游戏场上再也没有人可以调情啦。顶好能让我一个人到磨坊去，要不然就很难甩开公公……”

她下流地问娜塔莉亚：

“亲爱的，你没有哥萨克怎么能忍耐这样久呀？”

“别说啦，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娜塔莉亚脸涨得通红。

“你就不想？”

“那你当然是很想喽？”

“我想，小奶奶，”达丽亚哈哈笑着说，满脸绯红，弯成弧形的眉毛哆嗦着。

“有什么可害臊的呢……说老实话，现在我能有个什么老头子玩玩

也好啊！你想想看，彼得罗已经走了两个月啦。”

“达丽亚，你要找倒霉……”

“算了吧，你这个可敬的小老太太！我看透了你们这些不言不语的家伙啦。大概，你是不会承认的。”

“我也没有什么可承认的。”

达丽亚嘲讽地斜睨了娜塔莉亚一眼，用细小的凶狠的牙齿咬着嘴唇，讲道：

“前两天在游戏场上，村长的儿子，季莫什卡·马内茨科夫坐到我身边来。坐在那里浑身冒汗。我看得出，他是害怕动手……后来，偷偷把手伸到我腋下，手却直在哆嗦。我耐着性子，没有吭声，可是心里却火冒三丈；你哪怕是个小伙子也好啊，这么个……黄口小儿顶多有十六岁。你瞧，是些什么货色……我坐在那里，不理他，他哪，伸着爪子，摸啊，摸啊，然后悄悄对我说：‘走吧，到我家仓库去！……’唉，我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达丽亚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眉毛直颤动，眯缝着的眼睛闪着光芒。

“我把他臭骂了一通，我跳起身来，说道：‘嘿，你这个混帐王八蛋，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竟敢对老娘说这样的昏话？你有几天才不夜尿床啦，啊？’我就这么教训了他一顿！”

她和娜塔莉亚之间的关系是很单纯和睦的。达丽亚最初对弟媳妇的那种敌意早已消失，这两个性格各异、毫无共同之处的娘儿们彼此相处得很好。

娜塔莉亚穿好衣服，从内室走出来。

达丽亚在门洞里追上了她。

“今天夜里你能给我开开门吗？”

“我晚上大概要住在娘家。”

达丽亚用小梳子搔着鼻梁，考虑着，摇了摇脑袋：

“好，你走吧。我本来不愿意为这事去求杜妮亚什卡，看来非得求她不可啦。”

娜塔莉亚告诉伊莉妮奇娜说要回娘家去，就走到街上去。散了集的大板车都纷纷离开了广场，从教堂里走出许多人来。娜塔莉亚走过两条胡同，便向左转去。她匆匆地爬上山岗。在岗顶上回头看了看：洒满阳光的村庄躺在山脚下，粉刷过的小房子泛着白光，磨坊的斜屋顶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显得特别耀眼。

第十九章

战争也从亚戈德诺耶逼走了许多人。韦尼阿明和吉洪也走了，他们走后庄园显得更荒凉、寂静和无聊了。阿克西妮亚代替了韦尼阿明，去服侍老将军；肥胖的永远瘦不下来的卢克里娅又承担了为临时雇工做饭和饲养家禽的工作。萨什卡爷爷兼任了马夫和看护花园的职务，只有车夫是新来的——一个老成持重的上了年纪的哥萨克尼基季奇。

这一年地主减少了种植面积，提供了二十匹补充军马；只留下了一匹走马和三匹庄园上离不开的顿河马。地主用打猎来消磨时间，带着尼基季奇去打野雁，有时候也带着猎狗去打猎，闹得四乡不安。

阿克西妮亚偶尔收到葛利高里的短信，说他现在还活着，而且很健康，正刻苦服役。他是变得坚强了呢，还是不愿意在信上表示自己的弱点呢，反正他一回也没有抱怨生活的艰难和寂寞。写信的语气总是冷冰冰的，好象是迫不得已才写的。只是最近的一封信里，不小心写出了这样的句子：“……一直在火线上，我似乎有些厌倦战争了，褡裢里总是背着死神。”每一封信上都提到他的女儿，要求告诉他一点关于她的事情：“……告诉我，我的塔纽莎长得多高啦，长成什么样子啦？不久前我梦见她长得很大啦，穿着红衣裳。”

阿克西妮亚表面上坚强地忍受着别离的痛苦。她把对葛利高里的全部爱情都倾注到女儿身上，特别是当她确信这个孩子确实是葛利高里的以后。这条小生命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驳不倒的证据：小姑娘的深红色的头发脱掉了，生出了黑色鬃曲的新头发；眼睛的颜色也变了，显得黑了，眼眶也变得长了。长得越来越象父亲，就连笑容也是野性的、麦列霍夫家的，葛利高里的。阿克西妮亚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从孩子身上看出谁是她父亲了，因此她就更加爱这个孩子，——已经不象从前那样，每当走近摇篮的时候，在小姑娘惺忪的小脸上，一发现某种与司捷潘脸上可惜的线条稍微相似的影子和极其细微的相同之处，就禁不住要踉跄后退。

日子悠悠忽忽地过去，每过一天，阿克西妮亚心上的痛苦就更多一层。对心爱的人生命的担忧，象钢钻一样钻着她的心，这种痛苦白天既饶不过她，夜里也要光临，而且一到夜间，那种郁积在心里、一直被意志压抑着的愁思就冲破了堤防：整夜整夜地，阿克西妮亚怕吵醒孩子，只能含泪无声地喊叫、哭泣，她咬着自己的胳膊，以免喊出声来，想用肉体的疼痛压下精神的痛苦。她把热泪洒满孩子的襁褓，天真幼稚地想着：“既然是葛利什卡的孩子，那么葛利什卡心里就一定会感觉到我是多么想念他呀。”

熬过这样的不眠之夜，早晨爬起来简直象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一样：浑身酸痛，太阳穴里就象有些小银锤子在拼命不断地敲打，当年曾象孩子一样丰满的嘴唇上浮出一丝成人的哀愁。夜夜相思，使阿克西妮亚红颜暗老……

星期日，她刚把早饭端给老地主，从屋里来到了台阶上，就看见一个女人正朝大门口走来。白头巾下闪烁着两只非常熟悉的眼睛……女人

塔纽莎是塔季扬娜的小名。

撇了撇门闩鼻，便走进院子来了。阿克西妮亚一认出是娜塔莉亚，脸立刻就变得煞白，慢慢的向她迎过去。她们正好在院子当中相遇了。娜塔莉亚的靴子上厚厚地落了一层路上的尘土。她颓丧地垂着两只粗糙的大手站住，急促地喘着气，竭力想把那伤残的歪脖子伸直，但是怎么也不行；因此显得她好象是在向旁边的什么地方看似的。

“我是来看你的，阿克西妮亚……”她用干涩的舌头舔着被风吹裂的嘴唇，说道。

阿克西妮亚迅速地回头向上房的窗户看了一眼，默默地朝自己住的下房走去。娜塔莉亚跟在后面。阿克西妮亚衣服的窸窣声她听来非常刺耳。

“大概是因为走热啦，所以耳朵里疼，”从混乱的头脑里钻出了这样的想法。

阿克西妮亚等娜塔莉亚走进屋子以后，就关上门。她站在屋子当中，两手插到白围裙底下。她主宰了这场游戏。

“你来干什么呀？”她曲意奉承地、几乎象耳语似地问道。

“我想喝点水……”娜塔莉亚要求，用痛苦、呆滞的目光把屋子扫了一眼。

阿克西妮亚在等待，娜塔莉亚艰难地提高声调，开口说话了。

“你抢走了我的男人……把葛利高里还给我吧！你……毁了我的一生……你看，我成什么样子啦……”

“把男人还你？”阿克西妮亚咬着牙齿说道，说出的话，就象落在石头上的雨点，缓慢地、一滴一滴的。

“把男人还给你？你是朝谁要人哪？你是干什么来啦？……你的要求提得太晚啦！……太晚啦！”

阿克西妮亚全身晃了一下，走到娜塔莉亚跟前，恶毒地笑了起来。

阿克西妮亚仔细打量着自己敌人的脸，忍不住想挖苦她一番。现在在她——被遗弃的结发妻子——被痛苦折磨着，低声下气地站在自己面前；这就是那个女人，由于她的恩典，曾使阿克西妮亚哭干了眼泪，使她和葛利高里分离，使她心受重创；而当她，阿克西妮亚，在忍受致命的相思病的折磨时，这个女人却在爱抚着葛利高里，而且大概还嘲笑过她——失败的、被遗弃的情人。

“所以你来求我抛弃他？”阿克西妮亚气喘吁吁地说。

“唉，你这个阴险毒辣的女人！……是你先从我手里抢走了葛利什卡！是你，不是我……你既然知道他曾跟我同居过，为什么还嫁给他？我只是收回了自己失去的人，他原本就是我的。我有跟他生的孩子，可是你……”

她极端憎恨地看着娜塔莉亚。胡乱地挥动着双手，说出的话就象烧透了的、火花飞溅的熔渣：

“是我的葛利什卡——我谁也不给！……是我的！我的！……你听见吗？是我的！……你滚吧，没有心肝儿的东西！你不是他的妻子。你想把孩子的父亲抢走吗？啊——哈！为什么你早不来？啊，为什么早不来？”

娜塔莉亚斜着身子走到长板凳边，坐了下来，把脑袋垂到手上，用手巴掌捂着脸。

“你遗弃了自己的男人……请你不要这样大喊大叫……”

“除了葛利什卡，我再也没有别的男人啦。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啦！……”

阿克西妮亚看着娜塔莉亚那从头巾里落在手上的一缕笔直的黑头发，觉得有一股发泄不出去的怒火在心中燃烧。

“他会要你吗？你自己瞧瞧，你的脖子都歪啦！你以为他会看中你哪？你好的时候，他都把你抛弃了，还会看上个残废人吗？你再也见不到葛利什卡啦！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滚吧！”

阿克西妮亚发疯似的保护着自己的地位，现在是为了报复过去的一切在进攻。她看到娜塔莉亚虽然脖子略微有点歪，但是仍然跟从前一样漂亮，——她的两颊和嘴依然是那么红艳，并没有被时间抹掉，——但是她阿克西妮亚，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娜塔莉亚，眼睛下面过早就布满了蛛网般的皱纹吗？

“你以为我是希望能从你手里把他央求回去吗？”娜塔莉亚抬起那被痛苦折磨得象醉汉似的朦胧的眼睛。

“那么你为什么来呀？”阿克西妮亚气喘吁吁地问道。

“思念他的感情逼我来的。”

阿克西妮亚的女孩儿被说话声音惊醒了，在床上哭起来，不住地抬起身子。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转身对着窗户坐了下来。娜塔莉亚浑身痉挛，看着孩子。她的喉咙火燎燎地抽搐不止。孩子脸上的两只葛利高里的眼睛，带着懂事的好奇神情望着她。

她呜咽着，摇摇晃晃地走到台阶上。阿克西妮亚没有出来送她。过了一会，萨什卡爷爷走了进来。

“来的这个女人是什么人？”他问道，显然已经猜透了。

“是同村的人。”

娜塔莉亚从庄园走出了约三俄里，在一丛野柴荆下躺倒。她被无名的哀愁压倒，什么也不想地躺在那里……孩子脸上那两只葛利高里的忧郁的黑眼睛固执地在她面前闪动。

第二十章

葛利高里清清楚楚地想起了那一夜，简直清楚得耀眼。天亮以前他苏醒过来，两手四下摸了摸，尖利的庄稼茬子扎得手疼，满脑袋痒酥酥的痛楚使他不断地呻吟。他用劲抬起一只手，把它举到额上，摸索着由于浸满血渍变硬的额发。拿手指头碰了碰鼓胀的伤口，疼得好象被烧红的煤炭烫了一下似的。他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仰面躺着。头顶的树上，早霜打过的叶子忧郁地簌簌响着。树枝的黑色轮廓清晰地画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星星在树枝中间闪烁。葛利高里睁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觉得这不是星星，而是一些挂在黑色的树叶上的青黄色的、奇异的硕大的果子。

他一明白了发生的事情以后，就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恐怖袭上心头。咬紧牙关，手脚并用，从地上爬了起来。疼痛却在捉弄他，使他仰面向后倒了下去……他觉得已经爬了很久；可是使足了劲儿，回头一看，——那棵他在下面失去知觉的树，依然黑乎乎地立在不过五十步远的地方。有一次他两肘撑在一具死尸的凹进去的硬肚皮上，从死者的身上爬了过去。因为流血过多，恶心想吐，他象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为了不

要失去知觉，嘴里嚼着浸满露水的没有滋味的野草。在一个翻倒的空子弹箱旁边，他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了半天，然后就移步走了起来。他的体力恢复了，坚定地迈开脚步，已经能够辨认出往东走的方向了：北斗星给他指路。

在树林边上，一声暗哑的警告声使他停下了脚步。

“不要走过来，我要开枪啦！”

手枪的轮子响了一下。葛利高里朝发出声音的方向仔细看去，有一个人斜躺在松树下面。

“你是什么人？”葛利高里问道，谛听着自己的声音，就象听别人的声音似的。

“俄国人？我的天！……过来吧！”松树旁边的人趴在了地上。

葛利高里走了过去。

“你弯下身子来。”

“不成。”

“为什么？”

“那我会摔倒，就站不起来啦，我的脑袋被削了一下……”

“你是哪个部队的？”

“顿河第十二团。”

“救救我吧，哥萨克……”

“我会摔倒的，老爷。”（葛利高里看清了那个人穿的军大衣上的军官肩章。）

“那就伸给我一只手。”

葛利高里帮着军官站起来。他们一同走起来。但是受伤的军官每走一步，挂在葛利高里胳膊上的分量也就更重。从一块洼地往上走的时候，军官紧紧抓着葛利高里的军便服的袖子，有时磕打着牙齿说道：

“你扔掉我吧，哥萨克……要知道我的伤……是穿透性的……伤在肚子上。”

他的眼睛在夹鼻眼镜里黯淡无光地闪动，大张着嘴，呼哧呼哧地吸着气。军官失去了知觉。葛利高里拖着他走，跌倒了，又爬起来，又跌倒。他曾两次扔掉了自己的累赘，可是两次都又回去把他扶起，跌跌撞撞，向前走去，犹如梦中。

上午十一点钟，一个通信队发现了他们，把他们送到救护站去。

过了一天，葛利高里偷偷地从救护站跑了出来。他在路上扯掉脑袋上的绷带，轻松地挥舞着血渍斑斑的绷带大步走去。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连长大吃一惊，问道。

“我归队啦，老爷！”

从中尉那里走出来，葛利高里看到了本排的下士。

“我的马呢？枣红马在哪儿呀？”

“老弟，它完好无损。我们是在刚刚把奥地利人赶走了的战场上捉住它的。你怎么样？要知道我们已经为你的亡灵做过祈祷，祝你在天堂安息啦。”

“你们也太性急啦，”葛利高里微笑着说。

命 令（抄件）

查顿河第十二哥萨克团哥萨克麦列霍夫·葛利高里，因拯救龙骑兵第九团团团长古斯塔夫·格罗兹贝格中校的生命有功，兹晋升为上等兵，并授予四级乔治十字章。

连队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市已经驻了两天，夜间就准备出发了。葛利高里找到本排哥萨克住的房子，便去看自己的马。

鞍袋里少了两件衬衣和一条手巾。

“葛利高里，他们当着我的面就偷走了，”科舍沃伊·米哈伊尔抱歉地说，因为马是由他照管的。

“这个院子里来过很多步兵，是步兵偷的。”

“滚他们的蛋，叫他们去用吧！我原想用它来包包脑袋，绷带都湿透了。”

“拿我的手巾包吧！”

他们正在板棚里说话的时候，“锅圈儿”走进来了。他把一只手伸给葛利高里，好象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

“啊，麦列霍夫！你还活着哪？”

“半死不活！”

“额上有血，擦擦吧。”

“我会擦的，不忙。”

“来让我看看，他们是怎么给你治的。”

“锅圈儿”使劲把葛利高里的脑袋往下一扳，鼻子里哼哼着。

“你为什么让他们把头发剃掉啊？看他们把你弄成这么个怪样子！……这帮医生他妈的给你胡治一通，来，还是让我给你治吧。”

他也没等葛利高里同意，就从子弹盒里拿出一颗子弹，去掉弹头，把火药倒在黑手巴掌上。

“米哈伊洛，去弄点蜘蛛网来。”

科舍沃伊用马刀尖从屋梁上绞下一团花絮似的蜘蛛网，递给他。

“锅圈儿”就用这把马刀尖挖了一小块土，然后把泥土、火药和蜘蛛网混在一起，在嘴里嚼了半天。他把一团又粘又稠的东西厚厚实实地涂在葛利高里脑袋上渗着血水的伤口上，笑着说道：

“三天以后你再拿下来，管保药到病除。你看，我这么照料你，可是你……那时却要打死我。”

“谢谢你的照料，不过还是该打死你——好使我心灵上少一桩罪过。”

“小伙子你可真够天真的啦。”

“我就是这么个人。我脑袋上的伤什么样？”

“砍了有半俄寸深，给你留个纪念。”

“忘不了。”

“你倒想忘，却忘不掉；奥地利人的剑没有磨，用一把钝剑砍的你，现在这块伤疤要在你脑袋上带一辈子啦。”

“你很走运，葛利高里，剑滑了过去，不然的话，你就要埋骨异乡啦，”科舍沃伊笑着说。

“我把军帽往哪儿放呢？”

葛利高里不知所措地揉着帽顶已被砍破、染满了血迹的军帽说道。

“扔了算啦，狗会吃掉的。”

“弟兄们，面包来啦，冲啊！”有人从屋门里喊道。

哥萨克们从板棚里走出来。枣红马在葛利高里身后斜着眼睛嘶叫起来。

“它很想你哩，葛利高里！”科舍沃伊朝马点点头说。

“我很纳闷儿，它草也不肯吃，光是这样一阵阵地嘶叫。”

“我从那里一爬起来，就一直在叫它，”葛利高里回过身去，哑哑地说道，“我想它是不会离开我的，可是要逮住它也很难，它认生。”

“是这样，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逮住它。是用套马索套的。”

“是匹好马，是我哥哥彼得罗的马。”葛利高里扭过脸去，不愿让人看到他那深受感动的眼睛。

他们走进屋子。堂屋的地板上，叶戈尔·扎尔科夫正躺在从床上卸下来的弹簧褥子上打呼噜。屋子里乱七八糟的样子在无言地诉说，主人是怎样匆忙弃家而去的。碎瓷器片、撕碎的纸片和书籍、沾了蜂蜜的呢料、儿童玩具、旧皮鞋和洒得满地的面粉——所有这一切都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地板上，在沉痛地哭诉着浩劫。

叶梅利扬·格罗舍夫和普罗霍尔·济科夫打扫出一块地方，也到这儿来吃饭。济科夫一看见葛利高里，就把两只亲热的、显得有点肉麻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叫道：

“葛利什卡，你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呀？”

“从阴曹地府！”

“你快去给他弄点菜汤来呀。干么光瞪眼呀？”

“锅圈儿”喊叫道。

“立刻就去。厨车就在这儿的胡同里。”

普罗霍尔嘴里嚼着面包，往院子里跑去。

葛利高里疲倦地在普罗霍尔坐的地方坐下来。

“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吃的饭啦，”他抱歉地笑了笑，说道。

第三军的部队正开过这座城市。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步兵、辎重车和骑兵部队，十字路口挤得水泄不通，军队运动的轰鸣声透过紧闭着的屋门传到屋子里来。普罗霍尔很快就端着一锅菜汤和一口袋荞麦粥回来了。

“荞麦饭倒在哪里？”

“来，倒到这只带把儿的锅里吧，”格罗舍夫不知道它的用场，从窗下把一只夜壶推过去。

“你这锅，怎么这么臭呀，”普罗霍尔皱起眉头说。

“没有关系，你先把口袋倒出来，完了我们大家再分。”

普罗霍尔打开口袋，香喷喷的稠粥冒着热气，从口袋的琥珀色边缘上，渗出了油汤。他们一面说话，一面吃。普罗霍尔把油点子溅到褪色的裤绺上，讲道：

“咱们邻院，住的是山民骑兵营的一个炮兵连，在喂养他们那些壮实的小马呢。他们的下士看见报上登着，说德国人的那些所谓的同盟国，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

“你没有赶上，麦列霍夫，今天早上有人来慰劳我们啦，”“锅圈儿”翕动着塞满饭的嘴，咕噜说。

“谁来慰劳啦？”

“师长，丰·季维德中将检阅了我们，因为我们杀退了匈牙利的骠骑兵，救出了我们的炮兵，所以来慰劳感谢我们。要知道，他们差一点儿就把大炮都抢去啦。他说：英勇的哥萨克们，沙皇和祖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勋的。”

“这太好了！”

街上清脆地响了一枪，又一枪，机关枪砰砰地扫射起来。

“快——出——来！”门口有人叫喊。

哥萨克们扔掉饭勺，跑到院子里。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在他们头顶上盘旋。飞机的猛烈的轰鸣声，令人生畏。

“在篱笆边卧倒，马上就要扔炸弹啦，要知道，隔壁就是炮兵连！”

“锅圈儿”喊道。

“快把叶戈尔卡叫醒！要把他炸死在弹簧褥子上了！”

“把步枪给我！”

“锅圈儿”仔细地瞄准，就在台阶上射击起来。

步兵不知道为什麽都弯着腰，在街上乱跑起来。隔壁的院子里传来马嘶声和急促的口令声。葛利高里放完一梭子子弹，隔着板栅看到：几个炮兵正急急忙忙地把一门炮往板栅底下推。天空蓝得刺眼，葛利高里眯缝起眼睛，看了看轧轧响着向下俯冲的铁鸟；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什么东西从飞机上迅速落下来，在太阳光中耀眼地闪烁着。一声震撼天地的巨响震得小房子和趴在台阶旁的哥萨克们直颤动；邻院的一匹马发出了临死的嘶鸣。从板栅那面飘来一股呛鼻子的燃烧后的硫磺气味。

“躲起来，”

“锅圈儿”从台阶上往下跑着喊道。

葛利高里也跟在他后头跳下台阶，趴到板栅边。飞机翅膀上的什么铝制零件闪着亮光；它从容不迫地翘着尾巴，转了一个弯。密集的子弹从街上射出去，齐射声在轰响，阵阵混乱的枪声响个不停。葛利高里刚把一梭子子弹压进枪膛，一声更加猛烈的爆炸声把他从板栅边扔出一沙绳远。一大块泥土落在他的脑袋上，迷了他的眼睛，沉重地压住他……

“锅圈儿”扶着他站起来。左眼睛钻心的疼痛弄得葛利高里什么也看不见；他艰难地睁开右眼，看见：半边房子已被炸毁，一大堆红砖乱七八糟地埋在废墟里，上面冒着粉红色的烟尘。叶戈尔卡·扎尔科夫两手撑着身子从震歪的台阶下面爬出来。他满脸带着可怕的呐喊表情，血红的眼泪从深陷的眼睛里，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把脑袋缩进肩膀里，爬着，紫黑的，死人似的嘴唇好象并未张开似地在叫喊：

“啊——呀——呀——呀——呀！啊——呀——呀——呀——呀！啊——呀——呀——呀——呀！……”

他身后的一片薄肉皮上，烧焦的破裤子上横拖着一条炸断的腿，另一条腿已经不见了。他慢慢地搵动着手向前爬，嘴里象小孩似地的尖利刺耳地哭着。他突然停止哭叫，侧着身子躺了下去，脸紧贴在冷漠、潮湿，撒满马粪和碎砖的地上。谁也没有到他跟前去。

“把他送走吧！”葛利高里仍然用手巴掌捂着左眼喊道。

有几个步兵跑进了院子，一辆电话兵的双轮车在大门边停下来。

“走啊，为什么停下不走啦？”一个骑着马从他们旁边驰过的军官冲他们喊道。

“你们这伙野兽，下流东西！……”

不知道从哪里来一个穿黑长礼服的老头子和两个女人。人群围住了扎尔科夫。葛利高里钻进人群，看见扎尔科夫剧烈地哆嗦着，还在呼哧地喘气。死人一样蜡黄的额上渗出大粒的汗珠。

“把他送走呀！你们怎么啦……你们是人还是鬼？！”

“你汪汪什么？”一个高个子的步兵还嘴说。

“送走，往哪儿送呀？你看不见哪，他就要死啦。”

“两条腿全炸掉啦。”

“血流得太多啦！……”

“救护兵在哪儿？”

“这儿有什么救护兵呀！……”

“可是他还活着哪。”

“锅圈儿”从后面拍了拍葛利高里的肩膀，葛利高里回头看了看。

“别动他啦，”

“锅圈儿”小声说道，“你到这边来看看。”

他的手指头紧拉着葛利高里军便服的袖子，推开身旁的人，走到另一面去。葛利高里看了一眼，就弯着腰朝大门走去。扎尔科夫的肚子下面露出来的肠子直冒热气。这一堆盘绕着的肠子的一头沾满了沙土和粪便，还在蠕动着，而且堆得越来越多。垂死的人一只手斜放着，好象是在搂什么东西……

“把他的脸盖起来，”有人提议说。

扎尔科夫忽然用两只手支撑着，脑袋使劲向后一仰，后脑勺在紧缩的肩胛骨中间摇晃着，沙哑地、惨绝人寰地喊道：

“弟兄们，你们让我赶快死掉吧！弟兄们！……弟兄们……你们还看什么呀？……啊呀——呀——呀——呀！……弟兄们……让我赶快死掉吧！……”

第二十一章

车厢轻轻地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车灯的黄色光亮照在半边的座席上。全身伸直，脱掉靴袜，使两个星期一直在靴子里冒汗的脚自由自在，也不感到自己负有什么责任，知道你的生命再也不受威胁而且死亡已经离得那么遥远了，这真是太舒服啦。特别令人愉快的是，倾听着火车轮子各种不同腔调的叮当声：要知道，车轮子每转一圈，火车头每往前冲一下——离开前线也就更远一点。葛利高里就这样在躺着，倾听着，活动着光脚的趾头，穿着今天刚刚换上的新内衣，全身都感到特别舒服。他觉得仿佛脱去了一层脏皮，进入了另一种一尘不染的，洁净的生活。

可惜左眼的钻心的疼痛破坏了这种和平、喜悦的心境。疼痛有时轻一点，有时忽然又疼得要命，象火一样在烧眼睛，疼得不由自主地在绷带里流泪。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的野战医院里，年轻的犹太医生检查了葛利高里的眼睛，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些什么，说道：

“必须把您送到后方去。这只眼睛伤得很厉害。”

“会瞎吗？”

“嘻，您说些什么呀，”医生从他问话中听出了伤员明显的恐惧心情，便亲切地笑了笑说道，“您必须进行治理，也许要动手术。我们要把你送到大后方去，譬如说到彼得格勒，或者到莫斯科去。”

“多谢啦。”

“您别害怕，眼睛会好的。”医生把纸片塞到他的手里，拍了拍他的肩膀，轻轻地把葛利高里推到过道里。自己挽了挽袖子，准备去做手术。

葛利高里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以后，才坐上了救护列车。他躺了几昼夜，享受着安适的生活。一辆陈旧的小火车头用尽最后的力量拖着这列挂了很多车厢的长列车。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

夜间到了莫斯科。重伤号都用担架抬下去；那些可以不用别人搀扶就能走的伤病号，登记以后，就下到月台上来。随车的军医官按名册把葛利高里叫过来，指着他向一个女护士说：

“送到斯涅吉廖夫医生的眼科医院去！帽子胡同。”

“您的行李都随身带着吗？”护士小姐问道。

“哥萨克有什么行李？一个袋子和一件军大衣。”

“那咱们走吧！”

她整理着头巾下面的鬓发，衣服窸窣响着，走在前面。葛利高里迟疑地跟着她走去。他们坐上了一辆马车。昏昏欲睡的大城市的喧闹声、电车的铃声、电灯的光怪陆离的蓝色光亮使葛利高里感到很紧张。他坐在车上，身子靠在后背上，贪婪地观察着街道，虽说是夜晚，但是街上仍然有很多行人；坐在他身旁的女人身上令人冲动的温暖使他惊奇。莫斯科秋意正浓，林荫道上的树叶，在路灯的照耀下，闪着黯淡的黄色，黑夜散发着清凉，便道上湿漉漉石板闪着暗光，星星在晴朗的夜空显得又明亮，又寒冷，完全是秋天的景象。马车从市中心驶进人迹稀少的小胡同里。马蹄嗒嗒地在石头路上踏着，马车夫在高高车夫座上摇晃着，身上穿着蓝色的厚呢上农，很象神甫的长袍；他用缰绳梢抽打着套拉耳

朵的瘦马。城郊的什么地方火车头在呜呜长鸣。

“也许马上就有一列火车开往顿河去吧？”葛利高里心里想，阵阵乡愁袭上心头，他垂下了脑袋。

“您在打盹吗？”护士小姐问道。

“没有。”

“快到啦。”

“您说什么？”马车夫回过头来问道。

“赶快点儿！”

池水在铁栅栏里边闪着油亮的波光，系着小船的、有栏杆的小桥在昏暗中闪着光。潮气浓重。

“这儿连水都要受拘束，用铁栏杆围起来，可是顿河……”葛利高里模模糊糊地想着。马车的胶轮碾得树叶沙沙作响。

马车在一座三层楼房旁边停下来。葛利高里整理着大衣，跳下车来。

“请递给我一只手！”护士小姐弯下身子说道。

葛利高里把她的柔软的小手攥在手里，扶着她下了车。

“您身上有一股子大兵的汗臭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护士小姐悄悄地笑着说道，然后走到大门口，揪了揪门铃。

“护士小姐，您如果能到前线去一趟，那您身上也许还会有别的什么臭味儿呢，”葛利高里有点生气地说道。

看门人开了门。他们顺着有金色栏杆的漂亮楼梯走上二楼；护士又揪了一下铃。一个穿白大褂的妇人把他们让了进去。葛利高里在一张小圆桌子旁边坐下，护士小姐和那个穿白大褂的妇人小声说了些什么，妇人记录下来。

楼道不宽，但是很长，两旁是病房，有许多戴着各色眼镜的脑袋从病房门里探出来。

“请您脱下大衣吧。”穿白大褂的妇人建议说。

一个也穿着白大褂的差役接过葛利高里手里的军大衣，领他到浴室里去。

“请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下来。”

“为什么？”

“您要洗澡。”

在葛利高里脱着衣服，惊讶地打量着房间和窗上的毛玻璃的时候，差役已经把浴盆里放满了水，量过温度，请他坐到浴盆里去。

“这个浴盆对我不大合适……”葛利高里翘起黝黑的、毛烘烘的腿，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的衣服呢？”葛利高里惊讶地问道。

“您以后就穿这件衣服。至于您自己的衣服，等出院的时候再还给您。”

在正厅里，当葛利高里走过嵌在墙上的大镜子时，竟认不出自己来了：高个子，脸色黝黑，尖颧骨，由于刚洗过澡，脸颊上泛起一层红晕，穿着睡衣，绸带勒进了象帽似的黑色头发里，镜子里的这个人只是恍惚的有点儿象从前的那个葛利高里。现在的葛利高里已经蓄起了胡髭，下巴颊上也长出了鬃曲的毛茸茸的短髯。

“这些日子我倒变得年轻啦，”葛利高里苦笑了一声。

“第六号病房，右手第三个门，”差役指点他说。

当葛利高里走进雪白宽大的房间时，一个穿着睡衣、戴着蓝色眼镜的神甫站了起来。

“新邻居吗？好极了，我再也不会那么寂寞啦。我是扎莱斯克人，”他很爱说话地招呼道，并给葛利高里推过一把椅子。

过了几分钟，一个肥胖的、生着一张难看的大脸的女医士走了进来。

“麦列霍夫，来，我们先检查一下您的眼睛，”她用很低的胸音说道，然后向旁边一闪，让葛利高里走到楼道里去。

第二十二章

野战军指挥部决定在西南战线的舍韦利地区上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骑兵突袭战役，冲破敌人的防线，使骑兵的大部队深入敌后，沿着战线挺进，一面破坏行动地区的交通线，一面用突袭战术瓦解敌人的部队。对于成功地实现这一计划，指挥部寄予很大的希望；大量的骑兵部队在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利斯特尼茨基中尉所在的那个哥萨克团，也和其余的许多骑兵团一同调到这个地区来了。突袭战役本应在八月二十八日开始，但是因为下雨，延到了二十九日。

从早晨起，全师就在一个宽大的进攻基地上列好队，准备冲锋。

在右翼八俄里的战线上，步兵正在进行佯攻，以便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一个骑兵师正向另外的方向佯动。

前面，目光所及的地方，看不见敌人。利斯特尼茨基看见离自己的连队一俄里以外的地方有些黑乎乎的、被遗弃的战壕，战壕的后面，是一片波浪起伏的黑麦地和被微风吹淡了的黎明前的灰色云雾。但是事与愿违，不知道是敌军指挥部发觉了，还是预料到这一准备中的袭击行动，敌军放弃了战壕，后撤了六俄里，只埋伏了一些机枪队，就是这些机枪部队使与他们对阵的整个地段的我军步兵心惊胆战。

远天朵朵白云后面，一轮旭日喷薄而出，整个盆地笼罩在橙黄色的晨雾中。冲锋的命令已经发出，各团开始行动。千千万万的马蹄声就象从地下发出的轰鸣。利斯特尼茨基紧勒着自己的纯种良马，不叫它快跑。这样跑了有一俄里半路。一片庄稼地离冲锋的人们的整齐队形越来越近。没腰深的黑麦全都缠满了牛蒡花和野草，妨碍战马奔驰。前面依然是一片翻滚的淡褐色的麦田，后面的黑麦已全被马蹄踏倒了。走了三俄里以后，马匹开始跌撞起来，大汗淋漓，——还是见不到敌人。利斯特尼茨基回头看了看连长：大尉的脸上笼罩着绝望的表情……

六俄里难以置信的艰难奔驰，耗尽了马力，有些马就在骑士的身下倒了下去，最有耐力的马也摇晃起来，使尽最后的力气在挣扎着跑。正在这时候，奥地利的机枪扫射起来了，他们不紧不慢，哒哒哒，一排排地扫射过来……致命的火力撂倒了前面的几列人马。枪骑兵首先动摇了，拨马后逃。规模空前宏伟的突袭战役，由于最高指挥部罪恶的疏忽，结果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有几个团损失了一半人马；利斯特尼茨基的团里死伤了约四百多列兵和十六名军官。

利斯特尼茨基的坐骑被打死，他本人受了两处伤：头部和腿部。司务长切博塔廖夫从马上跳下来，抱起利斯特尼茨基，放到自己的马鞍上，才逃了回来。

师参谋长，总参谋部的上校戈洛瓦乔夫照了几张突袭战役的快照，后来拿给军官们看。受伤的中尉切尔维亚科夫首先照他脸上打了一拳，恸哭起来。跑来的几个哥萨克把戈洛瓦乔夫活活地打死，还对着尸体骂了半天，然后把他扔到道沟里的垃圾堆里去。这次宏伟的突袭战役就这样耻辱地结束了。

利斯特尼茨基从华沙的后方医院里写信给父亲，说他将利用养伤的假期，回亚戈德诺耶去看望他。老头子收到信以后，就独自关在书房里，直到第二天，才愁容满面地从那里走出来。他命令尼基季奇把一匹走马

套上马车，吃过早饭，就到维申斯克去了，给儿子电汇了四百卢布，还寄了一封短信。

我的亲爱的孩子，我很高兴你受了炮火的洗礼。高尚人的封邑应该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皇宫里。你太正直、聪明，所以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去逢迎权贵。我们这个家族里还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品质。你的祖父就是为此失宠，才退隐亚戈德诺耶，既不希冀，也不指望皇上的恩典。祝你健康，叶尼亚，希望你很快恢复健康。你记着，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姑母问候你，她很健康；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知道我是怎样生活的。前线的情况怎会那么糟糕？真的就没有稍具头脑的人了吗？我是不相信报上的消息的，——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从以往的例子我就深知这一点。叶甫盖尼，难道我们真的要输掉这场战争吗？我急切地盼望着你的到来！

关于自己的生活老利斯特尼茨基的确没有什么可写的，他依旧过着那种一成不变的单调的生活，只是人工贵了，酒不好买了。老地主酒喝得比过去更频了，变得更容易发脾气，而且更吹毛求疵了。有一次，在规定的時間以外他把阿克西妮亚叫了去，说道：

“你干活太粗心。为什么昨天的早餐是凉的？为什么盛咖啡的玻璃杯没有洗干净？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那么我就把你——你听见了吗？——我就要把你辞掉。我是看不惯懒人的！”地主使劲挥了一下手。

“你听见吗？我看不惯！”

阿克西妮亚紧闭着嘴，突然哭起来了。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我的小女孩病啦。请您暂时准我几天假。……我不能离开她。”

“她怎么啦？”

“她喘不过气来……”

“是猩红热吗？傻娘儿们为什么不早说！唉，见你的鬼去吧，你这个糊涂娘儿们！快去告诉尼基季奇，叫他套上车，到镇上去请医生来。快点！”

阿克西妮亚赶快跑出去，老头子在她身后象打雷似的，用低音大声骂道：

“混蛋娘儿们！混蛋娘儿们！混蛋！”

第二天早晨尼基季奇把医生请来了。医生检查了已经失去知觉、发着高烧的小姑娘，也不回答阿克西妮亚的问题，就走到老爷那里去。老爷站在前厅里接待了他，连手都没有伸出来。

“小姑娘怎么样？”他马马虎虎地点点头回答医生请安的话，问道。

“是猩红热，大人！”

“能治好吗？有希望吗？”

“没有什么希望啦。孩子就要死啦……要考虑她的年龄。”

“混蛋！”老爷的脸都气红了。

“学校怎么教你的，啊？给我治好！”

他把惊恐的医生砰地一声关在门外，就在客厅里来回踱起来。

阿克西妮亚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叶尼亚是叶甫盖尼的爱称。

“医生要求给他一匹马送他回镇上去。”

老头子很迅速地用鞋后跟一转，扭过身来。

“告诉他，就说他是个笨蛋！告诉他，没有给我把小姑娘治好以前，他不能离开这里！在厢房里给他准备一间屋子，给他吃。”老头子挥舞着瘦骨嶙嶙的拳头，喊道。

“给他吃饱喝足，可是要走……休想！”他猛然顿住，走到窗前，用手指头在窗上敲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一张在奶妈怀里抱着照的儿子的放大照片前头，又向后倒退了两步，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好象是不认识似的。

小姑娘刚刚病倒的第一天，阿克西妮亚就想起了娜塔莉亚说的一句很悲痛的话：“你叫我流泪，你早晚要受到报应……”她断定这是上帝为了她那时侮辱娜塔莉亚而惩罚她。

她为了孩子的生命担惊受怕，简直丧失了理智，胡胡涂涂地跑来跑去，什么事都不会做了。

“上帝真会把她抢走吗？”这个可怕的念头固执地在脑子里打转儿，阿克西妮亚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竭尽全力不去相信它，她狂热地祈祷，请求上帝发最后的一次慈悲——保全孩子的性命。

“主啊，饶恕我吧！别把她夺走吧！可怜可怜吧，主啊，宽恕吧！”

疾病正在扼杀这幼小的生命。小姑娘挺身仰卧着，从红肿的喉咙里钻出一阵阵艰难急促的喘息声。住在厢房里的镇上的医生，每天来看视四次，晚上，他总要在下房的台阶上伫立良久，抽着烟，凝视着秋夜冷冰冰的繁星。

阿克西妮亚通宵跪在床边。咕噜咕噜的气喘声使她心碎。

“妈——妈……”两片干裂的小嘴唇翕动着。

“我的宝贝，小女儿！”母亲压低声音嘶叫道。

“我的小心肝，不要离开我。塔纽什卡！看看我，宝贝，睁睁眼睛。你醒醒呀。我的黑眼睛的宝贝，主啊，这是为了什么呀？……”

小女孩有时候抬起发炎的眼皮，充血的小眼睛里闪出一瞬难以捉摸的目光。母亲贪婪地去捕捉这垂死的目光。这悲伤、驯顺的目光好象正在向身后退缩似的。

她死在母亲的怀抱里。最后一次张了张发青的小嘴，抽搭着，小身子痉挛了一下就挺直了；一头冷汗的小脑袋向后一仰，从阿克西妮亚的手臂上滚了下去；忧郁的麦列霍夫家的小眼睛眯缝起来，呆滞的小眼珠惊异地看着四周。

萨什卡爷爷在水池旁边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杨树下掘了个小坟坑，用胳膊把小棺材夹到那里，他带着从来没有过的匆忙神情把它埋了，并且耐心地等待了很久，想等着阿克西妮亚从粘土堆起的小坟头上爬起来。他等不下去了，象抽鞭子一样响地擤了擤鼻涕，便朝马棚走去……他从干草房里拿出一瓶花露水，半瓶变质的酒精，把花露水和酒精倒在一个大瓶子里，一面摇晃着瓶子，欣赏着酒的颜色，一面嘟哝道：

“我们来祭奠祭奠。愿孩子早升天堂。天使升天啦。他喝了一口酒，胡里胡涂地摇摇脑袋，咬一口压扁了的西红柿，深情地看着瓶子，说道：

“不要忘记我，亲爱的，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他哭了起来。

三个星期以后，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打来一封电报，说他已经获得了假期，已启程回家了。老地主派了一辆三套马车到车站去接他，全家的佣人都忙活起来：又宰火鸡，又宰鹅，萨什卡爷爷剥了一只羊，好象是在准备一次有很多贵客的大宴会似的。

在到达的前一天，又送了几匹备换的马到卡缅卡镇去。少爷是夜间到家的。正下着蒙蒙细雨，路灯把一条一条的黯淡的光带投在水洼上。马匹摇着铃铛，在台阶边停下来。激动的叶甫盖尼含笑从有篷的马车里走下来。他把带着热气的雨衣扔到萨什卡爷爷手里，明显地瘸着腿走上台阶。老地主把家具碰得乒乓乱响，急忙从客厅里蹒跚走出来。

阿克西妮亚把晚饭端到餐厅里，便去请他们吃饭。她从钥匙孔里窥视了一下，看到：老头子正趴在儿子身上，亲他的肩膀；他那布满了老年人的干枯皱纹的脖颈在轻轻地颤抖。阿克西妮亚等了几分钟后，又往钥匙孔里看了看：只见叶甫盖尼穿着保护色军装，敞着怀跪在一张铺在地上的大地图前面。

老地主从烟斗里向外喷着乱蓬蓬的烟团，用枯瘦如柴的手指头敲着沙发的扶手，激动地大声说道：

“是阿列克谢耶夫吗？不可能！我不信。”

叶甫盖尼在悄悄地说了些什么，并用指头在地图上指指划划说了半天，来证实自己的话，老头子沉着地用低音回答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统帅是错误的。真是鼠目寸光！你听我说，叶甫盖尼，我给你举一个日俄战争时的类似的例子……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阿克西妮亚敲了敲门。

“怎么，饭都摆好了？就来。”

老头子走了出来，样子很活泼愉快，眼睛完全象青年人一样炯炯有神。他和儿子两个人喝了一瓶葡萄酒，这是昨天才从地窖里掘出来的，长了绿苔的商标上还保留着褪色的数字——一八七九年。

阿克西妮亚服侍着他们，看着他们的快乐的脸，越发感到自己孤独。哭不出来的痛苦在折磨着她。女儿死后的头几天，她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喉咙里要哭号，但是却没有眼泪。因此石头似的沉重的悲伤就加倍地折磨她。她睡得很多（想在昏睡中寻求安息），但是在睡梦中她仍旧听到孩子的虚幻的呼叫声。她忽而觉得女儿就睡在她的身旁，于是她向后挪挪身子，用手在床上摸着，忽而所见一阵模模糊糊的耳语声：“妈妈，喝水。”

“我的好宝贝……”阿克西妮亚冰凉的嘴唇小声嘟哝道。

甚至在难熬的白天，她有时也恍惚觉得小孩子就在她的膝边纠缠，而且她觉得自己正伸出一只手去抚摸孩子鬃发的小脑袋儿。

回来后的第三天，叶甫盖尼在萨什卡爷爷的马棚里坐到很晚，听他讲述从前顿河沿岸自由生活的朴素故事，以及古代的故事。八点多钟他才从那里出来；阵阵秋风掠过院子，粘脚的泥泞在脚底下咕唧咕唧响。一弯黄色的新月在云隙翻腾。叶甫盖尼借着月光看了看表，便向下房走去。他在台阶边点着烟，站在那里思索了片刻，然后晃了晃肩膀，坚定地登上台阶；轻轻地拧了一下门把手，门吱扭一声开了。他走进阿克西

妮亚住的那间下房，划着一根火柴。

“谁呀？”阿克西妮亚拉紧身上的被子，问道。

“是我。”

“我马上就穿好衣服。”

“不必啦。我一会儿就走。”

叶甫盖尼把大衣脱掉，坐在床边上。

“你的小女孩死啦……”

“死啦……”阿克西妮亚象回声似的回答说。

“你的样子改变得真厉害。当然，我明白失去孩子有多么痛苦。不过我认为你是在白白地糟蹋自己，孩子是不会起死回生的，而你还很年轻，还可以生孩子。不要这样。振作起精神，听从上帝的安排……你总归并没有因为孩子死去而丧失一切呀，你想想看，你的全部生活还在前面，还大有奔头呢。”

叶甫盖尼握住阿克西妮亚的一只手，不容分说地亲热地抚摸着，委婉低沉地劝说着。他的语声变成了耳语，等他听见阿克西妮亚憋得全身颤抖，压抑着的哭声由饮泣变成痛哭的时候，就开始亲她那被泪水浸湿的两颊和眼睛……

女人的心是很容易被怜悯和爱抚征服的。被绝望折磨着的阿克西妮亚忘却了自己，倾出全心奔放的、久已生疏的热情，委身与他。但是等到那股毁灭性的、蒙蔽理智的无耻享乐浪潮退落后，她清醒过来，尖叫一声，失去了理智和羞耻心，半裸着身子，只穿一件衬衫，跑到台阶上去。叶甫盖尼连门也顾不得关，急忙跟着跑出来。他一面走，一面穿大衣，慌慌张张，可是当他气喘吁吁地走上正屋的台阶时，却愉快、满足地笑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喜悦使他心潮起伏。他已经躺在床上，抚摸着丰满、柔软的胸膛，想道：“从正派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可耻的，不道德的。葛利高里……我偷了他的亲近的人，可是要知道，我在前线上曾经冒过生命危险啊。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子弹如果再稍微向右一点，不就会打穿我的脑袋了吗？那我现在早已腐烂啦，早已被蛆吃光了……因此我要珍惜每一分钟，尽情享乐。我可以无法无天去干一切事情！”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这种思想太可怕啦，但是想象重又展现了突袭战役的那个可怕的场面：他刚从死马身上站起来，却又被子弹扫倒。他已经蒙眬欲睡，便心安理得地决定：“这件事明天再说，现在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晨，当餐厅里只有他和阿克西妮亚两个人的时候，他负疚地微笑着走到她面前，但是她紧靠在墙上，伸出手去，怒不可遏地低声骂道：

“别靠近我，该死的东西！……”

生活总是用自己不成文的法律支配着人们。三天后，叶甫盖尼夜里又来到阿克西妮亚住的那间下房，而阿克西妮亚却没有拒绝他。

第二十三章

紧挨着斯涅吉廖夫医生的眼科医院有一个小花园。

象这样寒酸的、光秃秃的小花园，在莫斯科郊外的小胡同里有很多，在这样的小花园里，你照样还要看到城市那种死气沉沉的忧郁的脸色，你一看到这些小花园，就会想起那辽阔的原始森林，这时你就会感到眼前的景物更加刺眼，更不舒服。医院的小花园里秋意已浓：红叶满径，晨霜凋伤了鲜花，在剪短的浅草地上洒了一片晶莹、透绿的露珠。晴朗的日子，病人在小径上散步，倾听着莫斯科教堂悠扬、虔诚的钟声。阴雨大（那年这样的天气特别多），病人们就到各个病房里乱窜，或者在对自己和彼此都感到非常厌烦的时候，就一声不响地躺在病床上。

医院里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市民，伤兵都住在一间病房里；一共有五个人：扬·瓦列伊基斯，是个浅褐色头发、浅蓝眼睛、高身材的拉脱维亚人，留着剪得短短的络腮胡子；伊万·弗鲁布列夫斯基是个二十八岁的漂亮的龙骑兵，弗拉基米尔省人；来自西伯利亚的来福枪射手科瑟赫；轻佻干黄的步兵布尔金和麦列霍夫·葛利高里。后来又送来一个。那天正在喝晚茶的时候，铃声响个不停。葛利高里朝过道里看了看，见有三个人走进了正厅：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穿束腰无领袍子的人，他们俩搀扶着第三个人。大概这第三个人是刚从车站接来的：他那肮脏的、胸前尽是褐色血迹的军便服上衣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晚就给他做了手术。经过短时间的准备（一阵喧闹声传到了病房里来——在蒸煮手术用具），新到的病人被送进了手术室。过了几分钟，从手术室传来一阵低沉的唱歌声：在医生给伤兵取出眼眶里残留的、被炮弹片打坏的眼球时，麻醉过去的伤兵就一直在唱歌和模糊不清地咒骂。手术过后，他被送到伤兵病房里来了。过了一昼夜，从麻醉的迷糊状态中清醒过来，他说是在德国前线的韦尔贝格受的伤，姓加兰扎，是机枪手，切尔尼戈夫省的人。没过几天，他就和葛利高里搞得特别熟了：他们是邻床，晚上医生查过病房以后，他们经常要小声谈上很久。

“喂，哥萨克，怎么样？”

“很不妙。”

“你的眼睛是怎么治的？”

“天天打针。”

“打过多少次啦？”

“十八次。”

“疼吗？”

“不疼，很舒服。”

“你可以要求要求，把它挖掉算啦。”

“不能人人都做独眼龙。”

“这话不错。”

葛利高里的这位邻居，肝火旺盛，尖酸刻薄，对什么都不满意：咒骂政府，咒骂战争和自己的命运，咒骂医院的伙食、厨子和医生，——不论什么东西，只要碰到他那尖舌头上，都要大骂一通。

“小伙子，咱们为啥去打仗？”

“大家为啥，咱们就为啥呗。”

“你把道理摆给俺听，把道理摆明白。”

“别缠我啦！”

“哈！你是个傻瓜。俺们来告诉你吧。咱们是在为资产阶级打仗，你明白吗？资产阶级又是啥玩意儿呢？就是那种在大麻里生活的鸟儿。”

他给葛利高里解释那些难懂的词儿，把一些恶毒的咒骂夹在里面当调料。

“别叨叨啦！我听不懂你的霍霍尔话，”葛利高里打断了他的话。

“看你说的！莫非你是莫斯科佬，真听不懂？”

“说得慢一点。”

“亲爱的，我讲的够慢啦！你以为是在为沙皇打仗，可是沙皇——又是什么东西呢？沙皇是个酒鬼，皇后是个窑姐儿，老财们的钱越打仗越多，可是咱们脖子上……却套上了绞索。明白吗？你瞧！工厂老板喝白干儿——小兵儿只好抓虱子吃，双方的士兵都在遭殃……可是工厂老板却在发横财儿，工人阶级光屁眼儿，这就是咱们的制度，层层分明……好好干吧，哥萨克，卖命地干吧！你还能捞个十字架，一枚漂亮的，橡木十字架……”他说的是乌克兰语，但是偶尔在他激动的时候，就会改用俄语，再点缀上些他的咒骂，也能解释得清清楚楚。

他把葛利高里还不明白的那些道理灌输给他，揭露发生战争的真正原因，恶毒地嘲笑专制政体。葛利高里想进行反驳，但是加兰扎只用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问得他哑口无言，弄得葛利高里只能赞同他的话。

最使葛利高里不安的是他从心里觉得加兰扎是正确的，而且无力去反驳他，他没有反驳的理由，根本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葛利高里恐怖地意识到，这个聪明、凶狠的乌克兰人，在一点一点地、顽强地在摧毁他原先对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概念。

在加兰扎来医院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葛利高里的意识赖以存在的基础全都土崩瓦解了。这些基础早已腐朽不堪，战争离奇的荒谬象铁锈一样腐蚀着这些基础，只须冲击一下，立即就会崩溃。现在冲击的力量已经具备了，思想觉醒了，这种思想使葛利高里那单纯而朴素的头脑感到疲惫不堪，穷于应付。他东冲西撞，寻找着出路，寻找着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在加兰扎的答案里却找到了满意的答复。

有一天深夜里，葛利高里从床上爬起来，并把加兰扎也唤醒了，坐到他床上。九月的月亮，透过垂下的窗帘射进了淡绿色的冷光。醒来的加兰扎的两腮闪着黑亮、粗糙的皱纹，黄眼窝里射出湿润的光芒。他打了一个哈欠，怕冷地把脚裹进毯子里去。

“你为啥不睡觉？”

“睡不着。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你给我讲讲这个问题：战争使一些人大发横财，另一些人倾家荡产……”

“是啊，怎么啦？……”

“等等！”激愤的葛利高里小声说道。

“你说的是为了财主们的利益，把咱们赶去送死，可是老百姓怎样呢？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人，能把道理讲清楚，能跑出来大喊一声：‘弟兄们，看，你们是为为什么流血牺牲的。’”

“怎么能这样跑出来呢？你胡说些什么呀？那好，俺倒想看看你跑出这个头儿。咱们俩是在这儿悄悄说说，就象两只野雁在芦苇丛里偷偷咕咕几声，只要你大声一叫，——立刻就有一颗子弹飞过来。老百姓都聋得要命。但是战争会把他们惊醒。打过响雷，黑云就会下雨……”

“那么怎么办呢？你说呀，坏蛋！你把我的心都搅乱啦。”

“那么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我什么也不明白。”葛利高里坦白地承认说。

“谁要想把俺推下山崖，俺就先把他推下去。咱们要敢掉过枪口来对付他们。要朝那伙把人们推下地狱的坏蛋开枪。你要知道，”加兰扎抬起身来，咬牙切齿地伸出手去，说道：“大风浪一来，把一切都一扫而光！”

“照你的意思，就是要……来个天翻地覆？”

“对啦！要把政府象扔破包脚布一样把它扔得远远的。要把地主身上的羊皮剥掉，撕破他们嘴唇，因为他们打老百姓的嘴巴子打得太狠啦。”

“有了新政权以后，战争怎么办？人们还是要打仗的，——就是咱们不打，咱们的子孙还是要打的。用什么法子来缩短战争呢？怎么来消灭战争呢，既然自古以来就老是打个不停？”

“说得对，从古以来就老打仗，只要这些混帐政权还存在一天，战争就不会消灭。就是这样！只有等到每个国家都是工人掌权的时候，那就不会打仗啦。这就要求好好去干。要把他们都他娘的送进橡木棺材里去！……会做到的！不管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所有的国家都要变成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到那时候，咱们谁还要打仗呢？那时候国界没有啦！凶恶的仇恨也没有啦！全世界都过着美好的生活。唉！”加兰扎叹了一口气，咬着胡子尖，闪着那只独眼，象做了个美梦似的笑了。

“葛利什卡，俺愿意把自己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完，为了能看到这样的日子到来……俺的心象火一样在燃烧……”

他们一直谈到天亮。在灰色的曙光中，葛利高里才烦躁不安地睡去。

早晨，他被一阵吵声和哭声惊醒。伊万·弗鲁布列夫斯基脸朝下趴在床上，在抽抽搭搭地哭泣，一个女医生、扬·瓦列伊基斯和科瑟赫站在他周围。

“他哭叫什么？”布尔金从毯子里探出脑袋，沙哑地问道。

“他把假眼珠儿摔碎啦。从杯子里往外拿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打碎啦，”科瑟赫与其说是惋惜，还不如说是幸灾乐祸地回答说。

有个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是个卖人造眼睛的商人，爱国心激励着他，把人造眼睛免费赠送给士兵。前一天，医院里给弗鲁布列夫斯基挑选了一只玻璃眼球，给他装上去，假眼球做得非常精致、漂亮，蓝蓝的，简直象真眼睛一样，真可说是巧夺天工，就是仔细去看，也很难分辨出真假。弗鲁布列夫斯基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笑了。

“将来我回到家乡，”他用浓重的弗拉基米尔省口音说道，“随便骗上一个姑娘。等结了婚，我再坦白告诉她，眼睛是假的。”

“他要骗人啦，狠狠地骂他一顿！”布尔金哈哈大笑道，他嘴里总在哼着一支歌唱杜尼亚和咬坏了杜尼亚衣裳的蟑螂的歌。

多么不幸的意外——漂亮小伙子只好就这么个独眼丑八怪样子回家

乡了。

“别哭啦，会再赠送你一只新的，”葛利高里安慰他说。

弗鲁布列夫斯基抬起他那哭肿了的、一只眼窝空空的脸。

“不会再赠送啦。一只假眼——要值三百卢布呢。人家不会再给啦。”

“那只眼可真是一只好眼睛！上面的每一根细筋儿都画得清清楚楚，”科瑟赫惊叹道。

早茶后，弗鲁布列夫斯基和女医生一同到德国人的商店去，德国人又挑了一只眼睛送给他。

“德国人真比俄国人好！”弗鲁布列夫斯基欣喜若狂地说道。

“要是个俄国商人——连一个戈比也休想讨到手，可是人家二话也没有说。”

时间吝啬地打发着日子。死气沉沉的、寂寞的漫漫长日真是度日如年。每天早上九点钟喝茶。给每一个病人用小碟子端来两片薄得可怜的法国面包和一块小手指头大小的奶油，午饭后，病人饿着肚子散去。傍晚又喝茶，为了有所不同，就用凉水下茶。病人的组成也在不断地变化。从“军人病房”（大家都这样称呼那间伤兵住的病房）里第一个出院的是西伯利亚人科瑟赫，紧跟着就是拉脱维亚人瓦列伊基斯。十月末，葛利高里也出院了。

留着剪得短短的小胡子的院长——漂亮的斯涅吉廖夫医生检查后，认为葛利高里的视力很不错了。在黑屋子里，让他离开一定的距离，看灯光映出的字母和数字。他出了这家医院，又被送进特维尔大街的军医院里去，因为他脑袋上的已经治好的伤突然又破裂了，有轻微的化脓现象。葛利高里和加兰扎告别的时候，问道：

“咱们还能见面吗？”

“两座山不会碰到一块儿……”

“好，霍霍尔，谢谢你，你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现在我是个有眼也能看的人啦，而且……是个凶狠的人啦！”

“你回到团里的时候——把这些话讲给哥萨克们听听。”

“好吧。”

“要是有机会到切尔尼戈夫省的戈罗霍夫卡镇的话——你就打听铁匠安德里亚·加兰扎，我很愿意再看到你。再见吧，小伙子！”

他们互相拥抱了。乌克兰人的形象长久地留在葛利高里的记忆里——那仅剩下的一只严厉的眼睛和灰脸颊上、嘴上的温柔线条。

葛利高里在军医院里住了十多天。他的心里在滋长着一种还没有形成的决心。加兰扎的说教激起的忧愤使他徬徨不安。他很少和同房的病人说话，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惊慌、疑惑的神情。医院院长在接收葛利高里入院时，匆匆地打量着他那非俄罗斯人的脸庞，结论为：“不安分的人。”

最初几天，葛利高里一直在发烧，他躺在病床上，倾听着耳朵里的不停的嗡嗡声。

这期间，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位皇族的大人物，答应从沃罗涅什顺便来军医院看看。从早晨起，接到这个消息的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就都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忙活起

来。给伤病员换了衣服；额外换了一次睡衣，把伤病员们折腾得苦不堪言，一位年轻的医生甚至还要教给他们怎样回答大人物的问话，跟他谈话时候应该持什么态度。这种惶恐情绪也传染了伤病员：有些人早就不敢大声说话了。中午时分，医院大门口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接着，贵人照例在一群侍从人员的簇拥下走进了敞开的医院大门（一个快活而又喜欢多嘴的伤兵事后有声有色地对同伴们说，当这些贵宾走近大门时，尽管天气格外晴朗，而且没有风，可是医院的红十字旗却突然拼命飘动起来，而且对面理发店的牌匾上画的那个鬻发的、仪态优雅的男士，也好象在那里直磕头，或者是在行屈膝礼）。开始视察病房了。贵人提出了一些合乎他的身份和地位的愚蠢问题；伤员都按照年轻医生的建议，把眼睛瞪得比在军队里教给他们的还要大，回答说：“是，殿下”，或者：“不是，殿下”。院长忙着对伤员的答复进行解释，这时候，他就象条被叉住的蛇一样摇摆着身体，即使从老远看去，也令人很不舒服。这位皇族显贵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赏赐给每个伤员一只小圣像。衣著华丽的人群和浓烈的贵重香水气味移动到葛利高里跟前来了。他脸也没有刮，瘦骨嶙峋，两眼红肿，站在自己的床边；瘦削的棕色颧骨轻轻地颤动着，显示出他内心的激动。

“就是这帮家伙，他们为了自己的欢乐，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叫我们去送死。唉，这群坏蛋！该死的东西！混帐东西！他们就是在我们脊骨上咬得最凶的虱子！……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家伙……我们的马才去践踏外国人的庄稼和杀死许多外国人呢？……而我自己则在庄稼茬子上爬行、喊叫，担惊受怕呢？我们离乡背井，在兵营里受折磨……”他那一团激烈、混乱的思绪在脑袋里翻滚。强烈的仇恨把他的嘴唇都扭歪了。

“你看他们，个个都肥得流油。最好能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送到战场上去！叫你们骑上马，扛起枪，叫虱子把你们埋起来，叫你们吃臭面包和生蛆的肉！……”

葛利高里的眼睛盯着那些油头粉面的侍从军官，然后把黯淡的目光停在那位皇族显贵尽是皱囊的脸颊上。

“他是顿河哥萨克，得过乔治十字章的英雄，”院长哈着腰，指了指葛利高里说，那说话的声调就象是他本人获得了这枚十字章似的。

“哪个镇的？”皇亲手里捧着准备要赠送的圣像问道。

“维申斯克殿下。”

“怎么得的十字章啊？”

显贵的两只空洞的浅色眼睛里流露出无聊和厌烦的神情。浅红色的左眉毛熟练地抬起来——这使显贵的脸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葛利高里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胸中一阵阵轻微的刺痛；这种感觉是在冲锋开始时常有的。他的嘴唇不禁扭歪了，颤抖不已。

“请允许我……我必须去一下……非去不可，殿下……去小便……”葛利高里摇晃了一下就象被打伤了似的，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指着床下说。

显贵的左眉毛倒竖了起来，拿着圣像的手伸到半路上停住了。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耷拉下肥厚松弛的嘴唇，转向一位陪他访问的白发将军，说了句英语。侍从人员中出现了一阵轻微的混乱：一个高身材、戴肩章的军官，用戴着雪白手套的手揉了揉眼睛；另一个军官低下了头，第三

个疑问地看了看第四个人的脸……白发将军恭敬地笑着，用英语向殿下禀报了些什么，于是显贵大度地把圣像塞到葛利高里手里，甚至还赐予他最高的恩典：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贵宾去后，葛利高里趴到床上。他把脑袋埋在枕头里，颤动着肩膀，躺了几分钟；简直弄不明白，他是在哭，还是在笑，但是他从床上站起来时，眼睛里却没有一点泪痕，而且十分明朗。院长立刻把他叫到办公室里去。

“你这个流氓！……”他手里搓着颜色象脱毛的兔子皮一样的长胡子，张口骂道。

“我不是流氓，坏蛋！”葛利高里颤动着下垂的下颚骨，朝着医生走过去，说道。

“在前线上却看不到您这号人！”他控制住自己，已经很沉着地说道：“请您送我回家去！”

医生向后退着避开他，转到写字台后边去，语气稍微缓和地说道：

“送你走！见你的鬼去吧！”

葛利高里走出办公室，忍不住微笑了，眼睛却是疯狂的。因为他在皇族显贵面前表现的不可饶恕的行径，医院行政当局罚他三天不许吃饭。同病房的伙伴们和一个好心肠的、被小肠疝气折磨着的厨子都送东西给他吃。

第二十四章

十一月三日深夜，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到了下雅布洛诺夫村，这是走出火车站，进入维申斯克地区后的第一个哥萨克村庄。到亚戈德诺耶庄园只有几十俄里了。葛利高里走过稀疏的院落，引起几家犬吠；从河边的柳树行后面，传来充满活力的童声歌唱：

刀枪闪闪穿过树林，
哥萨克老兵连队在行军。
年轻的军官走在最前面，
哥萨克连队跟着他前进。
一个强有力的、嘹亮的男高音领唱道：
不要害怕，跟着我前进，弟兄们！
和谐的合唱紧接着唱道：
赶快向鹿砦飞奔。
谁先冲到哪里，
荣誉、十字章和光荣都归他一人。

这支哥萨克歌的熟悉字句，葛利高里唱过不知多少次，说不出的亲切，温暖的滋味涌上心头。一阵轻寒袭来，使他的眼睛痛楚，心胸壅塞。他贪婪地吸着从人家烟囱里冒出的牛粪苦烟，穿过了村庄，——歌声在他身后回荡：

我们守住了鹿砦，坚如城墙，
子弹象蜜蜂一样飞翔，
这些顿河哥萨克英勇杀敌——
他们用刺刀劈杀冲闯。

“很久以前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唱过这首歌，可是现在我的嗓子已经干枯，生活吞没了歌声。现在我是到别人的老婆那里去暂住，无家，无业，就象一只野狼……”葛利高里默想着，迈着疲惫沉稳的脚步，痛苦地嘲笑着自己出奇复杂的生涯。走出村庄，爬上了一座陡斜的山岗，他四下看了看：从村尽头一个人家的窗洞里透出了吊灯的黄色光亮，靠窗户的纺车边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哥萨克妇人。

葛利高里离开了大道，踏着结了一层薄霜、沙沙响的草地走起来。他决定在奇尔河边的第一个村庄过夜，这样第二天天黑以前就可以赶到亚戈德诺耶了。已经是后半夜了，他走到格拉切夫村，在村尽头上一个人家过了夜，紫色的曙光刚刚露出的时候又登程了。

来到亚戈德诺耶已经是夜里了。他悄悄地跳过板栅围墙，走过马棚——从里面传出萨什卡爷爷的响亮的咳嗽声。葛利高里停下脚步，叫了一声：

“萨什卡爷爷，你还没有睡吗？”

“等等，这是谁呀？声音很熟……这是谁呀？”

萨什卡爷爷披上羊皮大衣，走到院子里。

“老天爷呀！是葛利什卡！魔鬼从哪里把你捉来啦？真是稀客呀！”他们拥抱过，萨什卡爷爷仰脸仔细地打量着葛利高里的眼睛，说道：

“进来，咱们抽口烟。”

“不啦，明天吧。我走啦。”

“进来，有话对你说。”

葛利高里不情愿地听从了他的话。他坐到木床上，等着萨什卡爷爷咳嗽完。

“好啊，老人家，你还活着哪！还在人间哪！”

“还要活一阵儿呢。我就象一支燧石枪，是不会用坏的。”

“阿克西妮亚呢？”

“阿克西妮亚有什么……阿克西妮亚，上帝保佑，很好。”

老头子费劲地咳嗽不停。葛利高里猜到他的咳嗽是假装的，想掩饰他的窘态。

“塔纽什卡埋在哪儿啊？”

“在花园里。白杨树底下。”

“那么讲吧。”

“咳嗽把我们折磨死啦，葛利沙……”

“是吗？”

“大家都过得很好。老爷喝起酒来啦……这个胡涂家伙，没命地喝。”

“阿克西妮亚怎样呀？”

“阿克西妮亚？她现在当女仆啦。”

“我知道。”

“你还是卷根烟抽吧？抽吧，我有上等烟叶。”

“我不想抽，你说吧，要不我就走啦。我已经感觉到，”葛利高里沉重地转过身去，木板床在他身下咯吱咯吱直响，“我已经感觉到，你有什么话象石头一样揣在怀里。你就砸下来，好吗？”

“我要砸！”

“砸吧。”

“我要砸。我实在不能不说，葛利沙，我要是不说出来就觉得难过。”

“说出来吧，”葛利高里沉重、亲热地把手巴掌放到老爷爷肩膀上请求道。然后弯下腰，等着他说。

“你养了一条蛇，”萨什卡爷爷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

“你养活了一条蛇！她和叶甫盖尼瞎搞起来啦！还有点良心吗？”

“你说的是实话吗？”

“我亲眼看见的。他每天夜里都到她那儿去。你去吧，他也许现在就在她那儿呢。”

“好，那有什么……”葛利高里把手指关节揪得咯吧咯吧响，弯着腰坐了半天，抚摸着脸颊上抽搐暴起的青筋。耳朵里象有许多清脆的小铃铛在响。

“娘儿们家就象小猫儿一样：谁摸摸她——她就跟谁亲热。娘儿们是信不得的，不能信任她们！”萨什卡爷爷说。

他给葛利高里卷了一支烟，点燃了，塞到他手里。

“抽吧。”

葛利高里抽了两口，就用手指头把烟卷捏熄了，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他在下房的窗前停下来，不住地深深地喘着气，几次举起手来想敲窗户，但是手却象被打断似的又放下去了。第一下他弯着指头，敲得很沉着，后来，就控制不住了，身子一下趴到墙上，用拳头疯狂地在窗框

上捶了半天。窗框上的玻璃咯吱咯吱地响，窗框晃动起来，窗户里闪着一片蓝色的夜光。

阿克西妮亚吓得拉长了脸闪了一下。她开开门，惊叫了一声。葛利高里就在门洞里抱住了她。看着她的眼睛。

“你敲得这么响，可是我睡熟啦……真没有料到……我的亲爱的！”

“我都冻僵啦。”

阿克西妮亚觉出葛利高里魁伟的身躯抖得非常厉害，可是他的双手却象火一样热。她显得非常慌张，点上灯，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把一条毛头巾披在保养得很好的，但没有光泽的肩膀上，然后生上了小炉子。

“真没有料到……你好久没有写信来……我以为你不回来啦……你收到我最后的一封信吗？本来想给你捎点礼物去，可是后来又想：等等吧，也许他就会来信啦……”

她偶尔朝葛利高里看看。她的红嘴唇上一直挂着凝结的笑容。

葛利高里坐在长凳子上。没有脱军大衣。没有刮过的脸颊上一片红晕，长耳风帽下面有一片浓重的阴影遮在垂下的眼睛上。他本来已经动手去解风帽扣，但是突然慌张起来，掏出了烟荷包，在口袋里找起卷烟纸来。露出无限的痛苦神情，匆匆地瞥了一下阿克西妮亚的脸。

他发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她变得出奇地漂亮了。

她那美丽的头部增添了一种新的、很有气派的神态，只有那些毛茸茸的大发髻和眼睛还和从前一样……可是现在，她那诱人的、烈火似的灼人的美貌已经不属他了。那还用说，她已经是地主少爷的情妇啦。

“你……不象女仆，更象个女管家啦。”

她惊骇地瞥了他一眼，勉强地笑了起来。

葛利高里拖着自己的军用背包，往门口走去。

“你上哪儿去？”

“我出去抽口烟。”

“等会儿再去吧，我已经煎好鸡蛋啦。”

“我就回来。”

在台阶上，葛利高里从军用背包底下掏出一条用干净的盖着印记的衬衣包着的绣花头巾。这条头巾是他在日托米尔花了两个卢布，从一个犹太小贩手里买来的，而且是在象眼珠子一样地保存着，行军的时候，还常常掏出来，欣赏它那彩色绚丽的绣花，预先享受着当他回到家里，把绣花头巾在阿克西妮亚面前打开，她会表现出的那种喜悦。多可怜的礼物呀！难道葛利高里能跟顿河上游首富的少爷在礼物上争高低吗？葛利高里压下了突然袭来的抽泣，把头巾撕成了碎条，塞到台阶底下。袋子扔在长凳上，又走进屋子。

“坐下来，我给你脱掉靴子，葛利沙。”

阿克西妮亚用两只好久没有做粗活儿的白手，从葛利高里的脚上脱下笨重的大兵靴子，接着就趴在他的膝盖上，无声地恸哭了半天。葛利高里等她哭够了，问道：

“你哭什么？难道不高兴我回来吗？”

他很快就睡熟了。

阿克西妮亚没有穿衣服，跑到台阶上，在透骨的冷风里，在北风奏出的哀歌声中，抱着湿漉漉的柱子，一动也不动，在台阶上一直站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葛利高里穿上军大衣，向上房走去。老地主正站在台阶上，穿着皮大衣，戴着黄色的鬃毛羊皮帽子。

“啊，你来啦，荣获乔治十字章的英雄。你可显得更英俊啦，老弟！”他对葛利高里行了个举手礼，并把手伸给他。

“能多住些日子吗？”

“两个星期，大人。”

“我们把你的女儿埋葬啦。可惜，真可惜……”

葛利高里没有作声。叶甫盖尼一面戴手套，一面走到台阶上来。

“葛利高里，是你呀？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啊？”

葛利高里眼前突然一阵黑，但是他笑了。

“从莫斯科，回来休假。”

“这太好了。你的眼睛受伤了，是吗？”

“是。”

“我听说啦。他出息得多么英俊哪，啊，爸爸！”

中尉向葛利高里点了点头，转脸朝着马棚喊道：

“尼基季奇，套车！”

老成持重的尼基季奇套好了车，很不高兴地斜眼看着葛利高里，把灰色的老走马牵到台阶边来。地上结了一层薄冰，马车轮碾过时，发出沙沙的响声。

“老爷，看在过去我们主仆的情谊上，您肯答应我给您赶一次车吗？”葛利高里逢迎地微笑着向叶甫盖尼请求说。

“可怜虫，一点儿也没有怀疑，”葛利高里心里想，而叶甫盖尼满意地笑了笑，眼睛在夹鼻眼镜里闪动了一下。

“好吧，请，那咱们就动身吧。”

“你这是干什么，刚刚到家，就把年轻的妻子扔下？难道你不想念她吗？”老地主慈爱地笑着说道。

葛利高里大笑起来。

“老婆不是狗熊，不会逃到树林子里去的。”

他坐到车夫座上；把鞭子掖到坐位下面，理了理缰绳。

“哎，我就再给您赶一次车，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

“赶吧，我会多给你赏钱的。”

“太感谢您啦。而且我还要特别感谢您对我的阿克西妮亚的照顾……养活她……赏她一块……一块。”

葛利高里的声音突然断了，中尉心里产生不祥的怀疑念头。

“莫非他已经知道啦？算了吧，我也太神经过敏啦！他怎么会知道！决不可能……”

他把身子向后背上一靠，点上了一支烟。

“快点儿回来！”老地主在他们身后喊道。

车轮下面扬起了阵阵的冰花。

葛利高里用缰绳勒了一下走马的嘴唇，它便狂奔起来。他们只用了一刻钟的工夫，就翻过了山岗。走到第一块洼地里，葛利高里从座位上

跳下来，抽出座垫下的鞭子。

“你要干什么？……”中尉皱起眉头来。

“要干……这个！”

葛利高里猛地一挥鞭子，重重地朝中尉脸上抽去。他紧握住鞭子，用鞭子柄朝这家伙的脸上、胳膊上打去，打得他晕头转向。一块碎镜片扎进了叶甫盖尼眉毛上面的皮里。鲜血流进眼睛里。起初中尉只用手遮着脸，但是打得越来越厉害。他满脸伤痕，奋身跃起，试图自卫。但是葛利高里向后退着，一下子就把他的右手腕子打得不会动了。

“这一下子是为了阿克西妮亚！这一下子是为了我！这一下子是为了阿克西妮亚！为了阿克西妮亚再给你一下子！为了我再给你一下子！”

鞭子飕飕地抽在叶甫盖尼身上，发出噼噼的响声。后来葛利高里用拳头把他打翻在道旁的硬草地上，打得他在地上翻来滚去，又用后跟上钉着铁钉的大兵靴子拼命地踢他，直到累得精疲力尽了，他坐上马车，大喊一声，把马打得使出最后的力气，飞奔回来。他把马车扔在大门边，攥着鞭子，脚不断踢着敞开的军大衣的大襟，奔向下房。

阿克西妮亚听到劈雷似的开门声，回头看了看。

“臭娘儿们！……母狗……”

鞭子飕飕地抽在她的脸上。

葛利高里气喘吁吁地跑到院子里；也不回答萨什卡爷爷的问话，走出了庄园。已经走出约摸一俄里半远了，阿克西妮亚追上了他。

她呼哧呼哧地喘着，一声不响地走到葛利高里身边，偶尔用手去拉他一下。

在岔路口上，在一座褐色的草原上的小教堂旁边，她用几乎是陌生、疏远的声音说道：

“葛利沙，原谅我吧！”

葛利高里龇了龇牙，弓起背，竖起军大衣的领子走去。阿克西妮亚在他后面的小教堂附近的什么地方停了下来。葛利高里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也没有看见朝他伸着的阿克西妮亚的双手。

在通往鞑靼村去的山坡斜路上，他困惑不解地发现自己手里还握着鞭子，于是扔掉鞭子，阔步在村里的胡同里走着。家家户户的小窗户上，都挤满了由于他的归来大感惊异的面孔，迎面走来，认出他的妇女都深深地向他鞠躬行礼。

在自家的大门口，一个身材瘦削、黑眼睛的漂亮姑娘连叫带跑地抱住他的脖子，扎在他怀里。葛利高里捧着她的脸颊，扳起她的脑袋，认出是杜妮亚什卡。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瘸一跣地从台阶上走下来，母亲在屋子里嚎啕大哭起来。葛利高里用左手抱住父亲，因为杜妮亚什卡在亲着他的右手。

一阵熟悉的，令人心碎的梯阶咯吱声——葛利高里走上了台阶。显得老了很多的母亲，象小姑娘一样轻捷地跑过来，眼泪打湿了军大衣的钮扣孔，她紧抱着儿子，喃喃自语，说出的话都是不成句的，不能用文字表达的，只有母亲自己懂的话语，娜塔莉亚为了不倒下去，手扶着门，面色苍白，站在门洞里，痛苦地笑着，她经受不住葛利高里投来匆促的、心慌意乱的目光，瘫倒在地上……

夜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捅捅伊莉妮奇娜的腰，小声说道：

“你偷偷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睡在一块儿？”

“我给他们俩铺在一张床上。”

“你去看看，去看看！”

伊莉妮奇娜隔着门缝向内室窥视了一下，就回来了。

“睡在一块儿哪。”

“可好啦，上帝保佑！”老头画了个十字，用胳膊肘撑着身子，在床上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